

发稿之前

《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一书（遇罗锦编著），全书 25 万字，445 页，于 2013 年 10 月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是此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出版不久，出版人姚文田先生便在国内被捕，判刑七年。从此难于找到自由出版的正规的纸质出版社了。

此书印得很精致，6 期《中学文革报》的二十几张黑白照片十分清晰，“有关遇罗克的著作”之彩页照片，以及遇罗克和家人的照片，也印得清晰精致。尤其是在没有校对软件的情况下，作者与姚先生用“勘误表”来回进行校对，无一错字。可以说：是作者在德国出版的三本书中，唯一没有遗憾的一本书（但不排除此书稿会有错字，书稿的编排上与书基本一致）。

此书及另外两本书《一个大童话》和《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的所有有关的彩色与黑白照片，作者都交给了加拿大的“绿野出版社”发表，特此声明。

遇罗锦

2016.11.25

德国 **Passau**

（简体稿）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遇罗克 与《中学文革报》

遇罗克为之而死
被中共封闭至今的六期报纸

遇罗锦 ©编著

封面折页（封二）：

内容简介

这是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

遇罗克(1942-1970)，被誉为“中国人权先驱”和“中国的马丁·路德·金”。在最黑暗的文革时期，他不仅是为那篇振聋发聩的《出身论》而死，亦是为六期《中学文革报》他所写的头版头条文章和其他文章而死。编著者遇罗锦将1986年带出中国的六期《中学文革报》，全部打出了电子版，一字未拉地编入本书；并做了清晰的报纸照片。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每天在发生着什么事情？这六期报纸会把您带进那活生生的时代，让您有如临其境般地体会一切。

这亦是具有文学价值的书。不仅是遇罗克生前仅仅保存下的，作为判他死刑证据的诗词和日记，更有遇罗锦以历史见证人的资格，以她一贯写实的文风，记录了她的哥哥遇罗克一生的成长过程——她又一次加工与补充的电影文学剧本《遇罗克》，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家庭政治与爱情的双重悲剧。

献给

无数被杀害的
优秀的知识分子
和无辜的人民

目录

- * 六期《中学文革报》综合图像
- * 遇罗克一生的最后一张照片
- * 有关遇罗克的著作（彩页）
- * 家人照片集
- * 作者遇罗锦近照（2013.8 摄于德国 Paasau）

- * 序一 遇罗锦：写在《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前面
- * 序二 任不寐：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
- * 序三 金钟：遇罗克与血统论的生死搏斗

- 卷一：遇罗克小传和判决书
 - * 遇罗克小传
 - * 遇罗克判决通知
 - * 遇罗克死刑判决书

- * 遇罗克再审判决书

卷二：遇罗克遺作

- * 诗词
- * 论文《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 * 日记摘抄

卷三：《中学文革报》大全

- * 《中学文革报》大全编者说明 遇罗锦
- * 《中学文革报》第一期（本书编者注 1）
- * 《中学文革报》第二期
- * 《中学文革报》第三期
- * 《中学文革报》第四期
- * 《中学文革报》第五期（本书编者 注 2）
- * 《中学文革报》第六期

卷四：电影文学劇本

- * 传记电影文学剧本《遇罗克》 遇罗锦

卷五：評遇羅克

- * 哥哥的小屋 遇罗锦
- * 有关遇罗克的五个问题 遇罗锦

* 五湖四海的献词

本书编者注 **1**: 第一期印于 **1967.1.18**, 唯现只有一版; 专刊印于 **1967.2**, 共四版。
专刊包括了第一期所有内容并又多于第一期的内容, 故只能将专刊视为第一期。

本书编者注 **2**: 第五期缺第一版, 但文章不缺。

序一

写在：《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前面

遇罗锦

2011 年 11 月下旬，我开始编辑这本书。

它的意义很大：

一．假如人们只知道遇罗克的一些大作，却见不到六期《中学文革报》其他的文章和报道：每期的几版园地上都反映了什么？当时活生生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尽管最早建立「纪念遇罗克」网站的晋松先生，在 2010 年 3 月《北京之春》发表的文章中，列出过六期报纸上许多文章的标题名称，但，一是他只选择了具有辩论性的文章；二是他只写了标题名称，没有文章内容。我曾多次去「纪念遇罗克」网站和有关遇罗克的其他网站，想下载有关的文章，却始终无法找到他所列出的那些标题的中文电子版文章。

其实，报纸上许多没有辩论性的读者来稿、来信、有价值的「首长讲话」和「参考消息」，是使报纸生动活泼、令人耐看的不可忽视的内容；

二. 文革是中共一直掩盖并希望人民彻底忘却的。大陆所有的图书馆关于文革的资料一律是封闭的。后代人已经不知何为文革, 就算听说过也毫无体会和印象。甚至, 由于多年来当局一直没有清算文革的罪恶, 致使后代的年轻人反而觉得文革是好事, 是快乐, 是应当再来一次的全国大热闹。光是文学作品远说明不了这个问题, 没有报纸来得既广阔全面、又直接明瞭; 各派观点, 群众反映, 都反映在每一期的报纸上;

三. 我们这一代经过文革的, 很多人已去世了, 很多人因病做不了什么事了。虽然我也 65 岁了, 似乎还健康, 但时时不敢肯定到了 2016 年整七十岁时, 是否还能象现在这样? 如再不做, 自己也时日无多了; 而这六期报纸的由生到灭, 正是在文革高潮最乱的时期对全社会的见证。

以上三点, 就是我决心把六期报纸内容全部打出电子版、编著这书的原因。趁文革五十周年的大纪念之前, 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完成。就算哪个出版社也不肯出版, 那我就放在网上也好。相信那些很想知道文革真相的人, 会欢迎它的。

然而, 假如能有现成的电子版, 我又何必去打字呢? 先问了住在美国、研究文革和遇罗克的专家宋永毅先生, 他回道: “《中学文革报》全套和其他两千七百多种文革小报已经在 1998-2005 年间由我和另一位朋友主编, 在美国由华盛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影印出版, 共 112 大卷。装帧极为精美。除了中国的国家图书馆, 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文革小报收藏。全世界主要的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德国海德堡大学就有一套。”我回道:

“可是,一般的老百姓能看到吗?在网上能随便下载吗?还是只在海外个别的大学里才能读到?”

其实,那 112 大卷是报纸的影印件而非文字电子版。就连住在德国的人,也很难进入那么远的大学图书馆去看那些资料。我想给见不到这些资料的所有人看,给每一个住在海内外的普通老百姓看;比如,他们能在美国、香港或台湾买到这本书。

次日,我给住在纽约、“万事知”的胡平去了信:“请告诉我:1.你是否知道这些资料有哪家网站全部公开的? 2.假如没有,你觉得做这件事有意义吗?”他回道:“没见到有哪家网站把《中学文革报》的文章全部都上了网。你愿意都打出来上网当然很好。不过工作量很大。我想,把报纸都扫描上网,再可以放大来看,对一般读者也就可以了。”我回:“假如把报纸扫描,由于老旧报纸的颜色及字迹,扫描后不太清楚,人们看时太费眼力,就连我现在打字也费劲的。为了真实起见,可以把每一版做成小照片附在书中的每一期内。若有人想把这些小照片放大几十倍或二百倍的话,知道我没做假,就行了。”

我以“一定要做完”的心情去做这件事,相信哥哥的在天之灵是赞许的。打字、打字、打字..... 心里是踏实和自信的,知道这本书会为无数人欢迎的。

我手头有六期《中学文革报》的纸制拷贝件,是 1986 年 2 月出国时带出来的,除缺少第五期第一版之外,其余全部完好。那还是 1980 年我去该报

的创办人牟志京家中采访他,为了写哥哥的纪实文章《乾坤特重我头轻》时,他给我的拷贝件。当时他说:多次抄家,他手里早已一份原件都没有了,连这拷贝件都是后来别人给他的。

时光如梭,为了迎接 2016 年的文革五十周年,才觉得应该编辑一本较有份量的书。宋永毅先生很支持,给了我哥哥所写文章的所有电子版(包括我缺少的第五期首版文章),省了我很大的事,我很感谢他。

人们都说: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文革中最黑暗的年代里诞生的。但,怎么个黑暗法? 人们具体的生活情况是什么? 社会上每天在发生着怎样的事情? 当我一边打着字时,就象在看着最生动的、编也编不出来的小说,就象在看着一幕幕生动的电影:它是那么真实、客观、简明地记下了一切。我是在这报纸诞生之前一个多月,就因“记反动日记”问题被关进监狱,又劳教三年了。即便我们当初生活在那个年月,也不可能每天亲眼见到报纸上说的那么多事件,心里就更加钦佩哥哥,那是人人的生命都朝不保夕的疯狂岁月啊! 也才更加证实别人所说的:“正因当时全国各级党委全部陷入瘫痪,就在这短暂的无政府状态之下,<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才有问世的可能。”

当仔细读完这六期报纸之后,更深切地体会出:为什么毛魔一发起文革,全国便立即轰然掀起? 正因 1956 年的“大鸣大放”时,上下层人民所提出的社会问题丝毫没有解决,尤其是无言论自由、党天下、无法制、任人唯亲,故意混淆“出身”与“成份”,以此压制和歧视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阶级斗争政策和长久的愚民政策,在“反右”后的十年里,中共与人民

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毛魔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但他深信自己“一松一弛”的文武之道，运用得相当熟练自如，深信人民对他的崇拜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尤其他清楚不会失败的原因，是军队对他的支持，这也正是他一定要依靠革干革军和其子弟的原因，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所以他丝毫不害怕驱除刘、邓和所有的异己，不怕全国大乱。借着全国大造反的大乱中，先消灭他想消灭的军头和政客，最后是借人民之手，再消灭有异见的全国老百姓。

读报纸又令人想到：为何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共国仍不能民主，为何今天血统论及太子党仍是那么强大？为什么人们的道德沦丧、普遍冷血？看看四十六年前的文革，革干革军等“红五类”子弟组织的「红卫兵」和「联动」是怎样的猖狂无比和灭绝人性，所做的种种丑事是怎样地令人发指，而当政者对他们一味地容忍姑息，不仅血债累累的许多联动和老红卫兵凶手们，五十年来未受任何惩罚，没有任何人向文革受害者道歉，反而无情镇压那些敢于说真话讲公理的人们。从他们的学生时代便是特权阶层，发展至现时的权钱交易、黑社会化，正是从那时生殖繁衍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严格说，是自中共建党以来至今），也就可想而知太子党历来的质量了。在这没有言论自由的封建国家，为何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非道德，都是完全颠倒的？因为太子党以他们丑恶的行为作为表率，给全国人民以示范。而这一切根源，遇罗克在几十年前的篇篇力作中，都透彻地指明与阐述过了。

在哥哥 1968 年 1 月初被捕后，全国各地爆发的凶残的武斗，处处血流成河，甚至一派吃另一派的肉和肝；集体活埋、集体通高压电、种种杀人不眨眼的手法，举不胜举。而两派划分的根本，仍是以混淆“出身”和“成

份”为依据。最终受到惨无人道的杀害、监禁和死刑的,依然是“黑五类”及他们的子女(及孙辈),以及凡是造过一点反的(即有相反观点的)、非红五类出身的“二十一种人”。歼灭了所有的“阶级敌人”之后,似乎中共国才能走上不再过于重视“出身”和“成份”的尸骨铺成的血路。尽管十年的文革结束后,“黑五类”子女也允许考大学也能出国了,但他们一直是国内的社会边缘人。就连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够了的造反派大名人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利用过后,也都个个啾噓入狱,绝不放过一个。而那臭名昭著的对联发起人谭力夫和「联动」们,由于民愤极大,虽然也关了几天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却在监狱里受着特等优待(当时是 1966 年 12 月至 67 年 3 月,我和那几位血债累累的「联动」女学生关在同一个监狱楼道里),她们与别人的待遇完全不同,暂时的监禁等于是对她们的保护。后来不仅很快地无条件地都被释放回家,谭力夫还高升了,改了名,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党支部书记。而我因记“反动日记”被判劳教三年。遇罗克被公安跟踪半年,于 1968 年 1 月被正式逮捕。正象 1966 年 12 月时,哥哥在家里对我们幽默地说的:“文革把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触及到了!”

一边打着每一期的报纸文字,一边深感「中央文革小组」及围绕他们的政客们:后来被枪毙的、被抓的、死在监狱里的、病死的,当初是怎样玩弄和摆布着全国人民,来达到毛魔清洗政治对手的目的。而在长久的愚民政策之下,头脑简单和满腔愤懑的人民,又是那么容易地盲目相信和被人摆布。只感到哥哥的清醒和独立,有如鹤立鸡群,活在报纸上及生活里。对他那具有远见卓明和仙风道骨的精神,正如苏晓康先生所说的:

“遇罗克是‘英雄’、‘先知’，但他首先是一个‘受难者’，是我们大家的‘牺牲’；除非在终极的宗教的层次上，我们甚至无法触碰到他。”

在那混浊苦难的土地上，却有这样一位自少年时起就苦读诸子百家、「吾日三省吾身」、要求自己成为完全的人之清醒者。他即使不死在文革，也绝对不会幸运和长寿的，除非他真能逃离那块国土。假如他不想离开国土，除了监狱和死刑，没有别的在等着他。

《中学文革报》的由生到灭，是文革中最辉煌、也是唯一辉煌的一段历史。正因它的辉煌和唯一性，报纸只能存在六期，遇罗克必须被处死(注1)；正因它的辉煌和唯一性，中共竭力掩盖这段史实。虽然遇罗克被平反，但是，一个杀死了你的人给你平反，又有什么意义？只能说明那杀人恶魔想怎样就怎样而已。何况，有这样平反的吗：既无对死者尸体的交代，又无合理的抚恤金(只发给两千元人民币)，更不将应还给家属和本人的遇罗克的日记、遇罗锦的日记、母亲王秋琳毕生积攒的上千张家人和朋友的照片全部归还。除了胡耀帮当政时的短暂的放松时期，有一两篇对遇罗克的赞扬文章之外，就连在那时，也突然就停止了、任何报刊都再见不到有关报道了。一定是秘密下了指令：对遇罗克还是不能提的——那还是中国最开放的时期呢。以后，凡是对于遇罗克的正面报道，几十年来一律是压制的，甚至不惜用在狱中与之一一起关过的“盯子”之口，对遇罗克二十多年来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新的“巧妙隐晦的”污蔑，以至一般读者都不容易看出来。

(本书编者注：周恩来总理特批：“这样的人不杀，杀谁？”——请参照

2010年8月由金钟主编、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

在编辑过程中,趁我还活着,就我所知道的和记忆的,都尽量地做了“编者注”,以便让读者更清楚当时的情况,对历史有个更明确的交代。

当仔细读完这六期报纸之后,才能深刻地体会遇罗克与他的伙伴们,与血统论生死搏斗的整个过程:光有一个遇罗克而没有其他伙伴们及广大读者的支持是不行的;而没有遇罗克的主笔、那些谁也驳不倒的力作,也是不行的。尤其是第六期,一开始对《中学文革报》赞成和支持的许多小报和团体,以及所有必须回校的学生们和一些工人组织,都在中共中央的巨大压力之下,改变了态度:当1967.4.14,「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出面说:“<出身论>是大毒草”之后,可以想象那种压力有多大!第六期便是最后挣扎的一期,但那挣扎中仍透着坚信与从容,篇篇力作皆让随波逐流、胆怯动摇的人们难以驳倒;更让心怀叵测、制造血统论和敌人的特权阶层加倍怀恨。

遇罗克和《中学文革报》与血统论的生死搏斗失败了,但,它是光荣的失败、骄傲的失败、是永远屹立不倒的失败。高瞻远瞩的遇罗克,引用了高尔基的散文《海燕》中最后的呼唤:“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作为最后的一句话,结束了封建黑暗的中国社会中一段最最辉煌的历史!

在此:

向《中学文革报》所有的成员致敬!

向所有热爱遇罗克的人们致敬！

遇罗克永远活在要自由、要人权的人们的心里！

2011. 12. 16 一稿

2013. 10. 05. 校定

于德国 Passau

作者简介：

遇罗锦，1946年3月31日生于徐州，三岁随全家迁至北京；1958年于「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小学」毕业，1961年于「北京女十二中」初中毕业，1965年于「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在玩具厂设计儿童玩具；

1966—1969年，因「思想反动」(日记)被劳教三年；

1970—1979年，先后在河北省、黑龙江省和北京，做过农民和城市临时工；

1980年调到北京《学习与研究》杂志社任美编，同年在北京《当代》发表纪实文学《冬天的童话》；

1981年在广州《花城》发表纪实文学《乾坤特重我头轻》和小说《春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旋即被禁；由其第二次离婚案引发的全国长达一年的讨论及各大报刊对《春天的童话》的批判，被中共舆论诬指为“堕落的女人”，至今仍是被中共排挤和压制的对象；

1986年之前，也发表过其他中短篇小说及一些文章。《冬天的童话》与《春天的童话》被译成英、法、德、日和芬兰文等版本；

1986年2月在西德申请政治庇护并定居；

1987年3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自传小说《爱的呼唤》，在中共压力下，1989年宣布不再出版；

1987年日本东京「现代文学研究所」出版中外评论集《遇罗锦》，在中共压力下，宣布不再出版；

2008年2月，将《爱的呼唤》作了大量补充和修正，回归原书名《一个大童话 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1946—1986》，42万字，于2009年3月，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2010年3月，台北「允晨文化」出版《一个大童话》的续篇《童话中的一地书》；

2010年八月底，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编入了遇罗锦的传

记电影文学剧本《遇罗克》和她所收集的集体献词《献给遇罗克的花》；
2011 年 11 月，编著《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于 2013 年 10 月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博克：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序二

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

任不寐

那颗罪恶的子弹，穿过遇罗克的身体，击中了我们。遇罗克在这个杀害他的世界里，用自己的生命，憧憬着一个奇妙的前途，见证着一个灿烂的前程。遇罗克是一位英雄，更是一个人，一个不可能被代替的人；“也许有一天”，“血红的黎明”和“纷纷扬扬的碎片”，都不能安慰的人。解释和记忆不能真正安慰死者，甚至不能安慰生者。生者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不在了。我们在向杀人者和灰烬般的人群以及冰冷的壁画要人；但双重的沉寂和黑洞的绝望，宣示着邪恶必胜的普世价值。谁杀了遇罗克。政治答案是不难翻找的：《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激动了姚文元，《出身论》见猎心喜着戚本禹，《中学文革报》挑战了不容挑战的“文革”及其体制……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当着十万人的面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27岁，“临刑前被强制进行活体器官移植”，受益者是一位“劳动模范”或是更多。在东方的历史中，不难寻找杀人的理由；“正义”只是呼吁幸存者的注意、阅读和反正。在这里缺乏的是不杀人的理由，以及，现场阻拦杀人的见证。但中国一片空白，如

宇宙中最大的伤口，如地上疯长着的尘霾。罪恶和死亡在所有的地方掌权，但只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统治是绝对的。十万人，四万万人，没有一个人说不。

罪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成功废掉了反对的声音，把每一个遇罗克囚禁和活埋在沉重而肃杀的冬天里。这是枪杀遇罗克的世界：“千倾雪原泛夜光，天心人愿两茫茫。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也迢迢夜也长”（遇罗克，1962）；“清明未必牲牡鬼，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1968—1970 于狱中）。反对杀人和抵抗罪恶的能力就是爱的能力，但爱的能力从起初就被灭绝了。“北京工人体育场”上演着永恒的体育竞赛：罪对爱竞争，全面胜利。这场灾难不是从 1949 年才开始的。1919 年圣经翻译的时候，翻遍经史子集，中西方家找不到与“神”、“罪”和“爱”对应的象形文字。人从根本上被废掉了保卫生命、尊严和荣耀的能力，没有对神的敬畏，没有对罪的忏悔，没有爱的勇气，这会使那恶者肆无忌惮和畅通无阻。底线已经崩溃了，剩下的只是把谁投进髑髅地，烤制成替罪羔羊。但是东方的斗兽场选择遇罗克不是偶然的。再没有《出身论》这篇经典之作本身的内容和逻辑，更能见证这种必然性了。遇罗克的《出身论》（1966）包含三部分内容：“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重在表现问题”；“受害问题”。这三方面内容分别揭示了罪在中国的行动逻辑或黜爱工程；但同时，这也正是遇罗克一生的三个基本阶段。遇罗克是中国政治的先知，也是自己命运的先知。

一、家庭：乐园的破碎

《出身论》首先聚焦当时的政治原则：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遇罗克谈到的“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首先可以还原为“家庭”这个主题，“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庭是创造的中心，是爱的根基。人类第一个家庭是被蛇拆毁的，从此以后，凡是罢黜爱情的罪恶行径，都会将家庭作为首要的侵略目标。家是抵抗一切革命和罪恶最后的堡垒，家是对杀人说不最后的防线。正因为如此，抢劫者必须拆毁家庭。革命领袖在战争年代家破人亡的遭际，使别人的“家庭幸福”成为他牺牲的价值否定；这成为一种个人动力，强化了对家庭的三光政策。“血统论”首先针对的就是家庭关系，并将亲子关系变成怨恨关系。包括那些声援和施行血统论的“人民文革”与“毛的孩子们”，不过是对亲子关系在历史上的“不公正”做出的报复性反应而已。血统论首先根植于两个历史背景：一方面，家庭伦理为政治伦理的根本，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生物学的原则基础之上；其中血统论，不过是等级社会最原始的分层策略；另一方面，“家天下”传统造成了社会封锁和不公正，历史积怨蓄势待发。而这两个历史积怨连同当下政治的需要，使很大规模入侵宇宙的中心，人为地在家中制造冲突。爱被逼迫，离家出走；全面专制主义成功地将自己建造在每一个家庭的废墟之上。

罗克的论文有很强的定位能力，这是超越时代的思想敏感。不过，这场卫家战争是未尽的事业。一方面，罗克只能通过缩小家庭影响的方式来迎战这个入侵者；另一方面，罗克自己的家开始在这样的入侵中支离破碎。掌权者用夸大的方式，而受害者以缩小的方式，将亲子之爱边缘化了。罗克说，“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这是非凡的勇气。罗克继

续说，“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父爱”是“戚本禹”拆毁的对象，而在遇罗克这里，被迫使家庭之爱成了牺牲。这个牺牲当然不是全面的，遇罗克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保护乐园免遭政治的全面践踏和彻底沦陷。他在为家庭作无罪辩护：“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罗克在这里是背对着家庭的，他的注意力不在背后，而在前面，那个家庭入侵者，是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慌张。革命者和大饥荒的始作俑者以及绝不认罪者，由于拒绝民选和代议这最不坏的选择，剩下的只能是撒谎。君臣父子，这是儒家的弥天大谎；血统论是马家的历史诡计；判决书是一道毛家菜。

二、自由：罗克的出走

罪犯和革命对家庭的围攻，逼迫家庭成员突围，与家庭划清界限，在社会中寻求安全和自由。这是《出身论》第二部分即“重在表现问题”所涉及的内容。罗克说，“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换言之，当局及其意识形态喧嚣指着家庭和父爱所加诸于青年的控告以及不公正待遇，逼迫娜拉离家出走，离开家庭这个重担，靠自己寻找出路。“重在表现”包含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个人自由，包括个人责任与个人权利。这个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另一方面，个人的不自由。“重在表现”，这里的“表现”指向一群观众和评委，而他们，有权

力、有意愿、有能力根据你的表现作出符合公义的评价。但是，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此时罗克将个人自由寄托在别人的自由之中；而这些人就是在北京斗兽场上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的人，就是十万坟墓一样沉默的人民，就是活活夺去他眼角膜的劳动模范……此时的罗克只是认识到“姚同志”的无聊和局限，但还不认识人。向人表现和向人求自由，已经落入了人的牢狱。人就是地狱和锁链，他们根本没有权力、没有意愿、没有能力在意、论断和平反你的“表现”。罗克在思想中与娜拉一起出走了，他们只是到了一个比家庭更加黑暗和无耻的“公共空间”或公共厕所。他们等到的，是公共领域的毁灭。要过了许久之后，遇罗克和他的人民以及同伴，才会逐渐认识到，向任何人求自由已经不自由了；自由的国度根本不在这世界上。

但是，遇罗克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重在表现”这个阶段上。翻阅《出身论》之后和之外的读书笔记和日记，能够看见遇罗克对“显在人前”的那种“群体自由”已经开始却步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先行者。遗憾的是，伤痕之后的作者没有能力辨认这个深刻的方向。罗克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们架空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四月三十日），这不仅指文革政治说的，完全可以针对 500 多年来整个汉语思想文化界的全景。“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五月三日）。罗克应该知道，《出身论》也是有极限的。在八月三日的日记中，罗克谈到自己面对暴雨中被殴打审判的宋玉鑫之时的矛盾心情：“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死尸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我同情他吗？不……”这是非常真实而深刻的内心独白。1970 年 3 月 5 日，罗克自己站

在了宋玉鑫的位置上，看见了下面黑压压的“当年的自己”。宋玉鑫的殉难抓住了罗克的灵魂：“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八月二十六日）。到这里，“表现”的对象已经不再是观众或者人民，他们是靠不住的，他们用在场的方式不在场；罗克开始仰望超验的关注或神圣的支撑。这并非指向罗克的宗教信仰问题，但涉及到了他的信仰。

罗克一直在思想自由。40多年后，自由在遇罗克蒙难的地方启程，返回这样两个原则：第一、自己首先不要像神一样审判人。第二、绝不接受任何人像神一样审判我。这是罗克的画外音：“正是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自认为高人一等，再加以长时期口是心非的说教，使一些人的灵魂变得丑恶了，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人为的阶级斗争使他们不知爱为何物。”罗克一直在自由的道路上。他很幸福，有一个叫罗锦的妹妹。如果说罗克主要面对的是权力的专横和多数的暴政；那么罗锦在更长的时间里，更充分地经历了人民的冷血和人性本身的监狱。如果罗克不是死于权力的子弹，今天必然要毁于人民的流言。中国没有能力维系对自己英雄长久的尊重，就像习惯反目成仇的淫妇，不能始终坚守一场爱情。罗锦比罗克有机会更切身更细致更全面地经历人。对人的认识使罗锦在人间历尽沧桑。不安从家庭到北京到海外，蔓延滋长，开花结果。这个果子被罗锦称为“外星人”。罗锦对地球人已经完全失望，只剩下“我和我的外星人”之间的柏拉图爱情。罗锦在罗克的祝福中继续前行，“我祝你幸福；幻想吧，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好哥哥罗克，1961年8月）。其实罗克自己一直也在“憧憬着奇妙的前途”，正如海子说的，“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这灿烂的前程，这奇妙的前途，超越了血色的黎明，超越了邪恶必胜的世界，真实，永在，越来越近。

三、报复：丑恶的灵魂

罗克的离家出走引起了权力的恐慌，自由之路上埋伏着截访的狼群。

《出身论》第三个问题，“受害问题”，一方面是在讲述挣脱血统论锁链的人所遭遇的苦难；另一方面也说明，那拆毁家庭的恶者，将在半路疯狂惩罚和报复所有不就地投降的浪子。事实上，罗克自己就是死于这种蓄谋的报复。蛇将爱消灭在家庭这个萌芽状态，而将自由截杀在离家出走的半路。罗克将半路截杀者的面目指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他们真的很丑：

“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六期《中学文革报》，记录着遇罗克与他的伙伴们“对血统论生死搏斗的整个过程”（遇罗锦）。路上的野兽长存，这个基本常识提醒一切追找真理、特别是被真理找到的人，在这人间，爱唯一的归宿就是殉难。遇罗克是一种自由选择：“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这是遇罗锦的感慨：“他即使不死在文革，也绝对不会幸运和长寿的，除非他真能逃离那块国土。假如他不想离开国土，除了监狱和死刑没有别的在等着他”。在耶稣降生之前，希腊的哲学家就说过：如果一个完全人降临世界，他唯一的结局就是被全体人类处死。但耶稣钉十字架之后，给真理的跟随者的安慰之一就是：耶稣比我更“可怜”，因此我勉力前行。

遇罗克不仅因为拒绝伤害也因为见证伤害，受到了加倍的伤害。这是《遇罗克死刑判决书》中的部分内容：“遇罗克……父母系右派份子，其

父是反革命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自 1963 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0 刑字第 30 号)，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中国式的伤害本身也成为一种仪轨，“示众”表达的不仅是一种报复的快感，更是一种普遍的威慑；刑场不仅是对凶手内在恐慌的壮胆或安慰，也是对受害人的双倍羞辱。上面的判决书首先用语言暴力羞辱和控告遇罗克，从家庭株连到内心；而且，再用“立即执行”的铿锵有力与现场示众，发泄魔鬼般的激情。连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判决书》一起，人就这样报复性地把自已扮演成对别人生命生杀予夺的上帝（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判决书（79）中刑监字第 1310 号）。

值得注意的是，“再审判判决书”中提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罪恶企图借着拆毁家庭之爱而全面掌权的努力，遭遇到最后的抵抗，仍然是家庭。他们怕的有理，但恢复已经开始，复归乐园的人已经启程。血统论要离间父子关系，但正是“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爱可能被伤害，但带着伤口和眼泪的爱，那脚上有伤心中有愧的爱，从未在宇宙的中心完全退场。爱的力量在

寻找一个季节，一片草原，继续向天空开放。家之爱最后凝聚在兄妹之爱上。这是爱与死亡的争战。罗克的死像巨大的黑暗吞没了这个家庭，但这黑暗的胜利不是完全的。罗克的墓地有一束野花，40余年一直在生长。罗锦对罗克的记忆已经超越了政治和亲情的范畴，成了面对冷漠和死亡的迎战。这场记忆的抵抗也是一条殉难之路，也是遇罗克的道路，面对的也是十万无动于衷的人民。越来越孤独的记忆，越来越绝望的无人在场，需要一种属天的恩赐，才能警惕怨与恨的卷土重来。因此，记忆之花的“表现”要调整一个绽露的方向，一个与“他们人类”怎样回应都无关紧要的方向，那个“好哥哥”嘱托过的方向。哥哥绝对不愿意他成为妹妹生命中最大的重担，并将杀害和旁观他殉难的人类、包括后来用口水和石头将妹妹驱逐出境的人类，视为倾诉、追讨和自传的对象。相反，哥哥愿意自己成为弟弟妹妹生命中最大的祝福：“我祝你幸福；幻想吧，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灿烂的前程也不在指着下一代人而虚构出来的不朽幻象或轮回意象中。前途在别处，虽然生活不在别处。我们的世代有两位哥哥：遇罗克与海子。然而春天来了，“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春天，罗网如夜的碎片纷纷扬扬；清晨的日光如清晨的翅膀，四面照耀着；祝罗锦和这本书的读者在曙光中，有似锦的前程。

2013年5月7日

作者简介：

任不寐原名胡春林，黑龙江人，1986年考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正好赶上89年学生运动，

担任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会常委。后因人民大学早于 89 年 5 月 13 日离开学生绝食行列，担任后勤补给工作。六四天安门惨案发生后，人民大学学生未被列为通缉名单，幸运地逃过被追捕命运；不过，六月三日，任不寐回到广场送「粮草」，亲眼目击军队扫射手无寸铁的学生，心灵深受冲击。儘管没有学生领袖柴玲、王丹、吾尔开希的高知名度，也没有被通缉亡命海外，留在北京的任不寐，却不断受到公安骚扰，有做不完的交代与政治学习，由于他坚决不承认政治错误并「狂妄地」对执政党保留起诉权力，结果他被人民大学开除并取消其城市户口，在那个农村户口不得随意迁移到城市的年代，无异宣告任不寐将被赶回黑龙江老家，一辈子当农民。

正值年少轻狂、热血澎湃的任不寐不甘心困守黑龙江当乡下农夫。九十年代，海南岛成为沿海特别城市，他先跑到海南当码头工人，而后到广西做生意，最后回到北京搞文化出版；重返北京城的任不寐，展开新人生，他组织一些教育工作者及学者，重新编写小学教科书，一路编到中学、高中及大学，民间版教科书迥异于官方大一统思想观念，他也号召志同道合之士架设「不寐之夜」网站，散播自由思想、关怀广大民众生活，发表文章、评论时政。至 2004 年 8 月获准移民加拿大为止，「不寐之夜」网站已被封杀五十三次之多。在这些患难期间，任不寐开始接触基督信仰，在移民离开中国之前受洗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看“任不寐：我的见证”），开始了从自由作家到自由传道人的转型过程。根据圣经出埃及记的记载和很多基督徒“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的经历于 2010 年写了《灾变论》一书，在大陆中青年基督徒中广为赞誉。现为加拿大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会传道人，编著有《灾变论》、《新语文读本》、《大学精神档案》、《路加福音注释》、《加拉太书注释》、《启示录释义》、《约翰福音概论》等。更多信息请参考不寐之夜网站：<http://blog.ifeng.com/1247038.html>

任不寐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renbm/1_1.shtml

序三

遇罗克与血统论的生死搏斗

金钟

中国沦为史无前例的一党专制六十年。在北京豪华的大庆之中，无数的歌功颂德，没有一个人说过共产党致胜的法宝中，有一个「血统论」的政策。在描述一九四九年的一代失败者惨痛故事的畅销书中，也找不到「血统论」的影子。这是历史的盲目，历史的不公。

在毛时代近三十年的严酷统治时期，大张旗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贯穿在接连不断的每个政治运动中，渗透在社会和体制的每个角落。纲举目张，天网恢恢。没有一个家庭、一个人能逃过这张大网的笼罩和纠缠，无论是祸是福，是家破人亡还是骄奢淫逸。所谓「阶级斗争」，已经完全脱离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规范，变成粗野的庸俗的「出身决定论」。在少数特权份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同时，将一部分人定为「地富反坏右」份子，成为社会不容置疑的公敌，组成一个受侮辱、受损害，永世不得翻身的阶层。

这个阶层以四十年代国共内战遗留下来的战败者为主体（在中共执政之初已被毛泽东下令按比例杀掉了近百万人），加上执政后「新生」的反革

命及右派份子，这个数以千万计的阶级是法定的被专政对象。而祸延这个阶级的家庭成员和亲属，繁衍蔓生者不计其数。封建时代的「株连九族」，只限于一定的犯罪者，现代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受害者，则是仅仅因为有血脉相连的关系——这种血统论便成为中共整个统治架构中一个最有力的支柱。

到了毛发动的文革，这种阶级政策撕破一切遮羞布，由一班涉世不深的红卫兵赤裸裸地鼓吹出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红卫兵张扬的这幅革命对联，只不过是说出了他们父辈已经做和正在做的事。他们自称「红五类」，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则是「黑五类」，「狗崽子」。长辈在台上批斗走资派，他们在台下横扫牛鬼蛇神，光天化日之下，一个红八月，在首都北京活活打死一千七百多人。红色恐怖蔓延全国，湖南道县几乎「一夜之间」，竟然将全县四类份子及子女斩草除根杀死九千余人。

至此，毛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治国路线，已经变为「阶级灭绝」罪行，其践踏人权残暴不仁的性质超过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歧视，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也没有达到如此野蛮的地步。要特别指出的是，毛的阶级灭绝政策，最令人伤心悲痛的是对那些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子女的歧视与迫害，这些无辜的稚嫩的生命和心灵，从出生到成年饱受凌辱和不幸，甚至被迫和父辈一道做牛做马，没有快乐、没有未来，那是人类社会最可耻的禽兽不如的残忍。

在介绍本书之前，以上背景的说明至为必要，否则，不能解释出版这本书的意义，不能解释遇罗克。遇罗克正是生长在上述那个时代，他在毛

的专政淫威下度过凄风苦雨的少年，然后在青春年华勇敢挑战血统论，最后被残酷处死于一个十万人公审大会之后，他只活了二十七岁。

据说，今天中国年轻一代，有些人连「赵紫阳」是谁都不知道，就像八九北京学运的知名领袖不知道魏京生一样。当今中共领导人走黑路怕遇到鬼似地害怕真实的信息流传，造成了历史的断裂和一代人的无知。上千名遇罗克案的株连者，都选择了沉默。而现实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毛后三十年，中共奉行千万倍于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政策，他们相信形而下的麻醉，胜过形而上的洗脑。上大学再不必填写家庭出身，有钱随时可以来香港「血拼」，甚至中学教员袁腾飞上课消遣毛泽东，也没有关进秦城监狱……那么，共产党是不是放弃了「血统论」？纪念遇罗克还有甚么意义？

如果说，为民请命、舍身取义，是如文天祥所讴歌的古已有之的书生传统，遇罗克便以「乾坤特重我头轻」的献身精神，成为毛泽东暴政下光荣牺牲的代表者。据本书王锐先生的考证（本书编者注：指《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一书），在为时不到一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类似遇罗克这样的「文革思想者」，被当局处决的「起码有一万人」。这已经大大超过被红卫兵在北京乱棒打死的人数，他们已经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无法表达对这些英雄们的哀思和敬意，甚至连他们的姓名也无法找寻。

遇罗克在历史上留下英名。他给中共血统论以沉重的一击，建树一个不屈的象征，这本书会告诉我们，他的代表性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他的人格特质，尤其是他的好学深思与每天在日记中的自省。在那样极端困苦

条件下，博览群书，自强不息，在铁窗下也不懈怠。他在写出《出身论》之前，就已发表文章向权威姚文元、陈伯达挑战，这显然不是只有勇气可以达到的境界。

除了遇罗克个人的启示外，我们也看到，毛时代深植的血统论，就如政治上的独裁一样，迄今依然存在，只是变换了存在的方式。代替对黑五类的粗暴压制的是，血统优势的特权泛滥国中。最为突出的是，以红色基因因为渊源的高干子弟，俗称「太子党」，在毛后时代中从未放弃他们的特权占有于万一，他们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成为新贵阶层。数据显示，中国走资三十年，亿万级富豪已达五万五千人，「太子富豪」占据国计民生的大部份高层职位，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政治上，太子党也占据党政军许多重要部门的权力要津，乃至十八大的最高权力争夺，高干子弟已由江泽民、曾庆红系推上了接班地位。红卫兵对联只需稍改而已：「老子英雄儿掌权，老子反动儿滚蛋」。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提出「对联」被遇罗克痛批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谭力夫，九十年代公然出任「故宫博物院」第一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谭的出身并非史学而是高干之家。至于毛派传人，乌合之众，至今还在「乌有之乡」逍遥怀旧，叫嚷张志新、遇罗克反毛该死。

因此，遇罗克和血统论生死搏斗的故事虽已过去了四十年，仍给人温故知新的无限感触，说明这种封建传统，在中国是何等顽强而深厚！林昭在反右运动后，对谭天荣说，这场较量，我输了，但这不算完。来到文革，遇罗克的抗争，又一次输了。六四的学生们，也以血洒长安街而告终。中国读书人的鲜血，就这样前赴后继地灌溉着这块土地。正如遇罗克所盼，

度过严冬，终有开花结果的一天。只有在那时，血统论和它派生的人间悲剧才会成为历史。

本书的出版，除了我们长久的一份心愿之外，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是一位重要的推手。她为亲爱的哥哥四十年祭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遇罗克》，是本书最精采可读的部份。罗锦在毛时代也是倍尝艰辛，泪水和屈辱伴随她的女性成长。遇罗克是她的偶像，她也和她的兄长一样自学成材，文革后凭处女作《一个冬天的童话》登上文坛。但是她的写实风格和反叛意志不容于党性文化，八十年代因《春天的童话》遭到猛烈地围剿，被咒为「堕落的女人」。无奈之下，于一九八六年流亡西德，继续为写一本不受删剪的书而奋斗。定居德国二十年来，先后出版《一个大童话》和《童话中的一地书》，连同本书的剧本，她说，这是她在完全的创作自由环境下出版的属于她的三本书。

遇罗锦在苦难中成就为一位极有个性的「女性作家」。中国八十年代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认为，遇罗锦文学上呈现的性别告白，直抒胸臆的直率，不避隐私的勇敢，至今在中国文坛也是罕见的。她为此，「所承受的压力，也许比她哥哥还要沉重，同样需要勇气和孤胆。」

有关遇罗克的书，一九九九年有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著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十年来，又有一些研究者的新作发表，包括对周恩来在批准遇罗克死刑上的责任的探讨等，都收入本书中。这是海外有关遇罗克的第一本书。开放出版社对本文集的所有作者，谨致诚挚

的谢意。希望我们共同的努力，让今天年轻一代知道，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有一个和他们一样年轻的生命，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怎样献出他的全部智慧和青春，而被人誉为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2010 年 8 月 9 日 香港

(本书编者注：香港「开放」月刊主编金钟先生编著的《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一书，于 2010 年 8 月底由「开放出版社」出版，备受好评。此文是他所作的序言，又放在此书里，并对金钟先生深表敬意。2013.5.9.)

作者简介：

金钟（笔名），1942 年出生于中国湖南省，在一事业单位工作，曾习西方油画绘画作为业余爱好。后移居香港。先后在香港政论月刊《争鸣》和《七十年代》任编辑，并时常以“牧夫”和“金钟”的笔名发表政论文章，深刻有力。1987 年 1 月与香港著名评论家哈公，创办政论月刊《解放月报》。几年后哈公去世。由金钟任杂志总编，以及「开放出版社」总编。于 1997 年 7 月改刊名为《开放》，它是香港一份关注中国大陆、香港和中华民国台湾的综合性月刊。该杂志和出版社，发表倾向民主自由、回顾近代史以及中国政局秘闻的文章和书籍。作者几乎都是反对中共一党专制的异议人士，故在中国大陆禁止发行该杂志和所出版的书籍。它在香港诸政论月刊中，地位首屈一指，曾多次获得新闻业大奖和其他新闻奖项。金钟写的政论文章数量很多且力透纸背，堪称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资深政论家。

《开放》网站：<http://www.open.com.hk/>

卷一

遇罗克小传和判决书

【遇罗克小传】

遇罗克, 1942 年 5 月 1 日生于南京, 七岁随全家迁至北京。 父母是先后留学日本的工商科人才, 自营实业。

1954 年于“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小学”毕业, 1957 年于“北京市男二十五中学”初中毕业, 1960 年于“北京市男六十五中学”高中毕业。 由于“资本家”家庭出身和父母的“右派”问题, 学习成绩与品行优异而三次未考入大学。从 1961—1968 年间, 做过“农业工人”、北京“首都图书馆”管理员、两个小学的时代课教师、多种临时工和“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

遇罗克从小时起便博览群书、独立思考、文采超群、见解独到, 立志

做一个杰出的人。

1966 年 7 至 9 月，正当“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风行猖狂、文革处于全国遍地血雨腥风、惨无人道的最黑暗时期，25 岁的遇罗克，写下和发表了著名的《出身论》及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和其他文章，向社会发起挑战，得到全国热烈和巨大的反响。

1968 年 1 月初，遇罗克以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饱受折磨，宁死不屈；于 1970 年 3 月 5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十万人的公审大会上，和另十九人一道，被“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宣判死刑，临刑前被强制进行活体器官移植。

1979 年 11 月 21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再审判决书”，宣布遇罗克无罪。

遇罗克的名字，至今象文革一样为中共讳莫如深。

(遇罗锦撰，2011 年)

遇罗克判决讨论通知

1970 年 1 月 9 日

最 高 指 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份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通 知

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〇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份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

(一至九略)

十.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 男, 二十七岁, 北京市人, 资本家出身, 学生成份, 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份子, 其母系右派份子。

遇犯思想反动透顶, 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 遇犯散步大量反动言论, 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 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 印发全国各地, 大造反革命舆论; 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 阴谋进行暗杀活动, 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 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十一. 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女, 五十四岁, 河南省人, 系地主份子, 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

王佩英顽固坚持反动立场, 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 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 反动诗词三十余首, 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机关食堂等公共场所, 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 极其恶毒地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王犯在押期间仍坚持与人民为敌, 疯狂地咒骂我党, 其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

(以下略)

遇罗克死刑判决书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0 刑字第 30 号)

遇罗克，男，1942 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分学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 5 楼 13 号。父母系右派份子，其父是反革命份子。

遇犯思想反动透顶，自 1963 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份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判决书

(79) 中刑监字第 1310 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

1968 年 1 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 30 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卷二

遇罗克遺作

诗词

祝辞

——为罗锦考入工艺美术学校而作

我祝你幸福；
前进吧，
你踏上了理想的道路。
但愿你许血于轩辕，
但愿你忠实于艺术。

我祝你幸福；
勤奋吧，
你锻炼得精力永充足。
但愿你征路中饱经风险，
但愿你青春的活力把万难排除。

我祝你幸福；

幻想吧，
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
但愿你开放得争梅并菊；
但愿你吸吮大自然的温柔。

扬帆、
击鼓、
祝你、
幸福！

好哥哥罗克

1961年8月

登香山鬼见愁

巨石抖，

欲把乾坤搂。
奇峰千古共有人，
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
山下渺渺茫茫。
来路崎岖征路长，
哪堪回首眺望！

(作于 1961 年秋)

夜行

千顷雪原泛夜光，
天心人愿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长。

(作于 1962 年冬)

夜半散步寄怀

人生时刻夸豪杰，
此心愿与廖廓同。
海思阔兮涛裂岸，
人须达兮闷填胸。
有限聊当充无限，
多情应是最钟情。
风雪一扫环宇赤，
火热需消两极冰。

(作于 1966 年 9 月，从被关押的工厂学习班归来)

无题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 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 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
多少英雄逐逝波！

(作于北戴河, 1967 年被公安局监视与追踪中)

五律

神州火似荼，

炼狱论何足。

义举惊庸世，

奇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

风雨更歌哭。

唯念诸伯仲，

时发一短呼。

(1968—1970 作于狱中)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1968—1970 作于狱中)

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本书编者注： 1966 年 2 月，遇罗克写了二万多字探讨学术问题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几经《北京日报》等报刊退返周折，最后不经作者同意，标题与内容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把他当作“反面教员”，转发在 1966.2.13 的《文汇报》上；详见《遇罗克日记摘抄》。)

遇罗克

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口碑传颂的清官们判了死刑。他认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个假海瑞。他引证了几页史籍，并加以分析，说海瑞根本没干过好事。无怪乎有的同志读

了这篇评论大摇其头，深感有划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必要。

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

如果就剧论剧，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其缺点绝不是因为把海瑞写得太高大了，太英雄了，恰恰相反，吴晗同志多少还担心遭受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攻击，不客气讲，还有点怕，还不敢把海瑞写得更英雄些，更高大些；还拘于史料的限制，还没有把海瑞更理想化。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竟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大块儿文章，作者看到剧中海瑞讲了“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这么几句话，就认定吴晗同志有意在宣扬封建道德观！那不正是吴晗同志为了暴露海瑞的历史局限性才加上去的吗？

说假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真海瑞有没有可以赞扬的地方呢？姚文元同志既然把海瑞认定为地主阶级的一员，认定他每时每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自觉的忠实捍卫者，因此就无法解释海瑞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绩。在史实面前，他就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否认，二是贬低。姚文元同志真武断得可以。他说平冤狱，那是感人视听；退田，那是为小地主服务；实行一条鞭法，丈田纳税，那是徒有其名；修吴淞江，这总是真的了吧？不，姚同志偏偏盯住史书的“一月竣工”四个字上。说一个月根本不能完工，想必是“张冠海戴”记错帐了；那么，或许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总不会太虚妄吧？姚同志却说：

穷人无钱着白衣，因此大不可信。我看，若说有一种人曾犯过考证癖，姚同志大概就犯了否定癖了。

海瑞做了叛逆本阶级的事

封建社会中的道德观、伦理观是错综复杂的。封建正统观念不管是多么肤浅，也会有一点儿本来属于人民的东西，非如此就不能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傻到自缚手足的。正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但也许这一套会骗住一两个本阶级的“痴子”，真的相信了仁义礼智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甚至连皇帝也看着不顺眼了，上书骂一骂，我们也不必非得说他是自觉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因为他的阶级观念还不很明确，我们得原谅，他到底是四百年前的古人了。海瑞在当时正是被称为“痴子”的。而这种痴子还是对人民有益的，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的。他虽算不得天下的救星，倒也无愧于一方的护法。不过请姚同志放心：这种人是不会推崇农民起义的。在矛盾尚未激化以前，部分的改良总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在漫漫长夜之中，在统治阶级的泥淖里骤然出现一个有棱角的人物，并且肯为对立阶级做一点事，哪怕只有个别人物吧，不也没有基础吗？这在某些人看来真是不好理解。但不善于理解历史的人却无权擅改历史。阶级斗争是尖锐的，阶级关系也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是一个阶级或是一个阶级的绝对代表。我们既应该看到反动阶级通过宣传、利诱、欺骗、暴力会给革命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一些不良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数众多的革命阶级通过

反抗、斗争、磨擦、接触会给反动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较好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尽管不是对等的。像海瑞这样一个出身非豪贵，处世很清廉的官僚，从人民之中接受了一些好影响，做几件叛逆本阶级的事，我看是用不着全盘否定的。这用阶级观点分析满可以说得过去，只不过使滥贴阶级标签的人感到困惑罢了。正因为海瑞有功于农民，所以才有怨于统治集团。他几次被贬，一次几乎掉头，始终未成显官，被迫闲居达十六年之久，最后为了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响，到古稀高龄才被起用，不久也就呜乎哀哉了。我想：这只能说海瑞在某些方面是站在农民立场说话的，否则也太冤枉了。

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

姚同志或许会问：你说海瑞是属于人民的，而皇帝却说海瑞是他的，海瑞死后被谥为忠介公，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人民不应该站在皇帝的反面吗？姚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就像得了把柄似的，很发挥了一番。不过倒要请问姚同志：我们的标准何苦去以封建阶级的标准为转移呢？他说谁坏，我们就非得说谁好不可；他说谁好，我们就非得说谁坏不可，这不容易上当吗？我们确认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最科学的，我们的立场是最坚定的，那么我们自己要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可以怎样评价，何必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呢？其实，敌我两方面都推崇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常见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就以海瑞为例，皇帝一看自己的臣属被拉到人民那一边了，海瑞陡然一变，成了一个神话似的人物了。人民的海瑞和自己的官僚唱了对

台戏。放在明处一比较，人民的海瑞太高大了，自己的群僚也实在太污浊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把死去的海瑞夺回来，算在自己的名下。因为皇帝（也只有皇帝）认得真海瑞，他虽不大喜欢真海瑞，却也没什么太大的仇恨，海瑞生前已被人民神化，因此待其一死，赶紧加封，好乘机把假海瑞夺回来。他这时就忘记了当初排挤海瑞、想杀他的头了。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实际上纪念的是两个海瑞。这两个海瑞都不是真的，不过是皇帝那个比较真一些。

问题不在于皇帝怎样讲，史书怎样写。倒是我们今人该持何看法。一种是科学分析方法，一种是机械主义的方法。不分优劣，一古脑儿交给了皇帝，说这都是陛下的，我们不要了。我看这是赔本买卖。那样一来，四千年来的历史也就无一可继承了。从未见先进阶级有如此恨遗产者！也从未见不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成为先进者！海瑞本人接受过人民的影响，史书上又夹杂着来自民间的传说，海瑞的形象就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你偏说曲折的我不继承，非要继承直接的，那么，对不住，这样的史书还不曾有过。

我们大家都讲应该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和戏剧问题。姚同志说他是那样做的，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试图这样做的。但是我绝不能和姚同志得出同一结论。因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遇罗克日记摘抄

(本书编者注: 遇罗克从儿时起便每天记日记。至 1966 年 8 月他决定烧掉二十几本日记、大量的读书笔记、信件和文稿之前, 只这一本他舍不得烧的日记留了下来, 并作为给他定罪的一部分内容。1979 年「拨乱反正」期间, 《光明日报》的三位记者, 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查看遇罗克的存档, 发现他有八十几本厚卷宗和这整本日记。在只给不到一天时间, 不准拷贝、不准照相、只能手抄的情况下, 三位记者只好抄下给他定罪的这部分日记内容。)

四月三十日

读完了(法)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我总觉得, 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历史上进步的继续。梅特里那种细致地观察、点滴的探索, 在今天就没有继承, 我们架空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固然, 梅特里只

考虑到生理原因而没有考虑到阶级原因，这是不对的。但一反而为之，也不能不算是偏颇。我们终不能否认，梅特里哲学也有其合理性。难道这就是大变革吗？不！哲学是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的。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

五月一日

看芭蕾舞剧“白毛女”。……就其所费的人力和取得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每逢抒情就缩手缩脚。……重事不重情，当今艺术之流弊。

五月二日

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五月三日

“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五月四日

《波斯人信札》：“我设想在某王国内，人们只许可土地耕作所绝对必需的艺术存在——虽然土地为数甚广，同时排斥一切仅仅归官能享受与为幻想服务的艺术，我可以说，这个国家将成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何谓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代的共鸣。孟德斯鸠可谓不朽，其洞察力已经逾过二百多年了。

五月七日

目前开展反对美化帝王将相的运动，而毛主席诗词中就出现了许多帝王将相。毛主席是批判他们呢？还是歌颂他们呢？今天一切都要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南，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利的，但也没有人敢提，因为这确实需要一定的魄力。

五月十日

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五月十三日

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篇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晚间骑自行车到故宫角楼，凝望护城河水和黑黝黝的古代建筑，自问：努力够了吗？修养够了吗？都不够。可以休息吗？能够自满吗？前途还漫长着呢！

五月十四日

看了受批判的电影“舞台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说的：“连这样的戏都不让演，还让演什么呢？”

五月二十二日

报刊上轰轰烈烈地展开文化革命，我是颇有感触的。

一、工农兵参加论战。谁掌握报刊，谁就掌握工农兵。工农兵批判的不是言论本身，而是不许“敌人”破坏社会主义。因此，报刊上所谓的工农兵论文，现在看来是批判邓拓的，但不用换掉几个字就可以变成下一次运动批判其他人了。工农兵哲学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最大的障碍是幼而失学，现在又没有自修条件，要想在一天十多小时劳动之余，要想在民兵、会议等等活动充斥之下，写出一篇文章来，那是十足的谎话。事实上，广大群众对这件事是不关心的。

二、（略）

三、争论双方：现在被批判的一方是过去代表“党”的。例如，邓拓是“市委书记”。《北京日报》是市委报刊，《前线》是市委杂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而开火的一方则是上海文联的姚文元、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文汇报》，即使是《解放军报》吧，也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高炬”。……这么看来，要说攻击党，大概应该指那些民主党派的报纸。可是这时急急忙忙的把工农兵搬出来了，如果不是确定了谁该受批判，是不肯轻易搬出这个法宝的。……内幕真复杂，只把局外人蒙在鼓里。

五月二十三日

《解放军报》曰：政治好，业务也可以不好。……很显然，假使政治好的人反而不如私心杂念的人钻研业务时干劲足，不正说明政治的无力吗？事实上，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泽东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肯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

五月三十一日

傍晚车间开会批判邓拓，老工人发言，回忆解放前痛苦生活，声泪俱下，但和邓拓毫无关系。

六月三日

详读《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胡适的通信，实在是一般学术问题，且有相当民族感情，可惜谬解。

六月四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谁也不知彭真、刘仁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吴德又是何许人也。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会同样敲锣打鼓的。——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六月七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六月十二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绝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份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明证。

六月十七日

听弟弟、又听母亲说，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李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

六月二十六日

读《中国散文选》，是五四诸家選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没法比拟的。

七月六日

工作是难耐的寂寞，幻想充满了脑际，对于我，革命的欲望是多么的强烈啊！

七月十八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实的刻画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

七月二十九日

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的方向是直指当权派……所谓当权派云云，亦可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为什么群众“哄”起来？那是积了多年的怨气，这次导而发之。正因为客观上解决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问题，社会才得以进步。才能出现某些大快人心的现象。可是，又因为口号提得不中肯，宫廷政变迅速，致使准备不足，而呈现混乱状态。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八月三日

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宋相当沉着……会上下雨了，群众多半都找到了伞或是避雨的地方。宋挨淋，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死尸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我同情他吗？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绝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过，……把干部拉到敌我矛盾上来，害处多么大啊，既制服对方，又说不服自己。为此让他淋到大雨里，岂不枉哉？

八月五日

近来听说“红卫兵”，亦即中学生，身穿军人服，戴袖章……都是革干子弟，今天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狗崽子”等词出现了好几处，说有人对他们行凶了。……谁敢哪？这都是流氓把戏罢了！……实在太嚣张了。

八月八日

晚间开会斗宋玉鑫，但宋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种气节是值得学习的。假使他认为是对的，就死也不能说是错。革命，只能信托有气节的人。

八月二十一日

这个星期着力写出身方面的论文，改名为《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这几天所以搁笔，是因为毛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过分攻击红卫兵的话只得不说了。

八月二十二日

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个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五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五十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是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红旗了！

八月二十三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字号全砸了。荣宝斋遭到最大的浩劫。还有人声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我又看见青年会（基督教）也站满了红卫兵，大改了模样。

据说红卫兵砸人的家，理由是没有毛主席像，或在像后放了别人的像。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八月二十六日

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卷三

《中學文革報》 大全

第一期图像

(报纸照片 1, 2, 3, 4, 5)

六期《中学文革报》大全编者说明

遇罗锦

六期报纸的头版文章，都是遇罗克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劳累了一天，夜里在他那潮冷的小屋里赶写出来，往往是一气呵成。他还以其他笔名发表文章。他写作文风淳朴，从来是就事论事，无一字一句“革命”之词。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革命”、“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最高最活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路线”、“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无产阶级革命家”、“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回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敬爱的中央首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以及随时随地地对中共党和毛泽东的热烈欢呼再欢呼。这些党八股式的革命词汇的特点是：虚浮空洞、傲气凌人、漫天夸大、狐假虎威、似是而非、含义不

清、古板教条、人云亦云、众口一致、反反复复、百说不厌、千说不倦、习惯成自然,这恰是当时社会上所有报刊、开会学习、发言讲话等等,视为极其重要的语言、造句结构和风气;假如不是,反倒成为应立即铲除的异作异类。唯有在家里没人说,否则必被家人视为精神病(但有些家庭相反,狼一般的儿女在家里也造反,出口便是革命语言,大革父母的命,可以把不是特务的父母硬说成是特务,而几十年后也不见任何人反省)。皆因中共党在文革前便已是党八股成风,文革时更加飙升升级、达到登峰造极、漫天飞舞、无孔不入的地步,再加上文革中,战斗队和司令部遍地丛生,无任何武器的战斗队和司令部,也就只有拿千篇一律的革命词汇充当枪、炮、兵,甚至思维方式了。甚至由于几十年来每时每刻的熏染,不主动读好书反洗脑的人们,性格也变得和党八股词汇一样的教条、死板和专横了。最明显的,就是许多人后来出了国,哪怕在西方生活了二、三十年,但思维、写作、语言与性格,仍没有多大改变。

遇罗克每次写完交给主编牟志京,为了报纸生存,牟都要加进不少文革词汇和术语。在那非常年代,遇罗克写作时,有时也必须引用一些革命词汇和毛语录来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以毒攻毒”,使对立派哑口无言。

为了便于文革几十年后的读者阅读,不至于因虚浮空洞、反反复复的“革命”词汇太多而产生错觉或读不下去,编者做了适当删减。尤其是最重要的《出身论》这篇,因编者亲自读过遇罗克于1966年7月手写的《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9月他定稿后,十月定名为《出身论》,并与遇罗克和两个弟弟油印复制、四处张贴。原文无一字以上所述之革命词汇,所以在此尽量恢复原貌。遇罗克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意

在希望人们都能认真地研究家庭出身和社会问题。

编者不漏六期报纸上所有的大小文章和报道, 但对于语句过于重复和语法修辞上的错误, 给予了删减和修正; 在必要之处加了括号内的编者注。

2011. 12. 15

于德国

第一期 1967. 1. 18, 第一期刊登《出身论》被抢购一空, 又于 2 月重印一期专刊。(四版)

出身论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份子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份子、高级知识份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下面我们就从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副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有人说这副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

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同时受到了这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分。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

好。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二.重在表现问题

(1) 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家庭是社会的份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或已经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什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份论都没有道理，那么唯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里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不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分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既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何如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颂经似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型、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

行一千，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着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蹋了千里马，就是普通的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对于这个说法，广大的出身好表现也好的青年，是不应该反对的。你们真的以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在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3) 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了……”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禁不起风浪，容易动摇和变质，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他们保险

吗？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了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了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的青年出身都不错，也不是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像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

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只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我们必须相信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分人抬高一部分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力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像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

二.“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

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

四.“……”

假使这就算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印发的调查乱班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 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盗行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从未见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也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凡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分。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分；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项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招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

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啊！”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紧密到这个地步了，“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驳斥这种毫无见地的议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一场大

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阶级论，什么是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至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

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见不得人。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

深的这一大部分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绝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与走资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你们绝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一切受压抑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966 年 7 月初稿

9 月定稿

11 月修改

.....

（本书编者注：以下二篇皆为遇罗克所作。首发于《首都风雷》1967. 1. 27 第一期。《中学文革报》1967. 1. 18 出版第 1 期后，2 月又印专刊加以转载。遇罗克为了大造舆论及更清楚地澄清谬论，不止一次地用对方的观点和做法著文并再著文予以反驳，但对立的一方却从来做不到这一点。）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驳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

步曙明

去年十月我和同学经天津、武汉到广州，沿途都有《出身论》的踪迹。回到北京以后，发现这红色的都城简直染上了《出身论》的狂热。很多人为了它奔走相告，竟先抄写，象是得了什么牛黄狗宝。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份传单只要一被我看见，我就都在上面写上：“这是一株大毒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我们红后代就不能允许它自由泛滥。我怀着阶级的仇恨（而绝不是象文章的注角上讥讽的那样是发泄什么阶级的愤慨，我的这种感情是作者这样的庸人一辈子都理解不了的），坚决要把它批臭、批倒！坚决要把文章的作者，对党有着刻骨仇恨的家伙揪出来，抄他的家，砸烂他的狗头！和我抱有同感的人不少，传单上也写满了这样的话。在这里仅向消毒的战友们致敬！

可敬的「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专家们！《出身论》的确有市场，但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你们知道它为什么人所欢迎吗？告诉你们：我亲眼看到一个家伙在传单前面手舞足蹈地说：“这下可有人替我们说话了！”当场被我们揪住，经了解，他是个右派份子！

听我们宣读一段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衡量一下,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替谁说话了吧!

你们的大作怎么能不为敌人拥护呢?你们包庇他们的子女,不号召这些受毒最深的狗崽子(当然不是说所有黑七类青年都是狗崽子)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反而煽动他们夺无产阶级之权,说什么:“不管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可以成为革命左派,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还诱惑他们不要人家(按指无产阶级)恩赐的团结,不能只做人家的外围。你们还把革命群众理所当然地教育、改造他们,称作是种性制度的新形势。你们想一想,也请受你们蒙蔽的青年想一想,这对谁有利?你们不是要剥削阶级传种接代又是什么?不是要他们光耀门楣又是什么?你们公开替剥削阶级做宣传,用心何其毒也!

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不能给剥削阶级子女以平等的政治权利。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等于承认,老一代剥削者死光了,也就没有阶级存在了,这实在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不管文章作者怎样掩饰,也嗅不出一点点阶级观点的影子(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我们向不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的受它欺骗的青年再三疾呼:阶级斗争,阶级观点,阶级政策!你们只要想一想,要按照文章的口号去做,什么人拥护,什么人反对,就不难得出结论来了。

文章可批判的地方很多。这些专家在学术问题、理论问题上故弄玄虚,在概念定义上大做文章,大用诡辩法,企图吓唬我们这些土包子,干脆告诉你们:我们看不懂!

再一次宣告：权，过去在我们手里，现在还在我们手里！你们黑七类青年夺不去！你们只能老老实实、投降归顺，绝不许得寸进尺！否则，请以你们的老子下场为戒！

.....

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 ——反驳步曙明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大作经×××转交，已经拜读了。我们的头早有好多人预约要砸了，今天才蒙你来砸，实在是晚了一步。老实说，你算不得一条好汉。既然气势凶凶，为什么不署上名字呢？（按：步曙明，不署名的意思），还是色厉内荏吧？

实在没有答复你的必要。但你的论点还是流行的，特别是因为你在文章中而且就在标题上引用最高指示，大大地玩弄了诡辩法，竟然从绝对真理中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我们就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这比单纯维护《出身论》的观点，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毛主席告诉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份子，对此做了随心所欲的解释。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得多了。当北京工业大学的革命左派要夺谭力夫的权的时候，他就喊叫：“我看见牛鬼蛇神笑了！”最近有人攻击××同志，也说：××同志的讲话使阶级敌人高兴了。今天你也继承了他们的伎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右派份子，说他手舞足蹈了。我们实在奇怪，为什么在你们讲不出道理的时候，总有敌人应声而出为你们服务呢？你们默契得这样好，多半是有勾搭的吧？看来我们不得不花费点篇幅，在你们混沌的头脑里加一点辩证的东西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对于当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和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解释。后一种解释只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务使最高指示僵死而后快。

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敌人本质上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果敌人表面上拥护，实际上反对，我们就不仅不能反对，而且要拥护。

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对同一件事物而言的，切不可为同一名称不同概念的两件事物所迷惑。

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目的而言，不是指手段而言的。如果被手段的同一性所迷惑，就会歪曲这一英明论断。例如：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设想被斗的敌人何尝愿意武斗？但我们要文斗，是要触及他们的灵魂，他们要文斗，是想保住狗命，伺机反扑。看来手段都是一个：要文斗，但目的是不同的。

不了解本质和表面的区别，不了解同一名称不同概念的区别，不了解

同一手段不同目的的区别，就不能解释上述这些情形，就不能判定敌人拥护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什么。

让我们看一看，《出身论》中提倡的：“出身不好的青年应该享受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一口号，敌人是拥护还是反对？如果，有子女的剥削阶级份子只是从眼前狭隘的家庭观念（所谓父子感情、母子关系）来考虑，他们也许是拥护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口号，和他们的根本目的绝对不同。我们既不是要光耀他们的门楣，也不是要帮他们复辟。相反的，我们是要把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纳入无产阶级阵营，在政治上，而不是在肉体上，使剥削阶级断子绝孙。不用怀疑，从这个长远的利益考虑，阶级敌人是反对的。他们宁可让自己的子女受歧视，从而扩大他们的阵营；逼上他们的梁山，也决不愿意让这些青年加强我们无产阶级队伍。

步曙明做不出这样细致深刻的分析，以为拉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右派份子来，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是何等幼稚！我们和步曙明的根本分歧，决不是因为《出身论》有什么缺点，而是对待出身不好的青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这些青年是属于社会的，还是属于家庭的？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正如出身好的青年之中绝大部分一样）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还是资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按照《出身论》的话说，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是否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如果你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理应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理应是出身好的青年的阶级兄弟，那么，这里就不存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无产阶级夺权的问题。

如果真的是夺权，那也是向资产阶级老爷夺权。因这帮老爷（无论是反

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队)都不给真正革命的青年以权利,特别是他们为了装出一副左派面孔,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更不给这些青年以应有的权利。这样,他们就把应该属于最广大群众的权利,最大限度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怎么能不向他们夺权?你步曙明非要说人家向你夺权,岂不证明你和这帮老爷是一个垃圾箱里的货色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们反对的是什么,革命群众应该拥护的是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你可以夸口说:“我比你们‘左’;你甚至可以说:“我左得比你们跨过了真理的界限!”(当然,那就是荒谬绝伦了),可是你没有理由说:“我比你们讲阶级路线。”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是规定依靠什么人,打击什么人的。如果把应该依靠的全部依靠了,把应该打击的全部打击了,就是讲阶级路线了。如果把应该依靠的打击了,把应该打击的依靠了,那就是破坏党的阶级路线了。既然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你偏偏不给他们应有的平等的政治待遇,偏偏让他们处在准备投降归顺的地位上,还奢谈什么“阶级路线”,简直胡扯!

阶级斗争也绝不是象你想象得那样,只要人为地杜撰出一个敌对阶级,比如把一部分青年硬性地算做是敌对阶级,然后与之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了,以为这样一来社会就会向前发展了,这真比荒唐还要荒唐!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通过这次文化革命,我们看到,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是出身不好的青年这一阶层,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不承认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只承认人为的阶级斗争,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还奢谈什么“阶级观点”,更是胡扯!

黔驴技穷,最后来个“我不懂!”不懂有什么光荣?无知怎么能是理

由？不学无术算哪笔资本？好不知羞耻！

你的大作我们就拜读到这种程度吧，正如列宁说的，上帝是允许青年人在一定时期说这种蠢话的，你的愚蠢正是资产阶级路线给你造成的。假使你读了我们的这个反驳，还受不到启发，依旧执迷不悟，继续对我们挥拳呐喊（只因为我们替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说了话），那么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再容忍，整个无产阶级也是绝对不会饶恕你们的！

.....

中央首长谈联动会（一月十日）

康生同志：联动会造谣说毛主席不在北京，借此，欺骗群众，“三条”也没有（按：“三条”是指联动会等造谣说毛主席有“三条指示”）。中央文革怎样？我们支持他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逮捕他们。

江青同志：现在有个几百人的联动会，他们轰谢富志，包围公安部，这是错误。他们的小头头应该抓起来，实行专政。他们号称三千人，里头有西纠，海纠，东纠。冒名周总理的指示。他们也是可以分化瓦解的，要把他们的头抓起来，专政。

（江青同志在康生同志讲话中插话，针对联动会等造谣“公安部乱抓人”说：你们说抓了一百多，其实才抓了九个，对他们专政，是法律制裁。）

周总理：他们联合行动委员会造些谣言，首先造谣说毛主席不在北京，

又说江青同志怎么怎么样,都是胡说八道。

(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

坚决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

「纠察队」解散之后,跳出了个「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汇集了三个纠察队中的顽固份子,肆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以此作为他们的思想基础,继承了纠察队的反革命衣钵,又充当了镇压中学运动的角色。一个月以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证明了它们的组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右派学生组织。

他们疯狂地反对中央文革,在他们举行的所谓“破私立公”大会上竟然高喊:“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并狂妄地叫嚷要“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负责人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下,他们更是疯狂,一个月来,时时可以听到他们“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的狂呼声。在他们企图将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对立起来的阴谋破产之后,竟不择手段地多次给毛主席造谣,以动摇中央文革在革命造反派中的威信。

他们极端仇视革命的第三司令部,污蔑三司是“镇压中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他们到处砸、剿各校的革命组织,学来了一整套流氓手段,在展览馆举

行的几次辩论会上,他们用放鞭炮,砸话筒,打人,撕标语,冲主席台等卑劣的种种手段破坏大会会场。

这样的反动组织必须坚决砸烂!

联动会必然要灭亡!

.....

这也算是红卫兵吗?

参加了几次联合行动委员会主持的大会后,问号越来越多,最大的问号是:“这些人也算是红卫兵吗?”

在会上他们大喊大叫丑态百出。一听到赞扬或有人捧场就“噢”声大作,手舞足蹈,摘下自己的或从别人头上抢过帽子来,抛上天去,活象电影中旧俄时代的一群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旁若无人、狂热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作态,让人只能惘然结舌:“这……这……是什么人啊!”听到不同意见或忠言劝告就更加狂热了。下面“狗崽子!”“混蛋!”的叫骂声不堪入耳,伴随着唾沫星子直冲而来,台上的发言者“噙”地就被围住:“你他妈的老实点!”

“三司的狗崽子你小心点!”“你他妈的滚开!”“要放屁就打你!”接着就七手八脚地打起来。这声势还不够,火药味还不浓,于是乎鞭炮齐鸣。这边一声巨响,那边“二踢角”轰然而起,朝造反派飞去,在人群中炸开。6日那天,三司一位同志衣服被炸得燃烧起来。4日把舞台前的巨幅标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炸破。就在这天,一个名副其实的小丑跳到剧

场顶篷上放炮,一失足连人带通风设备一起从几十米高的顶上掉下来,砸伤了许多人,造成严重事故,他自己因摔到别人身上,才免得一死。他们还嫁祸于人,大喊大叫:“三司捣乱!”“把三司的抓起来!”真是无耻可恨之极。

他们的会开了几个小时,也许因为饿了,他们就买来大包小包的点心,糖果,大肆咀嚼起来,有人还作出令人作呕的样子,似乎在讥讽别人:“你们饿了吧,活该!”一位首都红色造反团的同志看过气愤地说道:“哼,拿工人的血汗干这号事!”

我们的问号越来越多,这难道是在辩论吗?不是!不是!绝对不是!他们这样做只能说明他们思想上空虚,说明他们政治上软弱,他们的表现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口口声声自称:“红卫兵万岁!”的人根本不是红卫兵,根本代表不了毛主席的红小兵。提醒你们一句:不要受那些头上有皱纹的人操纵了!

首都风雷

北京三中刺刀见红战斗队

67.1.12

.....

不许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京工附中《红旗》

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深入发展, 两条路线的斗争空前激烈的今天,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保卫革命人民的大民主, 公安部依法逮捕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现行反革命份子及打人、杀人的小凶手, 拘留了一些破坏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违法乱纪的小家伙, 这个措施好得很!

但是, 现在却有那么一小撮人, 煽动了一些受蒙蔽的群众, 去闯公安部, 无理取闹, 狂妄地叫喊, 要公安部释放人, 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充当了急先锋。

12月6日, 北航「红旗」送来了两个「联动」的北航附中红卫兵的打人凶手。联动闻风追来, 抢截凶手, 随后又冲到公安部接待站, 正见到公安部的副部长于桑和北航红旗一战士谈话, 于是冲上去就殴打红旗战士, 于桑及工作人员上去阻拦, 结果也遭毒打。当场打人凶手被留了下来, 进行了说服教育。承认了错误的, 立即被送回家, 但联动却很不满意, 又多次到公安部大吵大闹, 污蔑谩骂。事情越演越烈, 蓄谋已久的冲公安部事件终于在12月28日上午发生了, 几百人冲进了接待站, 占领了楼上楼下七八间房子, 随后就是一通大破坏, 在叫骂声中, 玻璃窗被砸碎, 痰盂、杯子暖瓶等被扔到院内。随之, 又有十几人破窗而入。冲进了公安部, 马上被公安人员截住, 正当双方辩论时, 其他几百人又乘虚而入, 跳进院内, 并用弹弓偷袭、围攻和殴打工作人员, 以至把有病的工作人员打昏在地, 不许抢救。许多人冲进大礼堂, 拆毁电话, 撕破沙发, 弄得乱七八糟, 并大吵大闹, 骂声不断。让他们派代表进行谈判, 但他们蛮不讲理, 谈判没有成功。

29日晨, 联动更狂起来, 见人就绑, 尽管我公安部人员竭力阻拦, 他们

仍把工作人员绑去三个,五花大绑拉到大礼堂,大斗一通,不仅人身攻击,还把厕所的脏纸篓扣在人家头上。一位工作人员,由于联动绑得太紧,几乎被勒死。于桑付部长两次和他们谈话都没有成功。下午三司派人来支援,联动见势不妙,于是乎溜之也。

30 日晚,被公安部留下的一部分联动人员,经工作人员教育,承认了错误之后,就给他们吃饱饭,送回家去。

但是 31 日早晨,又有联动的九十个人,占了接待站的一些房间,严重地影响了接待工作的正常进行。有些工作人员没来得及退出,就遭到围攻和毒打。当一些工作人员和他们讲道理时,也遭到毒打。有人当场就被送入医院。联动又在院内大喊反动口号,如“谁说青松不老,谁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当代愚公,誓把三司搬倒!”“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一切权利归军委!”“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是三司的后台!”……但是当他们承认了错误之后,就又放他们回去了。

一月六日,他们又冲闯公安部,不顾警卫阻拦,从大门闯进,直冲大礼堂,砸烂礼堂的东西,砸开配电室的门,把里面部件毁坏;在大礼堂中大放鞭炮,撒反动传单;又冲进食堂,抢走几十斤香肠、猪头肉,连吃带骂。这还不算,又去找广播室,没有找到又扯去广播线电话线,并把工作人员打昏在地……

1 月 10 日,他们竟然又向公安部,发出了“通令”限 24 小时作答复,又威胁说,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

联动何其猖狂!他们无视和疯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向党中央、毛主席。

我们正告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你们为什么那么

大胆,到底是谁支持你们?把后台交出来!你们必须低头认罪!必须悬崖勒马!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

参考消息

◎联动是于12月5日成立的。当天晚上,就在北大附中大搞武斗,无理殴打同学,并砸了「八.八战斗团」。

◎联动「冲锋号」与「狂打狂冲」小组写出《致中央文革》,《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的大字报,竟认为:1. 中央文革不听取群众意见,对三司、北航红旗等定调为左派,他们有材料认为不是左派; 2. 中央文革错误地处理西纠问题; 3. 公安部把专政权利下放,北航红旗和三司乱抓人,有些「老红卫兵」对三司、中央文革有意见就被抓。

◎由三中、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师大女附中和女一中等学校组织的「首都风雷」宣告成立,准备同联动斗争到底。

◎联动废除自己的「宣言」,承认它是错误的。

◎一月六日,六中召开批判原「西纠」领导人大会,联动五十余人到会捣乱。

◎刘志坚也是「西纠」后台。

◎据悉:联动有人在电话中扬言:“血洗北京城”。

◎11日联动聚冲公安部未遂,狂喊:“打倒江青!”

◎据一个西四中学联动会员供认：联动前几天刺杀一个三司人员，用匕首在肚子上扎了几刀。

◎今年元旦，在北京六十五中，由「北斗星」编辑部组织召开了《出身论》座谈会。与会者有工人、学生、干部共五十多人。会上，「北京人民机器厂」一位老工人说：“《出身论》的观点我基本都同意。”大多数人发了言，表示赞成，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湖南省已经出现「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湘潭、长沙已掀起部分人对《出身论》的辩论。

◎北京一零一中最近出现几付对联：“想当年小将可爱造反有理，看如今血统高贵什么东西：一落千丈”，有人改为：“想当年小将可爱造反有理，看如今修正错误勇往直前：前途光明”，“想当初召之即来甘当勤务员，到如今百般邀请就是不接见：言行不一”，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此外还有吹捧联动打击三司的对联。

.....

《出身论》好得很！

（来信来访者论坛）

◎北京六十五中「红战兵」说：《出身论》熟练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锐利的武器，击溃了从“左”右杀来的阶级敌人的进攻，

捍卫了毛泽东思想，捍卫了党的阶级路线，保卫了革命青年。又说：“它之所以好，不仅因为人民欢迎它，也因为敌人反对它！”最后还热情高呼：“《出身论》好得很！”

◎从青藏高原徒步来京串联的红卫兵长征队队员苍排加措说：“我们认为《出身论》很好！”

◎北京女十一中一位同学说：“我出身是革军，《出身论》对我没有任何压力，相反的，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又有很多人能和我一起干革命了。”

◎北京积水潭中学 * * * 说：“《出身论》解决了我多年没解决的问题，道破了我几年来的内心活动，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北京地安门邮局读者说：由于你们刊登了《出身论》，提高了我们职工干革命的勇气。

◎中国科学院某同志说：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开火的时候，出现了《出身论》，是中学学生又一次起到了先锋作用。

◎黑龙江省安达县「任民中学」学生 * * * 说：“我觉得《出身论》的中心思想是：要使出身不同的一切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时代得到平等。”

.....

【再版说明】

自本报发表《出身论》以后，引起广泛的辩论。由于印数有限，不能满足各界需要，特出专刊，以饗读者。

希望同志们能将本单位辩论的情况寄给我们，我们将辟专栏发表。来信
请寄： 北京西安门大街西什库北京四中《中学文革报》联络站。

本报 编辑部

1967.2

.....

(本书编者注：每期报纸二开大小，每版是四开大；在每一期最后一版的最
下边，注有： 联络地点：北京四中 定价二分)

第二期图像

(报纸照片 6,7,8,9)

谈“纯”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联动是声名狼藉了，但联动的原则还被某些人奉若神明。不是常常听到这样的怪论吗？“你们组织的成员都是什么出身？”如果对方回答：“什么出身的都有。”于是乎他们就会大摇其头，说：“不纯，不纯！”

“不纯”？这个词多么耳熟！

窃据了中央文革副组长、全军文革组长的刘××不是大讲红卫兵的出身要纯、纯、纯吗？谭力夫不是也要他们那一伙纯、纯、纯吗？联动更纯得可以。要是谁的老子没有福气当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连边也不要沾。可惜！提倡唯出身论的纯字号的人物，大都没落到好下场。不论他们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下台的，但我们推测，和唯出身论的思想基础总是沟通着的。这个推测有没有根据？假使有功夫，同志们可以研究研究。

这且不提。有趣的是：今天大力提倡“纯”的，已经不再是联动诸公了。他们的老子是英雄还是反动，实在大有讨论的必要。假使老子反动了，

还偏要喊“老子反动儿混蛋”，混蛋的口号还能算数吗？所以除非是毫无羞耻之心的，多半不挂老子这块金字招牌了。实际上，今天继承联动衣钵的，往往是被联动排斥过的，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激烈反对联动的那一伙人。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了。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危害大众的东西，大公无私的人要造它的反，私心杂念颇重的人有时也要造它的反。前者提出的口号是“造反有理”，后者的口号是“造反有利”；前者要粉碎的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说：“我们要取消一切特权阶层”，后者要取消的只是它的表面的一部分，他们说：“为什么你是特权阶层，而我不是”；前者要扩大革命队伍，并把表现杰出的同志吸收进来做中坚，后者则采取关门主义，唯恐人多手杂碰掉他们自封的乌纱帽。一个坦荡荡，一个长戚戚，同是造反，本质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也。

那么，你们“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不是反对纯洁阶级队伍吗？非也！我们是坚决提倡纯洁阶级队伍的。在我们的队伍里决不允许一个剥削阶级份子混入，但是我们的标准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你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是出身；我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根本的分歧。你们认为出身相同的人都是一个阶级的，出身不同的人都不是一个阶级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认为：是不是一个阶级的，要看他们有没有一致的目的、纲领、方向、行动，而不是看他们的出身。出身相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相同；出身不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不同。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谭力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贫民家庭的，就都是一个阶级吗？时传祥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

工人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赫鲁晓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不好的人就跟你不是一个阶级了吗？王光华烈士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马、恩、列、斯、毛这些伟大的导师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按照你们的标准去纯洁你们的“阶级队伍”，势必把谭力夫、时传祥、赫鲁晓夫都拉进去了，势必把王光华这样优秀的战士都排斥走了。下过这么一番去粗取精的功夫，你们的队伍将会纯洁到何种程度，等你们冷静下来自己做结论去吧！

依照我们的标准纯洁阶级队伍，就不会发生你们的弊病。我们的标准就是一个，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拥护它的，我们吸收；反对它的，我们不要。执行它的，我们吸收；抵制它的，我们不要。特别是在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吸收，不高举的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的队伍就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坚硬如金刚，纯洁似水晶。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这就会是一支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

的确，我们的成员出身是不同的，不同的岂止是出身？性格、年龄、经历、性别等等不同之点还多的是。但是，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好像是一种元素，在这毛泽东思想的大熔炉中，经过一番冶炼，就会变成一块再也分不开的化合物。这个化合物比起以前单个的元素来，真不知要强硬几万倍。

的确，你们的成员都是相同的，但共同的思想基础却不见得相同。你们不能熔炼成化合物，而只是一堆貌合神离的混合物。你们当然可以夸口说：“我们的颗粒都是圆的。”但也只是圆的而已。雨一淋就会流掉，风一吹就会扬开，实在成不了事业。

目前，正当左派大联合，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全面夺权的时候，还有人

企图形“左”实“右”地混进阶级队伍，大讲唯出身论的“纯”，我们对他们的最好的回答就是：要做化合物，不做混合物！

.....

《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

(本书编者注：此文是遇罗克所作。“常洞瑶”即“常动摇”之意。)

常洞瑶：齐声唤同志，你好！现在全市都在争论《出身论》了。上次和你谈过话以后，我简直把《出身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甚至认为《出身论》的一切反对派都是坏蛋。不过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转过脸来，听见相反的意见，就认为《出身论》的作者是个透顶加双料的混蛋了。可是，我想这次我是再也不会动摇了。因为我刚才听见一大群人在议论，他们的论据又是那样有力。我想即使是你听到了，也会改变原来的看法的。

齐声唤：是吗？什么样的论据让你这么信服？能讲给我听听吗？

常洞瑶：当然可以！这一大群人说：《出身论》在为修正主义集团翻案。

齐声唤：怎么证明《出身论》是为他们翻案呢？

常洞瑶：那你还用问我？《出身论》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修正主义集团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吗？不是写着：“修正主义集团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了”吗？

齐声唤：这就是说，谁主张出身不好的青年从前受迫害，谁就是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了？你的意见是这样吗？

常洞瑶：你是知道的，我本来没有什么意见。这是那一大群人的意见。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意见。

齐声唤：好的。如果反过来，谁要是主张出身不好的青年在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之下没有受迫害，没有被专政，谁就算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当然更不能算翻案了？

常洞瑶：这个推理是符合逻辑的，我想。

齐声唤：你刚才说的那一大群人，显然主张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没有对他们实行专政。是这样吗，常洞瑶同志？

常洞瑶：是的，他们是这样主张的。

齐声唤：好朋友！如果你认为那些人的观点和你一致，你能不能设身处地的代替他们回答我的几个问题？我不需要你长篇大论地解答，只希望你说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样对我们共同提高认识或许是有帮助的。怎么样？

常洞瑶：试试看吧。我不见得回答得好，不过这是很有趣的。

齐声唤：请听我的第一个论点：对于地富反坏份子，对于不属于人民范畴，而属于敌人范畴的，也就是说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的人，我们的政府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你看，那一伙人会同意吗？

常洞瑶：这当然用不着怀疑了。

齐声唤：如果某甲说修正主义集团没有实行专政，而是对其中的一些人招降纳叛了，那么，我们就认为某甲是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并没有替他们翻案，对吗？

常洞瑶：我想，对你这个说法，别人是没办法反对的。

齐声唤：再比如，某乙说修正主义集团对所有的地富反坏份子都实行专政了，并没有招降纳叛，那么我们就认为某乙是在为修正主义集团涂脂抹粉了，是替他们翻案了，你看那群人同意这个说法吗？

常洞瑶：他们会同意的。

齐声唤：我们说：是地富反坏的子女不等于是地富反坏份子，你该不会反对吧？

常洞瑶：不反对。

齐声唤：所以这些青年不属于敌人范畴，而属于人民范畴。

常洞瑶：不见得吧？比如他们杀了人呢？

齐声唤：那只能说因为他杀了人，所以成了敌人，不是因为他是剥削阶级份子的子女，而成了敌人的。同样的，出身好的也可以杀人，他们也可以成为敌人。在这里并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表现(或者说是行动)定罪的。对吗？

常洞瑶：似乎是这样的。

齐声唤：把话拉回来，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属于敌人范畴，而属于人民范畴，不属于敌我矛盾，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的同志们意见如何？

常洞瑶：他们也只能说同意。

齐声唤：“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这是最高指示。违反了它，就是犯罪，你们同意吗？

常洞瑶：当然同意，当然同意！

齐声唤：好了，我们马上就会得出结论来了。如果某甲说：修正主义

集团对一部分人民实行了专政，那么，我们就认为某甲是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并没有替他们翻案，对吗？

常洞瑶：对。

齐声唤：如果某乙反对某甲，他偏要说：修正主义集团对这部分人民根本没有实行专政，人民能够享受的权利，修正主义集团都让这部分人享受了。那么，我们就会说某乙是在替修正主义份子涂脂抹粉了……

常洞瑶：岂止是涂脂抹粉？简直是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应该把他抓起来！

齐声唤：且慢！不要忘记，你一开始曾说过：那一大群人是主张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没有对他们实行过专政的。看来，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的，不是《出身论》的作者，倒是诬蔑他为敌人翻案的那一伙人了？

常洞瑶：似乎，似乎是这样的。不过，也许修正主义集团并没有那么严重地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吧？

齐声唤：就算是这样，就退一步说，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他们吧，而作者偏要说迫害了，这只能说是增加了修正主义集团的一项罪名，尽管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增加罪名算作翻案吧？至于修正主义集团是不是真的迫害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不是真的给他们精神以压力，肉体以摧残，是不是剥夺了他们做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受的许多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许多权利，大家都可以调查。这一点，连《出身论》的最激烈的反对者都是公认不讳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批判文章就是这样，他们承认文章中所举的例子确是事实，确实有理，他们之所以还反对这篇

文章，是因为他们认为一部分人民受压迫，是合理的，是正确的。谭力夫的讲话也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连同他们的弟弟妹妹是没有政治前途的，但他也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的思想固然反动，可是到底还肯于面对现实的。而你所信服的那一伙，就连这一点勇气也没有了。

常洞瑶：啊呀！这么说，这一伙人是透顶加双料的大混蛋了？我又赞成《出身论》了。再见！

.....

【社论】 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随着今天社会上革命左派大联合、大夺权形势的发展，中学生革命造反组织的大联合、大夺权行动也在部分学校开始了。但是，仍然有不少学校参加运动的人很少，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即便有少数学校有些“轰轰烈烈”的影子，也不过是少数人在那里忙来忙去，很难忙出个头绪。不少学校造反派们夺回了大印，封闭了财会室，以为这就是把权夺过来了，以为这就是夺权的基本内容。真正的大多数同学，不少人呆在家里，也有人盲目地下厂下乡，对中学的文化大革命感到没信心，没前途。不把这些发动起来，能算夺取政权了吗？

什么叫“权”？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就学校情况来看，不把大批同学

发动起来,就无所谓夺权,而发动群众的本身,也就是夺权的过程。我们做得怎样呢?我们动员依靠广大群众了吗?我们团结起千百万群众了吗?没有,全没有。我们做得很不够。

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对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它知道自己站在群众的敌对立场,是得不到群众的拥护的。因此它采用的手段是压制群众、威胁群众、迫害群众。它大刮“封建血统论”的阴风,大放“秋后算帐论”的暗箭,企图以此束缚住群众手脚。许多受它蒙蔽、打击的同学于是变得不敢说、不敢动、怕遭迫害、怕受报复,不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一些单位和学校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还占上风,革命造反派还抬不起头来,学校如一潭死水,文化革命很难搞起来。

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为什么还这样顽固?它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剥开它的外衣,其丑恶灵魂不外乎是反动的唯出身论!它凭借出身高贵,对造反派大骂“右派翻天”、“狗崽子报复”;它凭借出身高贵,可以横行霸道,任意抄砸革命组织;它凭借出身高贵,可以作威作福,勒令“狗崽子们的组织解散”,对违令者非打即骂;它凭借出身高贵,可以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目无党纪国法!这样的东西不打倒它,我们怎能发动群众,怎能夺权?

革命的造反派们,联合起来吧!为解放受压抑的革命群众,为大联合、大夺权的成功,为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行动起来吧!

.....

江青同志谈阶级路线

(1966.11.14. 江青同志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和红卫兵时的讲话)

.....阶级路线是党的生命, 同志们的确应该关心重视, 务必充分注意。

要说阶级路线, 很简单, 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搞革命。许多同志给中央文革小组来信, 问出身问题。我们说, 也就是毛主席讲的, 出身不由己, 道路可选择。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 但不起决定作用, 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努力, 是人的思想革命化。尤其你们都很年轻, 最大才二十岁, 大多数是长在红旗下(新社会)受了党十多年教育, 所以出身对你们影响不大, 不起决定作用。最近有些人总爱讲红五类黑五类的, 把人分成等级, 这样做不对。正如周总理给你们讲过的, 中共文件、《人民日报》, 哪次用过红五类、黑五类这样的名词? 总之, 这样做不对, 这会影响团结、危害革命。你们说对不对?

(齐答: 对!)

同学们, 红卫兵战士们, 你们出身好坏都不必背包袱, 工农革命家庭出身的人, 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要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要充分发扬父兄传统, 继承老一辈革命精神好好听毛主席的话, 干一辈子革命。

剥削阶级反动家庭出身的人, 要肃清家庭的反动性, 力争彻底背叛, 根本不用害怕担心, 只要不和老子一样, 就不是狗崽子, 甚至可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还有“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 在现在是错误的、不合适的、反动的。

有人问: 有成份论, 不唯成份论是矛盾, 这其实一点都不矛盾, 也就是

要看人的成份,但不以它为主,要时时处处看人的观点。

好吧,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这个问题就说这些,供你们参考。

.....

北京一中“劳改队”

亲爱的同志们,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始终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时无刻不在做拼死的挣扎。在这解放后十七年的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它也伸出了魔爪。北京一中劳改队就是它的产儿。

那些私心杂念极端严重,但又不注意思想改造的执行者们,正是成了资产阶级的继承人。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不注意思想改造,都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为什么在今天会出现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件,难道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宿舍变成了监狱,不少无辜的青年,在皮带、弹簧鞭木抽打之中,在盐水浸泡过刀伤之后,呼出最后一声,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夜里听到了两个人的梦呓:“你他妈混蛋,狗崽子!就得揍你!”,这是一个红卫兵说的。

“我不了!我不了!”,这是一个出身不好的人说的。从这一点足以说明双方在心灵上的扭曲与变形!三百多人的劳改队,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

劳改队的成员是什么呢?有出身不好及与红卫兵观点不同的“狗崽子”和“反革命”,有出身一般却与红卫兵观点不同的“混蛋”,有出身好但与

红卫兵观点不同的“工贼”，也有不论观点如何只是出身不好的“当然狗崽子”。

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们要的是特权，残害这些无辜的青年自然成了他们行使特权的机会。他们剥夺了“劳改犯”的一切政治权利。他们不许“劳改犯”们戴毛主席像纪念章。国庆节时，“劳改犯”们没有权利参加庆祝活动，必须到学校劳动或关在家里不准出门。他们还不准“劳改犯”们读《毛选》，说：“你们他妈的还学《毛选》？你们他妈的有我们的无产阶级感情吗？毛泽东思想对你们根本他妈的不适用！”

他们把兴趣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强迫出身不好的同学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混蛋！我是资本家！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他们却在一边大笑不止。他们不允许“劳改犯”们与贫下中农说话，即使允许说，也得先说自己是个大混蛋，然后按照他们指定的条例说话。“劳改犯”们在劳动翻土时慢了，晚上要以消极怠工的罪名被斗。他们逼迫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检查中必须说：“要不是解放了，我也一定会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残酷地剥削人民。”仅仅是几个月的工夫，不少红卫兵养成了骂人打人的恶习。他们在食堂吃饭时可以多吃，可以排在队伍最前面，可以获得吃肉包子的特权。他们在劳动时可以少干，空出不少时间去监视所谓“狗崽子”和“混蛋”；可以完全脱离劳动，站得远远的用望远镜监视；可以任意打骂出身不好的同学，自封为“自来红”。至于其他出身的同学，则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不敢触犯清规戒律，因害怕，不敢来学校参加运动。难道我们能过多地指责他们吗？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们，继承了法西斯暴行，已经是十月了，可

是被打的危险仍阴云般地笼罩着“劳改犯”们！有的班每天都拉几个到村外去打。有一位受到这种虐待，逃跑后被抓了回来，被打得死去活来。让他在头顶上顶一个盆，若是盆掉了就加倍打。头上打破了洞，腿上打破了条口，他们不仅不送医院医治，竟残忍地用钢针穿上棉线逢上几针完事！劳动时象牲口一样牵着他，后边跟着监工又打又骂！

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将初二的一个小同学打了一顿，还用刀子刮，然后惨无人道地往伤口上抹盐水，并用洗脚水往身上泼，令人惨不忍睹！

一天红卫兵找来一付拳套，把“劳改队”的找来拷问，他们带上拳套轮流地打“劳改犯”们，这个打完了那个说：“我过一下瘾！”打人已经成了他们的嗜好，多么令人痛心啊！象这样的红卫兵能够接老一辈的班吗？

一天，一个同学被关在我们学校的监狱里，当又有人被打死时，“劳改犯”们被逼着与死人握手，嘴里还得说：“老兄，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革命的同志们，你们以为在听笑话吗？不！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北京一中，三个月前的北京一中！一位被解放的同学深有感触地说：“如今我们能够控诉他们，说出我们想说的话，多不容易啊！”

革命造反派们，为彻底解放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努力吧！

（北京一中供稿）

.....

王光华之死

把持西纠的北京六中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挥舞着唯出身论的反动大棒，在十六条公布后，仍然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犯下了滔天罪行，革命左派王光华同志的牺牲(北京六中高三学生，资本家出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王光华同学，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獗的时候，在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城时，在反动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疯狂破坏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时候，他在辩论中敢于坚持真理，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大胆发表自己正确的意见。因此触痛了那些血统高贵的老爷们，对他怀恨在心，终于在1966年9月27日将他非法押往六中，关进六中的集中营：“劳改所”。

王光华一被推进“劳改所”就是两记耳光，接着剥光上衣，以姜晋南为首的十来个暴徒，手持各种凶器，轮番抽打。用木棍向王身上猛刺，并用木棍向王的前后身猛击，肋骨被打断数根，昏迷过去。又给他做人工呼吸，用冷水浇头，王苏醒后被扔到一间空房。第二天，王危在旦夕，便血，后又昏死过去。就这样暴徒们还不甘心，逼他写材料，并强迫他只要承认自己错了，就饶了他。但王始终未向暴徒低头，于是又遭毒打，终于在28日下午二时被打死：一个英雄在捍卫十六条中牺牲了。

王之所以牺牲，就是被反动的唯出身论吃掉的。唯出身论打着“左”的旗号扼杀了多少有为的青年！他为真理而牺牲，死得光荣！

王之所以牺牲，因他早在去年文革刚开始的四月份，就写出了全校第一张革命的小字报，5月9日又写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行,以后又写了许多具有高水平的大字报……这样的好同志,正是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眼中钉,所以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敌人的疯狂,不表明他们的强大,正表面他们的虚弱。事情败露之后,凶手王冒明、姜晋南还威胁王光华的母亲不要讲出真情,说如果讲了……但真理是杀不绝的,纸是包不住火的。一个王光华倒下去,千万个王光华站起来,彻底肃清反动的唯出身论!

王光华同志永垂不朽!

(北京六中供稿整理)

.....

驳秋后算账论

人大附中「井冈山」兵团

我校「批资联络站」和清华「井冈山」接连两次抄了我校联动的顽固据点,大长了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联动的威风。红卫兵、红旗和赤卫队中都出现了造反派,联动在我校不可一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联动中不少的人并不服气,他们还在顽固地坚持错误,诬蔑「红旗造反派」是搞投机,大骂「批资联络站」的同学是“痞子”。他们搬出的最后一着是秋后算账。狂喊:“狗崽子别狂,早晚有一天非叫你们跪在老子脚下不可!”并威胁同学说:“现在关你们十天就能放出来,将来关你们,一

辈子也别想出来!”真是狂妄之极。

联动的所作所为，完全证明了它是一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组织。周总理 22 日代表中央宣布了联动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组织。我们抄了它的老窝，有哪里不对？你们要算的是什么账？老实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毛主席都会支持我们，你们这笔账是算不成的。

散布秋后算账论者，有一小撮是顽固不化的人，这些人不甘心失败，要“蓄芳待来年”伺机反扑，对他们只有实行专政。

另外一些人，他们中血统论的毒太深，只许“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受排挤、受压制，而不许他们反抗，不许他们革命，只要他们一造反，就大叫什么“右派翻天”，以秋后算账进行威胁。告诉你们，你们也该触及一下自己的灵魂了，如果再执迷不悟，将来人民一定会跟你算清这笔账！

.....

【参考消息】(续)

◎师大一附中，振奋人心的消息：由北师大一附中，四中，成专，北航红旗等几个组织在 1 月 20 日晚 11 时抄砸了「联动」在该校的老窝，经过一番战斗，终于获得胜利。现将战果公布如下：枪枝、刀十把左右；炮弹七枚；枪套一个，子弹六颗；剑一把；木剑一把；钢刀七把；东洋刀二把；机关炮弹一个；大片刀一把；并从黑帮林枫之子(联动人员)身上搜出金子和

有关其他材料。在场的还有朱德之孙,也是联动成员。

.....

中央首长在六中讲话(摘录)

同学:王光华昏死几次,一醒就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坚持党的政策。最后五分钟给他做人工呼吸后还在喊。

江青:他是你们应该学习的英雄。

戚本禹:他喊“毛主席万岁”没有?

同学:我记不清了。反正“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记得清清楚楚。

戚本禹:他贴第一张反党委的大字报,可以算左派。

江青:对,左派,左派。

同学:他出身算什么?(讲了他出身的情况)

戚本禹:王力,不算资本家,算小业主。

江青:不管什么,看他表现嘛。

康生:什么是阶级路线?毛主席“接班人的五条”,就是阶级路线!哪一条也不能少!他们就是不要第四条嘛!蛮横拔扈不讲道理嘛!

同学:红卫兵是否是阶级队伍?他们总说是阶级队伍。

江青:不是。它哪能高于党,它是青年学生的一种革命组织。你能说修正主义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不是这样,有个别份子 is 修正主义份子。说修正主义红卫兵不好,这个组织在国际影响很大。

同学：(阶级路线)

江青：阶级社会要讲成份，这是本质。但是要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各有背叛其本阶级的人，这就不要唯成份，应重在表现。

同学：其他劳动人民子弟可不可以组织红卫兵？

江青：可以，怎么不可以，只要是干革命，就好嘛！

.....

杂感四则

洋扬

小序： 恕我见识少，言多语失，恐怕要得罪人的。然则“实在没有值得一读的文章”，也许有存在的必要吧。

一．喊那有名的口号“打倒三司，砸烂三司”的「联动」诸位，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可这不过是资产阶级路线新反扑(注意不是新形势)的“一粒灰尘”而已。他说：“三司抓了我们的弟兄”，便充好汉打抱不平了。旧账且不算，“宣言”总还记得吧？

二．「联动」的流言简直可以自成一报，从宣扬主席不在北京到三点指示，一脉相承，历来如此，现在自然如此。

三．于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各校既然已空”(并非事实)，“元旦社论又有号召！”“下工厂去吧！”拉“破私立公”与“工农结合”的大旗包着，

封别人的嘴,行保自己之实,自以为得计,结果并不然。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人的思想和行动。

四.最近拜读「联动」《年终话三司五则》这篇妙文,作者也许在自吹、自谦或自烦:“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但每一个人都应协助公安机关逮捕反革命,这起码的常识,五岁孩儿也知道吧!

.....

联动是落水狗吗?

本报评论员

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解散之后,立刻便钻出了一个「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它又云集了三个纠察队中的花岗岩分子,死死与人民为敌,与文化大革命为敌,镇压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月以来,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足以证明它是一个完全的反革命组织。但现在有很大一部分同学认为,联动已经是一只落水狗了,事实是这样吗?

在12月上旬,联动刚成立时,在他们所谓“破私立公”的大会上,胆大包天地狂喊:“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并狂妄地叫嚷:“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和学校里,他们更是疯狂。近两个月中,时时可以听到他们声嘶力竭地狂喊:“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甚

至喊出“打倒毛* *,刘* *万岁!”这些反革命们企图让历史的车轮倒转,回到白色恐怖时期。我们可以奉告这一小撮混蛋们:白色恐怖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们极端仇视的第三司令部,诬蔑三司是镇压中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不仅要揪出三司后台,还要“油煎蒯大富”。

在公安部依法逮捕了一小撮联动份子后,他们汇集了数千人六冲公安部,并向公安部发出通牒,要求释放全部被捕的革干革军子弟。

如今在左派组织群起而攻之的情况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他们表面是不再喊反动口号了,气焰也不象过去那样嚣张了,他们真的投降了吗?不是,绝对的不是。他们还在积累力量准备卷土重来。

事实是:他们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联动的一些混蛋们在海淀区及远郊区仍在趾高气扬,横行霸道乱砸革命造反组织。甚至有的流窜外地,纷纷组织成立「联动」这一组织。而在北京的工矿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联动成员,破坏工矿企业的左派大联合大夺权,用凶器武器武装自己,准备东山再起。从他们活动的情况看,并不是一只死落水狗,而是一只极凶的疯狗。

.....

读者来信

中学文革报编辑部:

亲爱的同志们:

我一口气读完了你们的第一期报纸，这是多么好的报纸啊！

《出身论》这篇文章就象一把匕首刺向症结所在，说出了我们心里要说的话。我们亲眼看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是怎样压迫、歧视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干部，使他们丧失了当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权利，丧失了应有的待遇。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想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但是又有多少人日夜在喊：“狗崽子，混蛋，靠边站！”，把他们当成了天生的罪人。

出身不好的同学，你们不要再沉默了，是我们一起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的时候了。

《出身论》出得是时候，中学文革报的同志们，我们愿和你们一起，共同奋斗！

毛主席说得好：“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辽宁省兴城县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

.....

参考消息

◎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在中学刚刚兴起，有许多中学生却大批走向工厂劳动。蒯大富同志向中央文革的江青同志汇报这个情况时，江青同志说：现在让中学生大批下乡下厂是大阴谋。

◎738(无线电)厂由于联动捣乱，如刮地板上的腊，工人下通令：联动

24 小时内滚出厂去!

◎六中联动人员已有钻入第一汽车附件厂的,每当冲公安部时均在场。工人恨之曰:他们再冲就砸烂他们的狗头。

◎联动(23中)钻入海淀运输社汽车厂,与当权派捍卫团勾结不干活,该厂捍卫团用锯木的钢片打成 62 把匕首给联动,至今不交出下落不明。

◎二机床场造反派于 66 年 11 月夺权,联动混入该厂,第二天因反三司,被工人轰出厂去。

◎据闻:联动准备血洗七百户,名单已列好。据自首者供认:联动以原 16 纵队三个小队为核心组,一个是外院石 * *,一个为人大附中的 * * *,一个为北京一中周 * *。

◎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联动成员集体“起义”,声称退出联动,但不见什么行动。北大附中的已有下厂,可见他们退出是假,秋后算帐是真;准备保存实力,东山再起。

◎21 日,联动(101 中的)在石钢因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撕标语,撕大字报,制凶器(刀子),被工人送交公安部 5 人。

◎闻联动新近成立「敢死队」,政治上与父母脱离关系,经济上保持联系。

◎大快人心的好消息:联动一小撮反动份子作恶多端,倒行逆施,我公安部 21 日前往 91 中,依法逮捕 19 名暴徒(其中一名女生),然后一一扔到车上带走,并将他们的头目加了铐。其喽啰站在楼平台吓得直哭。91 中革命师生、过往行人和附近居民目睹此景,无不拍手称快,齐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联动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23 日晚清华附中的革命造反派,抄砸了联动在该校的老窝。24 日晨便有了老红卫兵 (曾为联动) 贴出大字报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时候一到, 一切全报! 革干革军子弟和一切要革命的同学团结起来, 打退无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的猖狂反扑! 不许对革干革军子弟实行阶级报复!”

◎周总理于 1 月 23 日在人大会堂讲话中曾说: 「中国工农红旗军」、「红色政权保卫军」和「联动」是反革命组织。

第三期图像

(报纸照片 10, 11, 12, 13)

“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去年十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出现了几个跳梁小丑，这些小丑是西城、东城、海淀三个纠察队阴魂的化身，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挑动武斗，制造混乱，查抄革命组织，散发反动宣言，种种罪状，举不胜举。这些小丑，就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们以自己的滔天罪行，招致了革命组织的共同征讨，招致了西纠、东纠、海纠等反革命组织相同的命运。如今他们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是在群众之中，「联动」已经成了反动集团的代名词。各种小报，无不罗列他们的丑事。唯有知音，也远在大洋彼岸，实在爱莫能助。用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的话来讲，算是“咎由自取”。

从联动表演的乌烟瘴气的场面里能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在我们与之几个搏斗的回合之中，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我们不由得想起列宁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示了一个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换

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剖析一下联动的本质呢？

迄今为止，正因为没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从思想上击溃联动，所以他们还不服气，还在没落中挣扎，还在失败中狂吠，还在梦境中描绘凯旋的场面。正因为我们没有从本质上揭露他们，没有触动他们的灵魂，所以至今还有一批年幼无知的小家伙，心甘情愿地充当殉葬的金童玉女，并且还准备继纠察队和联动之后，成立其他换汤不换药的组织。从理论上击溃联动，显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任务。

用阶级观点分析联动，对于那些只善于贴阶级标签而不会做阶级分析的同志是个难题。

假使联动份子都是些黑七类狗崽子，那也就另当别论；可是，他们偏偏是出身在光辉耀眼的家庭里，他们的老子都是十三级以上的大干部。说他们要复辟，要阶级报复？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太坏，打上了资产阶级烙印？很不容易为这些同志所接受，于是只好存而不论了。

联动成员不但以自己的出身迷惑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他们坚持自己的本质是玉洁冰清的，他们犯错误是纯属偶然的。按照最近替联动的幽灵大唱挽歌，抛出《评〈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话来说：“虽然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没有疑问，这种不要脸的腔调“表明幼稚比表明恶意更多些”（马克思）。我们批判联动的同时，也不能不对阐明联动思想基础的《评〈出身论〉》进行严肃的批驳。

毛主席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我们就根据这一教导，尝试

一下，怎样应用阶级斗争学说来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课题。

※

※

※

联动的骚乱告诉我们：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是资产阶级复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继承人。

“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的宠儿？”清华附中红卫兵受不住这样尖锐的论点，忍不住用谩骂代替了论证：“这些混蛋！”（显然这句话不象是骂自己）。但是谩骂摧不垮铁的事实。请看！

一．物质上的特权阶层

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统治着教育部门的时候，给高干子弟安排了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一个新型的少爷阶层。

最近被革命群众查抄的联动老窝「八一学校」，就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陈设之豪华，其生活之优越，完全是培养资产阶级幼苗的理想的温床：“他们住在花园式的校园里，校内有动物园、游泳池、假山、大观园等等。一般教职员工成了某些贵族少爷小姐的集体嫖母，动辄遭到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辱骂。”（据「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传单）每逢周末，小轿车排成一条长龙，迎来送去，川流不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是一个小姐少爷的安乐窝。据云：每个学生除去国家负担吃、穿、住及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发给十八至二十五元零用钱。我们可以和下面几个数字做一比较：国营农场的壮劳动力，每天工资八角；一个社员的收入比它还要低。一个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费用是每口人每月十二元。

但是「军工大」读书的一个普通学生，只零用钱一项，就达二十几元！这样的青年那里懂得艰苦朴素？怎么不大肆挥霍？只要看看联动开会时，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叼着烟卷，穿着呢子衣服，乱放花炮，大嚼特嚼酱肉、点心、水果糖，便很令人痛心了。此外，高干子女可以任意挑选“理想”的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任意调校。一些培养国家特殊人才的地方，不仅剥削阶级子女无权问津，就是广大工农子女也只占极少数。一个青年人，长时期在这样脱离劳动人民的环境里生活，就必然会象毛主席所说的：“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的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我们奉劝那些主张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联动的成员之一：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得不承认这一论断。但他们想用“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不可分割”的论点来分庭抗礼。他们说：张地主的儿子接触的必然是王地主、李地主。这个狗崽子看见自己的爸爸剥削贫农，“想来”是不会感动的。这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论》的读者群主要是今天的青年人。迄今为止，还真没有看到修正主义分子开办过“地主子弟专类学校”。所以张地主的儿子从上小学起，经常接触的必然不是一些地主。而且“想来”也没有“福气”见过自己的老子剥削贫农。但是，这群联动份子的论点对他们自己倒很合适。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囿于

自己的集团之中，连十三级干部以下的子女都耻于交往。只有他们才有权力依靠父母的功勋，享受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就很少接触到劳动人民，也就根本不能领会毛泽东思想。

二. 精神上的特权阶层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控制宣传和文化部门的时候，也拼命造就这些青年的贵族心理。

翻开以前的杂志、报刊，回顾以前的戏剧、电影，以教子为题材的故事多得惊人。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某甲，一个出身好的青年被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坏了。某甲的朋友（是个出身相同，而且一点缺点也没有的青年）和某甲的父亲（是个当权派）就开始帮助他了。怎么帮助呢？不是要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是要他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而是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晚上，带他到烈士陵园前，宣读一份血书，于是霹雳一声，这个青年就翻然醒悟了。前中宣部网罗成群的末流作家，大搞这类作品，难道不是另有企图吗？他们歪曲阶级斗争的规律，要人们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敌对阶级了。而高干子弟是最理想的青年，即使暂时有个别人落后一些（那时无数事实迫使这群阿谀成性的作家也不得不客观一点），但只要等到打雷的时候一念血书，便可以臻于完美了。假若事情真这么理想，今天的联动问题也就用不着伤脑筋了。可能是血书丢了的缘故吧？旧中宣部如今是被批臭了，可是由他们制造出来的盲目优越感却被接受下来。正如造谣者被抓住了，谣言却被相信了一样。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不少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是不够艰苦朴素的，个别的甚

至到了腐化糜烂的程度。当然也有很值得景仰的律己极严的首长，但是因为他们终日为国事操劳，对子女的教育未必是深入细致的。至于一般当权派，大家都深有体会，他们过去对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都是不够的，何况对子女？所以，一个青年人，长期在这种经济地位中生活，很容易养成奢侈、放纵的毛病。正如列宁在阐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特点时所说的那样：“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我们奉劝那些大讲出身好家庭影响就一定好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联动的喉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只承认别人的家庭影响不好，不承认自己的不好。要是他们不把家庭影响神秘化，那么，他们成为特权阶层的“理论基础”不就动摇了吗？所以，他们就用上级的口吻教训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真正应该告诫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们！出身不好的青年多年以来承蒙帮闲文人讥讽嘲骂，承蒙好心的同志无休止的提醒，对自己的家庭总是存在戒心的。大多数青年是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往往老子说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反对什么。我们应该相信这些青年人，是能够在他们的老子磨刀霍霍的时候，把老子揪出来的。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接受了党十七年的培养；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主动地抄了自己的家，向毛主席表示了自己的决

心。但是，对于相同的家庭影响，对于那些“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谁的抵抗力更强呢？你们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正象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所说的：“我的红爸爸、红妈妈，用通红通红的烙铁，给我打上了鲜红鲜红的烙印！”这样，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红烙铁的时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东西，你们就用同感去接受。你们就容易饮鸩如蜜，夜郎自大，放松思想改造。你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在你们中间已经形成一道深沟，筑起一道高墙。你们的危险，不在哪一个莫须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你们，而就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此之谓也！

三. 丑恶的灵魂

长期受修正主义的毒害，长期以贵族自居，长期放松思想改造，势必使一部分革干子弟的灵魂，变得十分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请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吧：

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在武斗当中，制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例如：

浇、烫、烧；浇：被打的人昏死过去之后，用凉水猛浇其身，使其清醒，然后继续逼供拷打。烫：用滚开的水向被打的人头部猛浇，受此刑法后，人的头皮脱落，脸色红肿，胸前背后都是烫伤，惨不忍睹。烧：凶手最初是用一根火柴烧被打人的头发，后来竟发展到用整盒的火柴烧，另一做法是把火柴燃着后，向被打的人脸上按，或向嘴里塞。

吊、踩、刺；吊：凶手有时拿人命开玩笑，将活人做上吊的试验，用绳套套在被打人的脖子上，猛力踢倒他脚下的凳子，使其悬空，吊到半死，又猛一松绳子，使其重摔于地，再找人做人工呼吸使其苏醒继续受刑。踩：被打者躺在地上，几个人轮流踩之，受此害者往往内脏严重受伤，上吐下泄，大便不能自控。刺：凶手用木枪猛刺受害者，直至刺得对方躺下为止。

跪、剁；跪：凶手将凳子翻过来，令受害者跪在凳子上，长时间不得起来。有时令受害者跪煤渣，使跪者两膝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剁：凶手用刀剁受害者背部，直剁得血清渗出，方肯罢休。

磕响头：凶手令受害者给他磕响头，如果磕得不响，就用脚向他头上猛踩，受此刑后，受害者大都脑震荡，记忆力衰退。

诸如此类的刑罚，名目甚多，举不胜举。

再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杀死十九岁的学生王光华的，而他的全部罪过，只因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王光华被带到六中“劳改所”，刚一进屋门，西纠头目之一姜××马上抽了他两巴掌，随后又被带入里屋，令王脱去上衣，解下皮带。这时屋里屋外都有看守，戒备森严，屋里的暴徒均为西纠队员，他们兽性大发，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对王使用惨无人道的暴行。用木枪向王猛刺，并用枪托劈头盖脸向王打去，使之无法忍受，倒翻在地。十来个暴徒手持各种凶器进行为时三十分钟的毒打。王肋骨被打断三根，昏迷过去。这时，一个西纠队员一面踢王头部和颈部，一面恶狠狠地说：“触及触及你的灵魂”。有的一边打一边大声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即要武斗不要文斗）。就这样王光华被打死过去几回，后经“劳改所”中“黑帮”给予做人工呼吸，

才免除一死。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王光华已经面部青肿，浑身重伤，危在旦夕。去厕所时还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上，小便出血。事态已这样严重，可是一小撮人还不死心，而后，栗××和陈××等又曾殴打王光华，逼他写材料。写不出来仍是一顿毒打。恶毒的看守也为虎作伥。在残酷的法西斯暴行下，就在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左右，王光华被这群暴徒活活打死了。夜晚，十二点多钟，趁夜深人静，就把王光华的尸体送到东郊火葬场焚尸灭迹。

还可以看一看，一个在旧社会颠沛流离的老工人是怎样被活活地害死的：退休老工友徐霏田（七十六岁）于十月三日下午，被六中红卫兵领导、西纠队员王××和陈××带到淋浴室。他们说：“给你洗澡”，于是这群暴徒们开始惨无人道地折磨这个老工人。先是用冷水泼身，只听老人惨叫：“冷啊！冷啊！”然后又用滚开的水向老人头上猛浇。王××，陈××等人一面浇一面狞笑着说：“老头子，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人被折磨的死去活来，连声惨叫“热啊！热啊！饶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兽性更是大发，反而浇的更厉害了。老人的头皮被烫去一层。当老人勉强爬向宿舍时，已经奄奄一息了，不省人事了。四日早晨，徐要求医治，但他们不许出屋，不给医治。当天十点四十分徐又被王××，陈××等人拉到后院，进行种种毒打和戏弄。他们强迫七十六岁的老工人学哭，学笑，令其吃屎，喝尿，过够瘾后，又把徐嘴堵上，带到后院厕所中，将徐吊死。这群暴徒真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竟扬言徐上吊自杀了。

老工人徐霏田在旧社会里，没有死在国民党侦缉处的手里，侥幸死里逃生。今天，这位有三、四十年工龄的老工人却死在西纠一小撮法西斯暴

徒手里（以上均摘自北京六中「红旗公社」公布的材料）。

无独有偶，一中的刑罚和刑具也足可以说明与六中比美。而且打死了人，还得让“劳改犯”（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去和死人亲嘴。握手，说：“亲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见一中传单）这就是联动的前身，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称之为“好同志”的那些人！

我们奉劝那些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的同志，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中的这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少。……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

为联动招魂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摆出一副让贤受禅的高姿态，说什么“随着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主力军了。”触及党政军的领导机关，碍高干子弟何事？说穿了，就是这些高干子弟的老子已经成了黑帮人物，再靠“老子反动儿混蛋”吃饭就该打自己的嘴巴了，只得忍痛把他们割爱。实际上，以前谁又承认你们这些“好同志”是主力军呢？这样一些嗜血成性的人配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吗？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清华附中红卫兵装腔作势地说什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二十年以后的今天。”算了吧！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不正是你们这些西纠、东纠、海纠、联动这一伙人当政了吗？不正是今天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杀人凶手、但具备了那样心灵的人当政了吗？你们和你们的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当然左派的面孔担任了一切领导职务了吗？那么，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不仅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世界的命运也要葬送在你们这群败类的手里！

“我们打人，动机是好的！”

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

你们打人，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的“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去打所谓的“反革命”的。不管你们打谁，在客观上就起到箝制了革命群众之口的作用。你们威胁着左派，吓唬住中间派，这是多么为大众所唾弃的效果！你们为了逃脱罪责，妄想求助于别人看不见的动机，那是站不住脚的。你们真的有无产阶级事业贡献终身的动机吗？那么你们的联动就不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了，就不会大冲公安部，就不会高呼：“刘××万岁”了！今天都没有好的动机，难道当初就会有吗？

我们要郑重地指出：《评〈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不了整个革干子弟，更代表不了整个红卫兵。我们敬佩那些进行过刻苦的思想改造，不以出身当作包袱的革干子弟。这样的同志，总是革命子弟的多数。因为我们从来就承认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承认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我们承认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我们是反对以出身来分界的。我们没有忘记，运动初期，一些优秀的红卫兵发表过《致爸爸妈妈的公开信》他们勇敢的承认自己的家庭影响不是鲜红的。我们也怀着十分的感激心情，铭记着一个来访者，某校高三年级同学的话，她对接待人员说：

“我是革军的女儿。我完全同意《出身论》。”接待人员问她：“有人说《出身论》对出身好的有压力，那么，你不感到有压力吗？”“不，我不觉得。我只觉得十分高兴，因为有更多的青年又可以和我一起闹革命了！”听着！自以为血统高贵的小丑们！这是多么伟大，宽阔的胸怀啊！你们是不配替

革干子弟说话的。让你们的大作和联动的在天之灵一起见上帝去吧！

四. 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小撮处于贵族地位，具有卑鄙污浊的灵魂的高干子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宠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准选民。

正是这一小撮人，在《评〈出身论〉》中散布流言蜚语，杜撰最高指示，造成一片假象，好象复辟力量的继承人不是他们，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故说什么“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即使非常积极，也要拼命看他们的实质。”“不管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革命的重担反正不能落在他们身上。”言外之意，重担他们是挑定了。这显然是违抗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接班人条件的。我们不能不指出，哪些人会变成资产阶级最可靠的金童玉女，也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固定是一些人的。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矛盾。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往往互相区别。这时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期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

的矛盾。”

那么，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像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土改时期，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反右斗争时期右派份子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吗？是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吗？不是，都不是。固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自有它特定的主要矛盾。十六条中的第一条指出：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五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条也指出：“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可见，在目前主要矛盾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正在开展的广泛夺权斗争，说明了这个矛盾达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在阶级斗争的新阶段，资产阶级必然会寻找新的机会，新的舞台，新的代理人又必然寻找新的御用工具，必然会使用新奇的、巧妙的、隐蔽的手段，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唆使他们，挑动他们，利用他们和自己一起演出复辟的丑剧。而不幸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正是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这样，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顶峰，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西纠、东纠、海纠、联动等反革命组织就应运而生了。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我们奉劝那些顽固地坚持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保险，出身越好越保险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对于实现

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复辟力量）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

“这真是奇谈怪论！”在联动的招魂术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这样喊道。他们或许会反问：“谁敢说我们要复辟？难道我们希望蒋介石回来吗？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吗？”替你们说句公道话吧，你们的确不希望蒋介石回来，的确不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但是，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辟了，贝尔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的股公，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同样的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等篡权份子，也并不打算请蒋介石回来实行独裁，也并不让原来的剥削份子发号施令。难道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不够用吗？他们不是早已建筑了「八一学校」，「哈尔滨军工大」这样的复辟温床了吗？西纠，东纠，海纠，联动不就是修正主义合格的苗子吗？你们在《评<出身论>》中，一口一个“资产阶级屠刀”，殊不知和平演变并不希望刀光剑影。而到了关键时刻，敌人的屠刀也绝不会落在你们的绿军衣上，正是你们用双手接过去，挥舞着它，砍死了王光华，砍死了徐霏田！这不是复辟吗？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或为了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的利益，最后为了你们个人和你们反动小集团的利益，行凶、抢掠、捣乱、破坏，这种种行为，就是复辟！你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不希望蒋介石回来，就不承认自己搞复辟活动。

联动就是自觉地搞复辟活动！当然，这是指他们整个组织而言。至于个别成员，总是有自觉和盲从的区别，自觉和受蒙蔽的区别，改正错误和

坚持错误的区别。而清华附中红卫兵，过去是联动瘟神的膜拜者，不知闭门思过，却等待秋后算帐；不知痛改前非，却到厂矿农村捣乱，拒不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平等的革命权力，拒不放弃自己得天独厚的贵族地位，今天又妄想借批判《出身论》捞取发言的机会，当作一根救命的稻草，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告诉你们；如若“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你们“抛到茅厕去”，那就悔之莫及了！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唯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一种怎样的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着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形成了怎样一种荒唐的观点，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身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让我们共同战斗，共同革命，共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吧！

.....

《出身论》在我们单位……

《出身论》在我们单位影响很强烈，简告如下：

一. 有对文章热烈拥护的：

李 * * 同志(高级军事院校毕业)：“我坚决拥护这篇文章,因为这都是真理!”

刘 * * 同志(女)：我看这篇文章时深深触及了灵魂，不由得掉了几次眼泪。把文章拿回家去，给爱人和孩子念了好几遍。

荣 * * 同志(女,出身职员)：这篇文章我特别爱看,的确如此。不过还不够全面,如：出身不好的男女青年,连找对象都受到影响,文章就没有谈到。

田 * (地主出身,抗日战争时期参军入党)：我认为这篇文章的出现,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我能看到它,感到无限幸福。这是一篇具有充分造反精神的文章。谁要是反对、攻击这篇文章,我坚决和他干到底。我对反动的“唯出身论”的罪恶之深之大,是有多年的实际体会的。如：我因田垒的名字和大男孩田光的名字,就曾被认为是阶级异己份子,于1951年险些被开除出党籍。后经我说明实际情况,经很长时间调查,才没有开除。但被清除出公安部门,一直受打击,受歧视,成了“转业专家”。本月24日,我写了一张革命的大字报,贴出后,有一位贫农出身的主任,竟在我的大字报末尾,在“田垒”署名上面用钢笔加上“地主”二字。当时被群众揪住,对他进行辩论。后来他才加上“出身”二字。另外,据我所知,农村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害更大。如：河北高阳白家庄村,有个人是富农出身,可是他的孩子也同样被当作地富出身对待,不准上初中。这样长久下去,连他的孙子、曾孙子也永远是准专政对象了!共产主义何时实现?我还听北京郊区昌平区马池口大队社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初期,个别农村竟把地富子女也给打死了。这叫‘斩草除根,永不发芽’。”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例啊!难道说,

“有多少青年死于非命”是假话吗？

二. 有的人认为这文章很对, 但不敢表态, 不敢说心理话:

他们怕这篇文章受到批判时, 烧到自己头上不得了。如有的人说: “毛主席看到过没有?” “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登载?” 听说有的地方批判它了, 听说清华就有, 西单也有《评<出身论>》等; 则采取观望态度, 不敢说这篇文章好或是坏。

三. 有的人看了以后, 竟说: “这篇文章太夸大了, 太过火了! 看什么人高兴? 还不都是那些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们吗?!” 实际上, 说这些话的人是中谭氏流毒很深, 背“自来红”包袱很重的。他们的阶级偏见是很深很深的。

1967. 1. 28

.....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吗?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下厂的中学生。最近我所在的这个工厂公布了当权派的一批材料。其中有一封信, 是前党委的四个委员写给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的。他们在这封信里不但没有一点悔罪的表示, 反而满腹牢骚, 伺机翻案。其中有几段谈到了阶级路线的问题, 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联想到《出身论》中的一个

论点：“修正主义份子推行的是歧视、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曾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在工作上软弱无力的表现；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我认为这个论点是精辟的，是正确的。下面仅把这封黑信摘录几段，略加注解(注解的材料是工人师傅提供给我的)，以做旁证：

“工作组党委代行厂党委职权。他们进厂以后不是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办法，而是偏听偏信，在车间只是依靠贴大字报揭发问题‘积极’的人，这些人中有很多是过去工作不好思想反动的落后的人，和一些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工作组就支持这些人，依靠这些人，处处给这些人机会、场合，让这些人发言。”(注：这就是说，只要是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即使工作好，思想不反动、不落后，也不能依靠，不能支持。这就是过去那些当权派的心里话！)

【按：他们是欺骗。工作组一进厂，就公布出身名单，规定“黑七类”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在斗争厂党委的大会上，重点发言是阶级路线问题，说原党委第一书记是招降纳叛，提拔了出身不好的人做了干部。但是，这个厂的党委委员大多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都不坏，下文即可做证明。这样一来，给出身不好的工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工作组根本没有支持他们、依靠他们。】

“工作组和几个‘革命左派’就利用自己的合法职权和以‘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的名义，依靠一些贴大字报积极的地主、资本家狗崽子和平常对党有意见、有仇恨的人。”(注：狗崽子总是和对党有仇恨的人并列，这就是出

身不好的青年在过去那些当权派心目中的地位!)

【按：工作组依靠的“革命左派”，后来被选在第一届革委会的三个主任，一个是中农出身，两个是贫下中农出身，又因为出身不好的工人根本没有被选举权，所以也无从依靠。】

“究竟(我们)这些干部有多大问题呢？直到现在他们也拿不出书面材料。就拿党委委员来说，在厂的有十名，其中除一人家庭出身是地主，本人是老革命干部(三八年入党，到延安抗大学习过)。其他三名是中农，五名都是贫下中农，都被打成“黑帮”。看来他们不是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而是执行的资产阶级路线。”(注：这就是他们为自己辩护的第一个理由：他们出身好，所以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依照他们的逻辑，出身好，即使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也不能定成罪犯。谁要敢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谁就是不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党的阶级路线就是这样为他们服务的!)

“党委委员(四名，签字)1966.10.27”(注：请注意这里的日期，当时谭力夫的名字已经很臭了，他们不是不知道。可是在给毛主席的信中，仍然一口一个狗崽子。可见，这种思想在他们头脑中是多么根深蒂固了。要说在这些人当权之时，优待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同时公布的，还有一份工作组进厂以前制定的整群众的黑材料。他们把群众分成四类。第三、四类绝大部分都是出身不好的工人(即所谓有危险的，必须控制的)。公布之后，有的工人去质问他们，凭哪一条理由说自己是有危险的三类四类？他们狼狈地说：“我们犯了唯成份论的错误了。”一个工人引用《出身论》的话反驳道：“你唯成份论了？那就好了！我们的成份都是工人，为什么还划在三类、四类呢？”只问得这些当权派汗流浹背。顺便

说一句, 这个工厂是将近2000人的大厂, 当权派按道理说是有一定水平的。

以上这些仅供参考。此致

敬礼!

赴* * 厂一学生

1967年元月

(本书编者注: 此文中精辟的(注)和【按】, 从文风上看, 我认为是遇罗克所作。文中引用了在厂里公布的资料。那个2000人的大厂, 就是他所工作的单位「北京人民机器厂」。))

.....

【读者来信】 鼓起勇气闹革命

《中学文革报》编辑部:

您报创刊号发表的《出身论》, 我荣幸地通过朋友转借, 看了一遍, 真是一篇好文章! 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起的效果也很大。您们写这篇论文的调查小组的同志, 大概都是原来不出名的小将吧? 我敬佩您们能把学到的真理来解答问题, 为革命服务。

首先声明, 我是一个年轻的工人, 但出身不好, 地主家庭出身。高中毕业, 未被大学录取, 在社会上做了二年临时工, 才侥幸地进工厂工作的。总的说来, 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

文章《出身论》，从头至尾，每个字，都敲在我的心里。我捧着它，一气读了三遍。

其实，毛主席对于出身不好的同志，所制定的政策，是英明伟大的。可恶的是，有人把它篡改了！今天，您们旁证了很多材料，论述了很多事实，驳倒了很多烂言，使那些篡改政策的人体无完肤。您们的文章，看来只是纸上的几行字，但它被人们接受了，会变成多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啊！它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无法计算的。

说实话，几年前，我是一个敢冲敢闯、活泼愉快的人。可恨的是我遭受了“唯出身论”的打击，未老先衰，变得沉默寡言。平时，很少说话，惟恐言语“走火”，那就是“立场”问题！受到一些人攻击时，我则咬着舌头，让血和泪往肚里咽。这是社会上存在的“出身问题压死人”的影响，这也是我个人私心杂念在作怪。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值得我第一个向你们致敬的是：在去年七月份你们就动手写了这样的好文章！《出身论》，是自古以来独一无二的，而且，是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鬼见愁”的压力下，杀出来的。我佩服你们的水平，佩服你们革命的胆量！

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反动口号刚出生时，我这个“鬼”确实“见愁”过。但，它只愁了我几天，我就从这个苦海中杀出来了！

我是一个 24 岁不到的年轻工人。解放时，我还在穿开裆裤。我受的教育，全是党的教育；我受的影响，全是社会主义影响。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江西省委，南昌市委，和我厂党委，大胆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

反社会主义。我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容他们与毛泽东思想抢阵地。我大胆地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大胆地痛斥保皇派张 * * 的大字报（象北京谭力夫者之流），于是，在运动初期，我上了黑名单，险遭毒手。

今天，形势大好，革命造反派扬眉吐气了（我自认为是革命造反派）。以前，我虽在大字报辩论中遭到围攻，在他们挑动的武斗中受过伤，但我反觉得荣幸。我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之战，贡献了我的一份力量。

现在，我在江西化纤厂革命造反司令部搞宣传，我一定“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礼！

江西化纤厂化纤车间 刘平西

元. 24

又：我盼望《出身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我还希望你们能继续写下去。

元. 27

.....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点滴

◎北京 * * * 学院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曾有人规定：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能改名，若非要改不可，只能改成“混蛋”、“狗崽子”，例如：姓郝，则叫“郝混蛋”等等。

◎河北省益县某中学，有这样的通令：出身好的进教室走前门，出身不好的走后门。那些出身不好不坏的人，又不敢走前门，也不愿走后门，只好由窗子进出了。

◎河南开封 * * 学校，在反动对联流行时，要求出身不好的同学检举“混蛋”。

◎黑龙江省安达县 * * 中学，对到过北京串联的出身不好的同学敲诈勒索，他们发出通牒：限令看到过毛主席的同学交钱。看清楚罚五元，不清楚的罚三元。这是对我们伟大的领袖的侮辱！

◎北京女 * * 中初一同学下乡劳动时，要求出身不好的同学拔草比一般同学多拔几倍，不完成任务便不能吃饭。在劳动时，这些同学喝水必须在别人喝过以后再喝。

.....

致读者

自本报创刊号发表以来，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的许多来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要求，在此我们表示感谢。因为来信、走访的人员很多，来信不能一一发表，在此我们表示歉意。希望广大读者对本报提出宝贵意见和要

求，并踊跃投稿。

本报编辑部

.....

《中国青年》是推行唯出身论的罪魁祸首

本报编辑部

修正主义的团中央把持下的《中国青年》，近年来，一直宣扬反动的唯出身论，打击压迫广大出身剥削阶级的青年，妄图把他们赶到敌人方面去，以达到他们缩小无产阶级队伍，使剥削阶级后继有人的罪恶目的。

下面让我们揭开《中国青年》“关心”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的画皮，看看他们兜售的是什么货色吧。

1. 有意混淆出身和成份的本质区别

毛主席在《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选集 1279页）一文中提出：“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政策，通观全文，很显然，“成份”二字，完全是指本人成份。然而《中国青年》却偷天换日，以出身假冒成份，下面就是他们的胡说八道：

“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表现为忽视成份的观点，不承认家庭出身对本人的影响……”住口！前面一句刚刚说“成份”，第二句就换成了“出

身”，堂堂的《中国青年》的一个社论，这样语无伦次的话多得数不清。

也有混为一谈的：“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争取、团结、改造、教育，在出身成份和政治思想表现两方面，着重于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

有偷换概念的：“既要反对忽视成份，又要反对唯成份论；既要看到剥削阶级家庭对青年的思想影响，又要相信出身于剥削家庭……”

“不讲阶级成份，忽视阶级划分，不承认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是完全错误的。”

“对他们（编按：指出身剥削阶级的青年），不应搞唯成份论。”

这样的胡言乱语真是翻开《中国青年》处处可见，人们要问：是《中国青年》的编辑老爷们神智不清吗？不，他们神智清楚得很，他们心中有鬼，才说出这种狗屁不通的鬼话。

2. 诬蔑广大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

“这些青年既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不可避免地会同其家庭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接受剥削阶级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这是地地道道的血统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难道是“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剥削阶级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吗？

“要重在表现，只要他们愿意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

“不去自觉地和剥削阶级影响作斗争，努力改造思想，就不能背叛剥削阶级。”

“教育剥削阶级子女进行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背叛剥削阶级……”

这全是放屁的话。背叛者，原来是也。剥削阶级子女本来就不是剥削阶级里的人，何以谓之背叛？何须令其背叛？你们把出身剥削阶级的青年放到哪个阶级里去了？

“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只能消灭，不能改造。但是对剥削阶级中的人来说，则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剥削阶级的子女尤其这样。”这段话公然把剥削阶级份子和他们的子女混为一谈了。

堂堂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讲话》竟也印出：“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只要背叛他们原来的阶级……”之类的话，可见他们把出身剥削阶级的青年当成本来的剥削阶级了。

3. 转移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改造思想的主要目标

“重在表现，最要紧的一点，就是看他能不能和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清除剥削阶级对自己的思想影响。”

这是道人说胡。我们认为，家庭影响只是社会影响很小的一部分。对所有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中国青年》一贯反对这一点，目的就是把剥削阶级子女引入一条无法前进的死胡同。

《中国青年》几乎期期都刊登一篇关于剥削阶级子女的文章，上至入党入团，下至结婚恋爱，没有不专门对剥削阶级的子女谈一谈的。他们真的是关心爱护这些青年吗？

不！社会影响是远远大于家庭影响的，对于任何一个青年来说，都应克服来自社会上的剥削阶级影响，然而《中国青年》却本末倒置。几年来，对于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影响几乎绝口不谈，帮助广大青年分析研究并克服

社会影响的文章几乎没有。反过来,却十分热心地“帮助”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分析家庭。《中国青年》要是心中无鬼,会这样吗?

《中国青年》的反动宣传加上团中央组织上的贯彻,把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子女置于被压迫的地位上,他们虽然和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年同属于一个阶级的范畴,理应是相同的阶级弟兄,但在团中央的路线下,却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

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过是更加露骨地推行了《中国青年》贩卖过的货色,公然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样的口号,更加压迫了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

同志们,这就是几年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啊!

.....

谈彭真的反革命阶级路线

师大女附中东方红红卫兵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总有那么一些人跳起来,对大造形“左”实右阶级路线反的群众大喊大叫:“你们要为彭真的阶级路线翻案!”好大的罪名!

请问:彭真的阶级路线的实质是什么?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彭真就是

讲“重在表现”，对出身不好的爱护备至，竭力栽培，出身好的则受到打击迫害……

这些人抓住表面现象、一鳞半爪的事实，便以为认识了事物的全部和实质。他们严重地歪曲了党的阶级路线，对出身不好的实行专政，以为七斗八斗才算贯彻了阶级路线，以出身把人分为左、中、右三等。其实，正是他们掩盖了彭真阶级路线的反动本质，使其得以延续。

阶级路线是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阶级路线，就是增大右派队伍，依靠右派份子，打击左派，争取中间派。彭真打压的是革命造反派，不管你什么出身，象地主出身的聂元梓，只要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就遭到无情打击。

“重在表现”，彭真这个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老手，利用这个口号进行本质的篡改，把一切维护修正主义统治、甘当奴隶、顺民甚至帮凶的，一切符合资产阶级“德”、“才”标准的，都可以拉入团内党内，把持大权，充当资产阶级复辟的社会基础。把李瑞环那样的人乔装打扮成无产阶级的英雄。这一套，我们称之为“重在表面”，就象红皮白心的水萝卜。但这红皮是丢不得的！他们大讲出身，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管你怎样改头换面，姓彭还是姓谭，反毛泽东思想的一概通通打倒在地！

.....

参考消息

◎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评〈出身论〉》，批判《出身论》，然而水平太低；竟然有某校二个学生，看过《评〈出身论〉》之后，虽然没看过《出身论》，便肯定《出身论》是篇好文章。

◎《首都风雷》创刊，此报第四版开辟了专栏讨论阶级路线：他们也认为批判“唯出身论”是中学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创刊号上刊载了「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

◎三中的「人民公社」（老红卫兵）到处张贴《〈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出身论〉代表一种反动思潮》等标语，并热心地把《评〈出身论〉》抄成大字报。

◎三中出现了《〈出身论〉好得很！》的大字报。

◎四中出现了《〈出身论〉是香花不是毒草》的大字报。

◎京工附中「毛泽东思想联合作战指挥部」留守兵团印出《向‘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及其追随者的宣战书》。

◎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精神可佳，把《出身论》与《评〈出身论〉》全都抄成大字报，在学校引起了一场风波。一派同意《评〈出身论〉》，另一派，认为两个全是大毒草。

◎在三中、北大附中等校均有“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的口号，被人称之为自相矛盾。

◎《中学文革报》出刊以来，在工厂得到了意外强烈的反映。工人对此问题十分关心，很多工人对《出身论》表示支持。

◎越来越多的中学生感到：不批判反动的“唯出身论”，中学生运动

就无法深入；尤其是海淀区的中学生，虽然有的对《出身论》的观点有保留，但却都认为“唯出身论”是中学反动路线的根子。

◎据悉：清华附中红卫兵写《评〈出身论〉》的主要负责人一名被捕，一名畏罪潜逃，下落不明。

◎由广西、河北、黑龙江等省部分革命造反团组织的辩论团于二十九日去清华附中，要与该校写《评〈出身论〉》的展开辩论。但得到的回答是：“鬼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

第四期图像

(报纸照片： 14,15,16,17,18,19)

第 4 期 1967.2.21 (因六版，此期定价三分)

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中学文革报》嘱咐我们写一篇悼念郑兆南烈士的文章，这个题目出得好。郑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壮烈的诗。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英雄业绩不朽！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反动路线的混血儿：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要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度过了 47 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

比泰山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份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炙手可热的刘××、李××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有恃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像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

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一种人而不可轻信前一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二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盈眶，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乌七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现”这样一条黑线。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份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份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

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了。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

南同志打成“反党”份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一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过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出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一个又应该算做堪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竟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

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谰言吗？用得着涕泪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屑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麇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三、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像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拿着鞭子，像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候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两元钱！……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扯谎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

为了证实这些话，《中学文革报》的记者访问过亲眼目睹郑兆南同志受害的学生家长，其中有老工人，有干部，所谈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莫不唏嘘感叹！听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叙述，再想一想毛主席的话：“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

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任何一个革命同志都会对罪恶的刘邓路线引起愤恨，这是一条多么残酷的路线啊！

然而，在当时，那些挥舞着皮鞭耀武扬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篡夺革委会大权的保皇份子，那些默许行凶、遥控大局的工作队，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这一群张牙舞爪的活疯子用了这么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头脑如此清醒的郑兆南同志逼到和他们一样疯狂的地步！你真以为他们是在打“地主狗崽子”？你以为他们当真要让她“背叛家庭”！那才是梦呓！他们打她，是因为她紧紧跟着毛主席，打她，是因为她听了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了！而什么家庭出身黑七类八类的，那才是招摇撞骗的幌子！

但是，这些人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在这种情况下，象郑兆南同志这样的处境，很容易迷惑、张惶或者误解。但是，她非但没有为个人的安危所忧虑，反而为纯洁红卫兵的组织而担心。遗书中是这样写的：“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我建议在运动后期，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份子，不能允许他们沾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再让我们回想一下，郑兆南同志一个人，关在阴暗腐臭的牢房之中。

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刺激，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长夜，整整四十七天！也许她真的疯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她一直琢磨着怎样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真正能代表党的人。她坚信：“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这就是她对待阶级敌人的最好的回答！

我们再强调一遍，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是一个地主出身的人！你可以不解释事实，但无权篡改事实。事实就是如此。郑兆南同志的这种感情究竟算不算得无产阶级感情？你看她对毛主席、对党、对真正的红卫兵，是多么爱戴，多么关心。不管处境多么恶劣，不管反动的东西把红旗打得多么高，伪装的多么好，而英雄的郑兆南同志总是最能听到党发出来的真正声音！同属于无产阶级的同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他们的思想总是沟通的。这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在起作用。我们简直不愿意再提起“联动”那一小撮败类。他们的出身倒不错，可是同郑兆南同志比较一下吧！一个是侏儒，一个是巨人；一个是粪土，一个是金石！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出身并没有起作用。

四、 论致死不渝的战斗精神

按照革委会里的修正主义份子的想法，郑兆南是被他们整个制服了。由于内脏损伤，她已经浑身浮肿，遍体疮痍，白血球接近到最低点，看来没有几天活头，更不会有什么斗志了。为了减轻罪责，他们就把郑兆南“释放”了。

到医院去治疗吧？第一句话就是“病人什么出身？”听了答复，便被拒之门外了。郑兆南同志感到胸口闷，想喘又喘不出来。特别是在晚上，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在一个椅背上，放一个枕头躺在枕头上。她的面前放上纸笔，因为她“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安危的问题）要向党说。”她要继续战斗！她要 and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那时候外间还不知道刘邓受批判）进行浴血的战斗！但是白天她不能写，怕引起还不十分懂事的女儿的思想混乱，只有在晚上，她才向党倾吐自己的心曲。这时，她还对唐锡阳同志说：“即使市委不处理我这封信，将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用大字报贴到学校去，也表明我对革命的态度。”她就是这样满怀胜利的信心，克服了难以形容的困难，把这封长信写下去了。

到了第四天头上，信还没有写完，郑兆南同志的病情恶化了。她咳嗽、吐血、坐不住了。锡阳同志把她送到第六医院，大夫先是不收。几经周旋，再和五十二中交涉，最后才勉强收下了。郑兆南同志躺在候诊室里，最后和死亡搏斗。她第一次喊叫起来。她是想把死神吓走？还是想倾吐她向党还没有说完的话？这就不得而知了。她的女儿唐桦劝她说：“妈妈，你学学麦贤得、刘英俊吧！”“妈妈，大夫答应给你看病了！”大夫走来了，开始听她的心胸。需要安静。郑兆南的眼睛已失去光泽，她的嘴唇发乌了，可是她还是咬紧嘴唇，有一刻没有出声。不过，这时候她已经不行了。一个年轻的、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折磨死了！

人死了，还没有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她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败坏她的光辉的名字！受蒙蔽的群众中，包括她的女儿，十三岁的小唐桦。她对父亲说：“你不应该哭！妈妈死得轻如鸿毛！”在她的眼睛里看来，妈

妈是被“群众”打死的，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唐桦呀，你今天所以有这样的品质、好思想，其中不是也有你妈妈的一份功劳吗？你不是也清楚地记得，她在灯下和你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思想要求你，给你讲英雄人物的事迹吗？难道你从母亲那里受到过一丁点地主阶级的教育？锡阳同志为了不给女儿加重思想负担，几乎含着眼泪回答她：“你要和妈妈划清界线，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这就是在反动路线的统治下，革命同志的“永世不得翻身”！不仅郑兆南本人要戴着“假左派”的帽子被“群众”打死，连知情的人也要嘱咐女儿和她革命的母亲划清界线！

直到亲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召以后，锡阳同志才把这两封遗书给女儿读了。这天晚上唐桦哭了，第一次哭了，伤心地哭了。是党和毛主席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妈妈的权利！

可以想象，郑兆南同志是在怎样一种逆境里战斗的。但是，是什么东西支持着她致死不渝地为党的事业战斗的呢？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思想，正是她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联系起她平时行动刻苦要求自己的精神来看，这决非偶然了。郑兆南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女儿。革命的同志不应该再套上修正主义集团制造的死框框，因为她的出身而贬低她。更不应该象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如庸人看历史的伟人，拿破仑是一个伟人，他做了许多好事，也做了许多坏事。”我们只能根据郑兆南同志的阶级立场，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和她的功绩来给她的一生做一个正确的评价。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谈到的：“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得到同志的纪念。”“在

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今天，五十二中的革命群众起来了，全市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郑兆南同志得到了昭雪了。其他单位受过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也得到了或将要得到昭雪。这种令人鼓舞的情景，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当革命群众真正夺权以后，那些出身啦、职位啦、级别啦等等死框框是再也不会害人了。那些小汇报啦、只重表面不重表现啦等等修正主义统治手段，是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你的表现是革命的，群众自然会认可；你的表现是反动的，无论你的嘴巴多么伶俐、血统多么高贵、手腕多么圆滑，群众也会把你扔到垃圾箱里去。因为那时的天下，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天下。那时的人们，是敢想敢说敢干的真正大无畏的人们。

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鼓舞踏着她的足迹继续战斗的勇士，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从血的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训！

让我们把一首战歌献给郑兆南的忠魂吧：

春雷天降起东风，浩荡污浊横扫空。

恨黯苏修一片土，喜瞻马列最高峰。

千年大业奇勋建，九域熊焰异彩虹。

神鬼“何其毒”计破，雄兵誓死捣黄龙。

.....

我们为什么拥护《出身论》？

二十五中齐声唤战斗小组

去年秋天，我们串联到广州的时候，看到了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

说实在话，一开始我们真接受不了他那新颖而又泼辣的观点。我们问自己：是因为我们的头脑被传统思想和习惯势力束缚着呢？还是因为它是株大毒草呢？为此，我们结合实际情况认真思考，最后终于得出结论，是前者而并非后者。

《出身论》不仅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的唯出身论挑战，也向盘踞在我们脑子里的旧框框挑了战。过去，唯出身论（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唯成份论）在我们的心目中以两种形式存在着：其一，是把出身不好的人神秘化，看不起他们，歧视他们；比如我们看待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同学。修正主义的校领导执政时，不许他参加政治活动（如迎接外宾、游行示威、听重要报告等等），甚至不许他单独留在班上。每逢和他谈话，我们心里总有一个潜在的念头：他出身是地主！总是带着这样的偏见去看他，把他万分平常的举动都看成莫测高深的。而他自己也长期处在紧张、自卑、麻木的状态，以至心理畸形。是什么毒害了这年轻人呢？是什么把我们之间划上一道深沟了呢？正是反动透顶的唯出身论！那时，我们不但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还为自己的“阶级观点”自鸣得意过。

思想上贬低了一部分人，自然要抬高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唯出身论的第二种形式。我们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了不起，把他们也神秘化了。这种思想状态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存在着。对联的提出、唯出身论红卫兵的组成、高人一等的西纠的骚乱，以及工作组明暗推行的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长期、牢固的思想基础的；只不过在革命运动中，把它们激化，显得很尖锐罢了。假设出身不好的青年没受过压制，对联等等现象也就不会如此猖獗了。

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使我们对唯出身论的第二种形式产生了怀疑。是否出身好的青年表现都好呢？否！骇人听闻的武斗，令人齿冷的腐化堕落行为，尽管只发生在部分青年之中，但足以说明问题了。由此，我们对第一种形式也怀疑起来。是否出身不好的青年表现都不好呢？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王光华、郑兆南、陈里宁这些出身不好的英雄人物。不过，怀疑心理是产生了，却解释不清这是为什么，我们为这种怀疑苦恼过。

象一声惊雷，《出身论》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告诉我们，出身和表现之间，还有一个中介物，这就是“影响”，而影响又分为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两个部分。家庭影响和出身是有一定关系的，而社会影响在今天对青少儿全面教育的情况下，就和出身没有关系了。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哪一个大呢？肯定是社会影响大，而且是能克服家庭影响的。这两种影响并非加减法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因此，无产阶级的导师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社会影响对今天的青年来说是共同的，所以，把出身好或不好的青年两极神秘化就毫无根据了。《出身论》就是这样击溃了反动的血统论的，解释开了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团。

这种解释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呢？《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请看，毛主席认为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的。解放以前如此，解放后怎么就不如此呢？

我们拥护《出身论》，不仅是它说理透辟，观点鲜明，广征博引，生动活泼，更因它具有现实意义。一篇议论社会问题的文章，它的寿命应该越短越好：社会问题解决了，文章也就失去意义了。但不幸的是：《出身论》没有失去价值，它之所以为大众关心，正因“唯出身论”广有市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愿意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反而扩大人民内部矛盾，用心不可谓不毒！

《出身论》郑重地宣告：无论什么出身的革命青年，都是有前途的，都是为党信任的。任何有形无形的歧视，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它鼓舞了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斗志，提高了他们的信心，促成他们早日投身到运动中来。不管联动成员和清华附中红卫兵怎样地猖狂反对《出身论》，这个意义是无法否认的。

有的人不顾《出身论》的重大现实意义，一笔抹杀这篇革命造反精神十足的文章。他们是向联动份子们献媚，不想解放无数享受不到平等政治权利的青年。还有的人，当听到我们公开拥护《出身论》之后，跑了来，提出许多幼稚可笑的糊涂问题，给他们解释了一百个，他们又有一千个要问你。我们反对这种繁琐的经院哲学的态度，这实在是一种害怕新生事物、不敢表

态的证明。他们不敢坚持真理,不理解真理必须旗帜鲜明,连一点点敢冲敢闯的青年人的朝气都没有!

也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拥护《出身论》,是因为你们出身都不好吧?”这种说法是不对头的。一个要求革命的青年,每遇到一件新生事物,首先应考虑的是是非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利害问题;是非归根结底也是利害问题,不过那不是小利小害、而是大利大害问题;不是眼前的利害、而是长远的利害为题,这才是破私立公的看问题的方法。不过,我倒是看见不少出身不好的同志,常常摆出一副“破私立公”的样子,瞪着两只大眼睛,说什么:“我没受压抑呀!对联辩论的时候我同意呀!我是《出身论》的外围反对者呀!”云云,竭力给反动路线拍马屁,惟恐“十年寒窗成流水,进步二字落了空”,那还了得?对于没出息透顶的家伙们还有什么好说呢?

我们高呼:《出身论》好得很!

.....

【读者来信】

反动的“唯出身论”在农村

农村一位青年的来信

我是焦作市农村中的一个青年，学生成分，初中程度，出生于地主家庭。在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中，看到了你们在中学文革报发表的《出身论》。你们所列举的一些事实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这里，我简单地把我们农村中的运动进行以来的情况向你们介绍，供你们研究参考。

自从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那种形左实右的现象比城市尤其严重，迫使我们出身不好的青年（约占全大队人口的6—7%左右），出现了畏缩不敢前进的状态，使我们的革命热情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不要说我们没有参加红卫兵、战斗队等各种组织的权利，就是在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我们的发言权也受到了限制。民兵队长还说：“对于他们这号人要专它们的政，用暴力对待他们，不许他们说话……”既然批斗大会让我们参加，而又不让我们发言，这不是矛盾吗？由于我们不敢和他们挺起身来讲道理，所以在我们思想里就形成了“坐山观虎斗”的思想状态。开批斗会我们好象去那里看看热闹罢了。“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说多了人家就会说：“某某趁机攻击贫下中农（当权派的出身都是贫下中农）。”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提起自己的老子都恨之入骨，都不情愿做剥削阶级的继承人，大多数都愿意背叛自己的家庭，永远跟党走革命道路。在劳动、工作中，多数表现都不错，队干部也很信任我们。有一次，一个共产党员的父亲因投机倒把，勾结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倒买布证从中取利，干部们就派我和几个出身好的青年晚上捉拿这伙人，结果这件事在批斗会上也受到了批判，说干部阶级路线不清，为什么让地主的儿子去站那样的岗……当权派回答说：“因他平常表现一贯好……”一个红卫兵便即时念道：“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又说：“你说他表现好，那是他用糖衣炮弹来蒙蔽你，你怪相信他哩……”多么苦恼呀！然而我们又没权和他讲道理。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当了个小组长，他们就批判干部分不清敌我。在运动中政府按人口补助的布证，到农村后就没有我们的布证了。在要求进步方面，我也曾写过好几份参加团组织的申请书，驻队的一个工作组成员对我也很重视，很想帮助和培养我，但村中的团组织却不重视，他们认为出身决定一切。出身不好的没有一个是团员或什么干部的，所以，那位工作组成员也就“少数服从多数”了。他们公开地说，不让出身好的和我们接近，如果和我们一接近，“敌我不分”的大帽子就被扣上了。不仅出身好的不敢与我们接近，任何一个群众见了我们也有些怕，怕的是沾辱了他们。有时我们做的事有理，也评为无理。任何人也不敢为我们辩护。群众已经形成了这种风俗，把我们和老子一样看待和孤立起来。

在评工分方面，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青年，没有一个被评上全劳力的，因为评工分的第一条就是政治思想好。我们出身不好，也就代表政治思想了！你表现得再好，政治上也比不上一个贫下中农。如果在工作中偶然做错件事，便成了“敌意”的，属于本质问题了。所以在工作中我们总是胆胆怯怯、蹑手蹑脚的。近来，他们说“重在表现”是反动路线，因为上边有彭真的语录。有时得到了江青、陈伯达等同志的谈阶级路线的翻印文件，他们也都一看就算了，仍继续坚持“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任何一个人都不敢为这事来辩论，都怕替我们出身不好的青年背黑锅。我们多么希望得到中共中央关于阐明出身问题与阶级路线问题的文件呀！

以上的情况都是谭力夫之流所造成的恶果。这恶果不但收不回去，反而

更严重了。如果我们不将反动的唯出身论打垮，若以后新的当权派上任，他们对待出身不好的青年又会如何呢？我们不应该“只争朝夕”自己解放自己吗？

焦作市郊区农村一青年

.....

灵魂

——替别人或自己描象

梅 灵作

目前的有些“造反者”，还是一个宗派者、折衷者、两面三刀者。他明明地使群众起来，却不敢毁灭一个私字；明明地使队伍精悍，却不敢开门整风；明明地使群众所向，却不敢使旗帜永远保持鲜红；明明地使鬼域灭亡，却不敢使人永远记得。

他专为他的同类：人类的宗派者、折衷者、两面三刀者、自私的灵魂们，日日奔波，辗转于各校之间，言辞之美妙，语句之动听，以能做首领为度，恩赐别人去革命；使听者：可以哭、可以歌、可以恨、可以狂；同时如醒如醉、若知若不知……他必须一切唯我独尊，让别人联合于他的旗帜下。他有这种勇气和信心！

那些同道者都在漫步、沉思、想着各自关心的事，都自命为“造反者，

革命者, 首领的天才”, 以做“宏图大志”, 静等着欢乐的到来, 等待拜倒在“天才”的脚下。

这样的“造反者”, 他无须费力, 又能出名, 不可不谓高矣。

真的猛士出于人间, 他屹立着, 看见一切成绩与失利; 记得一切教训和血迹, 深知公与私、现在和未来; 将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他起来发动群众, 使鬼域置于死地。宗派者、折衷者、两面三刀者却阵了, 也许沉默了, 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中萌芽。

.....

出身(名词解释)

《出身论》在许多单位的辩论已经展开, 有必要对“出身”一词加以正名, 以免误解。

“出身”一词有两种定义。其一是指家庭出身, 即“爸爸的职业”, 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本报凡是提到“出身”的地方, 都是指家庭出身而言的。其二是指本人出身, 即“本人过去的职业”, 这是传统的用法, 在老一辈人当中, 仍有延续使用的。例如: “这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 “我是学生出身”等等, 显然不是说“我的爸爸是个学生”。本报凡是使用后一个涵义的地方, 都用“成份”一词代替了。

解放前, 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 子承父业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所以, 出身和成份常常是同一的, 比如: 父亲做鞋匠, 儿子也做鞋匠。但在社会

主义时期，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资本家的儿子是不会再做资本家了，就很有必要把出身和成份区别开来。

本报资料组

.....

参考消息

◎北京市各中学都十分关心《出身论》及其辩论，虽然有些人对这场辩论竭力阻拦，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拦，一场大辩论就要掀起。

◎「北京第二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成立（据云，成员是人大附中一名联动份子），写出了所谓《驳出身论》。但此文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问题，都可以用《出身论》来驳斥，所以十分不得人心。

◎阜新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成立，他们对《出身论》表示百分之百地赞同，并将在不久开始他们的活动。

◎《首都风雷》将在第四期就《出身论》问题表态，完全赞成《出身论》的观点。

◎《首都红卫兵》在《和中学生谈心》一栏里，指出唯出身论（血统论）的存在是阻碍中学生运动的原因。

◎二月八日，陈伯达同志就《出身论》问题说：“有辩论好嘛！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增长我们的辩论能力！”

◎由于各组织内部对《出身论》的看法不同，许多组织已经发生了激烈

的争吵和分化，不少人被罢官，甚至开除。有迹象表明，中学各组织将在《出身论》的问题上重新分化和排队。

.....

本报发行专刊启事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本报特将刊载《出身论》的创刊号重新排版，印成专刊，大量发行。在专刊中，改正了一些因为编辑疏忽而遗误的地方。今后的辩论，当以这次更正文件为准。

除去《出身论》，专刊上还转载了《首都风雷》发表的「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另一篇论战文章。

此外，编者按也做了部分修改。

因本报人手不够，来信不能一一作复，希鉴谅！外地读者购买本报时，请不要在信中装现钞，以免遗失。

本报编辑部

.....

（本书编者注：在1970年春节前夕，我因“反动日记”问题三年劳教到期解除，回京探亲时，亲口问过与牟志京一起创办该报的大弟弟遇罗文，他如是回答：（以下二文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其实就是《中学文革

报》的十几位成员(都是中学生, 只一名大学生郝治)。他说当时去开大会时, 为了给《中学文革报》壮大声势, 经几位核心成员决定, 临时起了个大名。而遇罗克的身份始终是投稿人, 并不属于《中学文革报》的成员。)

记二月十七日大会

本报记者

2月17日上午, 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等三个团体,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联合召开了“首都中等学校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打回学校去, 彻底闹革命”的誓师大会。

会上, 「中学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发言。对于目前形势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鉴于在社会上反响最大的《出身论》问题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尖锐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学的遗毒, 号召全体中学生打回学校去, 彻底砸烂反动的血统论, 完成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发言获得了会场上的一片掌声。

然而, 就在我司令部代表发言后的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 一帮名副其实的跳梁小丑开始了一场蓄谋已久的破坏活动。

两枚小鞭炮爆炸之后, 随之轰然而起的是二踢角的巨响。一小撮自以为是“英雄好汉”的混蛋, 蜂拥而上, 纷纷拔足越进主席台, 竟与执行主席抢麦克风, 顿时会场大乱。一个观众竟失声地大喊: “联动的来了!” 这群人借

“批判出身论”为名，行捣乱会场之实。他们疯狂地围攻我司令部成员和《中学文革报》编辑，叫嚷着要与之辩论。在这种情况下，我部不得不拒绝与之辩论，并对这种严重违反十六条的卑劣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破口大骂，不堪入耳。事态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的地步，一帮充当急先锋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歇斯底里地齐声狂叫：“《出身论》是大毒草！就是大毒草！”一个自称为“消毒专家”的瘪三，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揪拽我司令部人员，当场引起公愤。我司令部对这肆意践踏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全体众目睽睽地怒视着他，这个瘪三才灰溜溜地缩回了双手。

他们用谩骂道尽了内心肺腑之言，又进行了种种特务活动——如影子一般，监视、跟踪、盯梢我司令部人员，连上厕所都要遭到责问。

面对这种情况，我司令部仍然坦然自若。因为，真理在我们这边，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强大的后盾，任何人也休想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忠告那些跳梁小丑们：你们是吓不倒我们的！谩骂和恐吓只能表明你们的无能，表明你们怕见阳光，我们一定要战斗下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压烂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

彻底打破中学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

「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 2.17 大会发言

同志们：

刚才那位同志的控诉，大家都听到了。从他们所谈到的事实，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多么害人的东西！不知大家想过没有，反动路线对于出身好的人尚且如此，对于出身不好的人又该当如何呢？不用说，那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北京一中、六中以及许多学校都有劳改所，收容的大部分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天有人监视着，受刑罚、做苦役；打死了人，还得让没死的和他亲嘴握手，说：“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如果学校里还处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大家谁也不愿意回去。

这是个别的现象吗？不是！也许某些学校不象这样严重，但性质是一样的。崇文区有一所中学，运动初期，刮了一阵剃头风，专给出身不好的老师剃头。剃完了一楼剃二楼，剃完了二楼剃三楼。剃完了头的和没剃头的，真不知怎么样联合起来闹革命？！还有一所中学，进教室要有条件：出身好的走前门，出身不好的走后门，出身一般的爬窗户，这三种怎么样联合起来闹革命？！

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大辩论，在座的诸位都参加了，真不知好汉和混蛋怎么样联合起来闹革命？！所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天不改变，中学运动冷冷清清的场面就一天不会改变！

根据我们的调查，各校真正被发动起来参加了中学运动的人少得可怜。一般的学校，比例仅占 1/5 到 1/4。毛主席说：“革命群众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同志们，中学运

动不也是这样吗？没有广大的群众参加，中学运动就将一事无成；什么夺权，什么斗批改，没有群众，全是空话！

怎样才能发动群众呢？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不过有一点，大家不会不承认：要想发动群众，必须找出群众发动不起来的根源在哪里？思想基础是什么？

我们说：群众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赶走的！在中学里反动路线有一个最主要的工具“唯出身论”！

“唯出身论”就是“唯成份论”。我们的成份都是学生，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还有什么可唯的？所以还是说“唯出身论”比较确切。“唯出身论”是比“唯成份论”更没道理的东西！

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去年六月初，毛主席刚刚点燃文化大革命这把烈火的时候，火势是多么旺盛！群众确实是发动起来了，大字报贴满了一校园，揭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摧毁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打击信心多么充足，热情多么高涨，几千年的旧东西可以触动一下了，办学方式可以改变一下了。

又是谁把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打消了呢？是执行刘邓路线的工作组。他们往这烈火上泼冷水还不够，还要撤出一捆捆干柴。他们的方法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其中最能迷惑视听的，便是扩大出身好与出身不好同志之间的矛盾。他们打击一部分人，拉拢一部分人。

反动的“唯出身论”最集中地反映在对“对联”的辩论上。在辩论的过程中，不仅残酷地镇压了出身不好的革命师生，也指向了其他出身的观点不同的师生。真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派头。八中有一个学生，才

上初一，只因说了句：“一个混蛋变两个，两个混蛋变四个，共产主义永远没个来。”结果就被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现在这位同学的神经还不正常，见人就害怕。无数实例证明，这副对联成了中学运动的转折点，一变蓬蓬勃勃之势而一蹶不振！

在座的工人同志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当这副对联由中学走向社会时，是不是也成了厂矿企业运动的转折点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决不是的。这是过去修正主义集团统治时期，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余毒在泛滥，是刘邓路线镇压革命运动的必然产物。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唯出身论在作怪！

天真的同志或许会问：“对联不是被批判了吗？再批判不是多余吗？”我们说：不！对联虽然被判了死刑，可它的阴魂还在，根子还没被彻底地挖出来。当时推销对联时，大家都在学校；到了批判对联时，却只有极少数热心份子在忙碌了，自然就批不深、批不透，大家的脑子里总有对联的影子在作怪了。

反动的“唯出身论”把同学们堵在家里不想出来，这种现象使我们焦虑不安。从去年到现在，街上不断张贴着：“中学生走出家门干革命！”“中学生不要在家当保姆！”之类的标语。我们很体谅这些同志的心情。但是，要解决中学生回校的问题，光贴这些标语是行不通的，必须脚踏实地地了解呆在家里的同学的思想活动，才能对症下药。

我们调查了一下部分学校。不少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非常猖狂的。尤其是海淀区的一些学校，联动及同伙们仍在为所欲为，对敢于批判他们的个人和组织威胁、恐吓，动不动就给人扣上“阶级报复”的大帽子，

只要被他们发现有不“纯”的组织，就立即被他们砸抄、成员遭到殴打。这种现象怎能不让同学们寒心？谁还敢参加批判和斗争？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联动的前身：反革命的西纠、海纠、东纠，不都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吗？去年12月16日，纠察队们被解散之后，为什么又蹦出一个「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凭什么敢于目无党纪国法、炮轰中央文革、六冲公安部、大肆张贴反动标语？还不是凭他们出身好、“血统高贵”吗？大家打下去一个西纠，又立即出来一个联动，这说明他们的思想基础没被敲碎，灵魂没被触动，还没拔出“唯出身论”这个根子来。

在四个月的摸索中，许多同志深切体会到：反动的“血统论”，反动的“唯出身论”，是阻碍中学运动的最大绊脚石。他们要竭力制造出身不同的矛盾，在人们之间划出鸿沟，垒起高墙，那么，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抱着这个目的，我们「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写的《出身论》。这是一篇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彻底批驳反动的“唯出身论”的有力武器。它的出现，大受革命造反派的欢迎，引起了社会上空前强烈的反响！数以千计的来访者，以自己亲身的感受，证明了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许多中学组织在观点相同的基础上，和我们结成了亲密的战友。他们利用报纸、传单、大字报、辩论团等形式给我们以支持，助我们以宣传。谨向他们致以最真挚的革命敬礼！

值得提出的是，厂矿企业对我们的这一篇文章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许多工人同志热情地鼓舞我们、赞助我们，他们给我们举出成千上万的事实，

说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样压制出身不好的同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怎样迫害这些同志。批判“唯出身论”，也是社会上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许多工人同志参加了今天的大会，证明他们对这问题的热切的关心。

《出身论》的出现，正是时候。目前中学运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形式主义的“夺权”，就是没有大联合，光杆牡丹式的夺权，这种夺权见印不见人。把印拿过来，一烧了事。以后再用印怎么办？只好再找刻字社刻一块。这些人连依靠谁、团结谁、斗争谁都稀里糊涂，这种夺权是假的！绝大部分同学连学校都不去，你夺权又有什么用！

另一种是对校内、班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控诉与批判，从而提高广大同学的觉悟，重新组织、扩大、整顿阶级队伍。我们认为这是燃眉之急，这办法很好，我们支持。但是，因为中学批判反动路线的中心问题是“唯出身论”的影响，所以，在批判反动路线时，就不能不批判“唯出身论”。批判好办，但怎样才算批深批透了呢？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一切革命的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把“唯出身论”批倒了；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流毒还没肃清。

不应是口头上承认，而是在思想上认识这一点。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没有什么不同，革命的程度没有高低上下之分。在座的诸位有不服气的吗？你可以举出例子来。你要是能举出出身不好的人一定比出身好的人差一块，我们就信服你。不过，奉劝你千万不要举出身好的「联动」诸公，也不要举出身不好的王光华、郑兆南等等烈士，否则你定吃亏。

有的人也同意反对“血统论”，看来好象是我们的同志，但是谁只要一提平等待人，他就受不了。他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出一头，然后出于策略，而不是出于原则，恩赐给人一点团结，为“小民请命”一番，就自以为了不起。他虽然反对“血统论”，实际上他就沾染了“血统论”的毒素。他不希望比他出身好的人用血统论压他，他却依仗自己的出身不算太坏，而拿“血统论”压别人（注）。

所以，反动的唯出身论真地被批干净时，那就是在人们的头脑里真正明白了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没有区别。正如《出身论》中所谈到的：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的，社会影响是能够克服家庭影响的；而家庭影响的好坏，又不能只根据老子的好坏来规定。这就是说，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人之中，是没有多少差异的。

那么，在社会影响相同的情况下，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整个影响也就坏一些，从而表现就也坏一些呢？不是。家庭影响加上社会影响并不等于表现。这里不存在加减法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毛主席说：“不破不立。”要不破头脑中的旧思想，新思想就不能巩固地树立起来。受过一些坏影响不见得是坏事，有时还会变成好事。说来说去，影响是外因，内因才起决定作用。大家要想知道详细的论证，可以看看《出身论》。

今天，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受害者，反而纵容害人的凶手。我们没有理由说：“你受害你也得来，要不你就不革命！”这种责备人的方式实在是最冷酷、最虚伪的。

我们提出口号：号召一切受反动路线欺压和受害的中学生站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勇敢地闹革命！革命需要你的不是无畏的牢骚，不是呻吟般的哀

怨、不是软弱、不是妥协、不是世故、不是圆滑,不是这些!你们应该有勇气、有魄力、有决心、有信念,你们应该战斗!要消灭那些残害过你自己、残害过你的革命同志,并将残害多少代青年的可恶东西!这是我们新青年责无旁贷的义务。有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做你的后盾,有什么理由自甘消沉?前途光明,理想壮丽,把历史重担移到双肩上来吧,向前,向前,再向前!

(本书编者注:这段话是指能与「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经常见面、汇报和听指示的个别大组织的司令们。请参考上文梅灵之作《灵魂》。文革后期几位司令们都被捕入狱、监禁多年,那是后话。)

第五期图像

(报纸照片 20,21,22。注:缺第五期首版,但文章不缺。)

第五期 1967.3.6 四版

(本书编者注：《谈鸿沟》首发于 1967.2.27 《中学论坛》第一期。文中“编者按”为《中学论坛》编者加。)

谈鸿沟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编者按：在学校里，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对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对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并且延续到现在，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谈鸿沟》一文是着重针对血统论进行探讨和分析的。现刊登出来供大家研究，希望同志们读后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进行辩论。

《出身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首长在 1961 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热心的读者便写信来问，这位首长是谁？是不是黑帮份子？可以请同志们放心，这位首长是个“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不是黑帮份子，你们查一查 1961 年的《中国青年》，就可以找到这段话。

引用这位首长的话，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现象不合理；第二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事实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经存在了。不但存在，而且已经“不可逾越”了。这对于今天多忘事的贵人，是一个最好的答复。他们不承认××集团歧视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勉强承认一点，也只承认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青年才受歧视。大概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谈这个问题，过不了一年半载，他们就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即使不说这些贵人过去曾经为虎作伥吧，不说他们今天用不承认来逃脱罪责吧，起码也可以说他们本人体会不深，不懂得在反革命集团压制底下是什么味道。

有不少同志不理解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而这些同志往往在现象面前停住了。实质是什么？他们并不懂得。比如产生鸿沟的渊源是什么？反映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危害作用？说明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不知道，自然也找不到填平鸿沟的方法了。的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蕴藏已久的矛盾激化了，爆发了。“对联”出来了，谭力夫出来了，红卫兵纠察队和联动也都出来了。面对无数

丰富的事实，这些同志迷惑了。他们本来最善于责备别人没有阶级观点，但他们自己却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事实。

他们认为，谭力夫就是谭力夫，好像这么一个上了三年大学的蠢学生有本事一手扭转乾坤似的。他们既闹不清谭力夫怎么会成为谭力夫的，也不想知道为数颇多的群众在当时接受它的思想基础。直到《人民日报》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是“血统论”在作祟。但也就到此为止。不少人还以为自己既不是联动的一员，也不是谭氏麾下的战将，大概血统论和自己毫无关系吧？于是，当那篇与血统论宣战的《出身论》出来的时候，这些同志便跳了起来。他们一方面高喊“打倒血统论！”（因为人民日报社这样写的，他们虽然还迷迷糊糊，但也是要喊几声避避嫌疑的），一方面又高喊“打倒《出身论》！”（这一回他们清醒了，因为这和他们头脑里的混蛋东西大相径庭了）。于是他们也继承了联动的衣钵，在「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乱撒传单，大放二踢脚，大有联动少爷还魂之势。因此，如果说只是谭力夫和联动一小撮人有“血统论”观念，大部分人没有，那实在该为那一小撮人抱委屈了。血统论这种东西历时已经很久了，大约有四五千年了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自己头脑里有没有血统论的烙印，倒是值得深思的。

下面我们就系统的谈一谈血统论和有关鸿沟的几个问题。

一、血统论的历史渊源

在奴隶制社会，血统论这种东西就挺时髦了。比如在古希腊，那里的

人起名字，先要把老子的名字冠在前面。比方老子叫贺拉斯，儿子就叫贺拉斯的×××。这和联动张口老子闭口老子是很相象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雅典城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对于体育运动是十分重视的，举行一次运动会就好像过一个最隆重的节日。在这次运动会上有兄弟二人得到两项冠军，哥俩就把老子抬起来，绕雅典城走一周。于是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便对这个老头子喊：“喂，你得到这样的幸福，还不死吗？你还想得到更大的幸福吗？还想做天神吗？”于是乎老头子一高兴就呜呼哀哉了。这样的事情今天的人看来，实在荒唐。你儿子是冠军，碍得着你的事吗？但那时候的人就是这么个思想感情。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相传那时有个叫做舜的皇帝，他的爸爸是个十分可恶的瞎老头子，几次要害死他，但他还是替自己的老子隐瞒这些事，直到他做了皇帝，也还是没有再提起。多半他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老子反动，他便是混蛋了。因此还是不说的好。

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的伦理关系发展到了极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社会的常纲，是定而不可移的伦理道德。据说有一个牧羊的人，看到自己父亲偷了羊，便揭发检举去了，这件事让圣人知道了，他便大摇其头说：不大对头。汉朝有个皇帝叫做刘邦的，他在当皇帝以前就是个大流氓，时常到他哥哥家去骗饭吃。有一天他哥哥家的饭熟了，但偏对他说没熟，好不给他吃。等到刘邦做了皇帝，应该分封诸侯了。照理说，姓刘的都得是诸侯。可是他的哥哥分封不分封呢？刘邦一想，自己的长兄表现可不好，要是按重在表现的原则，那是不够资格的。不过后来到底是血统观念占了上风，他的哥哥还是被列为藩镇，只是叫做“剩饭侯”，多少

还不能忘记表现。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记得，贾府有位凤姐。凤姐为了修缮大观园，得找个监工的。她明明知道贾府里的人没一个不贪污，可也偏得找姓贾的。找姓甄的不行吗？不行。因为封建的伦理观念不允许她这样做。明朝有一个叫做方孝儒的，犯了罪依我们的想法，他犯罪把他杀了就完了。但是没那么容易，得“灭门十族”，连他的老子、老娘、再加上其他的亲戚，再加上亲戚的亲戚，都得杀掉。这下子可真是斩草除根了。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的这一套伦常关系编进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二十四孝”，内容主要就是谈儿子、老子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归根到底一句话，便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不是英雄怎么办？儿子也偏得说他是英雄，即便老子反动透了顶，儿子也得象尊敬英雄那样尊敬他，其目的无非还是证明自己是好汉。今天不是还有“共产党员”给自己反动的老子树碑立传吗？多半是读“二十四孝”读得太熟的缘故吧？现在似乎有一种风气，谁只要讲历史，谁就是别有用心。干脆告诉你们，省得你们猜测。我们讲这些，就是给明着暗着推崇血统论的人一面镜子，也照照你们的尊容，看和历史上的那些古董是不是有一二分相似？封建社会有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怎样的上层建筑；有怎样的上层建筑，就会有怎样的法律、习惯、道德和伦理观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阶级关系也不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样复杂。加之交通的闭塞，物物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所造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就造成了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因此，血统论变成了统治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的理论基础了。那时候出身和成份差不多是分不开的。老子打铁，儿子拉风箱。例外的情况很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说法。比如：，“这位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

“我是学生出身”等等，那并不是说我的爸爸就是学生。封建社会不象今天这样大分化、大变革、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今天资本家的儿子已经不再做资本家，而出身挺好的联动诸位反倒变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一丘之貉，出身和成份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封建时代的家庭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下面摘录《共产党宣言》的一大段，供大家参考。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这些算作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告诉我们，我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几千年来维持封建社会生存的血统观念带到了今天，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剥削阶级传统观念都要破产的关键性时刻，它们更要进行垂死

挣扎。变换各种面目（甚至是极“左”的面目）束缚革命、阻碍革命、破坏革命，那实在是必不可免的事。谭力夫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做为封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命运必定是被革命的车轮碾碎！至于那时候为什么他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通。如果我们掌握了起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由此证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之中。诚如主席所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他老人家又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正是这种剥削阶级的血统论，发展到了今天便是唯出身论，给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有时达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它在运动中自己蹦出来，让我们将消灭它的战斗部署提到议事日程上，因此，打破它的束缚，消除它的阻碍，防止它的破坏，填平它所制造的鸿沟，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亟待解决的任务之一，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都是责无旁贷的。

二、从三个方面看鸿沟

其一、家庭影响神秘化

一个人受不受家庭影响？肯定是受的。但是究竟什么家庭给予一个人什么影响？在一个人的表现中起到什么作用？答案是有原则性分歧的。由于家庭出身好的青年不理解家庭出身不好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理解家庭出身好的，往往将对方的家庭影响神秘化了。

不少同志忘记了今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

的色彩。比如一提到剥削阶级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剑影，以为这些家长每天就是教儿子怎样杀人。一提到高干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书，每天都要给儿子讲怎样高深的道理。这些同志从修正主义份子一手炮制的小说、电影、戏剧、刊物上面承受了这个概念，信以为真。其实这些东西恶毒就恶毒在让青年人理解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得和平演变是什么。假若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天只提防磨刀霍霍，而忘记了糖衣炮弹；假若高干子弟只对自己的家庭一味迷信，而忘记了高等生活的侵蚀，那么，或者使他们放松警惕，或者走到极端，造成了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这都是对革命不利的。又有一些同志忘记了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以为家庭给了你什么影响，你就接受什么影响，似乎一个人没有一点可以选择的自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于一种影响，有乐于接受的，有勉强接受的，有引起反感拒不接受的，也有无动于衷的。对于家庭影响也如此。今天的青年人接受了党十七年的教育，对于拿枪的敌人是能够认识清楚的。如果还有哪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在家里磨刀，那个结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对于家庭一般说来是憎恨的，因此，对于家长的言论，他们就有了免疫的能力。他们时时将自己放在与家长对立的一方，这样，他们在克服坏的影响方面便有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少爷们，那些自认为最懂得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庭之中的少爷们，却很容易忽视自己家庭的坏影响。一旦他们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坏影响，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也会当作富有营养的东西接受下来。殊不知，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都有

市场。对自己的家庭丧失警惕无疑是危险的。

更有一些同志把家庭影响夸大了无可形容的地步。他们以为除去家庭影响就没有其他影响了，即使有，也得受家庭影响制约。毛主席有一段话，证明了这些同志的荒谬。他说：“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可见，教育（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并且能克服家庭影响的。毛主席说的还是解放以前的情况，解放以后，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情况会怎样呢？恩格斯在解答“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时说：“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和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失。”

正象马克思早在 1848 年就驳斥过的政治庸人那样，今天摇头晃脑的血统论者们念念不忘家庭，念念不忘老子，活脱脱是个封建社会的遗少。革命的导师是这样批判他们的：“你们却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难道你们（资产阶级）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里还谈到：把东方的家族形态看成绝对的，是不合理的。这种家族形态只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

我们所以要引用这样多的经典著作，无非是想证明今天大喊家庭影响

大于社会影响，大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们是群什么东西！他们的水平比起那些用资产阶级偏颇观念灌昏了脑袋的政客还不如！看到他们对家庭这样神秘化，简直让人想起宽袖方巾的时代，十足是一群蠢货！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革命群众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说，这既不是将家庭当作社会上的细胞的那种关系，也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目前我们国家的革命人民正处在一种无产阶级同志式的关系，这就象毛主席所说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反动的唯出身论妄图改变这种局面，分化革命队伍，以达到其复辟目的。

其二、政治表现神秘化

把家庭影响神秘化了，自然要把本人表现也神秘化。因为这样一来才符合封建时代的种种格言。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什么“将门出虎子”，这些陈词滥调都被血统论者奉为至宝。

他们首先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都了不起，行堪观止，字字珠玑，一举一动都值得记在将来的回忆录上。

这么一来，就造成这些青年盲目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贬低出身不好的青年。怀疑他们，轻视他们，处处以狭隘的偏见观察他们，把他们万分平凡的举动也看得大有申陈。搞得他们紧张、麻木、自卑、甚至心理变了态。女十二中有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长期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竟以为自己顺心的事都是错的，自己不满的事都是对的。他们看了某一篇文章，

先是觉得挺高兴，可是立刻就责备自己，回去写了篇批判文章贴出来，不过后来听说这篇文章让某位领导人肯定了，她们可大大慌了手脚！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这还有什么朝气蓬勃可言！她们的心灵简直是经受了无可救药的残害！而残害者不是别的，正是封建的血统论，正是目前大大流行的唯出身论！何其毒也！手头还有一张铅印的传单，是四个学校在运动初期联合组织的「红外围」。「红外围」的组织当然都不是出身好的。他们写道：只有革命的左派才能加入自己的组织，可接下去便说，“这个组织要绝对地服从红卫兵的领导”，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格打勿论”！多么典型的奴才性格！你已经是革命的左派了，还要绝对服从一个既非党团，又非无产阶级先锋队，只不过是出身好的「红卫兵」的领导之下。大概领导你们的都是超左派了吧？以上这两个例子，说明了青年之间的这道鸿沟已经多么深，多么宽，多么不可逾越了！在学校里，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气氛，一派是专门汇报思想的，一派是专门听汇报的，前一派必然产生阿谀奉承，阳奉阴违的能手，后一派必然出现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老爷。真要问他们是怎样成了混蛋的？不是别的，还是万恶的唯出身论把他们逼出来的！

其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任何一种腐朽的思想，都会被剥削阶级所利用。过去修正主义集团大大利用了血统论，运动初期刘邓路线也在出身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道鸿沟越挖越深，务使我们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想把革命队伍缩小，以利于消灭之，二是想

分而治之，三是想拉拢、利用一部分青年做他们顺从的复辟工具。有一段时期，他们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真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中学文革报》和其他中学生主办的报纸常常有这方面的报道，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有一张铅印的表格，是一位司机同志托人转交给我们的。他说：“请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人看一看，给他们做个参考。”

不负盛意，我们把它抄在下面，以飨同好。

学习驾驶员的条件

（一）驾驶员的培养对象：

1. 驾驶员的培养对象要贯彻阶级路线，以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烈军属子弟为主；对家庭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原则上不培养。

2. 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看其政治表现，如果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经过有关部门审查确属没问题的，可以适当吸收培养一些。

3. 所培养的机动车驾驶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好同志。（其余两条从略）

这仅仅是培养一个驾驶员所需要的条件！这张表很能说明问题。在第1款中，是两个不问表现：一不问“红五类”出身的表现，哪怕这些人是联动的刽子手，也要被“贯彻”进去；二不问“黑六类”出身的表现，哪怕是聂元梓、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也都拒之于门外；第2款似乎是重在表现了。这一款是针对除去黑六类以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那不用说，就是小业主出身的了。这回重在表现了。可是，一要划清（划清了还

不相信)，二要审查（审查到了没有问题），才能培养“一些”！根据出身这么一鉴别，于是乎再也用不着进一步审查了，便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好同志”了！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这种现象究竟能不能容忍！这不过是千万个例子中的很小的一个。凡是克服了偏见的革命同志都可以为我们证明这一点，举出你亲身经历的更多事例来。

社会地位是这样悬殊，还谈的上什么团结，什么了解？更谈不上共同战斗了。有的只是隔阂，是生疏，是淡漠，出身真是压死人啊！

以上我们就从家庭影响神秘化这个方面，从政治表现神秘化这个方面，从社会地位的平等这个方面，分析了在青年之中存在不存在的一道鸿沟。我们说，是存在的。它的存在是由血统论，唯出身论一手造成的。它严重地阻碍着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阻碍着我们的前进，到了彻底填平它的时候了！

三、填平鸿沟的办法

我们必须用阶级论代替血统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干革命。阶级论就是“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这里所说的成份不是出身。比如你成份是个工人，是个学生，这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不能唯成份，不是说是个工人都是革命的，还得看表现。象江青同志所说的，要时时处处看一个人的观点、立场。这和出身都毫无关系。让那些死抱着家庭粗腿不放的人见鬼去吧，这个鸿沟我们是填定了。

革命的同志要在斗争中填平这道鸿沟。过去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这道鸿沟把革命青年分开了，使他们站在天河的两岸，遥遥相望，几乎

使运动夭折。现在，我们应该在彼岸此岸共同填土，让它变成一道通途。这道鸿沟只能在大联合中填平，在夺权斗争中填平，在斗批改中填平。只有共同斗争才能彼此了解，才能克服神秘化的倾向，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识别一个人表现的好坏，才能验证一个人所受影响如何。那些受过一些委屈躲在家里不愿出来的同志，应该鼓起勇气，重新投入战斗了！那些压制过别人，无形之中帮了修正主义份子的忙的同志，也应该扪心自问，努力改正了。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涤荡我们脑海中的剥削阶级观念，才能使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改造成一代新人。而要使这些都不至于变成空话，要使中学革命运动不至于冷冷清清，要使今后的革命能顺利开展，我们首先应该强调：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我们讲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屈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不在于他的性格，不在于他的年龄，而在于他的表现，在于思想改造得好不好？通过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决不是出身好的人一定比出身不好的人表现更好。联动的骚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党历来是主张革命青年应该平等的。毛主席在他亲手拟定的接班人五项条件中，并不曾提到“出身”二字。他的那篇足以鼓舞我们青年无限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是对所有革命青年说的，不是对某一阶层的青年说的。谁

要想扭转它，想阻碍它，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鸿沟等待着我们填平，血统论、唯出身论等待我们消灭。革命的年青人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在斗争中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向一切腐朽的东西开战！

首发于《中学论坛》创刊号

1967年2月27日

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

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旭日战报》，不惜以六版篇幅，对《出身论》大肆攻击，发表了一篇又长又臭的文章《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阶段出现，是必然的。

大家总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当火势燎原的时候，是血统论配合着××路线将这场大火窒息的。随着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血统论又找

到了旧同志。它配合着保皇派别、联动份子、××路线的忠实信徒，配合着社会上的习惯势力，再一次进行新反扑，这当然是“必然”的！

该文的作者实在没有时间概念。《出身论》出现在去年秋天，当时大联合、大夺权还不是高潮！有的却是西纠的猖獗，联动的骚乱。《出身论》敢于面向这些嗜血成性的反动组织下战表，敢于动摇他们的特权地位，即使缺点再多，也足以使庸人惭愧。而那时候你们这些好汉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谁人不知你们轻院东方红承认过谭力夫的讲话，承认过反动对联！你们可曾触动过你们的错误思想，哪怕是一丝一毫？即使是现在，指导今年运动的元旦社论明确地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又有哪个人看过你们的表态！如今你们在批判《出身论》，这个向血统论的宣战书上充当英雄好汉了。你们和轻院“红爆队”大联合了，就连你们的编辑也不否认他们是保皇势力和执行反动路线的顽固份子的大杂烩。你们为了装门面，竟和血统论的崇拜者，联合在一起“批判”血统论了，岂非咄咄怪事？而发表于贵报的“红爆队”们的大作中，不知道从《出身论》的哪一节找出“男女关系”这一条罪状，这大概就是他们要批判的血统论吧？

该文(指“大毒草……”云云，下同)，首先从理论上，继而从政治上否定《出身论》，我们有必要逐一批驳，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批驳，批出他们趁此机会攻击毛泽东思想，颠倒历史之真实目的，我们就是要暴露这些跳梁小丑们肮脏的灵魂。

一、《出身论》从理论上“铲除”不动

该文反驳《出身论》的第一个论点：“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并能

克服家庭影响”。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须要提出“社会影响不大于家庭影响，社会影响不能克服家庭影响”。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笔者)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又说：“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它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请看，家庭影响又起“很”重要的作用，又是“基础”，又不容“忽视”，显然家庭影响是远远大于社会影响的，是社会影响所无法克服的。这是放屁！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否认内因也是由外因形成的；但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内因和外因有着质上的不同。我们处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为外因，是同时存在的。尽管从总的方面来说，一个是强大的，一个是相对弱小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情形又有异样。他总有自己的选择性。对于同一种影响，往往有的人起同感，有的人起反感；有的人爱好，有的人厌恶；有的人强烈，有的人淡漠；有的人接受，有的人抗拒。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即如你们，为什么和血统论的倡导者「红爆队」大搞联合，而不和反血统论的人搞联合，也是内因起了作用。

对于家庭影响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上的好影响是强大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因此，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从小受的社会教育，就是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教育。长大以后又知道阶级斗争，知道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再强调一遍，从小(照该文作者唯一清醒的时刻所说的话，即刚刚脱离“本能”，刚刚有了“思想”的年纪，亦即从7

岁)起开始长期接受这种思想，这就形成了内因。这时对于自己的家庭影响就会是反感而不是同感，是厌恶而不是爱好，是抗拒而不是接受。当然这也是指一般情况，例外也是有的。不过不管诡辩者怎样曲解例外，真正了解了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就不会把家庭影响看得神乎其神了。

返回来再看社会影响是不是能够克服家庭影响，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为了证明该文作者对于毛主席著作是怎样的不学无术，我们摘录一段毛主席的话就足够了。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份子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教育，是社会影响吧？可见，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不是家庭影响，而是社会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教育儿童的结果。但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却立论：家庭影响是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基础！在发难的开头，他们本来说，《出身论》的这一段是“不值一驳”，却驳了三千字。不幸的是那驳的结果，原来是他们自己违背了最高指示。

该文在做了这样的“文字游戏”之后，又反驳《出身论》的第二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大”。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有着紧密联系的。”发生作用，固然是对的。我们说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并没有说一点没有。但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则大错而特错了。

出身和表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个中间物，那就是“影响”。正如一位老工人所讲的：出身、影响（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表现是一条索链的几个环节，那边烧热了，这边不见得热。

表现和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和社会影响。因为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思想是表现的根据。所以，表现是受社会影响制约的。

对于一个人的表现，家庭影响自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不过不是主要作用。毛主席和××同志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只有家庭影响和一个青年的出身才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新社会，社会影响和出身没有多大关系。今天的学校都是无产阶级开办的学校，并没有地主子弟学校或资本家子弟学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同样是社会教育。当然，对于高干子女，出身和社会影响常常是有关系的。例如寄宿制高级学校，即那些只供高干子女享受的修正主义温床，就是和出身有关系的。不过，举出这个例子，对你们的结论实在太不利了。因为这只能证明出身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并不好。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提的好。

出身只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家庭影响又在表现中占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与表现关系甚小。光是论证到这一点，已经足以动摇血统论的基础。但是，我们还要证明，出身即使和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尽管这个论点会使“炮制”该文的“混蛋”们暴跳如雷。

“当然在部分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

个别反动的。”谢谢，这是该文作者神志不清时提供给我们的论据。

联动成员的出身都是最上乘的，但是陈××同志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并不好，因为这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相反，列宁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但他从哥哥姐姐那里受到了很好的革命影响。毛主席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尽管他的父亲是个富农，但是他从母亲和家里的雇工那里，受到了许多好影响。无论血统论者多么一厢情愿，一个老子总是组成不了一个家庭的。这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

“这是少数！这是例外！”“这不是主流！”血统论者振振有词地念咒了。不过，既然已经承认是“少数”、是“例外”、是“支流”，那么，就是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它存在的道理，就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阶级敌人还是少数呢，但并不等于没有。那么，说明这些例子的道理是什么呢？该文作者说不出。别人说出来，他又跳脚！

这个道理，《出身论》说得很清楚：一个人与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联系了，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如此说来，出身和构成表现的次要因素，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出身只能作为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这几条气势汹汹的好汉，在两次碰壁之余，开始反驳《出身论》的第三个论点了：“出身不是成份”。按照辩论的原则，它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就是成份”。

他们正是这样做的。该文说：“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

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也就是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出身……”显然，作者是把成份当作出身了。

把成份当作出身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是，老子是老地主，儿子是小地主；老子是老高干，儿子是小高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也。

我们在论证“出身不是成份”这个论点时，有这样一个论据：“毛主席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份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划为哪一个范畴。”蒙作者费心，找到了原话。原话说：“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于是他们便手舞足蹈起来：“殊不知毛主席在讲这一段话时首先就讲到了家庭出身。”按照他们“混蛋”（对不起，这是借用）的头脑所得到的“混蛋”的结论，便是“哪一个家庭出身的知识份子就应划归哪一个阶级范畴。”

真要给他们讲点初级历史了，可怜的大学生！请问，当时能上得起学的知识份子，什么家庭出身的居多呢？显然，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居多。可是，他们的大多数偏偏不属于剥削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前面援引过的毛主席的话：“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都雄辩地证明了：“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划为哪一个范畴。”

出身不是成份，儿子的职业不是老子的职业，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浅显的道理吗？“出身不由己”，所以是死框框；成份可选择，比如，从前有

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放弃了继承权而参加革命的，如今也有成份不好的人改造好了摘帽子的，所以是活框框。既看成份，也看表现，是对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是不对的。因为成份和表现是密不可分的。地主的表现和贫农的表现就是不一样。而出身和表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有的甚至是一点也没有关系(例如列宁)。所以，用一个死框框，同时又用一个活框框衡量一个人，是为《出身论》反对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愿意对“出身”这个词做做正名的工作。“出身”有两个含义。今天普遍的用法是指父亲的职业，亦即家庭出身。我们文章里的“出身”，都是指家庭出身。出身还有传统用法，是指阶级出身，即本人过去的职业，亦即本人出身。例如：第一个发明电器的爱迪生是报童出身，不是说他父亲是报童，而是说他本人过去曾做过报童，我们的文章里一般是用“成份”代替了。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常常有着不同阶级的属性。所以，在我们看到一些材料的时候，有必要分清哪个是出身的时兴用法，哪个是传统用法。

既然出身不是成份，请问铲除《出身论》的劳动能手们，你们何曾见过：“一、有出身论，二、不唯出身论，三、要重在政治表现”这样的阶级路线？你们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党的阶级路线！

由于你们连这样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所以就写出了那样狗屁不通的文章。的确，《出身论》是提出“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对于过去长期受压抑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是会起一定积极作用的。但你们抗议了。你们说，这就是“他们还梦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出身不好的青年骑在人民头上来着？

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何谈重新二字？显然，出身和成份又被你们混淆了，你们又说：剥夺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正当权利，“这就是我们党的阶级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制度。”你们多么恶毒地挑拨出身不好的青年与党的关系啊！请问，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吗？对地富反坏专政，难道对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人也专政吗？出身和成份又被你们混淆了！一个堂堂大学生，把影响也看成老子，把儿子也看成老子，横竖都是老子，念念不忘的也只有这个老子，简直高举老子这面大旗死耍赖皮了。倘不是犯了偏热狂，就是中了修正主义流毒太深，大概快不可救药了。

你们想驳倒《出身论》这三个主要论点吗？遗憾的是你们只停留在谩骂的水平上，一个也驳不倒。你们在理论上“铲除”不动《出身论》，因为《出身论》是以毛主席著作为依据的，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你们这几个神志昏聩、头脑混沌、思路紊乱、词不达意的家伙们妄想及锋而试，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到了极点。

二、《出身论》从政治上“铲除”不动

有一些人信奉这样的原则：用理论打不垮人家，就希望能用帽子把人压垮。看来，北京轻工业学院就很有几个这一流人物。

帽子之一是：“挑拨各种不同出身的青年之间的关系，蓄意制造宗派对立。”这个帽子要是给反动对联戴上倒是合适。但我们何尝提出过“老子英雄儿混蛋，老子反动儿好汉”这样的“鬼见喜”来过？并没有。我们只是提倡“出身不同的青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而且我们深信这是党一贯所主张的政策。难道提倡平等，就是“制造对立”

吗？你们真是到了发昏的地步了。

挑拨关系的恰是你们。正是你们恶狠狠地说：“老实告诉你们”，（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这是根据毛主席著作的哪一章哪一节？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哪一条哪一款？你们还煽惑说，“这是党的阶级政策”。用你们的话说：“作者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你们也许会诡辩说：我们是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前面加了定语的啊！我们指的是“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原文如此不通，非笔者引错）之云云的青年啊！参照上下文意，那么不甘当“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剥削家庭阶级出身的青年，就可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了吗？显然，这也是要被你们否定的。所以加上了那一大长串的定语，足以证明了你们逻辑上的混乱、思想上的空虚。这样你们就越来越糊涂。比如对于没有定语的，而又不是工农家庭出身的青年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是没有答案的。

退一步说，你们加上了定语，我们暂且认可吧。那么，试问：“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出身好的青年，例如联动份子，能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呢？无论现在你们和这帮家伙怎样联合组织“批判《出身论》联络站”，在那里暗递秋波，恐怕你们口头上也不敢承认这一点。用中国人的话，简洁地说：坚持反动立场的（哪怕是出身好的）青年，也不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可见，这里只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问题，而不是家庭问题；只是表现问题，而不是出身问题；只是定语问题，而不是主语问题。是你们把本质的东西变成了定语，把非本质的东西当成了主语。因

为自己的荒谬，而在那里“怒不可遏”，这个脾气可真发得没道理。

你们或者会大叫：出身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没有呀，出身不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全部呀！应该说今天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无论什么出身的都是少数。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过了。现在再退让一步，就说即使如此吧，也只要提出“凡是不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一个口号就可以了。因为照你们的结论，只要这样一提，自然而然就把出身不好的人排除了，把出身好的人留下了。你们既然认为出身是表现的唯一的原因，表现是出身的必然的结果，那么，表现之中已经包括出身了。用不着把这二者相提并论了。可是你们偏偏要齐头并进。其实，文化革命以来的表现，用不着问老子，自己最清楚。不过你们怕谈表现。因为一谈表现，你们就吃亏。对你们这一小撮人，不拉出身这面大旗做虎皮，岂不露出庐山真面目？特别是对于你们的联动“小将”，这就更不利。

那么，是谁“为害人虫混进革命阵线进行活动提供了组织路线”呢？不是别人，正是你们。是谁在挑拨关系呢？不是别人，也正是你们。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请听你们自己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吧：“我们就是要考验你们！”“你们”——根据下文，是指出身不好的青年，那么，“我们”是谁呢？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吗？这些英雄哪里比得上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这样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你们还要考验人家，配吗？如果，这里的“我们”是泛指出身好的青年，则又大错特错了。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应该接受党的考验。可是，他们中间，不存在什么特权，不存在一个是考验别人的阶层，你们分出了这样的阶层，不是挑拨关

系又是什么呢？

帽子之二是“为××路线喊冤叫屈”。什么是“××路线”呢？照你们的说法是“抽掉了重在表现的政策中的阶级内容，而把‘重在表现’变成了‘重在表面’。”或者说，是“剥削阶级子女受修正主义宠爱”，是“不讲出身”。这是最疯狂地颠倒了历史！如果说什么是“重在表面”，那么，只问出身，不问表现就是最严重的“重在表面”。因为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出身和阶级内容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只有成份才是和阶级内容有关系的。即如你们，对于出身好的联动份子那样客气，而对于出身不好的不问其表现如何都那样霸道，实在就是典型的“重在表面”。

血统论既然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得那样顺手，那么，这个古已有之的东西，也不会不为修正主义集团所利用。血统论的作用，就是缩小革命队伍，扼杀革命热情，制造人为的对立，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哪一个反革命份子不欢迎这种东西！

我们在《出身论》中“受害问题”里举出了大量的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例，这都发生在××集团统治时期。今天本报发表的这一篇调查材料，也发生在文化革命之前。有无数事实证明了旧团市委推行的是“唯出身论”的反动路线。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血统论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

我们控诉××集团形“左”实右地推行血统论，你们则说没有那么一回事。请问，这到底是谁“为××路线喊冤叫屈”呢？是我们还是你们呢？

你们颠倒了历史，但历史是忘得了的吗？问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现实。你们为××集团翻案，把他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罪行，美化为实行

了一概平等；把他不讲党的阶级路线，美化为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为了让反动路线推行“血统论”，继续歧视、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并使之合法化，同时也为了减轻你们过去迫害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罪责！总之，你们是想推行比××形更“左”实更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最恶毒的是，竟把修正主义集团欠下的这一笔血债记在党的帐上！

是谁告诉你们，××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是现实吗？非也！是中央文件吗，中央确实发表过一篇社论，谈到××的招降纳叛。可是，这里指的降和叛，不是出身，而是成份。指的是××招降了一些无耻叛徒，反动权威，蜕化份子，奴才走狗，哪里说的是出身？于是，头脑简单的勇士们又迷惘了，既然××招降的是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又怎么可能迫害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呢？如果，你连这也迷惘，那么，你可以回答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情景，这总没忘记吧？那是千真万确地迫害了剥削阶级子女了吧？告诉你们，这恰好证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广大的剥削阶级子女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正和广大的出身好的青年与修正主义集团不是一个阶级范围的一样。那么，是谁告诉你们，××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

不是别人，是××路线。是××路线指使他们的喉舌，所谓新改组的《北京日报》告诉你们的。翻开那时候的报纸一看，北大的孔繁不是大喊陆平优待“狗崽子”们吗？从此开了先声。至于孔繁是什么东西，现在大家都了解了。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演出了。“对联”问世了。血统论变本加厉了。回顾历史，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以《旭日战报》为首，召集了三十个学校，大为××翻案，莫须有地大讲出身不好的青年“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纷纷出笼，他们自称‘左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借批判形‘左’实右为名，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工农子女之实。”好一副不准人家革命的赵太爷的劲头！今天有哪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专门打击工农子女了？工农子女也有左、中、右之分，工农子女和非工农子女一样，既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集团，假使有个别的工农子女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理应所有的子女(当然是要革命的女儿)共同打击之，其实这并不是打击工农子女，而是打击反动路线。你们把打击反动路线当成打击工农子女，这是对工农子女最大的诬蔑；你们又以工农子女为幌子，不许人家打击反动路线，实际上是肆无忌惮地包庇与袒护。你们颠倒历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你们和修正主义集团，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

帽子之三是“拼命地鼓吹反动的‘阶级熄灭论’(疑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对于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们，错了一个术语也算不得什么怪事)，鼓吹荒谬的‘阶级调和论’”。

在我们的《出身论》中，一直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我们强调无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份子的斗争，强调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强调了与反动路线的斗争。我们所没有强调的，所不赞成的，所激烈反对的，是“出身好的青年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之间的斗争”。我们说，这是人为的鸿沟，理应填平。

但是，“聪明”的该文作者，说我们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这就是“阶级调和论”！在他们看来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两个对立着的阶级。这个帽子，提出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

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将要贯串整个社会主义的始终，阶级斗争要持续五代到十代。今天的阶级敌人诚然是地、富、反、坏、右份子，是剥削阶级份子。那么，下一代的阶级敌人是谁呢？解放快 18 年了，上一代已经遵照自然法则而将近老迈了，下一代却成长起来，逐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部门唱主要角色了。对于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反动对联告诉我们：“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阶级敌人有了。老一辈一死光，他们的儿子就会是阶级敌人的替死鬼！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点也不甘示弱，他们追随反动对联之后，继续把剥削阶级子女当作新的阶级敌人看待，谁替剥削阶级子女说话，谁就是“摇旗呐喊，为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夺权制造舆论准备”。阶级斗争的规律当真是这样吗？

毛主席亲手拟定的十六条告诉我们：“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份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看来，主力军并不只是出身好的人。那么，革命的对象，即阶级敌人是谁呢？过去揭出来的敌人姑且不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来，这个新登台的阶级敌人，也还不是出身不好的人。特别是通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泛滥时期，特别是通过西纠、联动骚乱时期，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以出身来划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够多么荒唐！

歧视、排挤、打击出身不好的青年，绝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接班人)的阶级斗争。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经验告诉我们，否定式的回答要比肯定式的回答容易一百倍，我们择易而行，可以这样回答，绝不能把唯出身论当作下一代阶级斗争的规律。

而以轻院为首的这一小撮人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斗争的学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观点。从而搅乱了阶级队伍，放跑了阶级敌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调和论”。

《旭日战报》发表的这篇“臭文章”(这都是借用原话)，通篇没有提血统论的一条罪状，没有列举血统论的一条表现。但为了遮掩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在文末居然也喊出了“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足以使不明真相的人迷惑，以为《出身论》就是血统论。实际上，什么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呢？这篇洋洋大观的铲花文章，就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它反血统论是假，反《出身论》是真。因为《出身论》嗅出了他们思想深处血腥的血统论的秽气。《出身论》当初可以作为进攻西纠、联动的武器，当然更不惧怕你们这群蟹将虾兵。我们既不怕你们的大帽子，也不怕你们的人身攻击，不怕你们沿街卑鄙的造谣！让你们在真理面前颤抖吧！

轻院东方红公社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它是要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继续受血统论的迫害，它是在挑拨广大的出身好的革命青年与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关系，它是在颠倒历史，替××翻案，它是在抹杀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没有忘记，前一阶段中央文革率领着革命小将，费了多么大的心血，才扭转了血

统论猖獗一时，独霸一面的局面！可是，现在「轻院东方红公社」及「红爆队」这一小撮人却含沙射影炮打××同志，竭力把已经前进的历史拖回来。我们说，他们完全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而是怀着狼子野心，企图实现上述一系列丑恶目的。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反动的血统论正在反扑，同志们千万要提高警惕！

.....

他们为什么不敢表态？

——浅评“左”点比“右”点好

北京女二中「伏虎」战斗队

《出身论》发表以后，立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它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的血统论已经面临着没顶之灾。革命群众，尤其是过去受压抑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也有一些人，他们不敢表态，不敢说心里话。当他们看见“红五类”见到这篇文章皱起眉头时，便讨好地说：“这文章太右了”。他们为什么不敢表态？很值得研究。

在当前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还有人在两条路线的十字路口徘徊（对待《出身论》的态度是他们集中的表现）。他们还没有选择好走哪一条路。

是什么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不能当机立断、畏缩不前呢?就是这“左”点比“右”点好的概念。他们听惯了“混蛋”“狗崽子”的叫骂声,对于他们说来,这已经无所谓了。他们认为出身好的才是最革命的,血统高贵的人的一切言行都是无可非议的。在他们脑子里没有一个标准,只有两个抽象的概念“左”和“右”,这就是他们辨别是非的工具。宁肯“左”一点,也不“右”一点。于是乎他们就跟着那些人的屁股后边转,人云亦云。人家说:“就是得有成份论!”他跟一句:“光重在表现就是不行!”人家说:“就是不能让狗崽子们掌权!”他便说:“出身不好的人的确不保险!”他们不敢相信自己就是革命的力量,他们被高贵的老爷们压怕了,所以他们认准了“左”点就是比“右”点好。听到一点“右”的话,便闭起眼来瞎反对一气,他们只看表面不看事实。他们不知道过左就是形左实右。这种人不是唯物主义者,有时他们对那些“右点”的话并非不同意,对那些“左点”的话点点头并非心甘情愿,他们看到貌似“右点”的《出身论》以后,思想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他们感到这篇文章处处通情,处处达理,但看看“红五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的脸色,脑子里又恍恍惚惚觉得有些“过火”,似乎有点“右”;于是习惯势力“左”点比“右”点好,使他分不清颜色,迫使他遥遥晃晃地站到“左”边。虽然他既不敢反对,又不敢同意,只得不表态了。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你怕什么呢?形而上学的“左”点比“右”点好,只有奴隶才把它当作座右铭!

同志,你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你中毒太深了,勇敢地起来战斗吧!

.....

我们为什么支持《出身论》

北京四中「红旗」

《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彻底的决裂。”

反动的血统论是所有反动派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自有阶级社会以来，血统论就是野蛮剥削和压迫的辩护士。几千年来，它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回忆一下这一幕幕丑剧是有益的。

在奴隶社会中，生产方式的低劣，经济的落后，人们的愚昧，血统论以最露骨的魔鬼面目出现。奴隶主子、子子孙孙都是奴隶主，只因他们血统“高贵”。而奴隶世代只能是奴隶，只因他们血统低贱。奴隶主永远手挥皮鞭，奴隶身上总留着皮鞭的疮痍，血统论却为它歌颂和赞美。

地主与农民，贵族与农奴的新对立，并没有驱逐血统论，虽然它表面涂上了温和的色彩。贵族、官僚仍是世袭制，农民一代一代仍在社会底层呻吟。宗教兴起，使血统论更加泛滥，宣扬“祖宗造孽，子孙承担”的宿命哲学，麻痹毒害人民。封建帝王又利用血统论对弱小民族进行残暴的压迫。封建科举，要查祖宗五代“高、曾、祖、考”与本人。五代中如有娼、优、皂、隶(注 1)，根本无权参加科举；如敢考试，便是“欺君”杀头罪。“龙生

龙, 凤生凤, 老鼠生儿打地洞”是最好的写照。

虽然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 除了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了, 但血统论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资本家、贵族和奴隶主结成了“神圣同盟”, 依旧玩弄着血统论的法宝。在德国, 希特勒疯狂屠杀所谓“劣等民族”犹太人, 挑起民族仇恨。在美国, 种族压迫和歧视继续存在着。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 最高权利机构上议院的议员, 有些还是世袭。

这已足够说明, 血统论是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安眠药。“高贵血统”的人享有压迫和剥削的特权, 为所欲为; 而“低贱血统”的人却永远被束缚在宿命论上, 永世不得翻身。

在社会主义的今天, 血统论阴魂不散, 又粉墨登场。在文化大革命中, 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竭力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它挥刀杀死了王光华、郑兆南等烈士和其他革命群众。血统论是反动路线的思想武器, 它企图把一些人抬上天, 把另一些人打入地狱。血统论是百分之百的反动, 是思想的大敌。

列宁指出: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可怕的。”《出身论》的作者们敢于向这“可怕的势力”举起了投枪, 正射中了血统论的心窝。

《出身论》恢复了“重在表现”的本来面目, 《出身论》彻底揭穿了鱼目混珠的鬼把戏。它指出: “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社会影响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所以看人只看表现, 不看出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 在于思想改造。

为什么有人读了这些就如坐针毡, 歇斯底里大发作呢? 因为这些人希望人肉的筵宴永远摆下去, 却被人掀掉了, 毁坏了厨房, 把飞扬跋扈、吃人

的梦想变成了泡影，怎能不暴跳呢？

血统论拼死命地挣扎。他们煽起了为联动翻案的阴风，纠集反动逆流，大造舆论，准备对造反派反扑了。我们就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之。

血统论是根深蒂固的。没有激烈、艰苦的斗争，便没有新生事物生长的余地。他们以血统论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制造新型剥削者——特权阶层。我们坚信，历史不会倒退，血统论的死期不远了。这时候，如果对垂死的水统论不置一辞、不放一矢，我们说这是叛变！折衷与调和都是混蛋！

《出身论》的作者是凶猛的闯将！美丽光辉的新事物即将胜利！

出身不同的革命青年应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看，《出身论》这红色信号弹已经升起；听，这响亮的冲锋号已经吹响了！

革命青年们联合起来，向旧思想的堤岸英勇冲击吧！

注(1)： 娼：妓女；优：戏剧演员；皂：听差；隶：奴隶。

.....

略评《雄一师》报的四个版两万字

本报评论员

《雄一师》不惜用了四个版两万字大骂《出身论》，还口口声声佩服我们的聪明，我们可太佩服他们的文章之长。

剥开这具骷髅裹着的臃肿的外衣，有用的话不到四百。为了对等起见，特抽出本报四百字的地方给予驳斥，由下面算起：

长文说：“按照先生们的逻辑，只要反动的老子死去，就没有阶级斗争了？”那是您老先生们的逻辑。众所周知：阶级斗争还要继续五代到十代。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有没有阶级斗争，而在于阶级敌人是谁？是不是原来的敌人的子女？我们说：不见得。你们说：就是。但底下却又说：“如果我国一解放就将这批反动的地、富、反、坏等统统从肉体上消灭了，岂不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那苏联不就成了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的国家吗？！因为苏联在刚解放就将反动的富农和资本家都杀掉驱逐了。这岂不早成了赫鲁晓夫所说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了？真是令人笑掉几颗大牙！”——这一段确实可笑，但我们的大牙还不至于那么不结实。

苏联确实还没有成为“全民国家”，还有阶级敌人。可是，十分明显，阶级敌人已经不是原来的敌人的子女了。因为这些子女，大概还没有长大或出世，就连同他们的家长，如你们所说：“都……驱逐了。”这段话恰好证明了我们的“不见得”，也恰好给了你们的“就是”一记耳光；这自然不该算武斗。

至于今后的敌人和朋友该如何划分？这是《出身论》的宗旨。但只提出了一个否定式的答复：不能按照出身来划分。你们既然已经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那剩下的一万九千六百字就算白说吧。

四百字驳完，再提供一个小小的线索。作者说：“我们革干子弟和工农

子弟都是一根藤上的瓜。”这才最没有阶级分析。任何子弟都有左、中、右之分。假如出身于革干家庭的联动份子,也在“我们”之列吧?这么一来,大概也要跑到你们的藤上当瓜去了。

大肆攻击《出身论》,暗中提倡血统论,给联动翻案,为对联还魂,可真值得警惕!

(本书编者注:此文未删改一字。如此洗练、透彻、讽刺、幽默的佳作,定是遇罗克所作无疑。)

.....

【读者来信】

亲爱的战友们:

最近我所里有些大标语,什么“谁吹捧《出身论》就砸烂他的狗头”云云,在我想象中,《出身论》一定是反动透顶的东西。今日偶然看到此文,感到这是一篇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好文章,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闪烁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青年的新思想。我深为中国有这样的革命青年而自豪。

我所的一些人写了一些批判《出身论》的文章,可是除了扣帽子之外就是骂人,这不是正常辩论的态度,恰恰说明了他们理屈词穷。当然这些人都是一些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他们有的是被蒙蔽,有的是有私心和偏见,有的是被大帽子吓破了胆,不惜出卖灵魂;不加分析,随声附和,不敢讲道理。

在我的朋友中有出身于反动家庭的、工人和革军家庭的，他们都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不敢支持《出身论》。在我看来，他们是糊涂，不敢以天下为己任，不敢正视事实。在前一段时间，反动血统论大肆泛滥，他们都不表态，但对具体问题却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我所要出外调查一个当权派的情况，一个表现很好的共产党员只因出身富农，不能和出身不好的人一块外出调查。必须有一个红五类出身的青年一起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难道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中的一个合格成员，只因父亲是富农，反而不如一个出身好的表现一般的群众吗？党内也是这样。党员也分成了等级，唯一标准就是出身。只要出身好，表现不太好也要当文革委员，真是奇怪，那么出身不好的党员是什么党员呢？那些有意无意支持血统论的人其实是可怜的混人，他们不懂得辩证法，不敢承认现实。

亲爱的同志们，我感谢你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们相信一切真正要革命的人们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因为真理在我们一边！坚持斗争就是胜利！让一些混蛋去骂吧，历史将作出正义的裁判！

祝 勇敢前进！

机械研究所《试比高》战斗组一战士

第六期图像

(报纸照片 23,24,25,26)

第六期 1967.4.1 (四版)

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

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小撮人（即《旭日战报》派）摆出一副狗气杀的架式，与该院的一种小报联合起来，又拾起血统论的大刀，要和《出身论》血战到底了。

他们纠集了三十个学校不多的几个糊涂虫，其中包括他们的联动“小将”，要开“批判《出身论》誓师大会”了。遗憾的是响应者寥寥无几，终于没有告成。他们并不甘于失败，上窜下跳，妄想“以数量压倒质量”，大造声势。在他们特刊一号上，用了六个版的篇幅，非要铲除《出身论》不可。

我们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上给了他们致命的批判。我们说：《出身论》在理论上是铲除不动的。

聪明编辑们果然不再在理论上碰壁了，他们开始反击《出身论》的第二部分：“受害问题”，我们还记得，是他们说“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个理论是贯穿整个《出身论》的第一线。这次回避了理论，“受害问题”（这是实际问题）又成了“精髓之所在”了。

对于他们的朝令夕改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人总是顽而不会固的。

好，你们要辩论“受害问题”，我们就辩论“受害问题”。不过，事先告诉你们，稻草是捞不到的，这正好会暴露出你们的“精髓”。

“受害问题”这一节，举出了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各方面大量的事例，证明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不像×、×路线控制的《北京日报》所说的是受修正主义集团的宠爱，相反的，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你们承认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呢？这是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但你们说这是“特例”，“特例就是诡辩”，于是你们就以阿 Q 精神得胜还朝了。

不过，要反驳我们，总得举出相反的例子呀！说起来令人寒心，你们有关社会方面的例子只有两个，我们原封抄在下面：

其一，“在控诉××集团时，京郊的贫下中农愤怒揭发道：××之流，在四清运动中大喊大叫，什么以后地富子女叫什么名字，需要研究，总不能叫他们地富子女吧？他们还别有用心的起了‘新式农民’之称。贫下中农还揭发了××之流在一个生产队以搞“青年联合会”为名，不仅吸收了百分之三、四十地富子女，而且还让一些地富子女掌握了“青年联合会”的各个环节。复查时，还改划了一批地富子女为‘劳动者’，企图使青年一代混淆阶级界限。”

其二，“有的贫下中农这样说：以前他们（指地主）的孩子上洋学，咱们上不起，现在还是他们的孩子能上学，咱们还是不能上……，这也许是个特例，但是值得深思！”

第三个例子呢？没有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得出来了：“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草率，而是因为人家“不必多费笔墨的缘故”。

无论是从我们长时期的社会调查的结果中，还是从全国各地广大农村青年的成千封来信中，本来很容易挑出大量事例证明你们在说谎。不过，因为我们的“特例”都是诡辩，不如你们的“特例”那样“值得深思”，看起来，这样作的结果，对你们的花岗岩脑袋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请听我们问几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

去年夏天，当我们写出《出身论》，进攻猖獗一时的血统论的时候，你们还在沉睡，或者说正在帮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你们都没放过一个屁。谁都知道，你们轻工业学院在“辩论”对联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一边倒。在白色恐怖下，几乎没有一个“黑五类”子女不承认或不默认自己是“混

蛋”，也没有一个“红五类”子女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好汉”的。当然了，你们东方红公社诸公也“绝对如此”。按理说，血统论统治得这样结实的地方，在今天大家都批判血统论的时候，应当有所作为，哪怕写一篇文章，装装门面也好。但你们却连这一点表示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或许如你们所说：“谭氏路线要反，××路线也不能放过呀！”先说说你们思路的糊涂。谭力夫不过和你们一样，是从蠢人堆里挑出来的区区大学生，他算得了“什么氏路线”？就说有个“谭氏路线”吧，它和“××路线”究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以告诉你们，“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围绕着我们党的每一次政策，都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哪里还有什么第三条路线呢？

再退一步，就如你们所说吧！“谭氏路线是形‘左’实右路线，××路线是形右实右的产物。我们总得杀退两边进攻的敌人啊！”为了给批判谭力夫讲话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血统论的人加上一个罪名，你们不惜把××算作谭力夫的对立面，从而把他的“形”也变“右”了。你们真正觉得谭力夫形“左”实右吗？未必。不过事情相隔不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刚刚将“谭氏路线”置于死地。大家对谭力夫讲话的流毒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件也还记忆犹新，这时候，你们不得不咬着牙根说，这是从“左”边杀来的“敌人”。但××迫害这些青年的事件究属这一些了，大家的印象可能淡漠了，这时你们便指鹿为马，把××说成是形右的，以为搞了这样的把戏，就可以作为你们打击反对血统论的同志的借口了。不过，我们要问：××路线真的形右实右吗？

党中央通过它的刊物告诉我们：××集团推行的是形“左”实右的路线。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请问，你们是和谁唱对台戏？

你们的那两个特例，是想说明××路线不仅是本质上的右，也是外形的右。请问，这个形“左”又“左”在何处呢？

你们回答得了这几个问题吗？

颠倒历史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64年以来的历史吧！

1964年5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一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

那么，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毛主席分析了几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看，第一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的复辟活动、恢复封建的宗族活动和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第二是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第三是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活动；第四是新的资产阶级份子投机倒把的活动；第五是贪污盗窃份子，蜕化变质份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没有单单把地、富子女提出来呢？没有，一条也没有。

到了1964年9月，为了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亲手炮制，×××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出笼了。在这株毒草里，就把毛主席的阶级斗

争学说“修正”得面目全非了。修正主义份子首先否认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该文件说，即使是那蜕化变质的5%，“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只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其次有否认新的资产阶级份子的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且不准许向雇工剥削等现象做斗争。该文件说，不应该给当时猖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富裕中农戴上资产阶级份子的帽子，甚至不应该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百般包庇这些人，还让其中“公认能干”的，继续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接着又混乱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阶级队伍。对于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可以不讲“成份”（注意，是本人成份，而不是家庭出身），而只能根据抽象的“德”、“才”标准来衡量他们。同时，那些贪污盗窃、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也还可以是“依靠对象”。把修正主义份子提出来的政纲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几大表现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把本质上的许多东西抽去了！那么，阶级斗争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他们不敢更改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这一方面了。

但是依照宇宙的自然法则，到了1964年，这群地富份子很多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们一死，别的剥削份子又都被否认了，岂不是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和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公开顶牛了吗？为了掩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掩护他们自己），为了掩护真正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份子，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迷惑视听，这群修正主义老爷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个阶级，那就是“出身反动的青年”！该文件分析约占农村人口10%（其实远不止此）的地主、富农子女

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时说：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父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这就是新的阶级敌人。多数呢？

“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还站在十字路口”。这就是新的特殊“阶级”。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即便是他们，也“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不用说地富子女本人，就是和他们通婚的干部，也要“抓紧教育”。以上这些，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阶级斗争的“创造”。可见，最先提倡“血统论”的，最先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也正是修正主义份子。

《旭日战报》派说：“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是不是指的以上这些规定呢？你们还要“左”到什么地步呢？非得把地富子女全部搞成敌对阶级不可吗？

那么我们要问，究竟怎样划分阶级？毛主席告诉我们，划分阶级有两个标准。一是经济地位，二是对于革命的态度。难道在解放后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地位吗？没有。那些真正具有特殊经济地位的，比如投机倒把份子、雇主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反而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那么，是根据“对于革命的态度”才视出身反动的青年为敌人的吗？也不像。假使真的以此做标准，首先那些蜕化变质的干部，那些贪污盗窃分子，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人就应该算做敌人了。但这些人又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何况，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大部分算做“站在十字路口”、“划不清界限”的集团，也是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他老人家和他的战友们多次告诉我们：大部分出身

不好的青年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这样看来，把“出身反动的青年”算做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便毫无道理了。其实，这也只是出自真正的阶级敌人的政治上的需要而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政治原则的。

把敌人拉进来，谓之“实右”，把自己人打出去，谓之形“左”，这就是我们在《出身论》中所分析的：“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份子，包庇资产阶级份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进党内，给某些五类份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旭日战报》及其同伙清华附中的联动份子，两次为这一段“笑掉大牙”，但是我们偏偏把这一段再写出来，直到你们的大牙一个也不剩为止。

我们也觉得可笑。但我们笑的是：所谓谭氏与××，所谓的××与你们，是何其神似！更可笑的是，谭力夫和你们这群小丑，一起在那里拾××的余唾，却还把自己打扮成反×的英雄！怪不得在最近一次辩论会上，你们还公开为谭力夫讲话辩护呢！

修正主义份子的好梦是不长的。毛主席在 1965 年 1 月亲手拟定了“二十三条”，及时扭转了这个局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出身不好的青年了，却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决策人和他们大大小小的喽啰！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只字没有提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怎样的走在十字路口，相反的，即使对于他们的老子，还规定：“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又说，“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份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掉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请看，二

十三条中对待地富份子的态度，恰好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待地富份子子女的态度！同样的文件，还有 1964 年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这里也丝毫没有提出身。这就是说，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只要你按照五项标准去作，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

但是阶级敌人并不死心，他们还在煽阴风，点鬼火，他们的影响也远没有肃清。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搏斗，血统论、唯出身论这些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货色，就赤膊上阵了。请看：

×××1966 年 8 月的讲话说：“他们（指地、富、反、坏、资）的儿女要报仇呀！有杀父之仇儿子不报孙子还得报。”又说，“对他们的子女……要提高警惕。”还说，“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对在场谈话的多年革命的老干部，还这样讲：“你们情绪不对，有几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你们的思想感情不对，值得警惕。”（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的材料）。我们都还记得刘×的检举吧？她说：当她向×××汇报“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被同学奉若神明的时候，“×××微笑着听着。”按理说，出身地主家庭的×××，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他的老婆，本来应该不爱听“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不过，他们听了还是很高兴。因为具体到自己，那是“值得人深思”的“特例”。当然，对于大多数人，可就“基本如此”了。要举出郑兆南、王光华这样的例子呢？那可又成了“诡辩”的特例了。

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这都说明家庭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强调家庭出身，并不等于强调阶级斗争。再重复一遍，本人出身，即阶级出身，

即过去的成份，当不在此例。我们反对血统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血统论和修正主义决不是毫不相关的东西。

可敬的《旭日战报》一小撮先生们，却张牙舞爪地大喊大叫：“把出身放在第一位，这是党的政策！这是阶级观点！”请问这是谁家的党？什么阶级的观点？当修正主义集团在出身问题上和毛主席对抗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围绕着阶级政策决战的时候，你们究竟是站在哪一边？你们是为谁唱颂歌？

也许你们会不服气。“我们是为修正主义路线唱颂歌吗？我们不是把修正主义的头子××排成了头朝下吗？”的确，你们是这样做了。我们早也没有把你们看得多高明。你们纵然很反动，但真的到了“抚哭叛徒的尸体”的时候，你们却还没有那样一分狗胆。你们有的只是“狼性”。据说阿拉斯加有成群奔驰的饿狼。当它们的头目因为多消耗了体力而精疲力尽的时候，它们就把它吃掉，再往前奔跑。你们正是这样做的。你们可以毁坏修正主义份子的外壳，但你们却拼命保存他的精神。你们的愿望就是，××可倒，×××可倒，但他们印在你们头脑里的思想，他们为你们制定的反动路线，却要永远传下去。而你们竟说：这是“党”的声音！这难道不是为反动路线唱颂歌吗？

当我们的《出身论》到了农村的时候，革命的贫下中农子弟写信热情地支持我们，地富子弟也是十分赞同的。他们说：“读了《出身论》，知道党和毛主席是爱护我们的！迫害我们的是修正主义份子！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饱含热泪读着这些信件，但你们这一帮无耻的小丑，却嚎叫：“就是不给出身反动的青年以平等，就是要无限期地‘考验’他们！”

而你们竟说，这就是党的政策！

你们的嚎叫根本不是党的声音，这是××1964年9月已经喊过的，是×××1966年8月还在喊的，你们是为他们唱颂歌！可惜“时兮时兮不再来”，如今你们的颂歌已经是回光返照，已是无限空虚，无比忧郁的垂危着的挽歌了。不过你们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你们在同党的政策对抗的时候，尽量把自己摆在“左”的位置上，认为失败以后，还可以落一个“认识问题”，而并非立场问题。你们错了！形“左”实右，本质上是右，还是立场问题。谭力夫不是立场问题吗？他何尝不如你们聪明！你们的立场是十分反动的。

历史早就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1930年，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立三路线”的“左”倾路线时，王明等假革命派却批判“立三路线”的“右”，从而庇护并发展了“立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今天，毛主席又发起批判××集团执行的形“左”实右的路线，而刘××却利用他的宣传工具，说××执行的是形也没有的什么“左”，倒是实右形也右的东西，接着便有《旭日战报》、《教工战报》……一群英雄好汉，跟在刘善人屁股后面跑。请问，这究竟是为哪一条路线捧场呢？

若不彻底清算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有重演历史丑剧的可能。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各种卑鄙的攻击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曙光即在前头。”

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

.....

【短评】 出身不同的青年团结起来

近日来,随着《出身论》问题辩论的兴起,一小撮头脑中尚有血统论概念的顽固份子,纠合了一批乌合之众,或曰糊涂虫,造谣惑众,大放厥词,与联动暗递秋波(虽然不在形式上)之外,又道出了:出身好的人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尽管还不知道有哪种阶级感情),绝不会同意《出身论》云云。

然而我们须知,这是一个多么卑劣的手段呀!它妄想使一部分出身好的青年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站到反对《出身论》的立场上去。但是,历史将一定要宣判那些人的彻底失败,因为他们看问题总是用“出身”来作为准绳。

请同志们看一看这两篇文章吧,这是什么样的感情!那些“联动”小将们的“阶级感情”怎能与之相比!再请同志们看一看: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敢于砸烂尚有强大社会基础的血统论。难道不比那些庸庸碌碌,跟在别人后面跑的人强上一百倍吗?

虽然这只是几千封类似信件的点滴,但也足以能说明问题了。

出身好的青年勇敢地站出来,打垮反动的血统论!

一切革命的同志携起手来,彻底埋葬反动的血统论!

.....

一定要改造思想

我是一个曾经执行过谭式路线的革干的女儿。前些时候，我虽然认识到谭式路线是错误的、反动的，但对它的本质认识得并不清楚，所以做的检查群众也通不过。当我看了《出身论》以后，的确心里豁然开朗多了，我懂得了，无论如何，内因是主要的。如果不好好地进行思想改造的话，干部子女是非常危险的，最容易变“修”。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只要好好改造思想，同样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对我帮助很大，谢谢你们！今后我一定要甩掉“自来红”思想包袱，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刻苦改造思想，再也不离开革命路线了。

我对《出身论》的看法：

1. 《出身论》从本质上来讲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2. 只要经过好好说明，《出身论》一定是敌人最恨的，人民最爱的。

* * 市军大附中 * * 三月七日

.....

受毒害的青年站起来

去年冬天去北京，得到贵刊第一期，看完后，觉得你们解决了一个别人不敢问津的问题。这种敢字当头的革命精神，十分敬佩。其实，我是工人出身，从十四岁起就被人剥削的人。到如今有了文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完

全是党培养的；但我却是一个被唯出身论所毒害的人。因为我的出身和成份好，在 50 年入了丁玲所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因为我的出身好，别人都宠爱我们，奉承我们；因为我的出身和成份好，别人不敢做的事，我敢做，别人不敢说的话我敢说。结果怎么样？在工农班学习过的人，差不多都犯过错误。我们当时的班长陈登科（安徽省文联主任，作家）这次也完蛋了。被唯出身论所害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人，所以问题不能从单方面看。血统论是封建主义的阶级偏见，在人们的头脑中太深了！这是在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封建思想，由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唐平铸等人支持下出笼的谭氏理论，在当前最大的危害，还在于它是孤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由此可见，不打倒它成吗？不成！不成！一万个不成!!! 一定要将它连根拔掉！不但受迫害的出身不好的应该起来，受毒害的出身好的青年也应该起来，共同将它葬入坟墓。

中国作家协会 * * * 省分会 * * *

.....

辩论会点滴

本报记者

在连续召开的几次辩论会上，一些亲联动份子与一些头脑中尚有血统论概念的人，在**兵团及四中***一伙人的纵容下，向为要彻底根除血统论的到会者发出谩骂与恐吓。

在毫无道理的责问和声嘶力竭的叫喊被各方面的到会者痛加驳斥后，这些人竟然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血统论腔调十足的言论。显而易见，他们所要批判的血统论必然不深不透，必然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后来，这些人又进行了卑鄙无耻的人身攻击和威胁恐吓：“监狱的门在向你们招手，欢迎你们进去！有朝一日你们会在监狱里后悔！”等等的无耻烂言。

会至一半，联动份子打来电话：“我们的绳子早已准备好了，不要让狗崽子们跑了！”这更足以说明这些人的行动是谁反对，谁拥护。

目前，还有些组织或报纸，对于血统论也空洞地喊两句“批判”的口号，然而并没有拿出真正的东西来，将其从理论上、政治上、以及社会基础上彻底批倒，所以血统论有了今天的反扑。但当批判血统论的《出身论》发表之后，他们又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攻。这不是咄咄怪事，而是根深蒂固的血统论在人们脑子里的遗毒太深了！

.....

【读者来信】 反动的唯出身论在工厂

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小组发表的《出身论》后，触及了我的灵魂。的确，这不是一件小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我虽然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弟，但我也同样遭到了“唯成份论”这条错误路线的迫害。因此，我对这条错误路线的体会是很深的。我愿意以一个工人的身份，协助你们把这个工作进行到底，给你们提供有关资料，并参与我个人的观点，供你们研究时参考。

我是矿山上的一個钳工。几年来，由于我们单位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高喊“阶级路线”呀，“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呀，喊的很“左”，做的很右。他们偷换了阶级斗争的概念，转移了斗争的方向，在地富子女身上大做文章，他们却逃之夭夭，逍遥法外。

由于他们长期盘据着这个井口，唯成份论的现象非常严重，影响甚广，至今谭力夫的流毒还在我井口到处泛滥。下面就把我单位的情况简介如下：

从他们掌权以来，把大部分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青年工人(好多人爷爷是地主，但父母是革命干部)都调离了机电岗位，去干采煤工作。曰之：“机电工作是要害岗位，对这些人不放心，害怕出了乱子负不起责任。”表面是对党忠诚的，其实正是由于他们的做法，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例如：1965年初，一个富农出身的五级绞车工被调出，却将他们的心腹一个二级无级绳绞车工，调来顶替他的工作。由于操作不熟练，头一天就造成了蹲缶事故，造成停产两天没出煤，检修费用就花了两千多元。

有的夫妻两口，因其一出身不好，不顾家庭有无困难，就将双方工作调开；有的调离相隔七八里路远，有的女方早晨跑去上班，晚上还要赶回来给小孩喂奶，给家庭造成很大负担。

党为了照顾生活困难的职工，每年都有好几次补助。这种补助，凡是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或与其家庭有关系的，不管这个人的工作表现如何，困难再大，一律没有，把他们和地富反坏右份子等同起来看待。父母有了罪，子女也要遭殃。这种惯例似乎成了阶级政策。这不是人为地让他们的子女也要形成一个阶层吗？这样下去，对立面越来越扩大了，那么何日才能过渡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呢？

对于工资改革、级别调整，几乎也拿出身问题作为先决条件。出身不好的，不论工作好坏、技术高低、政治表现如何，没有较好的领导基础，想升工资是很困难的，有的几乎几次都轮不上一回。因而使这些人长期在思想上背着出身的包袱，对工作、技术也失去了上进的信心。比如两个人同一工种，一个出身不好，技术却好，政治表现也不错；一个出身好，技术不好，政治表现一般；但后者比前者占绝对优势。出身不好，就要低人一等，成了先天的罪人、终生恨。这样一来，使他们形成一种甘居中流的思想，自然是很容易的。

每逢节日、假日安排检修时，首先得把参加检修人员的名单呈报到保卫科，一个个进行档案审查，多少牵连一点问题的都不能参加。理由是这些人都不牢靠，不能信任，害怕出乱子。奇怪的是，还是这些人平时工作的地方，为什么平时不害怕，偏偏在检修时却要对这些人大加怀疑呢？这不是人为地要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阶层吗？

除此之外，提拔组长、班长、队长时，只要是出身不好的，或略微贴点边的，不论其工作能力如何、政治表现好坏，都统统不行，以“唯出身论”决定一切。长久下去，这些人丧失前进的信心，悲观失望，工作劲头不足，处于被束缚状态，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对国家的事业，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由于这种风气的盛行，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在平时工作中，“怕”字当头，不敢接近他们，只怕连累了自己，与出身不好的人远远的。有些人对某些出身不好的人从内心里感到佩服，也有心培养他们成为一个更 useful 的人，但由于这条鸿沟的隔离，不得不对这些人放弃希望，一些群众也对这些人感到惋惜，抱怨地说：“谁让你们投胎到地富家庭呢？命里注定了你们该倒霉，这怪谁呢？”这种抱怨都不是从辩证观点出发的，都是唯心观的毒害。

由于以上这种倾向的严重存在，对于出身不好的，入党入团也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干脆把这问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根本就不考虑这事，更谈不上让他们主观去努力。

我们的书记曾经在一次青年大会上说：“党团员不要和地富子女结婚。已经结过婚的要加强教育；还没有结的就不要结了。”看，连婚姻问题也规定政策来限制了。可是我在党章、团章和婚姻法上，从来也没见过此类规定，这也许是对出身问题的新创举吧？

更有些个人主义严重的领导，处处总是先把个人安危放在第一位，害怕与出身不好的人贴近了受影响、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们办事总是缩手缩脚、胆小怕事，任凭自己左一点；一提地富出身他就魂不附体、怕得要命；怕负责任、怕犯错误、怕开除党籍、怕丢乌纱帽。因此他们一左再左，不

可能坚持原则,只是人云亦云、谨小慎微。他们的脑子里灌满了奴隶主义思想,养成了盲从作风。至于群众呢,就更是小心翼翼、唯命是从了。

文化大革命以来,刚成立红卫兵、赤卫队时,在宣言上就明确规定:必须“红五类”出身。在充满极“左”的幌子下,竟连中农出身的也不要了;并且把许多贫农、工人出身的,也要翻出祖宗几代、连门亲戚,逐个进行审查。只要能捞到半根稻草,也要大加怀疑,大做文章,把你一脚踢开,竟然达到如此地步!这真是形“左”实右的实右,是极端到了极点!

出身不好的或历史上有污点的,凡能够捞到半根稻草的人,如果在运动中站到保皇一边就什么事都没有,哪怕问题再大些的人也敢吸收。如果站到造反派一边,那就骂你“狗崽子”、“兔崽子”、“王八蛋”等等,在你的把柄上大放厥词、大做文章,借此来攻击造反派的“队伍不纯”、“右派翻天”、“牛鬼蛇神”、“反革命窝”、“大黑店”等等恶毒语言。让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们在运动中只好靠边站,要么就加入他们的保皇组织。

以上仅是我们单位所存在的问题及类似的情况,供你们研究参考。

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注:以上谈的被调换工作的同志,不是因为这些人犯了什么错误,或家庭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这些老爷为了贯彻他所理解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才这样做的,也是他们执行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他们还借此机会把别人拉下来,把他们的亲信安插上去。

铜川煤矿一工人

1967.2.22

文化革命以前有无血统论

四中「红旗」

《出身论》是去年 7 月初稿，这使一些血统论的信徒们，好象抓住了一根稻草，大肆攻击，说什么“1966 年 7 月，反动对联还未流传，联动当然还没影儿，为什么小组就全力以赴地研究《出身论》？又为什么从事关于 5% 的调查呢？” “难道是他们目光锐利，看到了特权阶层了吗？”自问自答是“不，醉翁之意不在酒……（小组）七月动笔，不是针对血统论、联动，也不是抵制特权阶层，而是有其卑鄙目的”的，“是向党一系列正确政策进行攻击，这就是对我们新中国，对新社会不满。”对于这一系列的推理，判断，非常巧妙的自问自答，我们感到很奇怪。

请问：血统论就指反动对联吗？难道血统论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出现的吗？

请问：血统论的信徒们，你们以什么事实作为论据来说明“小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你们凭什么说，七月动笔，就不是批判血统论？那一大堆的卑鄙目的又是从何谈起的呢？

以小人之心度“小组”之腹是不行的，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只能说明你

们水平太低，只能停留在谩骂的水平上。

也许你们会跳起来大喊：“文化大革命前就是没有血统论，‘小组’七月写出身论，就是别有用心的。”

那么，就让事实来说话吧！

我们在《我们为什么拥护〈出身论〉》一文中已经说过，血统论是所有反动派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自有阶级社会以来，血统论就是反动阶级野蛮剥削、压迫的辩护士。在社会主义时代，血统论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思想武器。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今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统治着团中央，他们把持下的《中国青年》，执行的完全是一条资产阶级路线。请看：

60—62年6月，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思想改造问题的文章：0篇；

62.9—63.6，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思想改造问题的文章：5篇；

63.3—65年10月，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思想改造问题的文章：25篇；社论三篇。

回忆一下这段历史的背景，对理解这些数字是会有帮助的。

60年—62年，三年自然灾害，正是阶级斗争空前激烈之时。国际上，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中印边界冲突，蒋匪蠢蠢欲动等等。国内，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大肆宣扬三自一包。在这

一段时期,《中国青年》闭口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却奢谈什么“红专问题”,号召青年刻苦学习,其阴险目的是:地富反坏右都不存在了,如果再大谈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思想改造,岂不自相矛盾?

62年9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中国青年》的方向就是由这时起改变的。

也许有人会说:“团中央正是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所以才大谈出身不好的人思想改造呢!”

从表面上看,好象的确是这样。62年9月之后,尤其是63年6月团中央九大之后,关于出身不好的青年思想改造的文章,越来越多,几乎期期都有。你看团中央对这些青年多“关心”,他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多“紧”。

实际是这样吗?

请听:胡克实在团中央九大会议上,关于修改团章的一段话:“接受新团员一定要贯彻阶级路线,要特别注意接受工人贫农、下中农青年和革命知识青年的积极份子入团,对于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只要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经过工作考验,真正表现好的,已经具备了入团条件,也可以吸收他们入团。”“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每个基层支部都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要建立这样一个领导班子,就要从斗争中去挑选和识别人才,把这些成份好,觉悟高,年纪轻,热情肯干,联系群众的同志选出来当支部委员。”

在这段话里,完全混淆了出身与成份,混淆了阶级界线,并把“成份好”当成了挑选干部的首要条件。“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

发生这类想现象的根源，大概就是胡克实的讲话了。

再看一段团章：“共青团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青年，团结中农青年和全体劳动青年及其他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青年，团结各民族一切爱国青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这就是团中央贯彻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团中央在组织建设上，完全歪曲了党的阶级路线，公然把“依靠工人、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富反坏右”篡改为“依靠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团结中农青年、争取地富子弟”，在这里，革命与否，出身为准，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子女，成了天生的革命者，而地富子女实际上已经被列在打击范畴里，成了天生的混蛋。（挖所谓“背叛本阶级”，若不是地富，谈何背叛？）

这是对党的阶级路线的极大歪曲！这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的翻版。

可以断言，就是这个阶级路线，在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挖下了深沟，砌起了高墙，把青年划成三六九等。就是这个阶级路线，制造了新的阶级压迫，为“自来红”、“自来黑”的反动血统论的流行打下了理论基础。团中央是推行唯出身论的罪魁祸首！

铁的事实证明，所谓对青年的关心，是团中央耍的大阴谋。正是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一下击中了他们的要害，使他们不得不以新的面目出现，偷天换日，有意混淆出身与成份，搅乱革命阵线，削弱革命力量，制造特权阶层。

无数事实证明，血统论在文化革命前活生生地存在着。“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同志们，勇敢地站了出来，用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戳穿了敌人的阴谋，这种革命的精神好得很！

“难道是他们的目光锐利，看到了造特权阶层了吗？”事实恰恰证明，“小组”就是看到的这点，而且看得很准。同志，嫉妒是不行的，靠开“帽子铺”吃饭是不行的，还是虚下心来好好向人家学习学习吧。

九评中有这么一段话：“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然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出身论》作者抓住了这个首要问题，粉碎了修正主义份子鱼目混珠的阴谋，它的大方向始终没错！

.....

略评《教工战报》的头版头条

本报评论员

有些报纸很奇怪，想来他们不会不知批判血统论是中学运动的一个重点，口头上也喊它两句，但迄今未见他们写过什么文章。可是当批判血统论的《出身论》发表之后，他们却活跃起来了，争先恐后地大放厥词。今有某「北京中等学校革命教职工红色造反团」者，内哄之后，也随波逐流，以头版头条的位置，两版半的篇幅《宣判〈出身论〉死刑》。

自然，定成死罪，总须给别人造出罪状，诬之为捏造事实就是其中最便利的一条。然而《死刑》（指《宣判〈出身论〉死刑》，下同）却不然。它对《出身论》所列举的一系列受迫害的事实毫不否认，这使我们尚有些敬佩，总算不比另一伙蠢人，尚有几分尊重事实的味道。然而毒的却在下面了，《出身论》说：这些罪恶都是“修正主义份子一手造成的”；《死刑》却说：这就是“我们十七年的红色政权，这就是党的一系列已成的阶级政策。”

试问：是谁将所有的罪过加在党的头上，从而把矛头“指向我们十七年的红色政权”？

是谁在挑拨出身不好的青年与党的关系“煽动对新华社的不满情绪”？

因为“小组”（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下同）讲过“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目的而言，不是指手段而言”，于是便又成了一条罪状。

《死刑》“怒斥”道：“手段”是“和一个阶级的本性息息相关！凡是敌人拥护的（手段在内）我们就要反对，这是鲜明的阶级立场。”

但翻开毛选，却有一段话：“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大约在《死刑》的作者眼里，这里也没有他们那种“鲜明的阶级立场”了，因为毛主席不仅没有反对蒋介石的那种手段，反而“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两相对照，先生们又将做何解释呢？

不知怎么，《死刑》又称“小组”为“蒋匪苏修的马前卒”了。其理为：“蒋匪的‘曲线救国’”，乃“曲线是‘手段’”，“救国是目的”。因此“按

他们(指“小组”)的观点”，“我们倒要拥护”了。又为“苏联的‘和平过渡’”，“‘和平’是手段，‘过渡’成共产主义是目的”。于是惊呼：“小组倒要连一切修正主义观点都拥护了。”

好！你们记住你们讲的这样反动透顶的话。

毛主席告诉我们：蒋介石的曲线救国，目的是消灭共产党。你们却说：蒋介石的目的是救国。

毛主席告诉我们：苏修的“和平过渡”，目的是恢复资本主义。你们却说：苏修的目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

试问：是谁在“为被人唾骂的蒋匪的一系列卖国罪行提供理论根据”？是谁在美化“阉割马列主义灵魂的赫鲁晓夫”？

正如你们所说：“对那些企图为蒋匪赫秃张目，诬蔑主席思想的混蛋，必须给予坚决的镇压!!!”但是这下也错了，不想这回又轮到了先生们的头上！

另外，他们只是“推荐”*中*兵团*战斗队的文章，责任自然不该由他们自己承担了。那么，*中*兵团*战斗队似乎该承担了吧？人家的油印材料可也写得清楚又清楚，那是“据可靠同志了解”的，所以“只供参考”。看来，负责任的又是“可靠同志”了。呜呼！宣判别人以死刑的依据竟是莫须有的流言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流言可就多了。

比如《出身论》的作者吧，“据可靠同志了解”，“是一个***学院(还曾留过两年级)”的学生。偏偏《东风报》又说“不对！”因为那里的编辑明明看到是“四中的几位语文教员”在六月份写过，这么一对照，写作《出

身论》不但要连累“父母兄弟都有问题”，而且本人成份也得随着流言专家们的高兴而改变。

最不可理解的是接待站人员的“蓬头垢面”也成了一条“死罪”。那么，“油头粉面”行不行？大概，那该算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了。那就剃光头吧！也不行。没有剃光头，已经是“蒋光头、赫秃的马前卒”了（见该文第六节）；真剃了头，那还了得？这样一权衡，无论怎样“蓬头垢面”，还是保险一些。

最恶毒的，莫过于下面这条罪状了：“‘小组’——中学文革报——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三位一体”，这条流言的意思是本司令部人不多。但同一篇文章的另一条流言又说：“他们的触须很长，每个学校都有人，许多工厂、农村、甚至外地也有同伙……形成一个带有反动色彩的秘密地下司令部”，人又突然多了起来。惟其矛盾，就更恶毒。他们不是不知道，由于《中学文革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自创刊以来，多次遭到联动份子的寻衅、抢劫、谩骂、恫吓、抄砸甚至动武。如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还嫌不够，竟然散布“反动色彩的秘密地下司令部”这样的流言，为联动份子进一步残害我们提供理论依据。但又为了壮其狗胆，进一步说我们人数很少、迫害时尽管放心，这不是刽子手的行径又是什么？

“这些‘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太多工夫，也就不再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鲁迅当年就这样蔑视过混蛋们。不过，我们总是不愿意把“畜生”这个冠语加给“为人师表”的编辑们的头上的。

看来，我们的对手已经无事实可摆，无道理可讲了。所在行的只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无聊文人的办报方式，有的只是人身攻击，是流言蜚语；自己

呢，又不敢负责任，都推到“可靠同志”的身上，实在是山穷水尽了。你们让我们“辩诬”，把大方向转过去吗？我们可偏偏不上当。我们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就是用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出身论》，和你们这群为血统论张目的跳梁小丑们战斗到底，直到把你们砸一个粉身碎骨！

（本书编者注：此文未删改一字。根据它严密的逻辑思维和一语中的、嗅觉敏锐、善于辩驳的文风，定是遇罗克所作。从文中“毒的却在下面了”开始，遇罗克已经预感到中共将要给他制定的罪名。）

.....

致「兵团战报」编辑部

我们认为,你们发出的《取缔〈中学文革报〉》是十分不当的。

《中学文革报》所发表的及以后发表的一些文章，狠狠地打击了反动的血统论，在北京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陈伯达同志对这一场辩论很支持，他说：“有辩论很好。”然而，你们却说：“这场大辩论是个大阴谋。”你们想过没有，这样讲是把矛头指向了谁！

这场激烈的论战刚刚开始，你们讲不出一道理，就断言：“《出身论》是大毒草。”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联动之流最恨我们，你们这样做是帮了他们的忙。

至于说我们的组织“纯属反革命组织”，这是毫无根据的。要说取缔，只有公安局、军管会才有权利，从一个编辑嘴里讲出，未免太觉可笑。

另，你兵团所属人员，曾多次盗窃和抢劫《中学文革报》，有意挑起武斗，无理扣押我部工作人员长达八小时之久；在大庭广众之中狂喊：“我就践踏十六条！”你部人员还对我们进行了种种特务活动，对这些严重违反十六条的行为，希望你们注意。

广大的群众会给我们作出正确的评价，历史将证明我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本报编辑部

.....

【小资料】 当权派(资)与唯出身论

◎ “我们要强调阶级成份，一切都要讲阶级观点，讲阶级路线。阶级成份好的，总是好一点嘛！出身第一，但不是唯一。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老讲重在表现就是修正主义。”

陶铸《八月二十五日接见中南地区革命同学的讲话》

◎ “接受新团员一定要贯彻阶级路线，要特别注意接受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和革命知识份子入团，对于那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只要背叛原来的阶级，经过工作的考验真正表现好的，已经具备了入团的条件，也可以吸收他们入团。”

胡克实《在团中央九大的讲话》

◎李雪峰和新市委公开支持谭力夫的发言，并大加推广。当广大的革命师生起来批判这株大毒草的时候，市委还打电话给谭力夫，要他顶住。

政治学院「红旗」红卫兵战斗团政治部

《李雪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五大罪状》

◎刘邓抛出过“左派条件”。这个条件有时三条，有时五条，都有过“出身好”这一条。经过几次变化，最后由李雪峰、胡克实、胡启立传达时定了下来：第二条是出身好。

摘自《首都风雷》第二期

◎“凡是红五类的红卫兵都是很强的，冒牌的红卫兵，你们要注意……一次，我们的汽车被截住了，另一个红卫兵来问：‘你是什么成份？’结果那个红卫兵就跑了，原来他是假的。”

谭震林《1966年八月二十八日接见气象局红卫兵的讲话》

◎“农村要造反，首先要造地、富、反、坏、右的反。造了没有？地富子女你革谁的命？……他们有什么权利参加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参加。大学和农村不是一个概念……大民主只能是贫下中农搞。”

谭震林《1966年12月12日在红星公社的讲话》

.....

参考消息

◎谢富治副总理在3月12日的讲话里，坚决地支持了中学的革命造反派，命令一切有「联动」思想的组织解散。在这种形势下，北京中学各校「老」红卫兵基本上都已宣布无条件解散。

◎北京报界被卷入《出身论》辩论的报纸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另有《北京评论杂志》，参加了这场大辩论。充分说明了《出身论》点出了人们关心的问题。

◎三月十六日晚在工人体育馆，庆祝“红代会”的文艺晚会上，联动大肆捣乱，小鞭、二踢脚齐鸣，「六六六」（杀虫粉）的烟雾冲天而起。得悉：摄影师手表被窃，摄影机被砸碎。联动疯狂辱骂造反派，甚为嚣张。

◎河南、江苏等地，相继成立「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并已陆续开始了工作。

◎首都职工革命造反者中，成立了「《出身论》讨论小组」，表示赞同《出身论》的观点。

◎四中《革命造反公社》等一伙人盗用《首都红卫兵报》的名义，攻击《出身论》，遭到了「三司中学中专部」的严厉斥责。

.....

通讯地址：《中学文革报》编辑部

售价二分

(共六期《中学文革报》大全，全文完)

卷四

电影文学剧本

传记电影文学剧本《遇罗克》

遇罗锦

(本書编者注：此劇本，曾在《遇羅克 中國人權先驱 》一書中发表过。
现作者又有较大改動：1. 除了最后的 488 節之外，几乎没有对音乐的描寫；
2. 添加了分鏡頭共 17 小節。)

1. 雪原，一望无际。从天空俯视的画面：整个北京城，卧在静静的白雪中。
一只无形的“手”，一笔一画地写下罗克的手迹：遇罗克

2. 一九四九年

北京。一派萧瑟的严冬景象。廖廖行人的大胡同、小胡同。一辆穿行的人力洋车，年老的车夫冒着寒风和飘零的雪花，用力地蹬着。

三十岁的母亲(王秋琳)，和两个孩子坐在车上。她身穿毛皮大衣，左边紧靠着七岁的遇罗克，他戴着小白玻璃框眼镜；母亲搂着坐在膝上的三岁的遇罗锦。洋车从大胡同进入小胡同。灰渍渍、破旧的或较新整的一个个四合院外墙，张贴着用红纸写的、斜贴的标语：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有的院门外，斜挂出五星国旗。

3. 车停。一个大院的工厂大门前。门边竖挂着两个白地黑字大牌子：“理研铁工厂”和“大业营造厂”。

洋车夫帮着抱下了罗锦。罗克一跳，下了车。母亲付了钱。车夫解下了车后挂着的小手提箱。

母亲拉着两个孩子，推开工厂大门。

4. 门卫朝母亲恭敬地点头含笑、寒暄了两句，用手指指远处的一座日本式洋房，接过车夫的手提箱。

罗克挣脱了母亲的手，跑向房子。一条大狼狗摇头摆尾地扑向他。

罗克：“哈利！”他激动地抱住它：“哈利！”

父亲（遇崇基）戴着淡黄色玻璃框眼镜，一手夹着冒烟的烟卷，出现在房前的平台上。

罗克：“爸爸！”他高兴地抱住父亲，父亲心爱地抚着他的头发。母亲拉着女儿上了台阶。父亲抱起罗锦。两位媒姆走出来，亲切地向母亲问候；吕姨抱着一岁的罗文，王姨接过门卫提的箱子。

罗克：“王姨儿！吕姨儿！”

母亲站在父亲身边，环视着大院子：“这院子可真不小！”

罗克高兴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约有三亩地的大院落，荒草丛生、房子前后左右，共几十棵树。平台前，一棵大梨树，一排塔松。红色的砖垛后面，有棵又高又粗的大榆树。院墙的另一面，是座三层楼高的男子中学。下了课的孩子们，有的正从玻璃窗里向外张望。

罗克跑到远远的墙根，那边靠墙有个小木棚，用矮木板围着碎石子和水泥袋。一角，堆放着造房的木料。罗克好奇地探身看着靠墙挖的三口水井。他又跑进屋子。

5. 姥姥（杨瑛）在自己的屋子里，正戴着老花镜，剪裁一件衣服。

罗克：“姥姥！”

姥姥：“算计着你们也该到了。才俩月没见，更象小大人儿了。”

罗克欢快地看每一间屋子：大客厅，靠窗的墙角有玻璃面写字台、一把转椅、躺椅、大小沙发、大圆桌、多把椅子、大挂钟、三角柜及简单的老式家具；父母卧室通一小客厅、小客厅的出口，正对着一大藤萝架；站在架下，能看到工厂的大门；罗克又跑回来，吕姨的卧室，旁边一小摇床，吕姨正把睡着了罗文放进小床里；罗克凑过去，用手指划划弟弟的胖脸蛋；他又去看王姨的卧室、及一小间空着的客房和卫生间。罗克去厨房里，王姨一边在洗菜，一边与蹲在门边、给工人做饭的胡大爷聊天。

罗克：“胡大爷！”胡大爷笑笑。罗克回到客厅。父亲吸着烟，正坐下来看建筑资料。

罗克：“爸爸，您不是说给我一间屋子吗？”

父亲放下资料，带他走去。

6. 罗克卧室。九平方米的小屋，有个明亮的后窗。单人床、小写字桌、台灯、一把木椅。桌上有闹钟、五六本新买来的课外读物、字典。墙角，一个小书架，立着几十本旧书和儿童读物。

罗克：“我这屋子真好！我的旧书都在这儿？”

父亲坐在椅子上：“都在。在徐州，家还没搬来，我就决定给你一间屋子，好安静地看书。这几本书，是我给你新买的。”

罗克：“谢谢爸爸！”他迫不及待地翻着书。

父亲：“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多读课外书有好处。你一下学先做功课，门门考第一，不让我和你妈操心，这是对你的奖励。”

罗克：“谢谢爸爸！”

父亲：“要做妹妹、弟弟的表率，别老招他们生气。”

罗克淘气地笑了。父子二人走出了屋子。

7. 罗克来到后院。四、五棵高高的枣树。半人高的满院的荒草。十来棵桑树。一大棵合欢树。再往前，一大棵毛桃树、几棵柳树。荒草中一条羊肠小径，通往墙角的土厕所。远远有一亭子。

罗克从油漆剥落的旧亭子里跑出来，朝那叮叮当当的打铁声跑去。

简陋的厂房，十几个工人的职工宿舍；一大间会议室；工人的厨房，胡大爷正在蒸馒头。罗克站在车间前的空地上、立在铁砧子旁边，看两个工人用大锤、小锤，你一锤、我一锤地敲击铁活。

8. 春天。大荒园百花盛开。青草一片碧绿。蔚蓝的天空，太阳高照。

四岁的罗锦，坐在平台的台阶上，双手把腮，一眨不眨地盯着太阳。

白晃晃的刺眼的太阳——忽然，它变成了红、黄、橙、绿、青、蓝、紫的彩球，来回变换，颜色纯净、透明极了。

四周一片寂静——满园是梦幻般的音乐。啄木鸟“叭、叭、叭”地在桑树上啄虫。布谷鸟歌唱着飞过头顶。一切都在发出动人的旋律。

暖暖的阳光洒遍荒园。罗锦盯着太阳一眨不眨地看着。

9. 后院。罗克和两岁的罗文，蹲在半人高的青草里，捂着嘴窃笑。

姥姥寻找着：“罗克！有蛇啊！”

罗克拉着罗文，猫腰绕过了她。姥姥还在后院寻找着。

罗克拉上罗锦和罗文，去看工人们打青嫩的榆茧儿。

10. 四人才环抱的大榆树。榆茧儿压弯了树枝。三、四个年轻工人，扶着木梯子，工人小张向上攀登，手里提个竹篮。他向梯子下的胡大爷喊道：

“胡大爷，别忘了拌榆茧儿蒸包子，多放点儿猪肉和香油！”

胡大爷仰头看着小张，憨笑着。

两只大喜鹊警觉地扒着喜鹊窝，朝工人们注视。窝内有四只待哺的小喜鹊。

树下的人和三个孩子，都在仰头瞧他捋榆茧儿。他看见了喜鹊窝，好奇地攀上去。

两只大喜鹊喳喳叫着，惊飞而去；落在不远的一棵树上，喳喳地抗议着。

小张一手提竹篮，一手扒着树枝想看个究竟。树枝折断，喜鹊窝整个掉了下来，摔个稀碎。三个孩子和几个大人，惊讶地瞧着摔死的、还蠕动的小喜鹊。

11.天黑了。“喳喳”的大喜鹊叫声的悲凉，响彻了整个荒园。

坐在窗前缝衣服的姥姥，心疼地自言自语：“那是在骂呢！”

看课外书的罗克抬起头，不语地望着窗外出神。

12.东四区一中心小学。古老的“文丞相祠”。木结构的钟楼：文天祥被监禁和就义的地方。松柏参天、石碑林立，极大的校园，大殿做了“少年宫”；阔大的操场，一座座新盖的教室。噹，噹，噹的钟声悠扬，正在外面玩耍的孩子们，都匆匆跑进了教室。

挨着大操场、敞着窗子的“三年级一班”教室。

身量不高的遇罗克，坐在中间的第一个座位。五十个孩子（9岁—11岁不等）个个坐得端直、双手放在背后；每人的课桌上，齐齐整整地放着书、本子和铅笔盒。教室的后墙上，是学习壁报：每人名字后面是一面小小的红色三角纸旗。全班正专心地听着班主任王笃元老师的讲话。

身材高大魁梧、相貌堂堂、透出正直、慈善和有学养的王老师，身穿白色、卷了袖口的衬衫，衬衫塞进深蓝色的卡叽布长裤里，站在讲台边说着：

“谁的建议好，老师就采纳。遇罗克建议学习壁报上人人插面小红旗、看谁的平均学习成绩走在前，这个建议很好，能鼓励大家学习的积极性。今天早上，我已经把新的学习壁报，挂在墙上了。”

罗克一眨不眨、高兴地，满脸敬服地看着他。

“他还有个好建议，说我们应该去野营、野餐。星期天，咱们就去郊外野餐，生篝火、做饭、采集植物标本、捕蝴蝶。谁愿意去，请举手！”

全班同学兴奋地高举手臂。

13. 北京近郊区。蓝天白云。阳光下，一片望不到头的绿野，远处有村落。一棵粗壮老树的绿荫下，王老师带着孩子们“安营扎寨”。孩子们在附近，欢乐地又跑又笑；捕蝴蝶的，采集植物标本的，练习风景写生的，挖野菜，寻找野花的……

篝火上架着小锅，有人喊：“水开了！”

一些孩子跑去看。有几个在“做饭”，他们把自己包的饺子一个个下了锅……开心的笑声，荡漾在原野上。

14. 大客厅。大圆桌围坐着十个人。除了母亲、父亲，其余都是同事或老友，母亲给每人斟上红酒。两位保姆端上一盘盘的菜肴、热汤。

母亲：“请、请，别客气，随便吃点儿。”

老友姜叔叔：“琳姐，听说，咱们的老朋友里头，有好几个都收摊儿不干了，咱们倒又开‘理研’、又开‘大业’。人家说，怕以后共产党抓小辫子、找麻烦哪。”

母亲：“哪儿能呢？什么事都得讲政策吧？”

父亲：“当初有朋友把飞机票都给我们买好了，叫我们赶紧上飞机、去台湾。”

同事钟叔叔嗓门儿特别响：“别说台湾。大姐、大哥，你们还不是因为爱国，才从日本跑回来嘛！”

母亲：“七·七事变，谁还能在敌国求学？”

老友杨姨：“秋琳什么都扔了，就为了那一皮箱照片。”

父亲：“照片比她命根子还要紧。”

钟叔叔起立、举杯：“大姐，让你干弟弟再敬你一杯！”

他一仰脖喝干，又给每人斟满。父亲推托说不行。客厅里乐融融的一片谈笑声，不时夹杂着钟叔叔的开怀大笑。

15. 房前的一大片茉莉花正在盛开，姥姥拿着喷壶浇水。蜜蜂、蝴蝶翩翩飞。藤萝架垂下一串串紫色的花。合欢树粉红的花朵，恰似一片灿烂的云霞。高高的青草中，野花斑斑。

大榆树下，罗克教两位同班男生，在地上挖陷阱。两个小男孩儿卖力地用小铁铲挖着。

罗克：“现在铺上树枝。我去找点儿草来。”

他跑向后院。

同班女生叶丽，和罗锦在合欢树下拾落花，每人手里一大把。叶丽用两片大绿叶绑住落花。

叶丽：“嘿，博士！”罗克停住。

叶丽：“过来，博士！看我的发明，好不好看？”

她比罗克高出一头。罗克过来认真地审视一番：“不错，像朵荷花！”他转身去拔青草。

罗锦问叶丽：“什么叫博士呀？”

叶丽：“我们班给他起的外号儿。博士吗……就是书读得多、尽是新鲜主意！”

罗克抱了一大把青草跑去。

陷阱刚铺好，三岁的罗文傻乎乎地走来。

罗克低声吩咐两个男孩：“咱们站到对面去。”

罗克：“罗文，快来呀！这儿有好玩意儿！”

罗文直奔陷阱而去，“扑哧”掉了进去。罗文傻乎乎地往外爬，反而笑。

16. 平台的房廊下，米色的石柱边。罗克靠柱坐在石板地上，舒服地伸出一条腿，右臂悠闲地搭在支起的膝盖上，不知幻想着什么。叶丽背着书包，一手攥着那“荷花”，在他对面靠另一柱而立。二人时而幻想着、时而交谈着，一派满足、宁静、和平。

二姨（王桂兰）远远地走来。叶丽向罗克招招手再见。

罗克：“二姨儿！”

17. 大客厅。

二姨：“罗克，咱们来段儿『玉堂春』吧？看你学得怎么样了？”

姥姥帮忙，把白布窗帘绑在罗克的胳膊上。罗克甩了甩这“水袖”。

罗锦坐在二姨怀里，头上顶一条折起的毛裤。

二姨用手正了正那毛裤：“这是乌纱帽，我替你唱。罗克，咱们唱过堂那一场。”她“唱”出胡琴过门。

二姨：“——快快道来！”

罗克：“大人——哪！”

他跪下，唱得有条有眼、字正腔圆、进入角色；唱罢站起，双手揉着膝，唏嘘地向后退去。

姥姥和二姨那赞叹又有点想笑的神情。

18. 罗克卧室。清晨五点半闹钟响起，罗克一醒立即用手按住了它。他侧身半躺在被子里，开了台灯，左臂支腮，看课外书：《世界著名童话选集》。他入迷地看到七点。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淘气地微微一笑，穿着睡衣，抄起挂在墙上的木头宝剑。趿拉着拖鞋，匆匆忙忙地跑出卧室。

19. 姥姥卧室。

姥姥刚醒，半眯着眼躺着养神。罗锦、罗文熟睡在她里侧。罗克突然开门进来，姥姥转脸瞧着他。

“小笨！小笨！”罗克用木刀，照妹妹、弟弟脖子底下一人划上一刀，咯咯地笑着返回。

罗锦、罗文惊醒。

姥姥：“这是怎话儿说的！”

20. 姥姥拉着罗锦，走在拐来拐去的胡同里。一身花布衣服、梳着两个小辫子、系着绸蝴蝶结的罗锦，一手拉着姥姥，总想跳着走。她们走进一个小小的四合院。

21. 二姨狭窄、昏暗的门洞间。小小的屋子，双人木板床占去了屋子的一半。墙上贴着“勇晴雯病补孔雀裘”的年画。两三件家具油光呈亮。枕边，是租来的十几本古典名著小人书。罗锦坐在橛子上，颇有兴致地环顾着屋里的一切。

二姨在屋前的“过道厨房”，用煤球火炉炒菜。

三人围着小小的茶几，香甜地吃着饭。姥姥与二姨津津有味地吃着、聊着，似有永远说不完的家常话。

吃完饭的罗锦，坐在小板橛上，抱着用毛巾裹的娃娃，出神地、羡慕地看着姥姥和二姨聊天。

邻居的小女孩招呼罗锦出去玩儿。

22. 天忽然暗下来，雷声隆隆。罗锦抱着毛巾娃娃，失望地进了屋。

二姨：“还想玩儿吗？来，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她支起一把大的红油纸伞，用几只木橛、洗衣搓板、不用的旧木板、小板橛，立在过道前房檐下的墙根前，搭起了一个有棚有墙的小屋。她进了屋，用棉花搓个灯捻、往小瓷盘里倒了些花生油，做了一盏小小的油灯，点燃，摆在“小屋”里的“桌子”上。

三个小姑娘挤坐在一起，中间的扶着伞，欢愉得无法形容。

23. 大雨倾盆而下。院子里满是雨泡泡。罗锦抱着毛巾娃娃，瑟缩起肩膀，抵御着风雨的凉气。

哗哗的雨点，清脆地打在纸伞上。

摇曳的小油灯，在昏暗的雨帘里，发出活泼、诱人的光焰。

24. 幼儿园。在钢琴的伴奏下，罗锦和二十多个小孩子围成大圆圈，女教师站在中心，教孩子们边唱边表演：“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

教室的墙上，贴着“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全市统一招贴画。

25. 东四区一中心小学。各班教室都在上课。敞开着玻璃窗的三年级一班教室，班主任王笃元老师正在教授着语文课，学生们个个在专心听讲。王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八个大粉笔字：“劳动光荣 剥削可耻”。

罗克刻骨铭心地盯着那几个字。

王老师继续讲着课。

26. 放学了，学生们背着书包，蜂拥地走出教室，一个个喊着“王老师再见！”。罗克和几个孩子仍围住王老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和问着什么。王老师站在教室门口温和耐心地解答着。他抱着一摞作业本和讲义，慢慢地向教研室走去，几个孩子向王老师道了再见，唯有罗克紧紧追随。

王：“你有什么事吗？”

罗克按捺着心里的波动：“我想和您说件事。”

王：“你等等，我把作业本放在桌上就出来。”

27.空无一人的大操场。王老师一手搂着罗克的肩头,二人缓缓地沿着操场散步。

罗克:“我……我母亲是资本家。她也剥削工人了吗?”

王:“当然。”

罗克:“可我是她的儿子。”

王:“父母养活儿女是社会义务。”

罗克抬头深为领悟地看着他。

王:“你可以回想一下,她对待工人是否合理?”

罗克:“……嗯,有位工人阎叔叔,他干机器活时右手被机器轧断了手指,我母亲就把他辞了。”

王:“真的?这就是资本家的无情无义,就是剥削。如果是在国营企业,不仅不会被解雇,还要长期吃劳保呢。”

罗克:“王老师,我该怎么办?”

王:“写封检举信,实话实说,交给派出所,或许阎叔叔会得到合理的安排。”

28.大客厅。四个能坐十二人、挤坐十四人的大圆桌。姥姥的五十大寿。正中一桌,是母亲的“洋朋友”:同事、殷实的中产阶级;另三桌,是满口河北农村老家话的“土亲戚”:三姥姥、姥爷至七姥姥、姥爷们及每家的四、五个儿女。母亲站在厅中指挥安排,王姨、吕姨、胡大爷正匆匆地往一桌桌上端寿桃寿面及各种炒菜。小孩子们被安排在靠墙的矮桌上另吃。

五、六十口子乱哄哄、热闹闹。

罗克四下望望,悄悄拉开父母卧室的门。

29.父亲坐在里面小客厅的写字台边，一个人正静静地看着建筑资料。

罗克：“爸爸，饭都摆好了。”

父亲头也不抬：“我不饿。”罗克不语地走开，轻轻关上门。

传来划拳、喝酒的笑声，北京话、河北话此起彼落、热闹成一片。

看建筑资料的父亲摇摇头，自言自语叹道：“俗不可耐……”

30.吃完饭的罗克，与他年龄相仿的亲戚们说笑地聊了会儿，走进他的卧室，关上门。

31.大客厅。浊热的酒气和烟气。人人笑咪咪、乐盈盈，人人有着说不完的话；边喝酒、边吃、边聊。媒姆们上上下下地端着、送着。姥姥乐得合不拢嘴。“北京人”的一桌，个子高、唇厚嘴大的钟叔叔，站着向母亲敬酒、向各位干杯，频频地一乾而尽，笑得震天响。划拳、聊天、欢笑的嗡嗡声乱糟糟热闹闹。

罗锦把肥肉都挟在了桌子上。她吃了几口，撂下碗，扒着玻璃门向外张望：夜，漆黑。

32.房前平台。

罗锦开了门，未被人注意地来到平台上。噪音、烟酒气都消失了。

她一动不动地立在夜的羽翼下，倾听着夜的心语。她凝视着眼前无底的黑暗，望着剪影似的树木、遥远的、神秘莫测的星星。她的脚像生了根，溶入这谜一样的、无思无求的大自然中。

忽然，远远的、渺茫茫的、细细的一丝二胡声，那般哀婉动情，由深夜的尽头悠然飘来……她听呆了。

镜头穿过乱哄哄热闹的大客厅，罗克在卧室中入迷地看课外书，父亲在小客厅里看建筑资料。

33. 大荒园的初秋。

三个工人在枣树上打枣。红红的、甜脆的枣儿，工人们边打边吃。

姥姥、王姨用大铁盆在下面接。罗克、锦、文站在树下，吃着枣，仰头看着他们。

男五中的学生下课，窗子开着，三、四个男生站在窗前，工人们骑在树上，高兴地一枚枚往窗子里扔。

34. 落叶飘飘的金秋。 罗克、叶丽、两个男生、罗锦、罗文，趟开荒草，捡拾半干的红枣。每人手里拿着上学带的铁水碗，都塞得满满的。锦、文的小手里也抓满了。

半干的、布满皱纹的大红枣。

35. 初冬，房前平台。 阳光和煦的中午。母亲高兴地 from 客厅搬出一张靠背椅。她的肚子有些隆起。钟叔叔手握相机，招呼四个孩子来照相。他兴致勃勃地摆弄着孩子们的姿势；罗克坐中间，抱着刚满周岁的罗勉；锦、文站在椅子的两侧。

母亲欣慰地看着四个孩子。

钟叔叔：“罗文、罗锦，再往中间靠靠！别眨眼，笑！”

定格。

36.放了学背着书包的罗克走进「理研铁工厂」大门。站在传达室门口的阎叔叔满面红光地与两个工人说笑着。

罗克惊讶地：“阎叔叔，您怎么又上班了？您的手好了？”

阎叔叔（高兴地举起戴着白手套的右手）：“安了个假手。有人来调查，你妈又做了安排。我又来上班啦，看大门儿！”

罗克高兴和好奇地抚摸着那硬邦邦的假手。

37.父母的卧室。父亲心事重重，吸烟、踱步、停下、欲言又止地瞅瞅母亲。母亲正整理着临睡前的床被。

父：“秋琳，咱们离婚吧。”

母：“什么？”

父：“咱们离婚吧。”

母：“你说……咱们离婚？”

父亲坐在化妆台前的小圆椅上，嚥了两口唾沫，不语。

母：“你精神有毛病吧？”

父亲又嚥嚥唾沫，难言地：“真的。”

母亲愕然：“你刚从上海出差回来，受了什么刺激吧？”

父：“秋琳，是真的呀。咱们和平分手，我什么条件都听你的。”

母亲盯着他愣了好一会儿，脸都变白了。

母：“崇基……我哪点儿对不起你？”

父：“对得起。只是……我不爱你。”

母：“不爱？不爱还有四个孩子？”

她一手按着隆起的肚子，无力地坐在席梦丝床沿上。

母：“……这第五个，都四个月了！”

父亲不敢看她：“你不温柔，太不温柔，真的。我什么财产也不要，什么东西也不拿。秋琳，只求你把我放了。”

母亲愣愣地呆望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38. 大客厅。

“谈判”仍在又一次地进行。

母亲：“你在上海肯定有了外遇。我不见她的面，绝不离。”

父亲沉吟片晌，无奈地：“好吧。我叫她来见你。”

39. 父母卧室内的小客厅，挂起了很少用的白色透花纱幔。罗锦偷偷溜了进来。

沙发上，二十岁的边虹谈笑自若、满面春风，正对母亲说：“大姐，你放心，我怎能破散你的家？多好的四个孩子！回去，我要好好说说老遇！”

40. 大客厅。母亲脸色惨白、冷冷地站在一旁；穿着米黄色风衣、手中无一物的父亲含着泪，双手捧起四个孩子的脸，俯身亲吻他们的面颊。每亲一下，他就说：“爸爸走了。听妈妈的话。爸爸还会来看你们……”

吕姨抱着一岁半的罗勉，王姨、姥姥在稍远处，静默心酸地瞅着他。

父亲趑转身，一狠心走出了屋。

屋里的人呆呆地立在原地。罗克突然冲向玻璃门，他眼里闪着泪花，似乎想喊住父亲。

“站住！”母亲声音发颤、无比严厉：“谁去谁别回来！”

罗锦、罗文望着她铁青的脸，都吓愣了。

罗克将脸紧贴住玻璃门，含着泪，恋恋地向外望去。

母亲使劲忍着，她无力地坐在靠背椅上，啜泣起来。

姥姥陪着掉泪，慈爱的叹道：“秋琳，别哭了……有四个孩子，比什么都强！”

41. 东四区一中心小学，大操场空无一人。放学有些时候了。罗克背着书包、半低着头，两手插在裤袋里；王笃元老师左手搂着许多作业本，右手搭在他的肩上，和他漫步，开导着他对家庭之变的忧伤……

42. 四年级一班的教室。敞开的窗户。罗克站在全班面前，朗诵他的范文。王老师站在一边，望着他心爱的学子。

43. 一辆人力洋车行进在小胡同里。父亲抱着罗锦坐在洋车上。刚下过雨，地面还湿润润的。

“咱们上哪儿？”

“到我的新家去。”

“我妈不让去。”

“没关系，住几天。”父亲嘱咐：“见着边姨，一定要叫‘妈’，听见了？”

罗锦极为难地“嗯”了一声。

44. 父亲的小四合院。

身材苗条小巧的边虹，烫过的高高的马尾头上，扎着一条艳丽的手绢，更显得风流俏洒。她开了不大的院门。

她妩媚地笑道：“哟，这不是罗锦吗？”

抱着罗锦的父亲捅她的背，等她开口。

“怎么不叫我？”边虹更甜蜜地一笑。

父亲捅罗锦的背，她不自在地扭动身子，脸涨得热辣辣的。

“好了好了，别难为孩子了。”边虹毫不介意，抱过罗锦来，轻盈地进了屋。

45. 卧室。夜。

父亲与边虹沉睡着。睡在中间的罗锦被挤得坐了起来。她揉揉眼睛，看着这挂着厚窗帘的昏黑的屋子。父亲的头偏着、嘴微张、发出微弱的鼾声，好像一辈子都会放心与满足。边虹的小嘴抿闭，仿佛睡着了也在琢磨和思考。他们的脚下有一块空地方，罗锦蜷起身子躺在那里。

46. 母亲家大客厅。母亲刚一进屋，便迫不及待地把罗锦拉到跟前，蹲下来看着她：

“他们家什么样儿？”

罗锦鹭扭了好几秒钟才说：“……我没叫她‘妈’。”

“好孩子！”

“他们屋老那么黑。”罗锦委屈地噘了嘴。

“哼，”母亲解恨地：“他们屋亮不了！”

47. 大客厅的一角。父亲悄悄向母亲说：

“秋琳，再借我几块零花钱。”

母亲轻蔑地“哼”了一声，有气地开了卧室的大衣柜，将一张钞票生硬地塞给他：“穷光蛋！她不是‘温柔’吗？！”

父亲赶紧装起钱、左右瞅瞅、不好多待，溜出客厅。哈利在门口向父亲摇尾巴、蹭他的腿。

48. 父亲匆匆朝远处的工厂大门走去，罗克与哈利紧紧追随。

“爸爸！爸爸！”哈利和罗克一前一后地高兴地扑向父亲。

父亲两手抚弄哈利，放开它；又一手紧紧搂住儿子、放慢脚步，问长问短。

罗克像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边说、边走、边停。

49. 十个青壮年男女，背着被包，由一中年男人领队，高举着“三反五反打虎队”的标语旗，雄赳赳地进了大院，直奔客厅。厂院大门立即交叉贴上盖了印章的纸封条。

50.大客厅。身穿制服、四十多岁的队长一进门便高声宣布道：

“我们要住在这儿了！”

母亲不语。姥姥、王姨、吕姨惊愕地瞅着他们。罗克不解地望着队长。罗锦抱着大毛巾裹的布娃娃，浑然不懂；罗文仍在“叭”、“叭”地比划着木头小手枪。姥姥把罗文搂住。

十个青年男女，卸下背包放在客厅的墙根。队长一摆手：“把地毯卷起来！”

两三个小伙子忙去捲地毯。一家人惊慌地躲到别的屋去。

露出了难看的木制地板。队长又命令：

“撬！”

他们拿出自带的铁钎，将地板撬开长长的大洞。几个小伙子，打上手电，趴在地板上往洞里看。

“藏了什么没有？”队长问。

几个人摇摇头。队长又亲自扒地上看。他暗示了一下，地板又合上了。另外几个姑娘，用手敲着墙壁，听听是否是夹心墙。两个小伙子搬来梯子。一个攀上梯子，打上手电，探身朝天花板的方洞里望去。

51.工厂会议室。长桌的一头坐着队长。怀着身孕、穿蓝布大褂、脸色蜡黄的母亲，半低着头站着。桌子的两边，坐着“打虎队”成员及钟叔叔、姜叔叔、三位表现积极的工人，捅了喜鹊窝的小张也在座。标语贴满了墙壁。

声色俱厉的钟叔叔站了起来：“王秋琳！你要老实交代！为什么对抗三反、五反运动？你偷税、漏税！明知运动要来了，你和遇崇基假离婚，让他逃脱运动！你必须彻底交代！”说罢一拍桌子坐下。

队长：“遇崇基也跑不了！他有历史问题，再加上偷税、漏税、假离婚、生活作风问题，我们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玻璃窗上出现了罗克戴眼镜的小脸，钟叔叔发现了他，罗克旋即不见了。

52.套狗的禁车停在厂门外。车身上有大标语：“禁止饲养一切动物！保护市内环境卫生！”

被封了封条的工厂大门上的小门开了，戴着口罩和手套的两名大汉，抬着被电死了的哈利钻出小门，将狗扔进了封闭的大车厢里。

53.小厨房。姥姥、罗克、锦、文四人，围坐一张油腻的小木桌，吃着窝头、玉米面粥、咸菜。两位媒姆坐在后门口的小板凳上。吕姨抱着罗勉。

54.大客厅。锦、文站在远远一角，好奇地看着十个青年男女坐、卧、躺在地铺上，嘻嘻哈哈地唱歌、聊天、逗乐。

姥姥在自己的卧室门前悄悄招手，锦、文向姥姥走去，卧室的门关紧了。男女青年们仍在嘻哈笑着。有两个青年在地板上高兴地咚咚跳跃。

55.厨房后门外、背人的房根处。胡大爷与王姨在说悄悄话。

提心吊胆的胡大爷：“俺被监视了……”

王姨：“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硬不让你做饭、怕你往饭菜里下毒？你到底有什么事？”

胡吞吞吐吐地：“俺是逃出来的……”

王姨：“老胡……你？”

胡：“俺……俺是逃亡地主……不逃，也得杀死俺……乡下杀人如麻呀……”

他惊恐地瞧瞧左右。

王姨忧愁地：“王太太知道吗？”

胡：“不知道。俺敢说吗？”他流着泪。

56. 东四区的“蟾宫电影院”。任何电影都不再放映。电影院外面大大小小的标语，从二层楼顶垂挂到楼下。

57. 电影院的台上。父亲与十几名“罪犯”一起，个个戴着手铐，一排人低头站在台上。

钟叔叔在台上高举拳头大声疾呼：“应当枪毙遇崇基！”

台下黑压压的听众举臂如林：

“枪毙！！枪毙！！枪毙！！”

58. 母亲卧室。面色苍白、消瘦了的母亲，满腹心事、不习惯地抽了口次等烟卷。她坐在桌边的靠背椅上愣着神，不发一语。她左手按住隆起的肚子：一个正待出世的孩子。

59. 姥姥卧室。

姥姥拉住罗锦，悄悄嘱咐：“去看看你妈，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罗锦点头。

60. 会议室外。罗锦踮起脚，两手扒住窗户，尽力地朝屋里看去：穿着蓝布长衫的母亲，哭得泪人儿一般，低头站在长会议桌的一头，队长正拍桌子朝她怒吼：

“王秋琳，你必须老实交代！……”

罗锦吓得扭头就跑。

61. 母亲的卧室。她坐在小桌边，背对着门，边写边在抹眼泪。姥姥轻轻推开半扇门，瞅了瞅，不安地离开了。

62. 姥姥卧室。

姥姥担心地拽住罗克：“罗克，我不识字，也不知道你妈写的什么。你千万别言声儿，偷偷儿看看去，回来告诉我，啊？”

罗克认真地点点头，蹑手蹑脚地走去。

63. 姥姥卧室。姥姥六神无主地坐在床边，神经质地搓着两只粗糙的、劳作的手。罗锦、罗文不安地看着她。

罗克慌忙地进了屋、关上门：“姥姥，不好了！”他拽住姥姥的一只衣袖：

“我妈写她不想活了——要摸电门！”

“啊？！”

不知所措的姥姥，死死揪住罗克一只手，另一只手拉住罗文，哆里哆嗦，三步并两步地奔出了屋子。罗锦也跟了出去。

64. 母亲卧室。罗克“扑咚”一声跪在母亲膝前：“妈，您不能死，妈！”

“秋琳……”姥姥已泣不成声，尽量压低了声音：“不能寻短见哪……还有四个孩子……”

母亲搂住三个孩子、和姥姥一起，哽咽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65. 厨房后墙的僻静处。

蹲着的胡大爷鼻红眼红，显然是哭了一夜。王姨坐在他身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他胆怯、郑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

“这是俺给儿子攒的一百六十块钱，先放你这儿吧。”

“别介。”王姨悒郁地用手一挡：“别介，老胡。你怎么啦？”

胡：“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是给儿子结婚用的……”

王：“好好儿的怎么——，别介，老胡，别介！”

66. 大客厅。夜里约九、十点钟，家里家外乱成一片。

“老胡不见了！”一年轻人向队长说：“哪儿都找不着！”

“他能上哪儿去？”队长喝道：“找老胡！”

工作队全体出动，带上几名工人，又乱惶惶回到大厅，七嘴八舌地说着找不到老胡的事。

母亲坐在一旁，紧闭着嘴、半垂着头、默然不语。

队长厉声道：“王秋琳！你再想想，老胡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母亲凝视着地板。

队长：“多带几把手电！竹竿儿，大绳！是不是跳了井？”

他气呼呼地坐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

“等把他找回来，看怎么好好惩治他！”队长跷起二郎腿、狠狠抽了两口烟：“乱跑乱动、违法乱纪、罪加一等！”

王姨扑通一声跪在他的脚前，苦苦地磕头：“行行好吧，队长！他是个好人哪！行行好吧！别惩治他！”

队长仍高跷着二郎腿，大口地吸着烟，不耐烦地转动椅子，给她一个背面。

王姨满面泪痕、跪着挪到他眼前：“行行好吧，队长！他是个好人哪！”

她疯了似的求情、磕头。

队长怒喝：“你糊涂！你出身贫农，为什么被逃亡地主拉过去！”他又给她一个背面。

王姨听也不听，只是不停地跪着挪到他眼前，她发髻凌乱、嘶哑地求情、捣蒜般地磕头……所有的人，心房发颤地看着她。

几个人呼哧带喘地跑了回来。

“没有！哪儿都没有！”

“找！”队长断喝、将烟头狠命一甩，忽地站了起来：“他还能飞了？必须找到他！手电！再带几把手电！”

人们又去了。罗克象猴子似的窜进出去的人们当中。

“罗克！”母亲着急地低声喝斥：“不许去！”

罗克已然不见。客厅的门大敞，厅内灯光雪亮，而厅外的院落却黑得吓人。姥姥恐惧得浑身哆嗦，死死攥紧罗锦一只手，罗锦害怕地瞧着她。姥姥瑟瑟缩缩地坐在一张靠背椅上。

大家屏声静气、一眨不眨地盯着漆黑的大院子，几道手电筒光隐约地在树影后闪过……

罗克像被弹进来的球儿，一蹦蹦到了大厅里，由于万分惊恐，他的小脸儿煞白：

“老胡上吊了！吊在大榆树后头！一垛砖挡着！舌头伸得那么长！”

人们惊愕得像一具具木偶。突然，“噚噚噚噚”——姥姥像根斜倒的木头，僵直地从椅子触溜到地上。她两眼上翻、口吐白沫。

“妈！”“姥姥！”“哇！……”“老太太！”大厅里乱成一团。

67. 姥姥卧室。深夜。三人用的木板床上，罗文已睡着了。罗锦穿着睡衣，坐在自己的被窝里，害怕地望着姥姥。

“睡吧……”姥姥坐在床沿上，虚弱无力地说。

罗锦仍害怕地看着她。

68.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的头版大标题：《庆祝三反五反运动的辉煌战果！》

69. 王姨、吕姨，铺好客厅的地毯，按原来的样式摆好家具，擦擦洗洗。

70. 门卫揭去厂门上残破的封条，将厂门大开。

罗克与弟、妹及两三个小孩，在大院子里跑来跑去、捉迷藏。有的藏到大榆树后面。罗克唬人地大喊：

“老胡上吊了！大鬼来了！”

孩子们吓得撒腿就朝客厅跑去。罗克仰头望望那不祥的大榆树，也自怕地跑去。

71. 大榆树，枝条渐渐枯萎、老树干的皱纹斑痕锈裂，像得了什么病……

72. 大客厅。上午。四十多岁、面色红润、体态丰满、穿戴齐整的河北省农民冯叔冯婶，正用新的红缎子棉斗篷，小心地包住出生不久的婴儿，从母亲手里小心地接了过来。

母亲和姥姥强作微笑地目送他们走出客厅。

73. 姥姥卧室。中午门开着，姥姥在缝衣服，母亲走进客厅。

姥姥从老花镜上抬头看她：“他们回老家有一个多月了吧？还没来信？”

母亲惆怅地：“他们怕咱们知道哇。”

74. 客厅前的敞篷大卡车。几个年青工人，帮着将家具一件件抬出来，装在卡车上。

罗克留恋地环顾着大荒园。初冬，到处是残留的雪迹。罗克蹚着高高的荒草，来到几棵光秃的枣树前，他两手紧紧地搂抱住树干，将脸贴住它。他退后一步，仰望着枣树们，又一次地紧抱住它们，心里难过地向它们道别。

75. 一九五三年

小胡同里的一座四合院。海棠树繁花正开。树下，姥姥摆好了矮圆饭桌。

姥姥：“你妈快回来了。”

帮着拿小板凳和碗筷的四个孩子，停了手里的活儿，支愣起耳朵听着大门外的动静。

叮唧唧、叮唧唧的自行车响由远而近。

“妈妈回来了！”孩子们互相高兴地说。

母亲烫着过耳的短法，一身笔挺的毛料衣裤，推着“金手牌”英国女车，满面春风地出现了。

“妈——！”“妈——！”四个孩子，争先恐后高兴地叫着。

“欸——！”母亲一声欣慰的、平平的长音，推着车往院里走，欢快地说：

“妈妈给你们买好吃的了！”

四个孩子雀跃地围上去，拿下挂在车把上鼓鼓的手袋。

76. 呼啦啦的队旗飘拂着罗克的脸。在晴空的映衬下，作为“护旗”者，他紧挨旗手右侧。东四区一中心小学。大操场。学校进行着第一批少年先锋队队员的入队仪式。一年级的罗锦，作为低年级班列队观看。

小号、队鼓齐鸣。低年级生，有节奏地鼓掌致意。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戴着红领巾的王笃元老师，俯下身来给罗克授巾。

罗克举起右手，向王老师行第一个队礼。他的脸无比庄严、神圣，他激动地扬起的右手，伸得过分笔挺有力，紧紧并拢的五指，挺得像要弯过去似的。

77.从府学胡同西口（小学校）到东口、到东四北大街，十里长的路途。俯视的街景。 梦幻的音乐。

罗克激动地小跑着，背着黄帆布书包，鲜红的领巾，映红了他的脸。罗锦背着花布书包，上气不接下气地紧跟着他，被哥哥的兴奋感染着……长长的大街，不多的公共汽车，很少的小轿车，破旧的运货卡车；柏油马路两边的自行车龙；尚未盖完的一两处楼房的脚手架……

78.兄妹二人一直跑进小胡同、跑进院子。

罗克朝母亲喊道：“妈，我入队了！给我买个日记本儿吧！我要从今天起开始记日记！”

79.两大间南屋腾了空，两家新来的邻居正往屋里搬家具。

80.暑假。罗克的卧室兼“书房”：九平方米的西屋。他在桌上用一张四开大的白纸，编自己办的《暑期小报》。罗锦、文、勉扒在桌边观看。他写上许多栏目、画上小花边为界。

罗锦：“哥哥，这童话、寓言都是你自己写的吗？”

罗克：“当然。这儿有『征文』专栏，希望你们踊跃投稿。”

姐弟三人茫然地互相看了看。

罗克：“给你们读读我自己编的寓言《新龟兔赛跑》：一只博学的乌龟，主动要求和兔子赛跑，兔子一下子跑到前面去了，乌龟心想：‘嗯，我不急，我在书里见过，兔子在前面那棵大树下会睡觉的、会睡觉的……’结果，兔子并没睡觉，早就到达终点了。”

罗克看看弟妹：“这则寓言有意思吗？”

三人都说：“有意思！”

罗克：“这讽刺了什么？”

三人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

罗克用食指、中指弹每人一下额头：“小笨、小笨、小笨，这是讽刺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呀！”

81. 四合院。

“遇罗克的信！”大门外的邮递员喊着。

罗克从西屋出来飞跑去接。边朝院里走，边拆开信看，失望地：“又是什么意见也没有！”

82. 西屋。

罗克失望地回了西屋，将退稿信放在一个大玻璃盒里，起码有同样的五十多封。他坐在桌前，拿出一沓稿纸，手握钢笔沉思，开心地又想出一篇题目，

一字字地写下：童话《小气球漂洋过海记》。他略一沉思，一气呵成地往下写，既不停顿也不涂抹……

闹钟，从中午一点转到下午两点。小书桌上，是几十页写满了清秀、劲拙笔迹的稿纸。他署上名字：“遇罗克”，想了想，涂掉；“秃笔”，想了想，又涂掉；然后，郑重地写上笔名：“千章侯”。

他将三、四十页稿纸理了理，很快默读了一遍，只添改了一两处，折好。他用白纸糊了个信封。装入信封、粘牢。信封上写下：“中国少年报社，编辑部收”。他满怀信心地走出屋子，向院子外面跑去。

83.从邮局出来的罗克，走进旁边一家私人开的「曹记书局」。

84.书店里，有人在柜台付钱，有三、四个人在书架上翻书。罗克走进来，浏览着“世界文学名著”一栏，他取下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站在书架前，专心地看下去。

85.四合院。白天。

海棠树下，罗克与一邻居（四十多岁的男子），蹲着在砖地上下象棋。

罗克一“将”，赢了。他咯咯地笑了。

86.西屋。书架上，几十本《象棋》月刊。罗克取下最后一本，在书桌上摆上象棋盘，与自己对阵。他翻开刊物，思索着，出了一招。

87. 四合院。中午。戴着红领巾、穿着白短袖汗衫、蓝短制服裤、白袜、白力士鞋的罗克，右手握着红缎子黄流苏的锦旗，兴奋地、汗水腾腾地跑了进来。父亲正好在家、正欲离开，刚要走出屋子。

罗克：“爸爸！我得了亚军！”

父亲展开他递过来的锦旗：鲜红闪亮的红缎子、四周是一圈黄流苏，上面绣着金黄的字：“全国少年儿童象棋比赛，亚军”。

罗克：“唉！只差一个子儿！比赛都快停了，还是不分胜负；裁判说：‘注意，还差十五秒！’我一走神，被他吃了车。要不，冠军就是我的了！”

父亲：“这正是你不足的地方。不是一个子儿，是你还差得远呢。”

罗克诚服地没有作声。

父亲抚抚他的头发：“好好听妈妈的话，我走了。”

罗克：“爸爸！”他追出去。父亲一手搂住他的肩膀，二人一同走出院子，慢慢地朝小胡同口走去，罗克对父亲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88. 北屋。阳光明亮地射进来。三间屋子通着，隔间墙上有敞开的突花厚玻璃门。西边是母亲的卧室兼会客厅：一套沙发、西梦丝软床、玻璃板写字台、转椅、玻璃门书柜、大镜子穿衣柜、小床头柜；中间屋子：大木板床够睡四个人（姥姥、锦、文、勉）；五屉衣柜、二米长一米多高的大躺箱，箱上放有大瓷瓶插着毛掸之类；八仙桌、四只木凳、三角柜、老挂钟；最东边是卫生间，靠里墙角是一大摞旧皮箱及一些杂物。

罗克在中屋的八仙桌上摆下象棋盘。

罗克：“罗锦，来，我教你下象棋。”

罗锦很勉强：“我不喜欢下棋。”

罗克：“女子组下得太差了。我保证不出三个月，你准能下好。明年比赛，你准得前三名，说不定是冠军呢。来，咱们先把棋子儿摆好。”

罗锦极勉强地摆了棋子：“我不想学……”说罢，就是不干了。罗克十分扫兴。

“罗文，来，我教你下，”罗克又招呼了一次。

罗文只想玩木头手枪：“乒！乒！乒！”竟跑到院子里去了。

罗克叹气：“小笨呀小笨，一群小笨！”

89.傍晚。下了班的母亲把罗克叫进北屋小客厅。

母：“你们班有个同学叫王杰？”

罗克不明所以地：“是呵。”

母亲克制着生气：“他爸爸和我认识。今天他告诉我：当初给你阎叔叔安排了看大门的事，原来是你写了检举信给派出所，人家才来调查的，你还受到了北京团市委和学校的双重表扬信，你竟对我一字不露？”

罗克倔强地不说话。

母亲越说越气：“养活你这狼儿子，会检举父母了？我非打你不可！”

不会打人的母亲乱找扫炕条笤，却不知条笤在哪里；罗克早已走出屋外，站在院子里，不服气地望着母亲。姥姥在一边气得骂母亲：“连打孩子都不会！”

母气得脸发白：“你小子别跑！扫炕条笤呢？妈，扫炕条笤呢？我去告警察！我去告警察！我不养活你，你吃什么？！”

戴着红领巾的罗克清清楚楚地回答：“养活我是社会义务！”

说罢他大步地走出了院子。

90. 北屋。下午。二姨和姥姥对坐在八仙桌的木橈上，小斟着白酒「二锅头」，就着半盘切了片的酱肘子。

姥姥：“大人没法儿跟孩子一般见识。过去的就过去了。唉！四个孩子，秋琳都是一样地疼。”

二姨：“他们长大就明白了。我们小时候也没少让您生气。”

姥姥：“你没让我生过气。”

四个孩子相继放学进了屋，高兴地和二姨打招呼。

二姨：“来，一人一口！”她挟起一片片烂熟的酱肘子，轮流放进四个孩子的嘴里，盘里的肉立即少了一半。

罗克：“二姨儿，您想听我给您朗诵<我的童年>吗？”

二姨：“想啊。又是全校的范文儿吧？”

罗克点点头。他打开作文本，感情充沛地：“……枣树啊，在那雪球纷飞、打雪仗的日子里，是你用你坚实的躯干，挡住了我的身体……”

迷濛的大荒园的画面：厚厚的白雪，几棵枣树的周围，罗克在和三、四个男孩、女孩，欢快地互相朝对方掷雪球。

91. 四合院。中午。西屋、北屋之间一条窄窄的空地，放煤球、劈柴的小煤屋前。

罗克悄悄地：“罗锦，你想和我去看看大荒园吗？”

罗锦肯定地点点头。两人不出声地走出院子。

92. 兄妹俩走在拐来拐去的胡同里，又一拐，看见了更加破旧、半开的「理研铁工厂」的大门。

他俩悄悄地溜了进去。

93. 大院。兄妹俩东张西望地往大院里走。

深秋。满目疮痍、完全变了样的大荒园，几乎快认不出的日本洋房破败不堪；房前宽敞的平台，竟东拼西凑地盖成了“居室”。树几乎都被砍光，没了梨树、没了塔松，大榆树完全干枯了。院子里盖起了一排十多间的简易平房。这里、那里，堆积着工厂早该清理的杂物和垃圾。

桑树一棵也不剩。荒草也不见，合欢、藤萝、毛桃、亭子更是无踪影。唯有四、五棵枣树孤零零地立着，唯有几撮荒草围着枣树根。兄妹俩似乎听见荒园在哭泣。

两人凄凉地仰望着那几棵枣树。罗克伤感地趟荒草，寻找着，拾起一棵干枣，难过地瞧着它。罗锦也捡到一颗。

忽听一声男人粗野的吆喝：“哪儿来的野孩子？外头玩儿去！”

兄妹俩蓦地回过头去，只见一中年男人，正站在屋里的玻璃窗后，虎视眈眈地盯住他俩。

罗克心里不平地走开去，罗锦跟着。

快走到大门时，罗克一转身，把手里那颗干枣，尽力地、远远地抛了回去——象抛掉对大荒园的最后的思念。罗锦也用力地抛去。

94. 一九五四年七月

母亲的卧室兼客厅。

戴着红领巾、背着旧帆布书包的罗克，兴冲冲地进了屋：“妈！我得了奖状和奖品！”他双手递给母亲。母亲欣慰之至，一样样地看着。

母亲：“好孩子！太不错了！我把奖状挂起来。”她环顾着墙壁，想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挂完，她欣赏地看着那奖状，感叹地自语：“六年全优，不容易啊。”

95. 东四区一中心小学。大礼堂。

大礼堂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毕业生一律穿着校服：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红、白、蓝，像是花海。两排低年级代表，坐在前后的毕业生中间，罗锦也在其中。低年级代表每人手里拿着纸做的花。

“毕业典礼现在开始！”教导主任用麦克风宣布。

喇叭和队鼓齐鸣，旗手及两位护旗，高举队旗绕场一周，毕业生全体站了起来，打着队礼并庄重地向队旗行注目礼。低年级生站着，手里摇动着纸花。乐毕，全体坐下。唯有低年级的两排尚未入队的小学生，仍手举纸花、整整齐齐地喊道：“向大哥哥、大姐姐学习！欢迎你们常来母校！”

坐下的毕业生向他们鼓掌、注目致意。

校长和教导主任相继讲完了话，热烈的掌声。

“六年级一班代表遇罗克发言！”

在全体的掌声中，罗克跑上了台。他竭力克制着激动，站在与他齐肩高的讲台旁边。他右手的五指，并拢得像入队那天一样笔直，手用力扬上去，

“啪”地一声，不小心指尖碰着了讲台的边缘，台下发出友善的笑声。这

笑声将停，却又发出一阵更响的笑声，原来，他的鞋穿反啦。现在是立正站着，那穿反的五眼系带黑布鞋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然而，人们很快地被他那爽朗、清脆、激昂的声音所打动；他那白镜框后面晶亮的眼睛，他那庄严的面容透出的恋恋不舍的心情，他那清秀的五官和不俗的气质，像一块磁石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我们就要离开母校了，就要离开抚育我们成长的老师了。敬爱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和老师们，是您们，循循善诱地教导我们；是您们，无比关切地启发我们……”

他的发言通过麦克风，越过敞开的大窗，随着窗外一片槐树的香气，奔向云霄和日光里去了。无数颗心和他的脉搏一起跳动：

“让我们，再一次向您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随着他庄严的又一次队礼，六年一班忽然全体起立，和他一起举起了右手，队鼓齐鸣；罗克的脸，无比的激动、神圣。坐在第一排的校长、主任和老师们，不约而同地都站了起来，感动地回身鼓掌致意。罗锦和低年级的代表们，充满着欲哭的激动，鼓着掌、闪着泪花。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罗克含着热泪跑下了台。当他迈下讲台那稍高的木阶时，险些绊了一跤，被站在台阶下的王老师一把抱住、紧紧地搂在怀里。

96. 大礼堂前的空地上。

散会之后，陆续走光的孩子们。只有罗克、叶丽和三个男孩儿，还紧紧地围着王老师，难舍难分。罗锦背着书包站在旁边，巴巴地等着。

他们极缓慢地向校门口走去。

罗克眼里闪着泪花：“王老师，我们走了……”

五个孩子，像有一肚子话，却说不出。

罗克：“王老师，别送了，我们走了……”

王老师难过地左手搂着罗克、右手搂着叶丽，边走边嘱咐着：“罗克，一定要做表率！一生都要做表率！到了中学，一定要积极争取入团！”

校门口，古代大殿式的进出口。

罗克：“王老师……我们走了……”

王老师与他们一起走到校外，站在街上：“常来看我啊，孩子们！”

孩子们一步三回头地向王老师招手：“王老师，再见！我们一定来看您！”

王老师高高地招手，喊道：“一定要积极争取入团！罗克，要做表率！”

97. 北京东城区灯市口大街。“北京市男二十五中”校门。

镜头进入敞开的大门，环境幽雅的极大的校舍。初一一班的教室，敞开的窗子。放学后，罗克及两三个男生，在教室里写作业。还戴着红领巾，做完作业的罗克合上本子、塞进书包，沉思；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白纸，恭恭敬敬地写着：“入团申请书”。

98. 四合院。罗克背着书包走进院子，进了母亲的卧室。

99. 母亲卧室兼客厅。

罗克：“妈，老师叫我们填个人简历表。”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张表格：“您看怎么填？”

特写镜头：个人履历表的栏目——“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家庭成员”、“家属个人成份”、“是否有重大历史问题”、“是否有政治或刑事处分”、“是否有海外关系”等等。

罗克看着母亲：“家庭出身——？”

“当然是资本家！”母亲毫不犹豫、甚至有些骄傲地说着，便用钢笔填了那一栏。

100.大街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大小红色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十月一日游行过后手拿纸花、疲劳涣散的行人，三三两两地走在大街上。没有汽车和自行车的马路，地面上，是纸花残败的一片狼迹与污浊。

母亲、姥姥和四个孩子，走进一家照相馆。

101.照相馆。

立架式摄影机蒙着黑红二色的大布巾，从布巾下钻出头来的摄影师，一手握球状气门，注视着刺眼灯光下的全家人：没有父亲的“全家福”。

母亲挨着姥姥坐在橛子上。四个孩子站在身后身侧围着她们。罗克戴红领巾、小眼镜，头微歪着，一手亲切地扶住母亲肩头，抿着多情善感而又坚毅的嘴角；眼镜片后面“小大人”的神气：那明犀的目光里，含蕴着对母亲深厚的感情、凝聚着他的个性与思索。灯光一闪，定格。

102. 四合院。冬天。罗锦在院里踢羽毛毽子，罗文握着玩具铁手枪，追逐着罗勉和邻居的两个小男孩儿。姥姥围着布围裙、卷着袖口，从北屋房檐下抱起一棵大白菜，对孩子们说：

“你妈快回来了。”说着进了东屋厨房。

锦、文、勉，连同邻居两个小男孩儿，都支棱起耳朵听。

一秒钟过去、两秒钟……隐隐约约的“哐唧唧、哐唧唧”由远而近。

三个孩子高兴地雀跃：“妈妈回来了！”

罗克开了西屋的门，也站在院子里。

“哐唧唧、哐唧唧”——

“妈——！”四个孩子几乎同时高兴地叫道。

“遇大妈！”就连邻居小孩儿也受了感染。

“欸——！”母亲特有的长长的平声，高兴地招呼着：“孩子们！”

面孔有些苍老的母亲，仍是满面春风、精神饱满、有股丈夫气。

她将自行车靠在西屋墙根，四个孩子蜂拥着母亲进了屋。

103. 父亲的小四合院。死气沉沉、关紧了屋门的狭小院子。父亲推开院门进了北屋。

104. 北屋卧室。

窗帘在白天也全挂着。昏暗的光线里，边虹坐在小沙发上，心事重重地抽着烟。

父亲高兴地进了屋，放下公事包，脱下风衣，把钞票从钱夹里全掏出来。

父：“虹，今天发工资了，给、都给你。”

边虹一手夹烟，一手接钱，点了点，收起来。

边虹：“这一降到一百元，够干什么的？你养不活我一大家子呀，我妈、妹妹、弟弟，都要靠你的工资。”

父：“你放心吧，我养得起。我多翻译点儿日文资料。”说罢坐到小写字枱边，拉开抽屉，拿出几张日文资料，点了支烟，开了台灯就继续笔译。

边虹若有所思地吸着烟，一口接一口地喷云吐雾。

边：“老遇，我都想了，仔细想过了，咱俩离婚吧。”

父亲愣愣地回身瞧着她。

边：“档案跟人一辈子，我不想老为你的政治问题背黑锅。”

父：“虹，那都是无中生有哇！”

边：“我知道你冤枉。可人家该怎么判怎么判。我想离开中国。说真的，最近我认识了一个华侨，他有可能再出国。”

父：“虹！我不能没有你呀！”

虹：“你爱我，我知道。可你老是回家看孩子，感情也不够专一。那华侨，还没结过婚。”

父苦苦哀求：“虹！我不能和你离！没有你，我活不了！”

边虹不语，陷在沙发里、罩在烟雾中。

105. 父亲的小四合院。

下了班的父亲刚一进院门，体格魁梧的年轻华侨端着一盆脏洗脸水，兜头便朝父亲的头上泼去。

106.大机关单位「水力电力部」。后院的单身宿舍。

一间不到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木板床，靠窗一小旧木桌、一只凳子。

苦行僧般的父亲，脸上有被抓过的指痕，穿着一身皱巴巴的旧蓝布制服、

胡子拉茬，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屋里烟雾腾腾。突然门开了——

罗克：“爸爸！”

107.四合院。罗克从西屋出来，匆匆往院外走。往北屋端饭的姥姥站住了。

姥姥：“上哪儿去？该吃晚饭了！”

罗克：“我就回来！”

108.北屋。全家围着八仙桌吃晚饭。

母亲：“罗克呢？”

姥姥：“又出去了。这几天也不知道他忙什么呢！”

109.母亲小客厅。晚上。

母亲与杨姨隔着茶几，对面地坐在沙发上。母亲两手熟练飞快地织着孩子们的毛衣。

杨姨：“秋琳，罗克找过我啦。他说让我劝劝你，和崇基复婚……”

母：“一个小孩子，他懂得什么！他爸爸自作自受！”

110.母亲小客厅。白天，母亲一个人坐在大沙发上，舒心地织着罗勉毛裤的裤脚，抻起来看看长短。

姜叔叔突然推门进来：“琳姐！”

母：“中秀，你怎这么闲在？”

姜叔叔：“呀，呀，星期天有工夫啊，”他坐在小沙发上，似乎不知怎么开口。

母：“有什么事儿？”

姜：“琳姐……罗克去找我，一见我就跪下了。说若是我不答应，他就不起来……”

母：“又为他爸爸？”

姜：“也难为这孩子！我看……既然边虹和崇基离了婚，崇基又那么孤苦伶仃——”

母：“他是天报应，没法儿可怜他！”

111. 北屋。姥姥戴着老花镜，用袜板补着孩子们的破袜子，八仙桌上还有五只待补。

罗克：“姥姥，您就劝劝我妈吧！”

姥姥叹了口气。

112. 北屋。夜。八仙桌上方的老挂钟打了十下。大木板床上，锦、文、勉都睡着了。母亲和姥姥坐在八仙桌边沉思。

姥姥：“唉！倒也是，复了婚，才是一家子人家儿呀！”

113. 西屋。台灯下，罗克在写日记。他停了笔、抬起头，空望着夜空沉思。

114. 小客厅。灯下，母亲心事重重地织着毛衣，她摇摇头，又叹口气。半开的隔间门大开，罗克拉着文、勉，罗锦和姥姥紧跟，一起来到母亲跟前。

罗克先跪下，妹、弟三个也跟着傻乎乎地跪下。

罗克含泪望着母亲：“妈，原谅我爸爸，让他回来吧！”他不出声地泪流满面，恳求地望着母亲。妹、弟三人看见哥哥哭，不知所以然地跟着哭。姥姥站在孩子们身后抹眼泪。

母亲俯身搂住四个孩子，放声大哭。

115. 离家不太远的「森春阳饭庄」。

大圆桌围坐着九个人：父、母、姥姥、四个孩子、姜叔叔、杨姨。服务员将一大盘削了片的烤鸭肉端上来。姜叔叔给大人们斟满了红葡萄酒。

姜：“罗克，你也得来半杯！”

罗克一副小大人似的、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那不言不语的得意神情，仿佛刚刚立下了特等功。人人洋溢着幸福、欣慰的笑容。

116. 照相馆。

强烈的灯光下，姥姥、父、母坐在中间、四个孩子围着的“全家福”。定格。

117. 北海公园。一片春天的新绿。

浓荫蔽日的茶座。藤桌上是大壶茶、茶杯、一碟豌豆黄、一碟金丝蜜枣、一碟栗子面小窝头、一碟芸豆卷儿，都被孩子们吃去了一半。

藤椅上，母亲怡然地织着毛衣；罗克和父亲下象棋，罗克赢了，开心地咯咯笑着；锦、文、勉在周围又笑又跑。

罗克：妈，爸爸，我们去划船！

母：小心啊！

118. 父母的卧室兼小客厅。

坐在写字台边的父亲，神不守舍、心不在焉、不停地吸着烟，凝望窗外的天空，一副心猿意马的哀伤神情。

119. 北屋。八仙桌上刚摆好三菜一汤的晚饭，全家围坐，父亲推门进屋。他放下公事包，去里间洗了手出来。

父：“秋琳，今天发工资了，说是‘三五反运动纠偏’，我又恢复了一百九十八。我应当交你多少？”他从钱包里往外拿钱。

母：“我只收你一百。九十八你零用。”母亲分钱：“妈，您的五块；罗克，三块；罗锦，两块；罗文，一块；罗勉，五毛。孩子们，妈妈要供你们全上大学！”

120. 四合院。罗锦放了学。东屋门开着，姥姥正在厨房里忙着洗菜。

罗锦：“姥姥，我帮您干什么？”

姥姥：“灌个壶吧。”

罗锦灌壶回来：“我帮您淘米吧。”

姥：“你淘不干净啊。”

锦：“我能淘干净。”她偏拿过米盆。

姥：“好孩子！倒也是，一点儿一点儿就学会了。”

121. 北屋。桌上已摆好饭菜，全家准备吃晚饭。

母亲：“崇基怎么还没回来？咱们先吃吧。”

正吃着，父亲气急败坏地走进了院子。他的毛料西服裤角，踢踢嘟嘟地几乎拖着地。他推门进了屋，紫胀着脸，也不脱风衣，一手发颤地指着门外，朝着母亲：“你、你、你告她去！”

母：“告谁？”全家都愣住了。

父：“告、告边虹！”

母：“干嘛告她？”

父亲的眼睛骨碌碌地乱转，紫胀的脸变得通红，想把话吞回去已不可能。

母亲直盯着他：“怎么回事？”

父亲不知怎么办才好，不自在地坐到写字台前，又站起来掏出烟，刚抽一口又捻灭，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母亲发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呀！”

全家人都盯着父亲，等着他说。

父：“我……我得了一笔稿费……两千块……”他嚥了口唾沫、干嗽了一下嗓子：“她、她、她吭了我！”

母亲不解：“她怎么会吭你？什么稿费？”

父：“我……我一年前写了一本《日语入门》，出版了。”

母亲恍然大悟：“噢——，甬说，给人送钱去了？”

父：“你、你告她吭骗钱财！”他手指发颤地指着门外：“你告她——”

“你混——蛋！”母亲气得脸煞白：“多可气、多可气罢你！”

全家人谁也吃不下去，呆望着饭菜一言不发。

122. 昏黑的北屋。大木板床上，姥姥、文、勉都睡着了。罗锦睁着眼幻想：

父亲取了钱，直奔“银碗胡同”。

“老遇？”边虹堵住半扇门：“你找我什么事？”

“我、我给你送钱来了。”

“哦？”她闪身让他进去，不无惊讶地望着他。祈求和孤注一掷竟使父亲结巴起来：

“虹，我、我刚得了一笔稿费，两千元，给、给你。”

边虹接了过去，虽没明白过味儿来，却将钱攥得紧紧的，走进了屋。

“虹，我不能没有你！”父亲可怜巴巴地尾随着她：“苦死我了！和她一天也过不下去呀！我的工资又恢复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只要你回心转意，我还能和她离婚！”

边虹眉眼松开了，将钱麻利地锁进大衣柜；转身坐在沙发上，悠然地点起一支香烟。

“老遇，你的好意我收下了。”她深吸一口烟，将烟圈轻轻吐出：“咱们只能做个朋友了。因为，我已经结婚了。今后你也不要再来，不然，我丈夫也有意见。”

“虹，你再想想……”

“你什么东西！”归侨猛地从里屋窜了出来，一把揪住父亲的衣领：“你要是再来，我告你破坏家庭罪！你给我滚！”……

罗锦翻了个身，凝视着昏黑的屋子。

123. 父母的卧室。

西梦丝双人床上，父亲、母亲背对背躺着，中间一道宽宽的空隙。

父亲睁眼凝视着黑暗的窗外，一动不动。

只听母亲冷冷的一句：“我算看透了，你要是有了钱，还得找那边虹去！”

124. 敲锣打鼓。街上举着标语、三十多人的“资本家”和“小业主”稀稀拉拉的游行队伍：“庆祝公私合营！”“坚决拥护党的英明政策！”

125. 二十五中。教研室门前，罗克与班主任谈话。

罗克：“刘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从初一起，我的操行评语是‘良’？我一直积极争取入团，各种活动我也都积极参加了，为什么学习成绩不如我的都入了团，品行反而是优，可我就入不上？”

刘先生：“这个嘛，党有政策。你出身‘资本家’，是否和父母的剥削阶级思想划清界限了？重在政治表现嘛！党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出身不可以选择，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罗克认真地听着、仰脸看着他。

126. 四合院。全院都熄了灯。唯有西屋的灯亮着。书桌上，有罗克写完的当天作业，有一本打开了的课外书。罗克正写日记。

画外音：我真想念王老师。可我怎么有脸去见他？从初一起，我的操行评语就是“良”，我辜负了他对我“做表率”的期望。不得“优”、入不上团，我怎么去见他？

罗克停下笔，沉思，又写。

班主任的画外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他又停笔，思索着这话是否有道理。

127. 小客厅。母亲将装在相框里长长的照片，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特写：一九五六年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体态微丰、衣着得体的母亲，坐在毛泽东身后，笑得合不拢嘴。

128. 北屋。全家围着八仙桌吃午饭。

罗克：“妈，有件事我想了好几天了。您现在是全国妇女代表、副厂长、您还一度想入党，可是您却收房租，这与您的身份极不谐调，您说呢？”

母亲沉思了片刻：“你的意思呢？”

罗克：“我的意思，您最好把全部房产交给国家，连咱们自己住的房，也应当照付房费。”

母亲：“自己住的房还照付房钱？”

罗克：“凡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都不应该要。”

母亲吃着饭，沉吟不语。

父亲：“倒也不指望那两家的十块钱。”

罗克：“并不是指不指望十块钱的问题，而是性质问题。”

母亲：“要是连咱们自己住的房也交钱，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呀，只交那两家的算了。”

罗克依旧心平气和地：“要做您就应当彻底。干吗还要留尾巴呢？咱们应当像别人一样，该拿什么钱就拿什么钱。再说，房子归自己，还得负责修缮，交出去多省心！”

母亲想了想：“也好。交出去省心。”

罗克高兴地：“真的，妈？”

父亲：“明天我和你妈去房管局。”

罗克：“妈，爸爸，明天我也去！”

129. 西屋。台灯下，罗克在写日记。

罗克画外音：如果一个人和剥削思想划清了界线，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却不表白，他们是否看得出来？他们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来衡量、来悟出划没划清界线的？

130. 四合院。夏天。姥姥在院子当中的公用自来水龙头灌水壶。罗克和同班好友郝治从西屋出来，每人手里拿着一条干毛巾和折起的游泳裤衩，向大门口走去。

罗克：“姥姥，我和郝治游泳去，可能晚点儿回来吃午饭！”二人高兴地聊着，走了。

131.一九五六年，下半年。

北京的各大报纸，头版大标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全国各党委机关鼓励人民畅所欲言、给党提意见》……

132.小客厅。坐在写字台边的父亲，放下报纸，内心波涛汹涌，从抽屉里找出纸和钢笔，有些激动地写下一行标题：《我赞成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的言论》。

133.水力电力部的大院。院墙被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和小字报糊满了，人们驻足观看。

父亲将刷了糨糊的小字报《我赞成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的言论》贴在墙上。几个人围过来看。一个人念着：“我完全赞同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的言论。党天下的现实是：假积极、打小报告、言不由衷的风气，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坏；越正直越有才能的人，越不被重视越受打击……”

134.小客厅。

父亲坐在写字台边的转椅上抽烟沉思，看着沙发上的三个人；母亲织着孩子们的毛衣，和姜叔叔、杨姨聊天。

母：“你不提意见都不行，党支书恨不得跪下求你！”

姜：“琳姐，你提了？”

母：“嗨，我只笼统地提了一条儿：能不能今后少扣点儿帽子？海提呗。”

姜：“还是小心点儿好。”

杨：“他们求我提，说破了大天，我也不敢提。”

父：“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提的不比咱们厉害？报纸上不全登出来了？这个共产党，也该让人提提意见了！”

135.各大学、中学、小学，各大小机关的院墙，全被人们“给党提意见”的大小字报糊满了。人人没有这么兴奋过：这里、那里，公开地讨论着、辩论着、建议着、评论着……

136.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严厉打击右倾翻案风！》，《右派分子恶毒攻击党中央，人民不答应！》，《不准右派份子翻天！》，《引蛇出洞、全面落网》，《坚决消灭一小撮阶级敌人！》，《右派分子必须低头认罪！》

137.各单位的批判大会：台上，一排“右派份子”低头认罪；台侧一人，站在麦克风后，振臂高呼口号；台下，人们个个高举拳头响应呼号。

138.《北京日报》头版下半版：《王秋琳的真面目》，作者：“钟学彪”。八仙桌边，母亲读着报纸：“王秋琳在日本求学是假，认日本间谍做干爸爸是真。并答应把自己唯一的女儿，送给日本干爸爸做小老婆……”

母亲摇头、叹气，撂下报纸、哭笑不得地：“我在日本上学的时候，还不认识你爸爸呢，哪儿来的罗锦？”

罗克凑过头去看看报纸：“是钟叔叔写的。”

母亲：“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139.永定门火车站和前门火车站。

站台上，在持枪的解放军大兵监视之下，黑压压一片“右派份子”，提着自己的行李，被押上火车。父亲被推搡着登上火车，他回头望了一眼。

140.烈日下，母亲和十几名“右派份子”，在台上低头罚站；一片居民住宅区附近，小足球场上搭起的台子，台上一大横幅：“右派份子必须低头认罪！”台上一人正声色俱厉地发言，举臂高呼着口号。近百名老老小小的居民在台下观看。

烈日下，母亲汗流浹背。她舔舔干焦的嘴唇。

忽然，长高了的叶丽，端着一碗水上了台，旁若无人地递给了母亲。全场呆若木鸡。

141.北屋。傍晚。除了父亲不在，一家人刚吃过简单的晚饭。姥姥慢慢地收拾着碗筷。

母亲疲惫、潸然地慨叹：“叶丽那孩子太不错了……”

四个孩子看着母亲，感动地听着。

142.大门外。一套还很新的高级厚布面沙发、大小茶几、大小椅子、三角柜、床头柜……共十几件家具，放在大门口。邻近的居民、孩子们好奇地

看着、抚摸着。标有“东四委托商行”的无蓬大卡车停在大门外，两三个壮年男人正一件件地往车上搬。

罗克、罗文不发一语地看着。

143. 四合院。两家新来的邻居正往屋子里搬简陋的家具，一家往原来的北屋小客厅和东屋搬，一家往西屋搬。一家正在窗前支出自搭的小棚，下面是烧蜂窝煤的做饭炉子。家家的做饭炉子都立在屋外门边。

144. 北屋。过于拥挤的屋子。

靠窗，是够睡三人的自搭的木板床；仅半米之隔，是紧靠墙的双人软床。大衣柜、大躺箱、五屉柜、八仙桌、四只凳子，将二十五平方米的屋子摆得满满。

母亲：“里屋马桶也撤了，往后罗锦和姥姥，睡里屋去。”

罗文：“我哥哥和我们睡一块儿？”

“咚咚咚咚”，隔壁正将两屋之间的玻璃门，用木板死死地钉住糊严。

145. “北京市六十五中学”学校大门。镜头进入校园。“高一 一班”的教室门口，学生们放了学正在散去，班主任齐先生正走出教室，罗克紧跟了出去。

罗克：“齐先生！我想跟您谈谈。”

四十多岁、其貌不扬的齐先生，拧着眉头、搂着作业本、冰冷地不高兴地偏脸瞧着他。

罗克：“您看了我写的人团申请书了吗？”

齐：“你父母是右派？”

罗克：“我对团组织不应当隐瞒。”

齐先生更拧紧了眉头、欲走不能的姿势；打着官腔、应付似地说：

“遇罗克，我会考虑地——，我现在没有工夫。”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罗克愣愣地望着他走去的背影。

齐先生赶上了一位同班男生，一手搂着他的肩膀，亲切有加、笑容满面、讨好地说着什么。

146. 一间放学后人走空了的教室。

主持人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了几个大字：“北京六十五中课外文学小组”。

二十多个背着书包的男生，随便地找了个位子坐下，气氛活跃。罗克和两三个同学说着什么，听的人笑了起来。

主持人：“现在开会。六十五中是二十五中的高中部，课外文学小组的成立，有好几年了。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希望都能提提意见，看看如何把它办得更好。”

一人举手，主持人朝他示意。他说：

“请著名作家给咱们讲讲他们的作品。”

主持人：“谁还说？”罗克举手。

罗克：“希望今后的活动能多样化。比如，办黑板报、办得活泼一些；组织看看电影、看看戏剧；请老师多做一些课外辅导、讲讲世界文学名著；大家讨论、共同提高认识，总之，丰富多彩一些。”

在座的同学们鼓掌。

147. 课外文学小组。黑板上写着：评讲《三国演义》。

一年轻男教师眉飞色舞、生动俏皮地讲着什么，二十多个学生开心地笑着鼓掌……

148. 课外文学小组。黑板上写着：评讲《红楼梦》。

一中年男教师表情泰然、神情幽默地讲着什么，三十多个学生大有收获地有的微笑、有的点头、有的认真做着笔记……

149. 大街，人行道。放了学、推着一辆破旧自行车的罗克，和同校同学王学泰边走边聊。

王：“你听说了吗？”

罗克：“什么？”

王：“给咱们讲《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黄先生、徐先生，都送去劳教了。”

罗克停了步、惊讶地：“劳动教养？！”

150. 黑板上只有白粉笔写的这几个字：“课外文学小组”。二十来个同学垂头丧气地坐着。

齐先生陪着教导主任走进教室。

教导主任：“你们应当揭发黄先生、徐先生的问题，他们散布了恶毒的反动言论，是右派份子！”

齐：“组长领着大家讨论，然后把记录交上来。”二人说罢走出教室，大家面面相觑。

主持人（组长）：“谁发言？”

一男生清了清喉咙，站起来：“那次徐先生讲《红楼梦》时，说薛宝钗稳重大方，像个青年团员，这是不是攻击团组织的右派言论？”

会场立即乱了，有人说算、有人说不算。

罗克坐在一旁静默不语，努力克制着心里的不平。

151. 放学路上。罗克推着自行车，和王学泰边走边谈。

罗克：“这算什么呢？徐先生当时讲的时候，大家都笑了，现在却说成是他的罪行。如果说他有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儿！”

152. 监狱：北京德胜门外的“北苑农场”。

罗克骑着自行车，车座上夹个布包，在监狱大门口的传达室停下。

153. 紧闭了门的传达室，只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

罗克：“我给我爸爸送东西。”

男人：“递进来检查。”

罗克将布包递进窗口。

男人将打开过的布包又塞出来：“出示你的证件，填表格。”

一张表格递了出来，罗克在小窗口填写。

154. 监狱会客室，一间十平方米、一张破桌、两把椅子、靠墙有个长橈的简陋屋子。

打开过的布包放在桌上：只有两件旧衣服、一块肥皂。一位便衣公安队长抽着烟，对罗克说：“不准随便给犯人送东西。今天对你是破了例。每年接见一次家属，时间是统一的，到时候会告诉你们。今天接见时间只能五分钟。”

门开了，苍老、疲惫的父亲衣着不整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便衣队长。

罗克扑过去：“爸爸！”

父亲：“你怎么来了？”他高兴又激动地抱住罗克，频频亲吻他的头发。

罗克：“我来看看您。”

父：“好孩子！你不用太惦记我。”

罗克：“爸爸，您吃得消吗？”

父：“行，还行。你妈他们都好吗？”

罗克：“都挺好的。我给您带了两件旧衣服。还有，五块钱。”他把钱掏出来递给父亲。

父：“你妈让你给我的？”

罗克：“嗯。”

父：“你妈，还在钳工车间劳动？”

罗克：“是。她精神挺好。”

队长看手表：“到时间了。以后不要再随便送东西。再来，不会让你进来的。”

父亲抱住儿子，亲他的额头和脸。他眼里闪着泪花。他挟起布包，在一个队长的押送下，恋恋不舍地离开。

罗克含泪追到门口：“爸爸，您多保重！”

155.公私合营后的“北京市东四金属加工厂”大门。镜头穿过敞开的工厂大门，穿过工厂不大的院子，进入开着门的钳工车间。穿着一身工作服、戴着工作帽的母亲，站在工作台的大铁夹子前，正用锉刀专心地锉一个零件。

156.下了班、摘去工作帽、仍穿着工作服的母亲，一脸倦容地推着自行车，和工人们走出工厂大门。

157.母亲把自行车停在“东四委托商行”门外。

158.委托商行的玻璃柜台。玻璃柜里陈列着手表、首饰等小物件。墙上，挂着形形色色的衣物、装饰品、油画之类。

母亲将一条毛料西服裤从包里拿了出来，打开包纸，放在柜台上。

柜台里的中年男人，用识货的眼光将裤子翻来抖去地看了两遍。

“五块钱。”

母：“这条料子不错呀，没穿过几回。”

柜台男人：“咱们是老主顾了，您前几回送的，和这条不相上下。给别人，还给不了五块呢。”

母亲无奈地点点头。

159. 北屋。母亲推门进来。

“妈——！”四个孩子不约而同地叫道。

“欸——，孩子们，妈妈给你们买好吃的了！”

罗勉：“妈，您哪儿有钱呀？”

姥姥将八仙桌上扣着两盘菜的大碗揭去。一盘素炒咸菜丝，一盘炒白菜，菜里有极少的猪肉片；蒸馒头。六口人就坐。

母亲去里间洗了手出来，打开了小纸包：滷猪肺和十二片薄薄的滷猪耳。油纸上，母亲用筷子分成平均的六份。

母：“不偏不向，一人一份儿。不吃不行啊，你们正长个儿啊。”

罗克：“妈，今天我看我爸爸去了。”

母亲愣住，其他人也都愣了。

母：“就这么去了？让你见了？”

罗克：“让我见了。队长说只准这一回，再送东西，就不让见了。说以后会统一接见。”

母：“孩子，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儿？你送什么去啦？”

罗克：“两件我爸爸的旧衣服，一块肥皂。”

母：“他怎么样啊？”

罗克：“我爸爸精神挺好的。”

母：“嗨，我要知道你去，说什么也得给他带点儿炸酱、炒面、烟卷儿什么的呀！”

160. 里屋。紧靠门靠窗放的写字台。外屋的老挂钟打了一下：夜里十一点半。靠墙的木板床上，姥姥和罗锦都睡了。

外屋的三口人，也都睡着了。唯有罗克在写字台昏暗的绿玻璃罩台灯下，做完作业和复习完功课，正写日记。

画外音：“今天顺利地见到了爸爸，他老多了。我给了他五块钱：两个月攒的零花钱，没告诉妈。爸爸的劳教期是三年。他犯了什么罪？……我不喜欢这位极左的班主任齐先生。昨天我交给他一个纸条，希望他对学生一视同仁。今早上课时，发现他更敌视我了。”

罗克合上日记本，沉思。写字台一角，平放着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斯汤·达的《红与黑》。他翻开看了一半的小说《牛虻》。老挂钟打一点。罗克被临死前的牛虻那慷慨就义的豪情感动得泪流满面。

161. 北屋。晚饭后。姥姥、母亲坐在八仙桌边喝茶。

罗锦：“妈，明天我们放寒假了。我的学习成绩册，给您。”

母亲打开，一页页地看：“不错。算术四加，体育四分，其他各门儿都是五分，不错。操行——‘优’。行啦，再半年，你就六年级毕业啦。”

罗文、罗勉递上自己的学习成绩册。母亲一页页看着：“都不错！都不错。罗克，你的呢？”

罗克不情愿地递给她。

母亲一页页地翻看：“五分，五分，五分，全是五分。怎么——，操行是‘中’？！”

全家都愣了。罗克别转了脸。

母亲念着：“不能和家庭划清界限……”她深深叹了一口气，强打精神地说：“中就中吧，有什么了不起！将来，进工厂当个工人，也蛮不坏！或是学一门儿技术，当个技术员，更吃得开！你爸爸倒大学毕业啦，管屁用！”

162. 北屋。晚九点。嗖嗖的西北风撞着玻璃、摇着电线，悠儿悠儿地响着。屋子中间，是个带烟筒的火炉。罗克坐在里屋的写字台边、台灯下，专心地看着课外书。

姥姥和三个孩子围八仙桌而坐。她戴着老花镜，边补着孩子们的旧衣服，边讲故事：“……早先，一根儿麦秆儿上长三个麦穗儿，家家的粮食吃不完。有一天，一个小孩儿拉完屎，他妈用一张烙饼给他擦屁股，让玉皇大帝看见了，一生气，打那以后，一根麦子就结一个麦穗儿了——”她的话，被强劲的北风撞玻璃声打断。她不由停了针线，转脸望着漆黑的夜空发愣，心疼地自言自语：“你妈那儿，不定怎么受罪呢！听这北风刮的！你妈那封信，我想起来就难受。唉！住帐篷里，毛巾冻得邦邦儿的，饭刚吃两口

就冰凉了。穿着毛衣毛裤才敢钻被窝儿。唉！挖什么水库！打什么冻方！你妈受的这份儿罪哟！”

三个孩子支着腮、趴在桌上，半天不说话。罗克也听见了姥姥的话，放下书，站到炉子前，望着窗外发呆。

烈风中的电线悠儿悠儿地狞笑。

忽然罗克转身说：“来，咱们每人给妈妈写一封信好不好？一块儿寄给妈妈？”

姥姥：“让你妈也高兴高兴吧，唉！”

罗勉：“哥哥，怎么写呀？”

罗克：“我教你。”

锦、文自己找来纸、笔，趴在桌上就写信。罗克把着才上一年级的罗勉的小手，写下：

“妈妈：我真想您。我们都很好。我也会写信了。妈妈，我们盼您早点儿回来。罗勉。”

163. 北屋。中午。

罗克站在八仙桌边念桌上的信，姥姥和三个孩子，围桌坐着同看。姥姥不时抹着眼泪。

母亲画外音：“克、锦、文、勉，四个可爱的孩子们！看到你们的信我哭了。你们四种不同的笔迹，我看了好几遍也看不够。尤其罗勉也会写信了。在我身边的杨姨，看了你们的信，也高兴得直掉眼泪。我真想你们，可爱的孩子们，三个月一结束，我就回家了，还差一个多月，很快会过去。不

用惦记，我一切都好。罗克，你爸爸和我都不在家，你就是大人了。你要像个做哥哥的样子，有空帮着姥姥干点活，别让她生气。你是好孩子，应当做妹妹和弟弟的表率……”

164. 北屋。下午。火炉旁。一大铁盆泡着的脏衣服，罗克坐在小板凳上，用窄木搓板和肥皂，不熟练地洗着衣服。揉着发面团的姥姥，向他指点着领口和袖口，罗克打上肥皂，认认真真地搓洗。罗锦蹲在旁边，往一小铁盆里倒壶里的热水，帮他淘洗衣服。

罗文用小刀削着木架小台灯的底座。罗勉出神地看着他削。

母亲吃力地提着被褥大行李推门进屋，她变得又黑又瘦又憔悴。

“妈——！”四个孩子惊喜地叫道。

165. 一九五八年

大街上、胡同里的大小标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万岁！”“十五年超英赶美！”“大跃进就是好！”“全民炼钢、超英赶美！”“积极捐献废铜烂铁！”

胡同里，贴完标语的十来个街道积极份子，正用铁家伙撬下每个四合院门上的铁、铜门环。每一个院里都有人出来，献上“破”铁锅、黑糊糊的炒勺、箱子上的铜环和铜角……一辆平板车跟着，车上已装了几大麻袋。两人张着麻袋口，让收集的人往里扔。

166. 六十五中校园。院墙上悬挂着红布黑字大标语：“停课大炼钢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十几座土高炉建立在大操场上。鼓风机隆隆地响。学生们炼钢的炼钢、劈柴的劈柴、运料的运料，土高炉口火苗熊熊，炉顶上青烟滚滚。罗克也和大家一样忙忙碌碌。

“出钢啦！”几个学生快乐地叫嚷，罗克、王学泰和几个同学放下手里的活儿，跑去观看。

冷却下来的“钢”块呈蜂窝状，黑糊糊的。

罗克：“这就是钢？”

一学生：“是钢。”

罗克：“不对。我在工厂里见过钢，不是这个样子。”

又一学生问：“怎么能不是钢呢？”

罗克：“这是碎铁，只不过把它烧结了。”

“谁说我们炼的不是钢了？”一位老师走来，正好听见，他严厉地问道。

罗克：“我说的。我觉得……”

老师：“什么你觉得！你知不知道全民炼钢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抓的大事？难道你反对大炼钢铁运动？”他朝其他人一挥手：“还不赶快拉劈柴去！”他狠狠地瞪了罗克一眼，走了。

罗克搬运着木柴，回身对王学泰：“训我管什么用？铁还是铁，钢还是钢！”

167. 大红标语挂在马路边上的一间门面上方：“大办街道公共食堂，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居民们出出进进。有的用盘子端着几个还冒热气的大菜包子。

168. 公共食堂卖饭口。罗锦排在五、六个人后面，等着买饭。不大的屋里，放着三张破桌、几只旧长板凳，有人坐在那里吃菜包子。吃着那缺油少肉、皮厚、滋味不佳又不便宜的菜包子，人人表情惶惑、不满。

169. 六十五中大操场。大雨。红布标语耷拉下来，湿淋淋地滴淌着大墨笔字的黑汁。

一堆“蜂窝钢”堆在校园一角，蜂窝里长出了青草。

170. 六十五中。高二一班教室。黑板上写着：“批判遇罗克同学班会”。五十个男生不发一言地坐着。齐先生站在讲台后面气汹汹地讲话：“遇罗克不仅反对大炼钢铁运动，还说：‘是钢为什么不拉走！’他抵触党的英明政策，态度已经非常鲜明。他出身资本家，父母都是右派份子；父亲被劳教，资本家的母亲被下放车间劳动。他从小就对党心怀不满。尽管我多次地启发他、让他和家庭划清界限，但是他没有进步。今天，我们大家要帮助他认识错误！”

坐在中间第三排的罗克紧抿着嘴，静听着。

171. 北屋。夜里十二点，写字台边，台灯下，罗克在看课外书。桌角上，有十几本哲学著作：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了不妨碍姥姥和罗锦睡觉，他用一块旧布遮挡了台灯一半的光线。

172. 北屋。中午。罗锦好奇地看着那些哲学书的封面。罗克放学进屋：“姥姥，我帮您干点儿什么？”

姥姥：“好小子！今儿没什么活儿。拿碗拿筷子吃饭。”

罗锦：“哥哥，你不看世界文学名著了？”

罗克：“我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文学名著，对照着当时的哲学著作来看，更有意思。”

罗锦：“你能借来这么多书？”

罗克：“我和几个同学弄了个『首都图书馆』的集体借书证。一次可以借二十本儿。”

罗锦：“首都图书馆？”

罗克：“嗯。你也应当多看看好书。”

罗锦不感兴趣地摇摇头。

173. 北屋。老挂钟打了夜里一点。罗克仍坐在写字台边看书。

有气喘病的姥姥又一次咳嗽、把痰吐在痰罐里，不舒服地喘息着。

外屋的母亲迷迷糊糊地醒来：“罗克，还不睡呀？”

174. 北屋。星期日上午。罗克一手支腮，趴在写字台边看着厚厚的《资本论》。

不时有人从他身后经过、几乎蹭着他的衣服；姥姥来回去洗手池洗青菜、淘米；罗文去写字台开他自己的抽屉找小刀和弹弓；母亲进去洗手；罗锦去开自己的抽屉找什么……罗克不时地微皱眉头。

母亲坐在八仙桌边，拆着旧毛线衣：“罗克，星期天也看书？天天熬夜儿，对身体不好哇。昨天我跟你姜叔叔说起你，你姜叔叔让我劝劝你，少看点儿书好，书读太多了危险哪！”

罗克换了一手支腮，将脸背着母亲。

175. 北屋。六口人围坐吃午饭。

罗克：“妈，能不能把小煤屋腾出来，做我的卧室和书房？”

母：“小煤屋？那是住人的地方吗？那么小，又黑又潮，又没门，又没窗户，墙都糟啦，也危险哪。”

罗克：“我简直没法儿看书，你们也觉得不方便。我去和房管所谈谈，看他们能不能帮助修理、安个门。”他撂下刚吃完的饭碗，起身走了。

母：“想起一出是一出！连个窗户都没有，也太潮哇！”

罗锦灵机一动，快地扒完了饭。

176. 小煤屋外。罗锦走进小煤屋：它的进口约一米宽，夹在西屋西墙外的尽头与北屋外墙的尽头之间。

罗锦回头看看没人，抄起那立在墙根劈木柴的斧子。

177.小煤屋里。一米半宽、四米长；罗锦开灯，灯泡坏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越过一小堆碎劈柴和煤球，罗锦摸索着登上里边的破烂杂物堆。她双手握斧子，“咚咚咚”，向那又糟又脏的后墙凿去。

178.小煤屋外。姥姥听见了“咚咚”声，慌忙走进小煤屋，罗锦已在那墙上凿了个大洞。一大柱光线射了进来，大小蜘蛛、土鳖、钱串子正匆匆向黑暗处爬去。

姥姥生气地：“哎呀！你真够可以！也不和大人说一声儿，就凿个大窟窿？可怎么好哇！”

罗锦高兴地：“您看多亮！可以开个后窗户啦。”

姥姥：“你这孩子，还不快出来！”

罗克刚好回来，探身一看，咯咯地笑了：“真好极了！房管所答应来修，正好让他们开个后窗户！”

179.漆黑的四合院，唯有小屋的灯光亮着：从那木门上“田”字形的玻璃，透出黯淡的、橘黄色的灯光。

雨，哗哗地下着……

秋风，捲起地上的落叶……

雪花，静静地大片地落着……

小屋橘黄色的灯光，夜夜地亮着……

近距离镜头：透过玻璃窗，罗克攻读的背影：八十公分长、六十公分宽、粗糙的小木桌；桌左角，是罗文制做的木架纸罩台灯。专心致志读哲学著作的罗克，时而写着读书笔记、时而凝眸沉思……

180. 一九五九年

“北京女十二中”，“二十五中”的紧邻。

七月底。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白短袖衫、花格裙、白短袜、黑带绊布鞋、戴着红领巾的罗锦，背着书包，从“初一五班”的教室，随着几乎同样打扮的同学们走了出来。她有些闷闷不乐。

“喂，等等我！”同班李燕追上来。

回家的路上。两人低头沉默地走着。

罗锦：“你操行得什么？”

李燕：“中。你呢？”

罗锦：“也是中。小学我六年全优。”

李燕：“我也是。”

罗锦：“‘中’，是快被开除的坏学生才有的呀。”

李燕：“班主任给你写的什么？”

罗锦：“应和家庭划清界限。”

李燕：“我也是。”

罗锦：“我真想念小学班主任耿育慧老师，可我怎么去见她？”

181. 北屋。中午。屋里只有罗克和罗锦。罗锦背着书包正要出去，坐在里屋写字台边看书的罗克叫住了她。

罗克：“到了中学，你写入团申请书了吗？”

罗锦为难地：“我还没退队呀……”

克：“没退队照样可以申请。”

锦：“太难了，哥哥。爸爸、妈妈都是右派，妈妈又是资本家。”

克：“别灰心，看你怎样认识。父母剥削过工人，这是事实。原来营造厂的阎叔叔，手指让机器轧掉了，父母就把人辞了。要是今天，能辞了吗？临时工还要转为正式工呢。当然，父母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不止这些，比如爸爸，从不读专业以外的书，没有信仰；妈妈思想有些庸俗，咱们对周围的人，尤其对自己，要用正确的思想去衡量、去分析，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锦：“这思想是什么呢？”

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坚信这个思想是最正确的。”

锦：“可入团，太难了……”

克：“不难，只要有决心。意志消沉的人不可能进步。我还不想失望……总之，我希望你能入团。”

182. 罗锦背着书包，忧郁地走在上学的路上。

罗克画外音：“我还不想失望……总之，我希望你能入团。”

罗锦画外音：“哥哥是在挣扎？是在给自己打气？是因为他的班主任太坏，才把希望寄托于我？凭什么我们都被列为另册？凭什么我们在学校里翻不了身？我多想念耿育慧老师！”

183.“初一五班”，人都走空的教室里，做完作业的罗锦，找出一张纸写信：“敬爱的耿老师……”

184.放学回家的路上，罗锦一遍遍地看着耿老师的回信，胡同的僻静处，她悄悄抹去眼泪，又看一遍……

耿老师画外音：“收到你的信我是多么兴奋，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个纯洁无瑕的、可爱的孩子。我永远忘不了你指挥全班大合唱时，你那活泼可爱的身姿……来看我吧！”

罗锦慢慢走着，脑中出现幻想的画面：她扑在耿老师的怀里哭着，耿老师坐在小沙发上，抚着她的头发。罗锦抬起头，泪流不止地问：“为什么父母都成了右派？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家里一年比一年破败？为什么大荒园会死去？为什么父亲要去劳教？劳教是什么呢？为什么哥哥入不了团？我们都入不了团？为什么必须得‘中’？为什么现在的班主任不像您呢？为什么对出身好的总是谄媚、对我们却冷冰冰呢？”

流着泪的罗锦，慢慢地把那封信撕碎，扔进果皮箱。

185.四合院。夜。透过里屋的玻璃，罗锦在写字台的台灯下写日记。罗克在小屋的灯下攻读。

四合院一片漆黑。唯有小煤屋还亮着昏黄的灯光。

186.四合院。上午。

“圈儿圈儿圈儿！”罗文举着一封信，从大门口跑来：“圈儿圈儿圈儿来了！”

“圈儿圈儿圈儿？”全家人都奇怪。

罗文：“爸爸的①②③④不是圈儿圈儿圈儿吗？”

罗克听了也不禁泛出一丝苦笑。

母亲拆着信：“别这么说，你爸爸那儿苦哇。”

“你们孩子家懂什么！”姥姥戴着花镜，用袜板补着几双破袜子。

母亲看着信：“你爸爸又要东西了。咱们再苦，也得给他呀。噢，让下个星期天统一接见！”

“下个星期天？”四个孩子期待地看着母亲。

187.北屋。只有母亲和姥姥在。姥姥在八仙桌的菜板上切着白菜帮，切成小丁丁。母亲在屋门口的火炉上炸酱，门开着，她和姥姥小声地说着话。

姥姥：“天天熬菜粥，吃得全浮肿了。”

母亲：“停课、停工，为了节约粮食。也不大跃进了，也不亩产万斤粮了，也不超英赶美了。”

姥姥：“亩产万斤？听都没听说过！”

母亲：“现在又说是农业歉收、自然灾害了。”

姥姥：“一个月一个人才二两肉。全家才一斤油、半斤点心票、半斤白糖、二两芝麻酱。什么全凭票儿，唉！没过过这日子！”

母亲：“高级点心、高级糖果，也有啦，可贵了，谁买得起？”

188.北屋。晚上。灯下的八仙桌上，摆满了要给父亲带去的东西。全家人看着母亲一边念信一边核对：“肉丁炸酱，炒面，白糖，饼干，点心，火柴，烟卷，芝麻酱，火石，圆珠笔芯，信封，信纸，笔记本，牙膏，牙刷，肥皂，香皂，洗衣粉，毛巾，针，线，纽扣，布鞋，球鞋，齐啦。”

母亲把东西一一塞进两个布手提袋。

锦、文、勉看着饼干和点心，眼睛发直。

拿着饼干，正要往袋里装的母亲，将饼干纸包拆开一个小口，无比慷慨地说：“一人一块，行啦。”

三个孩子高兴地接过来，珍惜地一点点、一点点地咬着。

罗克悄悄走出屋子。

189.北屋。天还没亮，母亲和姥姥叫醒四个孩子。姥姥帮着递给孩子们干净的衣服、袜子。

190.北京西城近郊区。通往“北苑农场”的长长的黄土路。天大亮，太阳照耀着黄土路上的五个人。母亲一手提个包、另一手拉着罗勉，罗文紧跟着；罗克、罗锦提着、背着父亲需要的杂物。一辆破旧的运货卡车开过，扬起漫天的黄尘。

191.“北苑农场”的高墙外。

紧闭的电动大铁门。高高的结实的水泥墙，墙头上几道带刺电网。院墙的墙角处有高高的炮楼，持枪的警卫站在炮楼里向四下观望。

墙根下，三百多个“右派”家属背着、提着大包、小包，拖儿带女地等候。没人谈笑、没人聊天，一个个脸色忧郁、愁眉不展。连小孩子也不再哭闹淘气。

当头的阳光，晒得人人冒油。人们苦等着。附近连棵遮荫的树也没有。不远处，是一畦畦的麦地、菜田。母亲和有的家属禁不住焦虑地看手表。

192. 两扇沉重结实的黑铁门，终于慢慢后开了条缝。一中年男人手握扩音器喇叭走了出来，大声喊道：“犯人家属请注意！犯人家属请注意！自动排成两排！按顺序走进去！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啼哭、喊叫！要注意对犯人的影响！接见二十分钟！必须自觉遵守时间！”他又喊了一遍，人们已默默地站成两排。

193. 监狱大院里。

人们惴惴不安地走了进来。近处的树荫下，有几排给家属们预备的长木凳。远处，是菜地和麦田。院里有院，几个持枪人守卫的小铁门开了。两排男人走了出来，个个衣服破烂不整，神态苍老、暮气沉沉。

所有家属的目光，都投向那两排人，在肃穆、冰冷的气氛中，饥渴地搜寻着家人的脸。

“立——正！向前——看！报数！”队长喊道。

“一、二、三、四……”“犯人”们有纪律地一个个头向左转。

“注意事项，一定要严格遵守！”队长严厉地喊道：“解散！”

“爸爸！”罗克一边叫、一边朝一个人跑去。

母亲及三个孩子不无惊愕地望着那走来的人：衰老、拉里拉邋、连背都驼了似的！

“爸爸！”锦、文、勉叫道。

父亲搂住罗克的肩膀，亲吻他的头发、额头。

父：“长高了！都长高了！”他一个个亲吻孩子们的脸。母亲攥着手里的手绢，强忍悲伤。

四处一片轻轻的哭泣声、擤鼻涕声。几个便衣队长背着手，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盯盯这个、看看那个。

194. 母亲和父亲站在一边，小声谈话。四个孩子围着父母，东看看、西瞅瞅。

父：“日子能维持吗？”

母：“对付着过吧。沙发都卖了……”

父：“写字台、玻璃书橱呢？”

母：“那两件给你留着呢。”

父：“家里够住吗？”

母：“罗克搬到小煤屋去了。”

父：“小煤屋？能住人？”

母：“他非要住那儿不可，说为了看书。房管局给修理好了。”

父：“孩子们的学习呢？”

母：“功课都不错……罗锦和罗克的操行都是‘中’……”

父亲愣了愣，瞧瞧罗克、罗锦；罗锦无奈地看看父亲，罗克有意识地将脸别转过去。

195. “接见时间结束！”严厉的命令声中，小铁门那边立即响起紧急的哨声。方才一片轻轻的哭泣和絮语，现在变得骚乱不安起来。“犯人”们匆匆提起家里送来的东西，告别亲人，一个个刻不容缓地朝小铁门的方向走去。

“快点快点！”队长们在催促。

父亲急忙提起和背起地上的大小包包。

“我得走了。”他又突然撂下手里的东西，匆匆说道：“快过来，孩子们，爸爸再亲亲！”

他捧起四个孩子的脸、用力地亲了每人的面颊。

父：“别让你妈生气，好好听话！”他提起地上的两个包，趑趄拖拖地快步赶去。

“爸爸再见！”四个孩子嚷道。罗克的眼圈微红。

小铁门那边：“报数！”“一、二、三、四……”

隔着许多树木，家属们也向大门的方向，沉重地、慢腾腾地移动着脚步。一个个，脖子都像被无形的线牵着，侧过脸、目不转睛地盯着在报数的亲人，一些家属已泣不成声……

196. 悲沉的音乐。回家的黄土道上。正午的烈日酷照。黄土道泛着白光。货运卡车一过，黄尘扑面、呛得人咳嗽。母亲身心疲惫地走在最前，不愿

让孩子们看见她在流泪。罗克一语不发、两手插在裤袋里，沉思地跟在母亲身后；锦、文、勉里里拉拉地跟在最后。

197. 四合院。清晨，全院人还未起床出屋，罗克站在北屋前双臂举生铁哑铃。

“二十五、二十六……”他放下哑铃，又跑出院子，环跑“隆福寺街”、“神路街”、“猪市大街”，再跑回家。

198. 北屋。罗克小跑进来，满头热汗，脸色也少有些红润了。家人醒了、正待起床。

罗克：“妈，今天我又比昨天多举了一下，我能举二十六下了！”

罗锦从里屋出来，用毛巾擦着脸：“哥哥，你真打算考地质学院？你应该考文科呀！”

罗克：“文科，不容易被录取。都怕吃苦、不愿意去地质学院，录取的希望才大。”

罗文起床穿衣：“地质学院有什么好哇？”

罗克切馒头片、用铁支架烤馒头当早点：“我爬山涉水，走遍全国寻找矿藏；不但钻研了业务，又能了解社会各阶层、风土人情、欣赏大自然，还能磨炼自己的意志，有助于写作。”

199. 四合院。漆黑的深夜，唯有罗克小屋的灯光亮着。

200.北屋。中午，全家人吃过午饭。罗锦、罗文在八仙桌上刷洗碗筷；一个刷、一个擦。

罗克：“妈，明天就高考了。”他精神抖擞地。

母：“你有把握吗？”

罗克蛮有信心地：“有把握。不说门儿门儿一百，至少也九十八。”

201.北屋。上午。

罗克坐在里屋的写字台前，半个身子俯在玻璃台面上；左手支着额、手指插在乱发里；握着钢笔的右手，压在那写满诗句、涂涂抹抹、已经发皱的纸上……

特写——纸上的笔迹：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罗克一动也不动，凝望着涂满了诗句的纸，有时停了笔，空望着窗外。

罗克脑中的回忆画面：早上，他怀着一丝渺茫的希望去找班主任。

罗克：“齐先生，怎么我连最后一个志愿也没被录取？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齐冷冰冰、厌烦地：“那就在家等着嘛！作为社会青年，也可以工作嘛！”

罗克恍然大悟、绝望愤怒地盯住他……

罗克仍一动不动地坐着，不吃不喝。

全家人不声不响。罗文要进里屋，罗锦拽住他，示意他不要进去。

姥姥淘米、洗菜，去院里打水。没人进里屋，大家都不发一语，动作都轻轻地。

给罗克的饭菜用大碗扣住。他一动不动地从上午坐到下午，似乎是在回忆、总结、权衡、思索……

傍晚母亲推车进院。锦、文、勉迎上去，悄悄告诉她什么。母亲一愣。她和三个孩子小心地不出声地进了屋。姥姥朝母亲努努嘴，示意她别出声。

罗克仍痛苦地、一动不动地坐着。姥姥将他中午的饭菜回锅热，又小心地将晚饭摆在八仙桌上。全家围坐。姥姥不语地看着母亲。

母亲转脸瞧着罗克，为难、试探地：“罗克，吃饭吧。”

罗克一动不动：“我不饿。”

母：“给你留着。”她拨出半盘新炒的菜，用碗扣住。

全家尽量不出声地吃饭。

老挂钟“噹噹”地响起——夜里十点。

202. 清早。罗克进了北屋。他坐在里屋的写字台边愤懑地写信。

罗克画外音：“……您这种做法，对无辜的心灵是残酷的扼杀。作为一名教师，这样做无异于犯罪。如果有一天我当教师，我绝不会像您这样对待学生……”

母亲探身看了看：“你写这干嘛？你写了，他就能改了？”

罗克将信装入信封，贴着邮票：“虽然改不了，也要触一触他的灵魂。”

母：“当初你要不给他提意见，也许还不至于。”

罗克：“他对不提意见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就好了吗？”说罢不屑一顾地去发信。

203. 北屋。傍晚。

八仙桌摆上了晚饭。母亲分一包油炸开花蚕豆。

母：“来，孩子们，一人一份儿！”

她给自己斟上一小杯白酒，也给姥姥斟上半杯。

罗勉：“妈，我再给您一半儿吧，您就剩这么点儿了。”

母：“好孩子，你吃吧。”

锦、文：“妈，我们又不喝酒，再给您一半儿吧。”

母：“不用了，孩子们，只要你们别气我就行了。”

罗克进屋。去里屋洗了手、出来。

母：“你的。一人一份儿。”

罗克抓起来，往弟、妹每人碗里放了两、三个，剩下几个自己嚼着。

母：“给你的，你就吃；一人一份儿，不偏不向。”

她又呷了两口酒：“没考上就没考上吧，不分配就不分配，没什么了不起。找个工作也不是找不着。高中毕业生谁不抢着要？我看，当个工人也蛮不坏。你看你的同学李连城，家里供不起，高二退学了，进了兰州轴承厂当工人，不是照样上业余大学吗？再说，你档案里清清白白，没有任何问题，不就出身不好、父母是右派吗？今后，谁都得凭技术吃饭。工人的待遇可不低呀！每月的奖金、毛巾、肥皂、衣服费、洗理费、手套、加班费、夜

班费，名目可不少哇！好好学一门儿技术，自己再钻研钻研，厂里照样儿重视。大学毕业又算老几？你爸爸倒大学毕业啦！”

姥姥：“那倒是。”

罗克一直默默地吃饭，这时抬起头，平静地说：“妈，我已经考虑过了，咱家经济确实很困难。但是我打算自学一年，希望您支持我再考一次大学。”

全家都愣了。

克：“如果说因为班主任作梗没能考上大学，那么，现在我摆脱他了，倒是件好事。我想再试一次，在没有某个人作梗的情况下，看能不能考上？如果我再考不上，您放心，我绝不会考了，一定去工作。”

母亲皱眉：“有几个社会青年考上了大学的？”

克：“既然高教部有这规定，就可以试试。或许，那些人的成绩都不太好？我一定要再试一次。”

母亲沉了脸：“四年，怎么供法儿？一个大学生，每月没有二十五元下不来呀！申请助学金，咱家又将将不够条件。全家总不能不生活呀。”

克：“我想好了，妈。如果自学这一年，基础打得特别好，上大学就不会吃力。尤其是俄文，我可以白天上学，晚上翻译点外文资料，来减轻您的负担。有个同学的父亲在『情报技术研究所』工作，能帮我要来翻译资料。”

母亲无奈地、忧愁地叹了口气。

204. 深夜中的四合院。唯一透着橘黄色灯光的小屋。

205.雪花，落满了四合院。南屋的邻居拿出一串挂鞭，噼噼啪啪地放了起来。

206.北屋。一家人围着八仙桌，翻看着一册又一册的老照片、新照片。有几十大本。

母亲看着年轻时，在日本的种种快乐无忧的照片，自言自语：

“早知如此，回国干什么？要是你们都在日本，别说上一所大学，上两所也供得起呀！”

207.一九六〇年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青年日报》……报纸头版头条：

《做有文化的新农民》，《邢燕子——党和人民的好女儿》……

208.四合院。阳光充足的正午。罗克走进院子。罗锦正要把晒得喧腾的棉被褥，替罗克抱进他的小屋。

罗克小声地：“罗锦，我刚刚在街道办事处，把申请书交上去了。”他接过罗锦手里的被褥。

锦：“申请书？”

克：“我要去郊区公社当农民。”

锦：“妈妈希望你上工厂呀。”

克：“我想了解社会、了解各个阶层，从中也锻炼我自己。先别告诉妈。”

209.一九六一年二月

四合院。上午。

“遇罗克的信！”邮递员在大门外喊。

罗克跑出小屋。一边慢慢往回走，一边迫不及待地拆信看：“太好了！太好了！”

四家邻居的大婶、老奶奶都探身出来问：

“什么好事，罗克？”

罗克快乐地：“红星人民公社让我在一星期之内去报道！”

邻居们听了大不以为然。

罗克：“我立刻去迁户口！”他匆忙地进了北屋。

210.北屋。上午。

罗克翻抽屉找户口本、粮本、副食本。

姥姥：“罗克呀，你急什么呀？再有一两天就卖春节的供应品了，一年才这么一回，差一天你都等不了？”

罗克故做淘气地：“等不了、等不了！”他冲姥姥纵了个猫脸，急匆匆走出了屋子。

211.汽车站。中午。

罗锦、罗文帮罗克把大行李拖上公共汽车。罗克在车门里转身嘱咐：

“别弄乱我的小屋！我会给你们写信的！叫妈妈不用惦记！”

汽车门关，扬起一股尘烟。

212. 罗锦独自坐在罗克小屋门边的凳子上，想画下小屋的全貌；她画着水彩写生。

罗锦画外音：

“每逢我走进院内，
都要深情地凝望；
橘黄、暗淡的灯光，
透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读的背影，
永刻进我的心房……”

随着她一笔又一笔地画着，出现了脑中回忆的画面：和罗克用旧报纸高兴地糊小屋顶棚；帮助罗克挂上徐悲鸿的印刷品国画《逆风》和鲁迅诗笺；用旧报纸和木纹纸糊那未刨的、粗糙不平的小木桌。

罗锦望着罗克单人床的上方，他那遒劲淋漓的书法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她出神地凝思……

213. 北屋。灯下，围着八仙桌，姥姥在缝缝补补；三个孩子围着母亲看罗克的信。

罗克画外音：“妈妈，姥姥：我到了这里一切顺利。我被分配在菜园小队。共三十个高中毕业生，我们算是农业工人，上发薪，先发了二十五元。住宿舍、有食堂、饭票制。食堂菜给得很多、很便宜。我第一次领到工资，可高兴了。买了几块钱饭票，给您买了瓶好酒，给姥姥凭票买了半斤点心，还买了大葱和鸭蛋。剩下的钱，星期六下午回家我交给您。

“来到农村
一切尚好
夜间出门
仅防狗咬
罗克

1961.2.8”

母亲哭笑不得地：“这孩子，没正经的！也不等我回来，就跑农村去了！和谁商量啦？要多任性有多任性！工厂找个工作还成问题？不听，非要跑农村受苦去！唉！幸亏是农业工人挣工资。这儿，还有你们一封呢。”

锦、文、勉头凑着头看那封信：

罗克画外音：“我最想念的妹妹弟弟们：今天我已经上了社会大学的第一课：扛阳畦的草苫。二百来斤重的草苫，社员一扛就走，可我却感到十分吃力。队长要把我调到轻体力的温室组去，我拒绝了。别人扛得动、为什么我就扛不动？咬咬牙，一天到底干下来了。虽然疲累不堪，但心里格外轻松。愿你们常给我来信！你们的好哥哥灯下草”

“好哥哥！”三人高兴地异口同声地道。

214.北屋。傍晚。罗克风尘仆仆地进了屋。

“哥哥！”锦、文、勉高兴地喊。

罗克：“妈！姥姥！”

他晒黑了，显得结实了许多。他从布袋里掏出大葱、鸭蛋、酒、点心，都放在八仙桌上。把钱都交给母亲。母亲、姥姥十分欣慰。

母：“五块钱你得零花呀！你交我十块足够了。”母亲硬塞给他。

罗克只有收下：“姥姥，这一块钱，您看电影、买戏票吧。我每月孝敬您一元。”

姥姥乐得合不拢嘴：“好小子！姥姥也花上你的钱了！”

母：“以后姥姥的一块由我给吧。你的五块零花就是你的。”

罗克又从旧帆布书包里掏出三本书，对妹妹、弟弟说：“这是我送给你们的。”

克：“罗锦，《裴多菲诗选》。罗勉，《外国童话选集》，我给你题了词：书本是海洋，字句是波浪；眼睛是帆船，载着你呀，到‘抱着天的怀里’去遊荡！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罗勉敬仰地、微笑地摇摇头。

克：“这是一本外国儿童诗里的，蓝天问大海：‘大海，你为什么这么蓝？’大海回答：‘因为我的怀里，抱着美丽的天。’——写得多么美！”

罗勉笑着不语，认真地翻开书看。

克：“罗文，这本童话《黑母鸡的故事》，是世界名著，你看完就知道它为什么好了。罗锦，这本《裴多菲诗选》最有名的一首是〈爱情·自由〉：‘爱情、自由，人们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献出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写得多么好！”

215. 北屋。傍晚。除了罗克和父亲，五口人都在。

刚下班的母亲，饭前小斟。她高兴地把酱猪肝平均分成五份。

母亲：“妈，您也来上半杯。”母亲和姥姥坐在八仙桌边小斟。母亲一边嚼着、品着，一边像自言自语似地说：“等我一退休，就上你哥哥那儿去。开个小菜园儿，种点儿架扁豆、种点儿黄瓜啦、丝瓜啦，兴许给你哥哥看孩子呢！”

216. 一九六一年. 四合院.

邮差叫道：“遇罗锦的信！”

罗锦跑去接信，拆着信往回走，走到院中心，乐得一蹦再蹦、跳着叫着：

“我考上了！考上了！我考上工艺美术学校了！”她在院子里跳了又跳、万分激动。

邻居抱着孩子的大婶、老奶奶，都高兴地瞧着她。

217. 北屋。傍晚。

下了班的母亲坐在八仙桌旁看着“欢迎你，新伙伴”的漂亮卡片，感叹道：

“这下我可有盼头了。四年毕业，学校管吃管住。看来，上中专这条路最好。熬出一个是一个呀！”

218. 四合院。傍晚。罗克风尘扑扑地进了院子，手里提着网兜、背着鼓鼓的旧书包。

“哥哥！”锦、文、勉叫着，接过他提着的东西。

219.北屋。罗克把网兜里的东西放在八仙桌上：“撑死的填鸭，算半价；二斤奶油，从奶牛场里买的；大蒜、大葱，水蜜桃，可甜了。”

罗锦：“哥哥，我考上工艺美术学校了！”

罗克：“真的？你缺什么？我一定要送你点儿东西。”

220.里屋。夜。

姥姥在二姨家。罗锦一个人躺在床上。她兴奋得睡不着，开了床头灯，又拿起枕边罗克买的速写本，用手轻轻抚摸那亚麻布面、印着奔跑小鹿的图案。她慢慢打开硬的封皮，扉里，写着罗克那清秀、劲拙的钢笔字：《祝辞》，罗克画外音：

我祝你幸福；

前进吧，

你踏上了理想的道路。

但愿你许血于轩辕，

但愿你忠实于艺术。

我祝你幸福；

勤奋吧，

你锻炼得精力永充足。

但愿你征路中饱经风险，

但愿你青春的活力把万难排除。

我祝你幸福；
幻想吧，
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
但愿你开放得争梅并菊；
但愿你吸吮大自然的温柔。

扬帆、
击鼓、
祝你、
幸福！

好哥哥罗克

1961 年 8 月

罗锦把本子合上，放在枕边，关上灯，睁着眼睛在黑暗中幻想。
她的画外音：“我多希望，也能写一首祝贺他考上地质学院的诗啊。”

221. 蓝天、草地、阳光。九月初。上午，北京一个天然公园的绿草坪上。
显得老成持重、戴黑边眼镜的班主任、温文尔雅的朱玉成先生(二十六岁)，
带领全班二十六名学生（其中五名女生），席地围坐。
朱：“天才就是勤奋。一个人，一定要有事业心……”
罗锦深受启发地望着他。

222.素描课教室。二十六名学生每人坐在画架旁，画石膏静物素描。朱先生静静地走到每个人的身后观看，耐心地加以辅导，他用一枝铅笔横过来，伸出胳膊，瞄准着石膏静物的比例大小，指出学生在画作上不够准确的部位。

223.朱先生带领全班学生，在公共汽车总站人多的地方，画人物速写，他自己也画。罗锦认真地画着一个蹲着等汽车的老年人。

224.四合院。傍晚。

罗锦站在北屋门前看《北京晚报》，忽然，她高兴地跳了起来，迫不及待地对罗文、罗勉、姥姥、母亲叫道：“哥哥的文章发表了！妈，我哥哥的文章发表了！”

全家围上来看：《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署名是：“北京红星人民公社遇罗克”。

225.北屋。傍晚。刚从农村周末回家的罗克，又像以往一样，从口袋里拿出给家里买的猪肉、豆腐、大葱、油菜等等城里难于买到、配给上也太少的营养品。他比往日格外高兴。

弟、妹七嘴八舌：“哥哥，你的文章发表了！”

罗克：“我知道。我们那儿也有人订〈北京晚报〉。瞧，〈大众电影〉上也有我一篇〈评影片‘刘三姐’〉，可惜他们给我删了不少。”

“真的？”弟妹们围上来看那期杂志。母亲也戴上眼镜，仔细、认真地看着。

罗克：“他们删的，恰恰是最重要的话。”

226. 罗克的小屋。即使在白天，小屋里也得开灯。罗克坐在小桌边，台灯下，用天蓝色的电光纸和浅蓝色的缎带，装订了一本《前途文集》，他将发表的文章剪下来，固定在白纸上、编上页数。将一张放大了四寸的自己的黑白头像照片，贴在硬封皮里。罗锦走了进来看着他弄。

克：“今后，凡是发表的文章，我都放在这本集子里。”

罗锦看着他，她看到了哥哥对前途燃起的希望。

锦：“哥哥，他们删的是什么内容？”

克：“我肯定了影片的优点，可也有极大的不足，过分强调阶级矛盾，把一个百年前的历史和神话传说，搞成了类似解放前的农会运动。”

有人敲门。罗克去开门，高兴地：“郝治！”

227. 香山。“鬼见愁”峰顶。红叶满山。远处的北京城，像一个小盆景。

玉带般的永定河从城边缥缈地穿过。

罗克与郝治迎着秋风，站立在峰顶远眺。

罗克的胸中涌起诗句，他的画外音：

巨石陡，

欲把乾坤搂。

奇峰千古人共有，

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

山下渺渺茫茫。

来路崎岖征路长，

哪堪回首眺望！

228. 北屋。下了班的母亲坐在八仙桌边看信。

母：“罗锦，明天你和我接你爸爸去。”

锦：“我爸爸可以回家了？”

母：“我托了多少熟人哪！否则，一律得留场就业呀。”

229. “北苑农场”的高墙外。大铁门上的小铁门启开，罗锦和父亲吃力地提着一个大行李出来，母亲提着两个包跟在后面。

230. 北屋。白天。苍老了的父亲，坐在写字台边心事重重地抽烟。

母亲：“崇基，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父：“我在家里，找点儿外文资料翻译翻译，也不少挣。”

母：“那不是长久之计呀。还是找‘水力电力部’和领导好好谈谈。冲你的技术，说不定能恢复工作。”

父：“我不去。”

母：“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呀。”

父：“翻译稿子也一样。”

母：“那有一天、没一天，不是牢靠的事啊。”

父执拗地：“我不去。”他一想起那些领导，就水火不容。

231. 北屋。傍晚。罗克又像每周末一样回家。脚还没迈进屋，便高兴地喊：

“爸爸！”

父亲高兴地迎上去接下他的背包：“爸爸可想你了，好孩子！”

母：“明天星期天，咱们得照张全家福去。”

232. 照相馆。父亲、姥姥、母亲坐着，身侧，身后是四个孩子。灯光一闪，定格。

233. 一九六二年八月。

北屋。中午。

罗克：“罗锦，你离开学还早呢。最近我们菜园忙不过来，招家属临时工，一天一块钱。你在家待着也没事，不如去干个十天半月，还能挣十几块，买点书也是好的。再说，你了解一下农村生活，对你也没坏处。”

罗锦犹豫地瞧着他。罗克又说：“工余，你还可以画画水彩风景画儿。”

锦：“好吧。我这就收拾行李。”

234. 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农业工人的宿舍。嘟嘟嘟的马达声一刻不停。下午。

温室组和菜园组单身男女宿舍的一排平房。右边一大间是男宿舍，左边紧邻是女宿舍。白天，宿舍的门老是开着。房前的空场是人人必经之地，男、女社员、老人、孩子、干部，凡经过男、女宿舍门前的，都能一目了然地看见宿舍里的一切。

罗克和罗锦提着行李、每人背着鼓囊囊的书包，来到宿舍前，只听有人高兴地喊：

“伊拉克儿来了！”几个青年男女和两三个社员围上来。

罗克介绍：“这是我妹妹，来打短工的。”

罗克把行李立在他的单人木板床床头地上，从书包里掏出一本本的书：从首都图书馆新借来的二十本，男女青年农工四、五个，高兴地急忙“瓜分”。

罗克：“赵大爷，这是您要的茶叶。这是找给您的零钱：四两茶叶五毛六，您给了我一块，找给您四毛四，您点点。这是发票。”

赵大爷：“嗨，伊拉克儿，跟你没得说！”

克：“王大嫂，这是您要的绣花线：红的、绿的、粉的、黄的，颜色对吗？这是发票：四股线三毛二，您给了五毛，找您一毛八，您点点。”

王大嫂：“伊拉克儿，谢谢你啦！这颜色全对！什么发票不发票的！”

克：“二海，你要的解放鞋，42号，看合不合脚？三块八毛九，这是发票，你给我五块，再找你一块一毛一。”他递给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农民。

二海试鞋，抬头一笑：“正合脚儿。”他满意地把鞋收起。

克：“小玲，我妹妹住在你们宿舍吧？”

小玲：“没问题，跟我来吧。”

235. 女农工宿舍。八个自搭的木板单人床，几乎占满了全屋。只五个床上有被褥和蚊帐。除了一张旧木桌、两把破椅子之外，只在墙上有个圆形旧电表，其他一无所有。每人的床下放有自己的洗脸盆，内有香皂和毛巾等。

小玲：“三个床位都空着，你睡哪儿都行。”

罗锦把铺盖铺在了小玲旁边的空床板上。

小玲：“我在温室组。明儿一早儿，和我们一块儿起来，跟你哥哥出工就行了。”

屋里苍蝇嗡嗡乱飞。几百只苍蝇拥挤着扒在灯绳和电线上，象一条粗粗的黑棒槌。罗锦好奇地一抖灯绳，几百只苍蝇轰地飞起，把她吓一跳；片刻，无数的苍蝇又落回原处。

236. 宿舍前空场。傍晚。

罗锦站在女生宿舍的门口，好奇地观看四周。小玲买了饭菜回来。

罗锦耸耸鼻子：“玲姐，怎这么臭哇？”

小玲往三米远的两个大水泥池子一扬下巴：“没瞧见吗，那俩大粪池？”

锦：“大粪池？”

玲：“菜园儿小队的宝，没它，长得了黄瓜吗？”说罢进了屋。

罗克招呼道：“罗锦，和我打饭去。”他递给她一个小饭盆、一个小勺子。

两人经过那两个没有盖的大稀粪池，臭气熏天，罗锦直纵鼻子。

锦：“哥哥，你们天天就闻这臭味儿？”

克：“习惯了也就好了。”

锦：“这嘟嘟嘟的马达声是什么呀？”

克：“前头那水泵机，每天二十四小时地抽水。”

锦：“二十四小时？”

237. 农工食堂。一间敞着门的五平方米小土屋，一土灶、上架一大铁锅，锅里是煮白菜掺菱瓜；汤少、菜稠。胖胖的、扎着围裙的王师傅，用大勺子给农工往小饭盆里盛菜。破木桌上有一大竹笼屉蒸熟的馒头和玉米面窝头。

罗克：“王师傅！三个馒头，两份儿菜。”他交上饭票：“这是我妹妹，来打短工的。”

王师傅：“好哇，多给你们来点儿。”他往两个小饭盆里舀了满满两大勺菜。

罗锦端饭要走。

克：“就蹲这儿吃吧。回去，苍蝇多得不得了。”

罗克大口地吃得香香。罗锦吃了口菜，味道不佳，勉强地嚼着。

238. 女宿舍。晚上，屋门终于关上了。熄灯，六个人都躺下了，一个个都把蚊帐严实地塞在褥子四边。马达声嘟嘟嘟嘟。

蚊子起码有几百只，嗡嗡地大声唱着，一齐扑向罗锦。她倏地坐了起来，用手扑打。不行，她用毛巾将脸蒙住、用棉被将身子盖严，仍不行，隔着毛巾钻进她的头发、照样叮她的脸，她又坐起来扑打。

小玲：“没有蚊帐不行啊。”

罗锦索性用棉被将自己整个蒙住，太热，她汗水淋淋，刚露出头，几十只蚊子一齐上，她啪啪地打自己的脸，忙又钻进被里。脚露了出来，又忙把脚缩进去。

239. 天矇矇亮。女宿舍。

小玲：“起了，该起了。”她推推罗锦。

罗锦从被子里探出头来，迷糊糊地：“我刚睡着。”

小玲：“这儿没蚊帐不行啊。”她拿着脸盆出去了。

罗锦迷迷糊糊地看看灯绳和灯泡上的电线，都像黑棒槌一般，各糊满了无数只苍蝇；夜里的蚊子都飞出屋去吃露水了。

罗锦拿脸盆出去洗脸，碰到灯绳，几百只苍蝇“轰”地一飞，唬得她急忙奔了出去。马达嘟嘟嘟嘟。

240. 稀粪池旁边有个小锅炉房，房前有个公用自来水龙头，人们在这里就地刷牙洗脸。

罗克也在接水洗脸：“罗锦，夜里你挨咬了？”

锦：“嗯。”

克：“中午，我带你买蚊帐去。”

241. 旭日东升，天大亮。菜地里，罗锦和十几名女社员蹲在田垄上间菜苗。家属们一边聊着天儿，一边两手熟练又飞快地间着，罗锦使劲赶也赶不上，总差二米远。一位大嫂在垅头上接了她一把。

大嫂：“你干得还行。你哥咋来，还不如你呢。走，上那块地去。”

242. 另一块菜地。每人占一条垅。罗锦远远看见罗克蹲着在间菜苗儿：他那文弱的身躯、他那微驼的背、他那闪闪发光的白玻璃框眼镜、他那不甘落后的姿势，不是熟练自如，而是不屈不挠，她被深深地打动了！她顾不得再看，急急忙忙地间着菜苗赶上去。

243. 歇息儿。大蓆棚下堆着稻草捆，人人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有的大嫂拿出针线活或纳鞋底。

“罗锦，干得下来吗？”罗克从那边走过来。

“干得下来，”罗锦尽量装得自然。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社员老远就嚷：“喂！伊拉克儿！昨几个，那工分儿你咋给我记的呀！”

“怎么了？”罗克瞅他一眼，坐在田埂上。

“我明明干了一天儿，你咋给我记了半天儿？”

罗克：“下午那半天儿你哪儿去了？”

“你说我哪儿去了？”他一歪头、一眯眼、梗着脖子。

罗克：“还是你说吧。”

“我说就我说，不信你问问——”

“甬问了。”罗克嘲讽地一笑：“下午那半天儿，你大儿子来找你，你回去一会儿，回来打个照面儿又溜了，你当我不知道呢！”

几个社员笑了。直到这时，罗克才轻松而锐利地盯了他一眼。

那人圆睁的小眼睛和罗克的目光对视了两三秒钟，似乎还想要赖，却又扑哧乐了，无奈地笑嚷道：“好你个伊拉克儿！我算服了你了！也难说，你小子比别人多俩眼睛！”说罢，拾起一块土疙瘩随便一扔，悻悻地去了。

一个社员：“这赖瓜！记工员这差事不好当，就是爱得罪人。”

克：“因为有空子可钻，有人才敢赖。如果都一丝不苟。就没人敢赖了。”

罗锦：“哥哥，你一直是记工员吗？”

克：“不是。那真的病了，让我替他两天。”

一位纳鞋底的大嫂：“听我们当家的说，那次上馆子吃饭，有伊拉克儿在旁边儿，谁也不敢往兜儿里装瓷勺儿、小盘儿什么的。谁知他身上怎么有股神光儿？”

说得连罗克也一笑。

244. 小百货店。门面极小、货品极少。中午。一位年轻女售货员站在柜台后。

罗克：“蚊帐一顶多少钱？”

售货员：“十五块。”

锦：“哥哥，太贵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挣出十五块呢。就算能，也不能把十五天工钱都买了蚊帐啊！回城里又用不上。”

罗克犹豫着。

锦：“走吧，哥哥。”她硬拉他走开。

245.女宿舍。中午都休息，有的缝补着，有的睡着，有的躺着看书。罗锦也和衣躺着，用手轰着苍蝇。

罗克抱着蚊帐走进屋，将蚊帐往她床上一撂。

“我的蚊帐给你。”

罗锦一跳下床，抱起蚊帐追出去。

“哥哥，那怎么行！”

罗克不接；罗锦把蚊帐放在他床上，又跑回来。罗克又抱蚊帐出来，进了女宿舍。

246.女宿舍。

罗锦：“我能坚持。没蚊帐，你怎么睡觉？”

小玲：“这样吧，罗锦晚上和我一个蚊帐。”

247.女宿舍。夜。马达嘟嘟嘟嘟。

一米宽的床，小玲与罗锦背靠背地侧身躺着，但身体只要一蹭着蚊帐就挨咬，天气太热，紧挨着也不行。二人不时地拍打着，只能更往中心勉强凑凑。但仍抵不过蚊子的严阵以待。

248.歇息儿。罗锦看着手上的血泡、挠着腿上的疱，无精打采。罗克走过来。

克：“你看这儿的风景多美！要是我，早利用中午时间画它一张了。”

锦：“嗯。”

克：“手疼吗？腰酸？过两天就好了。这不比在学校下乡劳动。你们家属队的活儿算最轻的了。我们用锹翻菜畦，不比你们累？可我也干下来了。她们还夸你能干呢。”

“嗯。”

249.女宿舍。当晚，罗锦睡在自己床上，穿着长袖棉毛衫、裤，用被子蒙上头。

小玲：“你怎么又一个人睡？”

罗锦：“没关系。明天反正我要回家了。”

小玲欲言又止，没再坚持，钻进了蚊帐。

马达嘟嘟嘟嘟。蚊子嗡嗡嗡。罗锦坐起来，用毛巾不停地轰着蚊子，看看墙上的电表：夜里一点半。

她一面不停地轰着蚊子，一面穿上鞋，蹑手蹑脚地开了屋门。

250.男宿舍窗外。灯亮着。罗锦扒着玻璃向屋里张望。两个蚊帐垂挂着是人已睡了，两个还没有，罗克与小叶，各自在床头的小桌上看书。他俩穿着老旧的、补了补丁的厚布工装，扎住裤脚、戴着布帽，在每人的小台灯下，看得聚精会神。罗克一边看书，一边挖了点儿小盒里的清凉油，涂在脖子的两侧，又专心地看下去。小叶合上书，打个哈欠，看看表：“罗克，今天你又赢了。”他拉下蚊帐钻进去。

罗锦看着仍专心看书的哥哥，看呆了。

251. 中午。一片玉米地。收工后的罗锦钻出玉米地，罗克扛着铁锹，也正好从另一头钻出来。

克：“罗锦，你尝尝，甜极了。”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桃子：“我们这儿的特产，水蜜桃。一个社员给我的。我刚咬了一口，就想起你。要是你嫌脏，用水洗洗再吃。”

罗锦一听，反倒不嫌脏了，就吃了起来。

“哥哥……我想回家了。”

“你真决定走？”

“嗯。”

“我还是希望你再坚持几天。”

“我想回去了。”

“今天？”

“今天。”

“晚上九点钟，奶牛场有卡车直达东单菜市场。搭车能省几毛钱、又快。下午，你就待半天儿吧。行李，我周末给你带回去。”

“嗯。”罗锦心里七上八下。

252. 宿舍前的空场。下午人们去出工了，男女宿舍的门仍大开着。罗锦把捆好的行李拖进罗克的床前，无所事事地坐在床边，左右环顾：苍蝇满屋乱飞，灯绳和灯泡上的电线，苍蝇密密麻麻地落着，都像个粗粗的黑棒槌。五个单人床，外加每人床头前的小破桌，已将屋子挤得满满。人人的床下放着脸盆、旧鞋或杂物。她凑过身去看罗克小桌上的“本月读书计划”：

一张小纸上，写着十几本他要读的哲学书名。小桌上，是费尔巴哈、康德、罗素、托克维尔、培根、笛卡尔和佛洛伊德的书。罗锦翻看他的读书笔记。枕边，有一本俄文版的中篇小说《阿霞》，她打开来，看到罗克写在扉页上的一行字：“没用字典读完此书，足可纪念也。”

罗锦坐在他的床沿上，愣愣地呆着；这拥挤不堪的宿舍、这马达的嘟嘟嘟声、这苍蝇、蚊子的世界、这恶臭的大粪气味、这人人可一览无余的、永远敞着的屋门……

罗锦画外音：“这就是母亲想象的田园生活？这是人的日子吗？可敬可爱的哥哥，这是人的日子吗？”

253.公社奶牛场。昏朦朦的路灯下，一辆装了半车牛奶的大卡车，停在奶牛场的大门前。三、四位年轻女农工叽嘎笑着、和罗克打着招呼，爬上了没有顶篷的卡车。三位女农工紧紧挤坐在一起，背靠着车头的驾驶壁。一女农工帮着把罗锦拉上车。

254.夜晚，卡车像疯牛般地疾驶着，郊区的干土路，进了城的柏油马路。罗锦坐在一侧、双手紧紧把着车帮，强冷的风吹透她的全身，脸冻成了青色。

255.卡车停在“东单菜市场”门前。所有搭车的人都下了车，唯有罗锦冻得快站不起来了。

她的画外音：“难道，哥哥为了省几毛钱，每周都是这样搭车回家的？怪不得他说行李由他带回来。”

256. 四合院。夜里。背着书包的罗锦，推开了北屋的门。

257. 北屋。夜。父、母、姥姥、文、勉都睡着了，罗锦悄悄进了屋。父母惊醒，昏暗中，罗锦摘下肩上的书包。

母亲：“回来了？这么快？”

锦：“没有蚊帐，根本没法儿睡觉。”

母：“就知道你干不长！”

姥姥的声音：“壶里有热水，洗洗吧。”

母亲翻了个身：“和她哥哥没法儿比！”

258. 里屋。夜。罗锦和姥姥躺在里屋的床上。姥姥闭了眼。

里、外屋归于安静。罗锦睁眼望着黑暗。

她的画外音：“哥哥什么也不讲。妈还做着田园梦……”

259. 四合院。上午。罗锦站在北屋门前转脸看着罗克小屋的门：它静静地，像是等待主人的归来。罗锦一眨不眨地看着那屋门。她小心地走进去。

260. 关了屋门的罗克的小屋。昏暗中，罗锦坐在小桌前，望着哥哥的床、墙上的条幅、水墨画、诗笺，她抚摸桌上的台灯、书、本、笔……有些哀伤地想着心事。她开了台灯，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信。

罗锦画外音：“哥哥：我是个逃兵，受不了蚊子的叮咬。我又不能对你讲蚊子的猖狂，否则你又会把蚊帐给我。当然，还有怕苦怕累。一比起你，心

里总是不安。哥哥，前天我看了一本美国小说《小妇人》，那乔多像我呵！我真喜欢她男孩子般的性格，可是不如她有勇气。后来，她嫁了一个白发苍苍的教授，这结局似乎令人奇怪，可又很能说明她的性格。现在我正看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

261. 四合院。罗锦拆开信，边往屋里边走边看。

罗克画外音：“你的信我看了两遍，并把它珍贵地保存起来。我真高兴你能写出你的读书感想，但不能把读书当作消遣。人的面前有两类知识：一类是业务知识，一类是人的知识；这两类知识，我们都要认真地学习。《热爱生命》这篇小说，它道出了强者的力量、道出了生命的价值。《小妇人》我也看过，文笔细腻逼真。我也喜欢乔的性格。应当学习的，是作者描述人物的语言和方法。你是搞艺术的，建议你多涉猎世界文学名著，以此开拓自己的艺术眼界。我帮你订一个读书目录：1.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2.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3. 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4. 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父与子》；5.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6. 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

262. 首都图书馆大门。镜头穿过古柏参天的优雅庭院，图书阅览室，罗锦兴致勃勃地查找着目录卡片，写下一本又一本的书名、书号。

263. 红星人民公社“党支部”办公室。上午。

四十多岁、相貌粗俗的党支书抽着烟，坐在办公桌边，看着一、二纸文件。旁桌的男秘书递给他一张表格：“张书记，二海想上大学，表也填了，您看怎么办？”

张书记看了看表格：“这个娃出身好，他爸是贫农、家里政治清白，二海人也随和，肯干活，就是他。”说罢盖上了公社印章。

罗克和二名男青工小叶、小刘走了进来。

克：“张书记，我们想报考师范大学，希望公社能给我们出个证明。”

张书记抽着烟、半眯起眼，端详着三人；支起一腿，脚踩在椅子角上：“我正想找你们谈谈。别人对你们反映很不好哇，说你们整天看封资修的书，说你们是一群反动学生。你们又从来不靠拢党团支部、不靠拢党领导，还想让公社开证明？”

264. 三个青工返回宿舍的土路上，高高的杨树林荫大道，两旁是青绿的农田。小刘垂头丧气地低着头。罗克沉默着。

小叶：“就因为爸爸的成份，咱们只能在这儿干一辈子？”

罗克：“实在不行，咱们就去钻研象棋。”

265. 菜地。上午。

组长喊道：“歇息儿啦！”

十五、六个农民和青工朝大蓆棚走去。二海回头对罗克笑道：“嗨，伊拉克儿，咱不爱看书照样儿能考大学！”他嘻嘻地瞅着罗克笑。

罗克猛地扑上去，揪住二海撕扯起来，二海惊得跌倒，愤怒的罗克按住他，眼镜掉在了地上。人们都吃惊地站住了，人人意外地半张着嘴。

二海：“嘿！嘿！伊拉克儿，我怎么啦？真急啦？！”

“罗克！罗克！你怎么啦？”小叶惊异地慌忙把他俩拉开，人人意外得说不出话来。二海一骨碌爬起来，掸着土，不解地：“真急啦？”

罗克脸通红，紧闭着嘴不发一语，接过小叶拾起的眼镜戴上。

离蓆棚几米远的地头，小叶和罗克沉默地并肩坐着，二人凝望着远处，沉浸在悲愤中……

266. 农工宿舍门口。中午。一辆手推农业用二轮木车，罗克和小叶，把自己的行李和“家什”，往车上放。

小玲：“伊拉克儿！你们搬哪儿去呀？”

罗克：“前村儿赵大娘家。”

小玲：“住这儿不要钱哪。那房租多少？”

小叶：“为了省五块钱房租，闻了两年臭大粪了！”

马达声嘟嘟嘟嘟。苍蝇嗡嗡乱飞。

267. 赵大娘家小院。西边小土屋，晚上。

屋里是黄土泥抹的墙、没有糊顶棚。土炕占去了九平方米的小屋的一半。

小玻璃窗前有一破旧木桌。罗克坐在橛子上，在台灯下看书。屋里没有火炉、也没烧炕。罗克披着很旧的黑布面中式短棉袄（外衣），用嘴里的热气，哈哈冰凉的双手。嘴里的哈气一出，便是团团的白雾状。

六十多岁的赵大娘，提着一壶开水、拉开门。

“伊拉克儿，水开了，灌壶水吧？”

“谢谢您，赵大娘。”罗克忙起身将桌上的暖水瓶灌满。赵大娘走了，他继续看书。

门轻轻敲了两下，小叶进来。

“罗克……”，他忽然看见小桌上方的墙上钉着一个纸条：「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

小叶：“这不使人太难堪吗？”

罗克微笑、诚恳地：“无论是鸿儒谈笑、还是白丁往来，浪费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无暇多顾了。”他看着小叶：“你想说什么？”

叶：“算了，我不打扰你。你要是想找我聊天儿，我随时奉陪。”他走出屋子、带上门。

罗克从小玻璃窗里向外望了一眼，小叶刚刚迈进他所住的对面的小东屋。

罗克继续聚精会神地看书。

窗外雪花飘飘。

268. 夜。雪，覆盖着赵大娘家的小院。北屋早就熄了灯。唯有西屋和东屋的灯还亮着。

269. 东屋。叶正在看书。脸盆里的清水冻成了冰。他也像罗克一样披着棉外衣，哈着热气暖手。

忽然罗克披闪着棉袄推门进来，把手里打开的书撂在小叶的桌上：“写得太好了！”

叶凑过去看：“什么？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克：“你看这段说得多好：‘法学家既郑重地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

270.公社“党支部办公室”。晚上。

农工小刘被绳子五花大绑、右眼青紫、鼻子淌的血迹未干、衣服被撕扯过、垂头丧气地坐在党支书办公桌前面的凳子上。旁边坐着一位三十多岁、披头散发、吓得六神无主的女农民。女人的丈夫及两个青年农民，怒气冲冲地站在二人身后和身侧。党支书抽着烟，一腿支起、脚踩在椅子角上。他侧面的秘书坐在桌后记录。秘书身侧，一男一女青年农民，虎视眈眈地盯住坐着的刘和农妇。

党支书狠拍桌子，大怒道：“好哇小刘，你是反动学生还不算，还勾引有夫之妇？你给我老老实实交代！”

农妇丈夫撸胳膊卷袖子，举拳威胁刘：“你不坦白，我打死你！”

小刘吓得哆哆嗦嗦：“我坦白！我有罪！我坦白！”

271.四合院。北屋。傍晚，罗克背着鼓鼓的书包、提着大行李进了屋。

“哥哥！”锦、文、勉高兴地叫着。

母亲：“怎么提着行李回来了？”

父亲、姥姥、弟、妹，疑惑地看着他。

克：“妈，我不打算干下去了。”

母迷惘地：“这是怎么说？说不干就不干啦？”

克：“明天我得去看医生，神经衰弱睡不好觉，得让医生开个假条儿。”

母：“也不至于把行李搬回来呀！”

父关切地：“到底是为了什么？”

克：“小刘和一个有夫之妇相好，被人抓住，胡乱交代一气，说受了我和小叶的坏影响，说我们在搞反革命小集团。”

父沉思：“是得回来。”

272.工艺美术学校。宿舍楼内，第三层住女生，清晨六点，楼道里安安静静，两边的宿舍门都关着。突然响起值班女教师刺耳尖亮的哨声。不到一分钟，女生们拿着洗脸盆，急急忙忙地有的去厕所、有的去盥洗室，一个个紧张得乱穿梭。

273.宿舍外的操场。天还没大亮。操场前的六层大教学楼象是沉睡着。男生、女生，急惶惶地从宿舍楼里涌出来，各班在操场上迅速站成方队。各班班长此起彼落的喊声：“向右看——齐！报数！”罗锦夹在前排队伍中也在报着数。

“齐步——走！一、一、一二一；一、一、……”

“杀！杀！杀！”各班方队，学着解放军的冲杀姿势。然后又小步齐跑。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班长喊。

全班回应：“一二三——四！”

“一二三三四！”

“一二三三四！”脚步的嚓嚓声。

274. 女生宿舍楼道。晚上。一些女生出出进进地洗脸洗脚、上厕所。值班女教师吹起哨子：“九点了，关灯睡觉！”

她一间间查房：“关灯睡觉！”

罗锦坐在大盥洗室的一角看书。

女教师：“怎么还不睡？”

罗锦：“我看完这几页就睡。”

女教师：“现在是搞军训，一切行动听指挥，你怎这么自由散漫？”

罗锦：“盥洗室的灯反正是整夜开着，我又不打扰别人。”

师：“看的什么书？《简·爱》？给我，没收了。”

锦：“那是从图书馆借的呀！”

师：“我要交给你们班主任，好好管管你！”

275. 操场一角，中午。朱先生把《简·爱》还给了罗锦。

朱：“校长在上面做防修反修报告，你在下面看小说，又不遵守作息制度，这样下去你很危险呀！”

罗锦半低着头：“一来就军训、大搞阶级斗争，斗来斗去都斗谁呢？”

朱：“这是上面的精神，你怎么能这样讲？这样下去你很危险呀！”

276.女生宿舍楼道。夜。罗锦悄悄开了宿舍的门，朝楼道两边看看——没有一个人，静极了。她左腋夹着一本书，右手提着鞋、只穿着袜子，蹑手蹑脚地向女厕所那头走去。路过女厕所近边的过道门，又一两步远，她推开门一扇楼梯的门。

277.黑糊糊的一侧楼梯。

罗锦一直走到一楼，才穿上布面塑料底系绊鞋。

她从门的玻璃往楼道里小心地张望，没有人。

278.一楼男生宿舍。

罗锦手里紧握着书，三两步便窜进了男厕所紧邻的大盥洗室。正当她往里窜时，尽头一男生正将宿舍门开开，要出去上厕所，一眼看见了她，并未停步。

279.一楼大盥洗室。灯全开着。六个半开着和全开的大窗户。

罗锦两、三步便从开着的大窗子里跳了出去。

280.楼外。罗锦站在距离窗子只一米多高的地上。高兴地看着深蓝夜空的满天星斗，握着书，几乎是跳着蹦着向不远的教学楼跑去。

281.空空的教室，日光灯大开。罗锦坐在前排自己的座位上，专心地看小说。

282. 公共大食堂。全校学生在吃早餐,每桌几个人围着方桌站着吃,白米粥、咸菜、馒头或窝头。罗锦感到男生们不怀好意地用眼瞟她、交头接耳、坏坏地笑着。

“什么事?”她好奇地问问左右的同学。

一男生满脸含着坏笑:“听说,昨天晚上你从男厕所窗户跳出去啦?”几个男生笑得要喷饭。

“男厕所?”罗锦一愣。

“有人看见你了。”又一男生说。

锦:“我是从盥洗室窗户跳出去的,去教学楼看书!”

一男生:“可有人看见你了!”

锦:“谁呀?”

283. “雕塑专业三年级五班”教室。上午。

几张课桌在教室中心凑成了长方形,全班二十六名学生围桌而坐,五位女生坐在一起、靠近讲台的一头。新班主任——高个子、方脸、相貌冰冷死板、戴着白玻璃框眼镜、四十多岁、只做行政工作的女教师康先生,坐在讲台前的桌子一头。

康:“今天我们开班会,主要是帮助遇罗锦同学。过去朱玉成先生工作不得力,现在他只做专业教师、不再当班主任了。我作为共产党员,有责任把你们带好,不能让你们只专不红。遇罗锦一向自由散漫、不遵守作息制度、从男厕所窗户跳出去跑到教学楼看书,看的都是封、资、修的坏小说!

只走白专道路，这是不可以的！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她还说过什么，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都应该公开地谈出来帮助她。”

坐在她旁边的一位男生写着开会记录。一位女生举手，康先生点头。

女生：“遇罗锦不止走白专道路，她还说过她的右派父母没有错儿、是被冤枉的。”

罗锦半低着头，大滴的泪水掉下来。

284. 北屋。上午。写字台挪到了明亮的拥挤的北屋，父亲坐在写字台边翻译日文资料。罗克穿着短棉外衣走进来。

罗克：“爸爸，医生给我开了证明，您看看。”

父亲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读着：

“因神经衰弱，不适合体力劳动。”他点头。

克：“爸爸，我写好了辞职信，这就去农村迁户口、办手续。小刘胡乱交代一气，不走也不行了。”

285. 农村。赵大娘小院。罗克的小西屋。门开着，罗克用毛笔、沾着砚台里的墨汁，在平平的黄土墙上大笔一挥地题写诗句：

物去人飞陋室留，

斯人知唱不知愁。

286. 夜，月光下，一望无际的农村雪景。茫茫的雪原中，背着书包、穿着棉袄的罗克，大步地走着。

罗克画外音：

千倾雪原泛夜光，

天心人愿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长。

287.一九六四年

北京。冬天。东四北大街的一间门面，门口左边挂一白底黑字木牌：“东四区街道服务站”。罗克走了进去。

288.服务站屋内。罗克坐在桌边填写“社会青年求职登记表”。

特写：登记表上的“家庭出身”、“家庭成员和社会成份”、“有无受过刑事处罚”及“有无海外关系”等几栏。

罗克将表交上去。态度温和、三十多岁微胖的女干事徐老师接过来。

克：“徐老师，我家里太困难，您能不能先给我一个甬管什么工作，我一边挣点钱、一边等待分配？”

徐：“让我看看。”她翻资料。邻座的一位老办事员突然想起：

“看传呼电话的老头儿病了，要不你先替他干着？”

克高兴地：“行！”

289. 服务站紧靠门里挂着的公用电话,墙上有一纸牌:“打一次电话四分。”电话下边一小小桌,备有全市电话簿,已翻得又黑又脏又烂,用铁丝拴住挂在电话下边。

一支用绳拴住的圆珠笔、几张自剪的一面无字的废纸片,供做记留言之用。桌旁一把破木椅。罗克将书放在膝上看着。

电话铃响,罗克立即起身去接,并迅速地记下门牌、号码、所要传达的事项,然后拿起书就走。

290. 北屋。傍晚。八仙桌旁,姥姥正摆晚饭。罗克拿着本书,回了家。他从衣袋里掏出钱:“妈,这月所有的工资,九块二毛二。全给您。”

母:“唉、唉,哪儿能全给我?你总得留五块钱零花呀。”

克:“这月我先不要。等以后挣多了再要。传呼电话老头儿又上班了。后天一号,让我去换房站帮助抄写换房地址卡片。”

291. 一个又一个画面:“东四区换房站”罗克在抄写卡片;“北京首都图书馆”,罗克在整理线装古书的图书目录;“中国情报技术研究所”,罗克在抄写俄文资料卡片。

292. 北屋。傍晚。罗克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妈,爸爸,下月一号起,我要去蒋宅口小学代课了!”

“真的?”全家都高兴万分。

克:“先代半年!”

父：“原先的班主任呢？”

克：“让班上的几个调皮鬼气病了。”

母：“最乱的班给了你？”

罗克自信地笑笑：“我不信大人管不好孩子。”

293.「北京市安定门外蒋宅口小学」。三年三班教室。罗克穿着一身干净合身的旧蓝布制服，露着微敞的、干净的白衬衫领，新理的“学生头”，白玻璃框眼镜，神采奕奕地拿着讲义、走上讲台。

五十个男女学生，好奇地盯着这位新老师。

面对一双双天真的眼睛，把罗克带往一个新的世界。他第一次感到为人师表的庄严、神圣。

克：“我叫遇罗克。今天开始由我来代课。”他边讲边用白粉笔写在黑板上：“我的姓名：‘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心，加一个走之；罗霄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

孩子们开心、敬服地感到高兴；从未听过这么怪的名字，从未有人这样解释过自己的名字。

克：“现在我来认识你们。我点谁的名，谁就站起来，然后坐下。好，王秀芬，李小洁，丁鹏……”

294. 蒋宅口小学。不大的校园。下课十五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学生们在教室门前玩的玩、又跑又跳。镜头进入敞着门的教研室。

教师一：“怎么样，第一堂课还行吗？”

罗克：“还算安静。”

教师二：“调皮捣蛋的还没好意思露一手呢。”

295. 铃声响，学生们都进了教室。

296. 三年三班教室。罗克在黑板上写算术题，坐在第三排的男生丁鹏将小纸球塞进前座一女生的脖子里，女生吓得叫起来。

罗克：“丁鹏，你一直做小动作，老师制止不听，现在你必须站起来。”

丁摇头晃脑地站了起来，满不在乎的，两三个男生笑。罗克继续讲课。他让刚才发笑的一男生站起来回答算术题答案。

克：“你算错了，坐下。老师要求每个人要专心听讲、要遵守课堂纪律。谁来回答这道题的答案？好，你来回答。”

一女生回答对了然后坐下。

克：“丁鹏，你现在可以坐下了。”

丁满不在乎，就是不坐。一些学生又笑了。

罗克立即爽朗地：“好。丁鹏认识到自己错了，老师叫他坐，都不好意思坐。我们欢迎他能认识错误，咱们一起鼓掌表示欢迎！”

大家笑着和罗克一起鼓起掌来。这“调皮大王”偏又一屁股坐下了，更为挑衅地扫视着大家，大家又笑了。

“好！”罗克热诚、肯定地说：“这回，他是真正认识自己错了，他知道刚才老师叫他坐、他不坐是不对的了，因此他坐下了。我们相信，他一定

会变成一个守纪律的好孩子。咱们再一次热烈鼓掌，为他能够认识错误表示欢迎！”

全班与罗克一起，鼓起了更响的掌声。丁鹏羞愧地低了头、红了脸，半天抬不起来；罗克就像没看见一样，接着讲课。

297. 北屋。傍晚。

罗克：“罗锦，你帮我画一张学习壁报，像这样，”他用一枝铅笔，在一小张白纸上画草稿：“题头是‘光荣榜’，左边写上‘谁是英雄谁懒汉’，右边写上‘光荣榜上比比看’。左下角画个仰天躺着，光脚丫，翘着腿的懒汉；右上角画个用功的好学生。”

锦：“好吧。明天星期天。我这就回学校，明天画完给你送回来。”

克：“我去买大图画纸。”

298. 三年三班教室。早上。

罗克：“今天早晨，我把学习壁报挂在墙上了。每个人的名字后边有面小红旗。谁的各门功课平均分数最高，谁的小红旗就走在前边，老师就给谁奖励。”

五十个孩子兴奋地听着。

299. 三年三班教室门口，傍晚。

放了学的学生在陆续地走出学校大门。围着罗克的五、六个男生、女生，仍在叽叽喳喳地问他和说个不停。罗克充满爱心、一一地回答着。丁鹏站在他身边，敬服地望着他。

300.北屋。白天。全家七口人围着八仙桌吃午饭。

罗锦：“我正实习的玩具四厂，卖处理小手枪，才二分钱一把。”

罗文：“能打子弹吗？是铁制的吗？”

锦：“是铁制，不能打子弹，只能吧吧响，手巴掌大小。”

文：“太小了。我只想要能打子弹的。”

克：“立即给我买五十把，给你一块钱。”他立即掏钱给了她。

锦不解地：“五十把？”

罗勉：“哥哥，干嘛买那么多呀？”

克：“我们班学生一人一把，我带他们下周日去景山玩儿军事游戏。”

忽然，门外几个孩子问道：“遇老师住在这儿吗？”

罗克撂下饭碗迎出去：“你们怎么来了？怎么找到的？”

几个孩子笑着推丁鹏：“都是他的主意。”

丁不好意思地笑着：“星期天，我们想看看您。”

克：“都吃午饭了吗？”

丁：“我们都吃过了。”

克：“来，都上我的小屋去。我给你们讲故事。”

301.北京景山公园。白天。

罗克和全班学生在山坡上的树林里，高兴地玩军事游戏。男女学生人人手里一把小手枪。

302. 三年三班教室，上午。

罗克用手指着学习壁报上的“先进”者。在全班有节奏的掌声下，罗克让十名先进者在前面站成一排，他一一发给奖品——铅笔、橡皮、作业本；丁鹏站在第九名，他是那么兴奋。

303. 四合院。白天。罗克的小屋里亮着灯光，门半开着；镜头推进，罗克坐在小桌边，给孩子们读着世界童话名著；讲着高尔基的《童年》；床上、地上，坐着挤着二十多个孩子，他们那熠熠生辉的、充满童稚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罗克。悲哀、梦幻的音乐。

304. 校长室，白天。罗克站在校长的对面。

校长：“你能把一个乱班、学习上倒数第一的班，在半年之内带得这么好，难得的人才！教育局每年给一个名额，我竭力地推荐你，上边就是不批，说‘政审不合格’。我没有办法，非常非常地抱歉！可是我给你写了很好的鉴定，推荐你去朝阳区小牌坊胡同小学代课，他们那儿正缺一位老师。”

305. 一九六六年

《北京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姚文元《评〈海瑞罢官〉》。

306. 四合院。白天。丁鹏和十几个男女生走进小院，罗克从小屋里迎出来。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围住他：

“遇老师，遇老师，您怎么不来了？”

罗克苦笑着不知如何回答。他把他们请进小屋。深沉、悲哀、梦幻的音乐。

307. 罗克的小屋。夜。台灯下，罗克放下《北京日报》，沉思。然后找出稿纸，一气呵成地写下去。特写：《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他文思喷涌地写下去。

308. 「北京市玩具四厂」大门，白天。镜头推进大门内不远的设计室，毕了业的罗锦坐在办公桌边，和两位年纪相仿的男、女同事，正设计着儿童玩具，每人画着自己的设计图样。

309. 北屋。傍晚。罗克刚下班进屋。父亲拿着一份报纸，惊慌地：

“罗克，今天〈文汇报〉上有你的文章啊！”

罗克接过来看，意外地：“把我的标题也改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删改得面目全非，删掉了一万几千字！”

父、母：“这、这不是好事呀，这不是故意拿你当反面典型吗？”

310. 「小牌坊胡同小学」，校长室。上午。

校长拿着《文汇报》，向罗克指指他的文章，两手一摊、为难地摇摇头。

罗克不语，离开校长室，推着自行车走出校门。

311. 罗克小屋。夜。台灯下，罗克写着日记。

罗克画外音：“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的很！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生活在今天对我来讲，成了干干净净的零。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未来只有胜利，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既无胜利也无损失罢了。我要是害怕，那不十分可笑吗？凭心而论，<文汇报>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感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击垮。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312. 「东四街道服务站」，上午。

徐老师在打电话：“遇罗克出身不好，但是本人优秀、没有任何问题。他年龄是大了几岁，这有什么关系？大几岁就不能做你们工厂的学徒工？如果你们不要这个人，我们就一个也不给！”

313. 「东四街道服务站」。后面的一间屋子。罗克正带领十几个有些三不四的小青年学习，他正在念报纸。徐老师拿着一纸表格走进来，将表格递给他：“遇罗克，明天，你可以去『北京人民机器厂』报道，他们要你了。”

314. 「北京人民机器厂」，安装车间。上午，罗克穿着工作服，满手黑污油腻地与一位师傅，装拆着机器零件。

315. 1966年5月份,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文章标题:毛泽东号召展开文化革命;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批判《三家村》;《反对美化帝王将相》;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半版的“工农兵发言”;批判电影“舞台姐妹”;批判《青春之歌》……

316. 北京市“中南海”后门的府右街人山人海,各单位敲锣打鼓、涌来一队队的游行队伍,人人高举手臂呼喊口号,举着小红旗和大标语:

“热烈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打倒彭真!打倒刘仁!” “热烈拥护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同志!”

317. 深夜。四合院。唯有罗克小屋的灯光还亮着。镜头推进,透过田字形的玻璃,罗克正写日记的背影。

克画外音:“市委易人。定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318. 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以及各个学校墙上的大字报。各个单位的院墙上也糊满了大字报:给单位领导提意见。人们在看,不止一人在旧的上贴新的。

319. 傍晚。下了班的罗克,站在“国务院接待处”的大院里,看那满墙的大字报。有人正在旧的上又刷新的。

320.骑自行车回家的罗克，路过故宫角楼，他停下车，站在护城河边，凝望着护城河水和黑黝黝的古代建筑。

克画外音：努力够了吗？修养够了吗？都不够。可以休息吗？能够自满吗？前途还漫长着呢！

321. 由弱渐强的毛语录歌曲。在“文革歌曲”声中，画面出现以下镜头：北京师大女附中。中午。一群戴“红卫兵”袖章、身穿旧黄布军装的女学生，正用皮带和木棍狠抽、狠刺女校长和老师。她们把戴着大牌子的卞校长打死。

322.小牌坊胡同小学。戴“红小兵”袖章的小学生，正用皮带、棍棒狠命地打老师，他血流满面、不支倒地，学生们仍狠狠地打他踩他。

323.清华附中的教学大楼，垂下了两大条白布黑字写的大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324.清华附中。白天。戴着红卫兵袖章、穿黄军装的男女学生，用皮带狠命地抽打剃了阴阳头、脖子上挂牌子的校长和老师；抽打几十名正拔草的出身“黑五类”的同学们。

325.“北京市文联”正在开批斗名作家的大会，被剃了阴阳头、挂大牌子的老舍、田汉、曹禺……被红卫兵强按着必须低头。

326. 各大报纸上的头版红标题：《红卫兵万岁！》、《红卫兵好得很！》、《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立四新，走上街头！》……

王府井大街、各街道的牌子，全被红卫兵们贴上了纸条：“反修路”、“防修路”、“东方红大街”、“红旗路”、“延安路”……

红卫兵们在砸封老字号的店铺，贴上大红纸，将许多店名改为“红旗”。

红卫兵们在砸毁文化古迹：佛象、碑匾、牌楼……

327. 高举毛语录的“红海洋”、疯狂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328. 黄风般的自行车阵：一百几十名个个穿黄军装、腰系牛皮带、戴大红袖章、骑着名牌新自行车的青年男女，像黄风般在马路上旁若无人地向前冲；人人吓得停下来，连十字路口的交通红灯也得让步。行人们张口结舌地看着这群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飞驰的自行车阵。

329. 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向红卫兵致敬，世界是你们的！》、《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世界！》、《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

俯视的北京城街景：许多街头正在烧书，书籍堆如小山，浓烟滚滚，围着火堆的红卫兵们不停地将一捆捆的书籍往火里扔。献书的人个个表情沉重，自动排成了长队。

下了班骑着自行车的罗克停下来，沉默地观看着。

克画外音：“好一个焚书坑儒！”

330.“北京人民机器厂”正在停产，开声讨厂领导宋玉鑫的大会。下起大雨，没有带伞的罗克，在雨中望着被淋得精湿、不承认有罪的沉静的宋。

克画外音：“如果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331. 白天。一条普通的大街人行道上，两三个手握铜头皮带的红卫兵，突然拦住一个个行人喝问：“你什么出身？”

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我、我……”

红卫兵：“说！快说！！”

男人：“我……小业主。”

“混蛋！”红卫兵劈头便抽打他。旁边的行人吓得四散离开。

332. 北京六中。白天。被砸烂的校园、校舍。教学楼上挂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幼儿混蛋”的极大的对联。一些红卫兵用皮带、棍棒猛抽、狠打另一些学生，叫嚷着：

“狗崽子！打死你！你有没有罪？！”

一被打倒的学生：“有罪！我爸爸是商人……”

红卫兵：“说！说你是狗崽子！”

“我、我是狗崽子……”

“打死你！狗崽子！”他们狠命地打、抽、踢、刺。

333.戴着大宽袖章的「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张贴着各种“勒令”、“通牒”，命令“牛鬼蛇神”们这样那样及各种规定。

334.红卫兵手持大剪刀，在大街上剪女人的稍长的辫子、稍长的头发。用棍棒抽打着穿半高跟鞋、穿西服的人。剃了她们的鞋跟，扒下男人的西服，扯下领带剪断，揪下女人头发上的花色发卡踩碎。没有任何人敢于反抗。

335.四合院。深夜。罗克的小屋亮着灯光。

336.小屋里。罗克在台灯下写文章。特写：《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

337.唱着“揪出牛鬼蛇神”等等“革命歌曲”的红卫兵，闯进一个个四合院，又砸又打又抄又抢。

338.北屋。父亲写了一大张墨笔字《毛主席语录》，用糨糊将穿衣柜的大镜子严严实实地糊住了。

二姨父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把车靠在墙根下。姥姥正在房沿下的炉子上焖米饭。

二姨父：“妈！”

姥姥：“长泽，进屋坐，吃了没有？”说着跟进了屋。

二姨父：“大姐夫！”

父：“长泽，坐，坐，我刚把这大镜子糊住。”

二姨父：“唉！不得不如此。这下他们就不敢砸了。”

父：“你和桂兰还好吧？”

二姨父：“她又犯喘了。我想接妈去住一阵儿，等她病好了就回来。”

父：“行啊，多住一阵儿没关系，平时我也做饭做家务。”

姥姥立刻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走吧，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桂兰。”

339. 中央音乐学院。白天。大门口横放着长桌子，四个红卫兵傲气凌人地坐着、质问每一个进学院看大字报的人。一男人约三十来岁，正想走进去。

“什么出身？”

“我……我……”

“地、富、反、坏、右和狗崽子，一概不许进！”

“我……只想看看大字报。”

“你他妈准是狗崽子、黑五类，滚！”

男人吓得转身离开。

穿着白短袖衫、素花裙子的罗锦要进去。

“什么出身？”

“革干！”她一仰脖走了进去。

满院贴的大标语、语言空洞的大字报已稀稀拉拉，本校学生都去外地串联了，或是因“黑五类子女”躲在家里。惟有外地来串连的不多的学生们和极少数留校生。没有可读性的大字报，只有“打倒狗赵疯（汎）！”，“打

倒大吸血鬼马思聪！”“欢迎外地师生革命大串连！”，“停课闹革命，打倒封资修！”，“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340. 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楼内。楼内空空荡荡，正在停课闹革命。墙上到处贴着标语和“勒令”。罗锦蹬上二楼，用眼睛寻找着什么人。一位精神疲惫、眼圈发黑、四十多岁的妇女，正从女厕所提着一篓脏纸出来，她脖子上挂着纸牌：“黑钢琴家俞宜萱”并打上黑色横叉。俞教授一见罗锦，赶忙低下头躲进女厕所。罗锦又蹬上三楼。三楼更寂静，水磨石的地面擦得干净又光亮。罗锦见一门半开着透出光亮，便朝那儿走去。两位五十多岁、面貌清癯、教授模样的男人，正从那男厕所里提出脏纸篓，一人拿着长把笤帚。罗锦看见一人脖子上挂着纸牌：“大吸血鬼马思聪”。两人一见罗锦，急忙要躲进厕所里，罗锦朝后面那人叫道：

“马先生！”

马院长侧身站住，一手把住厕所的门，胆怯地斜睨着她。

罗锦向他深深鞠了一躬：“马先生，我非常尊敬您。我喜欢拉小提琴——”

“还是改拉二胡吧。”他说毕便进了厕所关上门。

罗锦愣在原地。

341. 罗锦怅然地下了二楼，忽又愣住——两位晒得黑红、土里土气、显然是外地来串连的戴红袖章的一男一女学生，正往俯着身子擦楼道的俞教授的背上贴大字报：“打倒牛鬼蛇神”；二人开心地每人踢了她两脚，扬长而去。

342. 清华大学。白天。门口横着长桌子。罗克推着自行车往里走。四、五个红卫兵坐在桌边。

“什么出身？”一个喝问。

罗克：“你呢？”

那红卫兵一愣：“我是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

罗克嘲讽地：“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他自豪地推车往里走，骑上车、往教学楼的方向骑去。几个红卫兵傻呆地望着远去的他，没想过味儿来。

343. 楼外、校园墙上无数的标语：一幅特长特大的白布黑字对联从楼顶垂挂下来：“老子英雄儿就是好汉，老自反动儿就是混蛋；鬼见愁仇”；墙壁四处贴着“谭力夫的对联好得很！”，“老子反动，儿必是混蛋！”，“革命只能依靠血统纯的革命后代！”，“紧跟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打倒刘少奇、王光美！”，“打倒彭、罗、陆、杨！”，“欢迎革命的大串连，让中国江山一片红！”罗克推着自行车站住了，操场的大台子上，正在批斗三十多名“牛鬼蛇神”。台下一片“革命师生”在热烈呼应，人人手举“红宝书”毛语录。

344. 四合院。中午。七、八个手拿棍棒的红卫兵、两名街道积极分子四、五十岁的家庭妇女、三名三十来岁的男、女，闯进院里、直奔南屋王大婶家，几家邻居吓得赶紧躲进自己屋里。

一群人将屋门大开，乱翻乱打，并高呼口号：“把地主份子扫地出门！”

“坚决打倒黑五类！”

王大婶背着一小包衣服，拉着十岁的儿子小黑儿和五岁的女儿；王叔叔和王奶奶，各挟着一小包衣服用品，在一群人的呵斥及棍棒之下，被他们押出了院子。

345.北京市台基厂市委大院。上访的大厅里、过道里、院子里，住满了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的“牛鬼蛇神”。罗克抱着一件还很新的黑布面棉袄，寻找着人……他看见了尽头墙角的王大婶一家。他从拥挤不堪、无处下脚的地面，终于来到他们面前。

克：“王叔，王婶，王奶奶！小黑儿！”

王叔、王婶：“罗克，你怎么来了？”

克：“我来看看您们。”

王奶奶抹着眼泪。

克：“这件棉袄是我送给小黑儿的。还有，我买了几个火烧油条，给您。”

王叔王婶眼里含泪，执意不受。

王婶流着泪：“这棉袄，还是春节前你姥姥给你新作的；这纽绊儿，还是我帮你姥姥打的。一人一年就那点儿布票那点儿棉花，我们咋能要哇，罗克，你留着穿吧！”

克：“您们放心，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小黑儿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您说什么也得留下。”

346. 四合院。白天。罗克走出小屋，向北屋的罗锦招呼了一下，罗锦随他进了小屋。

347. 罗克随手关紧了门。

罗克沉重地：“现在抄家风大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把这些日记、文稿、信件、笔记全部烧掉。你也最好把自己的日记烧掉。在烧之前，我真希望有个人能看看、能了解我。你就坐这儿看吧，看完，我就全烧了。”

罗锦看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来。罗克拿起一本天蓝色塑料皮日记。

克：“这一本，是我近一年来的日记。所有的想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比较成熟的；无论如何我也舍不得烧了它。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吗，过了这阵抄家风就拿回来？”

“能！”罗锦不加思索，便双手接了过来，把日记搂在胸前。罗克望着她，似乎完全相信了。

罗克：“看吧。”他站在关闭的屋门前，背着手，向玻璃外的天空凝视。

罗锦默默地坐在小床边。床上，地上，是一摞摞的日记、文稿、读书笔记、信件。那么多，她不知从何下手。她把蓝皮日记放在身边，难过又小心地抓起另一本日记翻看、尽量快又仔细地看，沉重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翻看着日记的罗锦，画外音：“『吾日三省吾身』、每周思想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结……一个多么敢于解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哪！日记，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哪，我敬爱的哥哥！”

她痛心、敬仰地半抬起头，悄悄地看着哥哥，想牢记下这刻骨铭心的画面——罗克立在门边、凝望着窗外的天空那一动不动的侧面。

348. 北屋。晚上。

母亲将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四十多本大厚相册摞在八仙桌和柜子上。母亲坐在桌边，打开相册，小心地揭下每一张照片。四个孩子围着她。父亲坐在一旁沉闷地抽烟，难过地不语；孩子们盯着母亲那揭相片的手。

特写：母亲动作轻柔的手。她象在小心翼翼地把一个个活人请下来，从她儿时起直到现在的家人和朋友；四个孩子没见过面的姥爷、奶奶、姑姑；没见过的许多次结婚、生日、节日和出殡的隆重场面；没见过的中国与日本的生活画面——一部近百年的活着的历史。

母亲叹了口气：“七七事变，很多留学生不愿意在敌国求学，都想回国，上飞机不准带超过八公斤的东西。我什么都扔了，唯独舍不得扔了它们！”

她一张又一张心爱、仔细、小心地揭着。

母发愁地：“可往哪儿藏啊？”

克：“交给罗锦吧，她有地方藏。”

母：“你有地方藏？”

罗锦毫无把握，但却点点头。

罗锦画外音：“我不应，不就都被烧了吗？”

349. 北屋。早上。屋里没别人，罗锦拉开写字台最下边的抽屉，将自己大大小小的二十本日记，匆匆塞进一个姥姥缝的花布书包里，把那本蓝皮日记放在最中间，又将一大包照片塞了进去。

350. 罗锦提着鼓鼓的一袋东西，进了一男同学家。男同学正在屋里烧信件、笔记之类，门窗开着，青烟呛人。屋里乱七八糟。

同学：“你还不快烧了？你还敢穿裙子？”

351. 罗锦又走进一女同学家。

女同学：“不定哪天谁来抄家呢！你还留着日记？我早烧啦！这两捆外国小说正要交出去呢！”

352. 傍晚。北屋。罗锦筋疲力尽地进来，见没人注意，将那一书包东西匆忙塞进里屋床底下。

父亲：“你妈厂里来电话，她被厂子扣住、关进牛鬼蛇神学习班了，叫家里人送两件衣服去。唉！”

353. 傍晚。东四北大街。

浓黑的积云滚滚而来，遮住了大片天，远处有轰隆的雷声。母亲被剃了阴阳头，被绳子捆绑着，脖子上挂着牌子：上写“牛鬼蛇神”并打上黑色的交叉，由几个拿木棍、皮带的红卫兵以及厂里的几个工人押着，走在街边的人行道上。

354. 四合院。父亲将矮圆桌放在屋门前海棠树下，克、锦、文、勉帮着拿碗筷正要吃饭。

八岁的邻居小男孩儿飞跑进院里：“遇大爷，遇大妈让一群红卫兵押着，都走到钱粮胡同了！”说完他又跑了。全家都愣了。

父：“快走！都快走！我一个人顶着，早知会有这一天！”左邻右舍吓得都进了屋、关上门。

罗克迅速穿上米黄色的风衣：“爸爸，我上国务院接待站看大字报去，尽量晚点儿回来。”说罢他推着自行车去了。

罗文：“爸爸，我到学校过一夜。”也赶紧走了。

罗勉：“我也到学校去。”

父：“多拿件衣服！”他塞给罗勉一件旧上衣。

父着急地朝罗锦：“你还不快走！”

罗锦抓起墙上挂的小提琴，匆忙跑了出去。

355. 大雨点劈啪地甩了下来，小胡同里，罗锦追上了罗勉：“快跑！”她一把拽住他的衣袖，二人匆匆逃进了胡同口马路斜对面的邮局。

大雨倾盆如注。

356. 邮局门外。不时有人躲进邮局避雨。姐弟俩站在淌着雨水的玻璃门前，聚精会神地朝马路对面右侧的方向凝视，但无法看见那小胡同口。

一群人押着浑身精湿的母亲，已走进了小胡同。

357.雨停了。自行车铃声又清脆地响了起来。姐弟俩走出邮局。罗锦凝望着深蓝的满天星斗的夜空。姐弟俩站在邮局门口一侧，又朝胡同口方向望着；行人们你来我往，似乎这世界什么事也没发生。

罗勉：“姐姐，你去哪儿呢？”

罗锦：“去……二姨家？也看看姥姥。”

姐弟俩朝左面的十字路口走去。罗勉过了马路。罗锦留恋地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

358.一条长胡同，只有一两个行人。罗锦登上三层石阶，轻轻推开虚掩着的一扇破旧的黑漆院门。

359.一手提着小提琴的罗锦，穿过寂静的小院，站在挂着白布窗帘、透出灯光的二姨家窗前，侧耳倾听片刻，听见了二姨的咳嗽和喘声、二姨父的叹气声。她小心地敲门。

“谁呀？”屋里二姨父谨慎地问道。

“我，罗锦。”

窗帘的下角掀起一小块，露出姨父一只惊疑不定的眼。屋门只开了三分之一：“快进来！”

罗锦挤了进去。

360.屋内。姨父立即关上门并插上小铁门闩。

锦：“二姨父，二姨儿、姥姥！”

二姨坐在大木板床上，咳喘得紫胀着脸，往小痰筒里一口口地吐着黏痰；姥姥坐在床上她身边，心疼地轻轻地给她捶背。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姨父惊疑不定地站在屋中央，拧着两道淡淡的眉，狐疑地盯住罗锦。

“我来看看姥姥。怎么，二姨儿又犯病了？”

她把小提琴竖在墙边，坐在橛子上。

姨父：“这小提琴？不是家里出事啦？”

锦：“出什么事呀？我刚才到同学家练琴，路过来看看。”

“那……你还没吃饭？”

“吃得可饱了！”

“噢……你妈，她还上班？”

“嗯，上班。”

“没抄家？”

“没有。”

“提防着点儿吧，早晚得来一次。我这儿已经抄过一回了。”

“您家？”罗锦惊奇地扫了一眼屋子：“您家有什么问题？”

姨父不答，只是坐在桌边垂头叹气。二姨又是一阵剧烈地咳嗽，艰难地大口地喘着气。

姥姥叹了口气：“孩子，我不是不想回去。你二姨儿病成这样儿，我的病也不大好，怎么回去？”

锦：“您先住着吧。”

姨父站起身，拿下挂在门边的一件旧蓝布上衣，伸到罗锦眼前：左胸上缝着一小块黑布，用白线绣着：“黑五类老婆”。

罗锦极为意外：“黑五类老婆？我二姨儿？您不是一直做会计吗？”

姨父：“唉！孩子！你可不知道我和你二姨儿受的这份儿罪哟！我的二胡也给砸啦！全因为解放前，我做过半年的交通警哟！哪一次运动不交代个底儿吊！唉！没地方讲理哟！”

361. 深夜。罗锦挟着小提琴走出二姨的院门。冷风冻得她缩起肩膀，用双手捂住肩头。她走在无一行人的幽暗的胡同里。

二姨父画外音：“我拉过洋车，做会计直到如今，只当过半年交通警。这可好，成了阶级敌人了！天天陪着当权派挨斗！给我从会计室调到锻工车间去打铁。可你二姨儿一个老老实实的家庭妇女，招谁惹谁啦？成了黑五类老婆，天不亮就得去扫街！咱不明白，解放前就不需要交通警维护交通秩序啦？”

362. 黑黝黝的小胡同口出现在眼前。罗锦突然看见一个人头在墙后一缩，她转身就跑。

“抓住她！别让她跑了！”

几个大汉将罗锦紧紧钳住，小提琴被一红卫兵几脚踩碎。

“狗崽子！还想跑？老子等了你们半天了！走！”

363. 四合院。各屋都挂着窗帘、熄了灯。只有北屋的两扇屋门大敞，日光灯亮得刺眼。乱七八糟的衣物、破破烂烂拖到了门边。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父亲跪在铺了满地的旧衣服上。他秃顶的头在日光灯下闪闪发亮。

“打！”几个押着罗锦的红卫兵将她往屋里猛地一推，木枪、皮带劈头盖脑地抽下来：“跪下！”十来个红卫兵都站在屋里，把屋门关上了。

罗锦挣扎着：“凭什么打人？”

“就冲你这裙子也得打！”

“头上还别卡子？打！”

“跪不跪？！”

“打！狠打！”

罗锦扑通跪下了。

“低头！”几个人仍在抽打着。

“低头！”他们又抽打着父亲。

“狗崽子，知道自己有罪不知道？”

“知道。”

“什么罪？”

“我妈是资本家，父母都是右派。”

“应不应当向人民低头认罪？”

“应当。”

“为什么穿裙子？违反四号通令？”

“你们这一窝崽子都跑哪儿去了？”

“这一包日记、照片为什么藏在床底下？”

“说！说！”他们边审问边抽打着。

突然，屋门“豁啷”一声被推开了，红卫兵们惊异地扭过头去——深蓝的夜空，衬托出罗克那严厉、镇定、苍白的脸。他那锐利、冰冷的目光，像闪电般直刺向惊愕的人群；那坚毅、紧闭的嘴角、正直的鼻樑，发着寒光的白玻璃镜框，直摄进人们的心魂！

他穿着米黄色的风衣站定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威严地望着他们。红卫兵们从呆滞中猛省过来，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但他铁塔般地立在那儿，刺人的目光使人发怵，竟没人敢拉他一把。

跪在地上的罗锦和父亲，羞愧得不敢看他。

“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十分欢迎！”未等他们开口，罗克便果决地说道：“就是你们不来，我也要请你们来！但是——”

“你就是遇罗克？”

“但是十六条明文说过，报纸上也多次讲明：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你先跪下！”一位照他的后脖梗猛击一掌。

“你打人？”罗克疾速地扭过头去，灼灼的目光紧逼着他、脸色煞白。他不可侵犯的凛然气度竟使那人缩回了手，悻悻地避开了罗克的目光。

“我犯了什么罪？”罗克冷透骨髓的目光紧逼着面前的红卫兵们。

“出身就是你的罪！”

克：“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一个人的道路，却是完全可以选择的。请问，你们是如何看待家庭出身问题的？”

“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克：“你们承认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还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

几个红卫兵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他。突然，五、六个年轻人闯进院子嚷道：“遇罗克，走！厂子叫你去，你必须参加学习班！”

“对，把这小子带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带上这包日记，还有好多反动照片！”

一个人上来就要扭罗克的胳膊。

“慢着！”罗克威严地喝了一声，甩开他们的手，飒然走了出去。一群人蜂拥地尾随着他，象一阵黄风刮出了屋子，刹时，屋里空了。

罗锦和父亲歪坐在地上，朝门口发愣，在钦佩、羞愧和屈辱中不能自拔。

364. 北屋。深夜。熄了灯的屋子，只有月光幽幽地抚照着一切，抚照着屋门口那小块地面。

罗锦侧身躺在大躺箱上，凝视着屋门口罗克站过的那块地面，不出声地流淌着泪水。

父亲躺在零乱的床上，身边堆满了尚未整理的衣物破烂，他似想非想地空望着被挠开过的屋顶。

365. 月光。空荡的教室的课桌上，躺着几个临时过夜的“黑五类”学生。罗勉闭眼睡着，盖着一件旧衣服，蜷缩着发冷的身子。

366. 从六楼挂下长长的白布黑字对联的「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横批的“基本如此”已改为许多学校贴的“鬼见愁仇”。

夜。一间地下室。六名戴红袖章的学生，拼命抽打两名学生，地上全是血水。一人已死去。他（她）们还在疯了似的抽打踩踢着另一个。十几个“黑五类”学生挤缩在墙角惊恐万状。

367. 北京红星人民公社。夜。二十多个戴红袖章的农民红卫兵，将八十多口子“黑五类”男女老少、儿童及母亲怀抱中的婴儿，用钢丝连绑在一起，用高压电，将他们全部电死。

368. 镜头慢慢升高，越过山川河流，不止一条河流上漂流着许多尸体及无头尸。

369. 夜。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窖“防空洞”。母亲与四十多位“牛鬼蛇神”，和衣躺在稻草上，都被剃了阴阳头。

370. 月光照进二姨的屋内。

姥姥、二姨父闭了眼，像是睡着了。二姨喘息着、十分艰难地坐了起来，她从枕下拿出一瓶“安茶硷”，将药片一把一把地倒在手心里，嚼着嚥着，拼命地吞下去。她倒在床上，满满一瓶药片全空了。

特写：空了的药瓶。

371. 天安门前。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和外地“革命师生”。人人高举红语录，林彪讲话。一片疯狂的红海洋。

372. 停产闹革命的“北京人民机器厂”。大车间临时改为关押“牛鬼蛇神”和“黑五类”的监禁地。四百多人挤住在铺了稻草的地上。许多人无所事事地躺着,有的写着“交代材料”。罗克与宋玉鑫下象棋,他一将,赢了,开心地咯咯笑。

373. “北京玩具四厂”。大礼堂的台上,横挂着红布大标语:“批判遇罗锦反动思想大会。”厂里的工人红卫兵和两三个戴红袖章的男同学声色俱厉地发言。呼口号,台下人人高举红语录。两名戴红袖章的年青工人按住罗锦,喝令她低头。

374. 北屋。中午。姥姥坐在八仙桌边痴呆、虚弱地不发一语。二姨父对父亲和刚放回家、因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而戴着男布帽的母亲讲着:“那天早上,发现桂兰没气儿了。药瓶儿全空了。打那儿起,妈就一句话没有了,像傻了似的。火葬场,楞不准烧,说是牛鬼蛇神家属,不准火葬。大夏天的,尸首都臭了,给我急的!幸亏最后街道开了证明,证明桂兰一向有哮喘病。这才让烧了。这份儿罪孽!可怎么说呀!!”

375. 北屋。傍晚。父亲、母亲、姥姥、罗文、罗勉围着八仙桌吃简单的晚饭。衰弱的姥姥傻呆呆、无滋无味地象木头人似地嚼着饭。

罗文:“妈,爸爸,明天一早,我和罗勉想去广州串连。”

罗勉:“不走,我们也好不了,也得进劳改学习班儿,他们打死人也不偿命。”

母：“那么远，多不让人放心哪。”

文：“到处都是接待站，白吃白住。有卖红卫兵袖章的，二分钱一个，买个戴上就行了。”

罗锦突然进了屋：“妈！”

文、勉：“姐姐！”

罗锦蹲在母亲的橛子边，双臂抱住她的腰。

母：“唉！不听话呀！不烧日记，不听话呀！总算放回家了。”

父：“快吃饭吧。”

罗锦洗手盛饭。忽然，穿着风衣的罗克也高兴地进了屋：“爸爸！妈！姥姥！”

“哥哥！”弟、妹们高兴叫道。

父：“怎这么巧，全回家了？”

克：“几个单位都是通气儿的。”他脱去风衣洗手盛饭。

母：“算了结了？你和罗锦的日记里都写的什么？可千万别再惹事儿了！”

克：“没说了结。学习班有四百多人，都睡稻草上。让我承认错误，我就抄毛语录。说不深刻，我把上段挪下段、下段挪上段，再抄一遍，反正毛语录有的是。”他咯咯地开心笑。

376. 北京火车站。拼命往火车上挤、要去外地串连的学生们。从车门挤不进去，便蹬窗子往里爬。

377.拥挤得难以形容的车厢。行李架上、小饭桌上都坐满了人，地上挤坐得谁都过不去，但学生们仍在使劲挤着、拼死命地上着车。罗文、罗勉猫着腰挤坐在行李架上，搭下的腿脚蹭着座位上学生的脸。

火车厢外皮贴着红纸大标语：“革命大串连，江山一片红！”，“紧跟英明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广播器的毛语录歌曲震天响。

378.深夜。俯视镜头。市内大片的胡同，一片漆黑，人们都在昏昏地睡去。罗克家的四合院。海棠树的枯叶片片飘落。昏黑寂静的小院，唯有罗克的小屋还亮着暗黄的灯光。

379.小屋内。台灯下，罗克在奋笔疾书：《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克画外音：“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份子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份子、高级知识份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余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

380.北屋。上午。罗锦在看着罗克的文章。

克画外音：“……他们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

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

381. 北屋。下午。父亲在专心看着罗克的文章。

克画外音：“……先从一副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382. 北屋。晚上。母亲在灯下细读文章。

克画外音：“从孩子一出世就同时受到了这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罗锦：“哥哥，写得真好！”

父：“就怕出事儿啊。说得都对，正是人人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

母：“说得都对。可是别人都不敢说，就你敢说？棒打出头鸟哇。碾死你，还不就象碾只蚂蚁？”

锦：“哥哥，为什么笔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呢？”

罗克：“我不喜欢‘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称。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万个家庭，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和社会问题。”

父母忧心地：“就怕出事啊，罗克！”

克：“妈，爸爸，您不用担心，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把这文章寄给罗文。”

383. 四合院。傍晚。海棠树叶都落光了。穿着风衣、戴着风帽、刚下班的罗克，推着自行车进了小院。

罗锦：“哥哥，罗文回信了！”

384. 罗克小屋。罗克、罗锦看罗文的信和油印的《出身论》。

罗文画外音：“哥哥，我们住在广州中学的接待站。你的文章，我们和几个志趣相投的人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叫《北斗星》，把它发表了，想不到的轰动！我们改名为《出身论》。又将它油印四处张贴，凡有《出身论》的地方，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从早到晚有人看，还有人用手抄。可是到处借不到油印机。我们学会了一种用蜡纸刮印的方法，一张蜡纸，能刮五百多张，这一份，就是刮印的……”

罗克高兴极了：“太好了，罗锦，我去找钢板、蜡纸和刻笔，再买一罐油墨，咱们也刮印！”

385. 北京的十一月。一条街道。白天。罗锦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铁筒糨糊和刷子，车后座夹着一个布包。她下了车，在人多热闹的地方，她

在墙壁上张贴,先从最后一页贴起,最后才贴第一页《出身论》。人们围过来看,她贴完立即骑车离去。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伸长了脖子看着。有的边看边抄写。

罗克画外音：“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分。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

特写：文章四周的空白处,写满了“好得很!”、“大毒草!”、“向作者致敬!”、“狗崽子变天账!”、“说出了人们不敢说出的话!”、“狗崽子想翻天! 砸烂作者的狗头 !”

386. 国务院接待站。在旧大字报上刚刚贴出的油印《出身论》。人们围挤得水泄不通，有的人边看边抄写和留言。

罗克画外音：“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偷换了概念，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一场大规模的迫害开场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

387. 热闹的王府井大街把角，人们围了几层、争相看着。

罗克画外音：“……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这是‘出身即成份’的翻版，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一个结论吗？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杀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吗？”

一读者忍不住在纸边的空白处写上“好极了！”又有人写上：“向作者致敬！”“深刻！”“说出了多年来人人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

两位耀武扬威的戴“西纠”大红袖章的，蛮横地拨开众人，写上“大毒草！”

“砸烂作者狗头!!”并用圆珠笔在文章上划了几划。没人敢言声。

一“西纠”冲人们怒目而视地嚷道：“我们早晚得把这狗崽子揪出来，让他千刀万刮！”

388. 罗克小屋。傍晚。台灯下，罗克用毛笔将《出身论》写成一开纸大的大字报，几十张粉红色的大字报纸平铺在床上。门开了。

罗克：“郝治！”

郝治：“我把你的文章，在我们轻工业学院的《红旗战报》上转载了，轰动极了。他们问我谁是作者，我说不知道，是从大街上抄来的。”

罗克：“明天星期天，我要把这大字报贴到王府井，看谁敢和我辩论。”

郝治：“我也去。”

389.王府井大街。“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的石阶平台。店面的一侧墙上，贴满了粉红色的大字报。郝治用浆糊贴完最后一张，罗克一跃跳上了平台。

“谁敢和我辩论？”他向围拢过来的行人们喊道。

“你小子要辩论什么？”几个戴大红袖章、穿黄军衣的“东纠”，蛮横地拨开众人、靠近他。

罗克：“辩论这张大字报《出身论》：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还是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

“你他妈什么出身？这大毒草是不是你王八蛋写的？”

罗克：“你是什么出身？”

“我？我是红五类！我家三代都是工人！”

克：“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人群里有人鼓掌叫好。

“嘿！我爸是革干！”又一“东纠”嚷道。

克：“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只会打人，除了狗崽子、混蛋，什么也不会说，反而给父母丢脸！”

众人笑，有更多的人叫好、鼓掌。

“妈的！你小子别美！我们认为，谭力夫的对联就是好！”

克：“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说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更多的人鼓掌、叫好，人越围越多。

“你他妈肯定是个狗崽子、混蛋！”

“有道理讲道理！”众人中有人喊：“别一开口就胡骂人！”

又一“东纠”：“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

克：“表现这种东西，根本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自来红的人，认为黑五类、黑七类子女，整天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应当是平等的！”

更多的人鼓掌、叫好。几个“东纠”份子气得跃上平台，要扭罗克；一米八高、壮实的郝治将罗克一挡，喝问：

“干什么？只准文斗，不准武斗，毛主席说的！”

几个“东纠”围住他：“你他妈什么人？你是不是《出身论》的作者？”

郝治：“我不是，也不知道。有理说理！”

十几个观众也跳上台子，护住郝治和罗克。

390. 北屋。虚弱的姥姥坐在八仙桌边，空望窗外的天空发呆发愣。父亲做中午饭、切着菜。风尘仆仆、晒黑又显憔悴的罗文、罗勉进了屋。

“爸爸！姥姥！哥哥，姐姐！”

全家惊喜：“回来啦？”

罗文：“天冷了，又没带棉衣。”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大卷油印的《出身论》放在八仙桌上。

391. 北屋。灯下，全家围着八仙桌吃晚饭。

罗锦：“妈，爸爸，六五年毕业的中专生也可以去串连。我想和几个同学一块儿步行去延安。”

母：“你刚不挨斗了，又去串连？小心点儿好哇！”

父：“你妈是怕有意外。”

锦：“白吃白住，到处都有接待站。几个同学又能互相照顾。除此之外，再没机会出远门儿了。我的事都过去了。”

母：“罗克，你说说，罗锦是不是太任性！”

罗克沉思：“倒是机会难得。”

392. 北京郊外的柏油马路。中午。蓝天，阳光明媚。不时有三三五五、背着小行李步行串连的外地学生迎面而来。罗锦和四位男生，每人背一旅行背袋，走成一行。

一辆白色“面包车”由后面疾驶而来，刹停在他们前面。车上跳下几个戴红袖章的本班男生。

“遇罗锦，你得回去！”一高个子蛮横地命令道。另两三个男生扭住她的胳膊、拖她上车。同行的四位男生抗议，但讲不过他们。

罗锦：“凭什么？我们厂里同意了！”

“厂里同意，我们不同意！你的反动日记问题还没完呢，又想跑？”

393. 傍晚。北京市公安局。两位持枪大兵站岗。不时有戴红袖章的一群人扭送某个人进去，不必登记也没人问。公安局的门大开，灯光耀眼，戴着

“政法公社”大红袖章的男男女女大学生，头天占领了公安局，楼里乱乱糟糟。罗锦被一群人扭了进去。

394. 北屋。晚。一男同学慌慌张张推门进来：“伯父、伯母，罗锦出事了！”

父、母、罗克：“怎么了？”

男同学急得流了泪：“她被我们班的红卫兵半道儿截走、押送市公安局了！”

正说着，十多个原先扭送罗锦的红卫兵冲进院里，将屋门撞开，他们每人手拿红语录，气势汹汹地站立在屋门口。

一男生：“伟大领导毛主席教导我们——”

全体右手举起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罗克不慌不忙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声音朗朗：“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十六条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男生喊得更响：“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又教导我们——”

全体一致更高声：“对地富反坏右，我们必须再踏上一只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

罗克：“你们敢到市委去辩论吗？”

这群人七嘴八舌：“去就去！让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走，去市委！”

一帮人拥着罗克走了。

395. 北京台基厂大街。正义路。敞开的大门边挂着「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牌子。一群人拥着罗克走了进去。

396. 院内，满是无家可归或是来看大字报的人。墙上贴着大标语：「十六条捍卫团」。罗克径直穿过稠密的人群，来到那早已不办公的大厅门前的平台上。大厅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黑五类”，躺着、坐着、站着，水泥地上黑压压一片。大玻璃门开了关、关了开，人们出出进进。

罗克站在门前的平台上，高声说：“咱们就在这儿辩论！”

“黑五类”及家属们立即围了上来。

一红卫兵男生：“狗崽子，你敢和我们辩论什么？”

罗克：“咱们辩论：你们该不该把我妹妹扭送进公安局？她犯了什么法？”

另一男生：“她写反动日记！我们就是要对狗崽子实行专政！”

围观的“黑五类”们气得有的捋胳膊、卷袖子，不少人准备要揍他们。

几个男生并未察觉：“她思想一贯反动！大串连不是给狗崽子的！是给革命师生的！”

围观的人群里有几个青壮年嚷道：“你们嘴里少胡噉！我们是十六条捍卫团的！你们是不是想尝尝我们的铁拳头？”

“让他们滚！”“黑五类”们动手就要揍他们。

所有的男生惊慌地撒腿就跑。

罗克喊道：“谁帮我去救救我妹妹？她还在公安局！”

“走，我们哥儿几个陪你去！”

397. 乱糟糟的公安局内。罗克和几个青壮年拉开几个屋门，未见有罗锦。一位穿黄棉军大衣、戴有“政法公社”、戴眼镜、大学生模样的人，一手拿支笔，另一手拿着大硬皮本子走过来。

“你们有什么事？”

罗克：“我找我妹妹。几个钟头以前，她被同学扭送进来的。”

大学生查看记事簿：“她已经被送往半步桥监狱了。”

398. “北京市半步桥监狱”的三层电动大铁门，电网、高墙、岗楼，黑惨惨的像是密不透风的魔窟。

399. 女监号内。占去屋子一多半的木板地铺，墙角一只木马桶。黑色的门上方，有一“队长”监视的小小玻璃窗洞，外挂一双层黑布帘；门下方，是百叶窗式的透气、透亮的一尺见方、能见到号里人活动的装置。监号的门里，贴着《监规条令》。

屋顶上一灯泡，白天和晚上总开着灯。罗锦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抱膝沉思。一位被剃了阴阳头的老女人、两位来京上访的中年女人，已睡着了。

400. 监狱宣判室。女队长站在罗锦身后侧，罗锦面对审讯员站着。男审讯员高声念着宣判决书：“……因书写反动日记，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三年，立即执行！”

401. 北屋。白天。母亲刚看完罗锦邮寄来的信，哀伤地叹着气：“不听话呀，太任性啊！前途全完了！”

全家人默不作声。什么也没听见的姥姥空望着窗外发呆。

402. 一九六七年一月

北京四中。罗文在校外墙上张贴油印的《出身论》。两位同龄的男学生走过来。

“我叫牟志京。”

“我叫王建复。我们正想找你。”

牟：“谁是作者？”

文：“不知道。我是从街上抄来的。”

王：“我们上月在王府井也读过《出身论》。”

牟：“我们想办一份铅印报纸。你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干？”

403. 特写：1967年1月18日，创刊号，铅印的《中学文革报》，头版头条：《出身论》，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404. 大街上，买报的人争先恐后。一老人对一中年人说：“这是自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405. 汽车里，胡同里，院子里，学校里，拥挤的火车车厢里……人们爱不释手地读着《中学文革报》创刊号。

406. 大街上，白天，一中学生拿着一份《中学文革报》对一妇女说：“两块钱。”

妇女：“才二分一份儿，你卖两块？”

中学生不在乎地：“你不要，自有人要！”

妇女立即掏钱：“好、好，我买。”

407. 六部口街角，白天。集邮爱好者们聚集之处：交换、出售着自己的集邮邮票。

一女孩拿着一份《中学文革报》叫嚷：“换十份儿小报，两枚纪念章！”

一青年：“我要！”又几个人上前，没换成，很失望。

408. 白天。大街。罗勉一个人卖报。举手伸钱的人，使他动弹不得；他抱着报纸跑出重围，想重新找个地方。几十个人排成一队跟着他跑。

409. 北京四中。白天。一间教室门口贴了条子：《中学文革报》接待站。郝治、牟志京、王建复、罗文正忙着与屋里的三十多个人接待、谈话，不时有串连的学生进来。

两位青年：“我们是湖南来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我们想见见作者！”

郝治：“我就是。我叫马列。”

两位青年激动地用双手将他的手紧握，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不愿放开，磕磕巴巴地：“我们、我们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您、您都说了！”

又两个女生挤过来哀求：“收下我们吧！让我们给你们扫地、端水都愿意！”

一位哭了：“收下我吧！我叫纪亚琴！”

另一位女生流着泪说：“我叫李金环。收下我吧，让我干什么都行！”

有位男生背过身，悄悄抹着眼泪。

又有三名男生进了屋，激动地：“我们想见作者！谁写的文章？是一组人吗？我们是从广西特意来的！我们代表全家人全村人向作者致敬！”

410.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的小广场花坛。白天。罗文蹬着平板车，车上是两万份新印的《中学文革报》和两名女生李金环、纪亚琴。罗勉、王建复、王嘉材、帖汉、朱大年也骑车赶到了。他们把报纸都搬到花坛当中。人们围上来。

罗文向众人高声嚷：“每人必须买五份儿，一毛钱！省得找零儿！”

两位女生飞快地数着报，几个男生穿梭般地接钱给报。两个果皮箱被众人挤倒。热情的读者自动围起来形成人墙，将他们护在中间，并自动喊：“别挤！别挤！自动排队！”

“排成四队！”

每一队足有三百多人。

罗文问纪：“两万份儿这么快就光了？”

纪：“还一份儿坏的——只剩半张了。”

几位买者争着举钱：“那坏的我也要！”

没买到报纸的人们懊丧万分。

一中年人激动地摘下胸前的大纪念章，送给了罗勉，向他们竖大拇指。有紧人握他们的手。

十几个戴大红袖章、手握铜环皮带的“联动”想挤进来捣乱，被众人斥骂轰散，“纠察队”们不甘地、恨恨地离去，远远地盯着他们。

411. 四合院。深夜。罗克的小屋，透出橘黄色的灯光。台灯下，罗克在奋笔疾书。

叠画：《中学文革报》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

罗克画外音：“正是生活上的养尊处优，精神上的自认为高人一等，再加以长时期口是心非的说教，使一些人的灵魂变得丑恶了，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人为的阶级斗争使他们不知爱为何物。”

叠画：五十二中女教师郑兆南，被十几个红卫兵施以种种肉刑，直到把她打死。学生王光华被毒打折磨致死。学校里的“黑五类狗崽子劳改所”……

罗克画外音：“‘西纠’一小撮人，创造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即足以刻画出他们的形象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精神上的特权阶层，长期以贵族自居，长期放松思想改造，势必使一部分革干子弟的灵魂，变得十分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请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吧：浇、烫、烧、吊、踩、刺、跪、剁、磕响头，诸如此类的刑罚，名目甚多，举不胜举。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不正是你们这些西纠、东纠、海纠、联动这一伙人当政了吗？不正是今天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杀人凶手、但具备了那样心

灵的人当政了吗？你们和你们的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当然左派的面孔担任了一切领导职务了吗？那么，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不仅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世界的命运也要葬送在你们这群败类的手里！”

412. 邮局门外。白天。罗文、罗勉从邮局里出来，把一大麻袋的信件搬到平板车上。

413. 罗克小屋。夜。台灯下，罗克从麻袋里取出一封封信拆开。小桌上，是已读过的十几封信。罗克看信。

一工人画外音：“我是山西省矿山上的一個鉗工，多少年来，矿山党委领导都是以‘出身’和‘成份’来压制人的……”

他又取出一封信。一女孩子画外音：“全村成分不好和出身不好的人，有五十多口子，都被他们打死、电死、杀死、活埋了！那天我去远处姑姑家串门，才捡了条活命……”

罗克泪流满面地看着一封又一封的信。

一青年画外音：“我叫孙刚，家在东北。您的文章太好了！说什么我也得见见您！”

又一未成年男孩儿画外音：“我姐姐郑晓丹，只因为想保存《出身论》，只因为支持您的观点，被她学校的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罗克流着泪给读者写一封封的回信……

深沉、悲哀、夢幻的音樂。

414. 白天。男四中一间大教室。二百多个学生站着、挤满了屋子。除了几十位“聯動”和其他的红卫兵之外,其他的都是没有戴红袖章的学生。一位戴“聯動”袖章、穿尼子黄军装的男学生跳上课椅:“我们今天要在哪儿辩论!我们是对联的坚决拥护者!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一米八高的郝治站在他近边看着他:“如果敌人表面上反对、实际上拥护,你是反对还是拥护?”

站在椅子上的“联动”愣住了,没想过味儿来,但却蛮横地:“你不要和我们狡辩!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老子们拿下政权,儿子们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传一代!你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你们狗崽子就是不应当翻身!”

郝治:“你嚎叫的,早已被《出身论》驳斥得体无完肤!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制造敌人,就是不相信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革命青年,就是故意把他们推到深渊中去!”

“联动”和红卫兵们高呼乱嚷:“你在狡辩!”“狗崽子想变天!”

罗克站在教室门口的墙边,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

又一“聯動”跳上椅子:“崽子们,你们诬蔑我们是自来红,你们的诬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极端仇视我们!”

罗文也跳上椅子:“我们并没仇视你们,我们认为,在出身面前,每个青年都是平等的!凡是个人努力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突然,两枚小鞭炮爆炸,随之轰然而起的是二踢角的巨响:“联动”的故技重演,同时几个人拼命地齐声狂叫:“《出身论》是大毒草!就是大毒草!”

几个“联动”伸手揪拽郝治、罗文和牟志京。教室里混乱不堪、顿时大乱,

学生们蜂拥挤出教室。接连又是二踢角咚咚巨响，落在一女生的衣服上，竟烧起火来，女生疯了似地刺耳地尖叫；跑不出去的学生们，急忙开了窗户没命地跳了出去。

415. 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横幅大红标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午九点。两万多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罗克远远地坐在人丛中，遥望着主席台。郝治和王建复坐在主席台一侧。谭力夫正在台上发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对联一出来，大长了好汉们的志气，大灭了混蛋们的威风！许多人说，不是‘基本如此’，是‘绝、对、如、此’！”

会场上大多数人高抛黄军帽狂热地欢呼。

谭：“我们认为：老子革命儿应继承，老子反动儿应造反，重在表现！”

在黄军装们的欢呼声中，谭力夫走下台，罗文上台。会场立即开始骚乱，明显的人为故意制造的骚乱。

罗文：“我们想问问谭力夫：中央哪一个文件哪一条写了你的对联？我们反对反动的「唯出身论」！”

鞭炮与二踢角连番爆炸，全场大乱，有人失声大喊：“联动的来了！”穿黄军装戴大红袖章的“联动”们冲上了台，抢走了麦克风，破口大骂，不堪入耳，并歇斯底里地高声狂叫：“《出身论》是大毒草！就是大毒草！我们来消毒！！”一帮人立即动手扯打，郝治与王建复慌忙离开主席台尽力挡住罗文。“联动”们围住他们，凶狂漫骂、唾星乱溅；台下是起哄、喊打喊杀、

骂“混蛋”、“狗崽子”的叫声此起彼伏，将会场乱成一锅粥。怕惹事的学生们纷纷逃离会场。

416. 上万人急慌慌地涌出“北京工人体育馆”。

骑着自行车的罗克已拐了又一条街，他发现身后有人盯梢。他想了想，索性下了车，转身迎过去，直面问那位也下了车的中年男人：“您盯了我至少三个月了，是吧？”

417. 一九六七年。

春天。院里的海棠树绽放花苞。北屋。傍晚。除罗锦不在，一家六口都在屋里。

罗克沉静地：“戚本禹讲话了，说《出身论》是大毒草。”

母亲忧郁感慨地：“捻死你们，还不像捻死蚂蚁一样容易！”

文、勉发愣不语。

父磕磕烟斗，不安地：“担心哪！”

418. 罗克小屋。4月的初夏，晚上。

十八个人将小屋挤坐得满满：罗文、罗勉、郝治、牟志京、王建复、李金环、纪亚琴、张富英、王玲、张君若、王嘉材、张丽君、王世伟、张元琪、阎世均、张颖、陈家华、帖汉。

罗克站在关紧了的门边，郑重恳切地望着大家：“万一发生什么事，希望你们把所有的过错和责任推在我身上。”

众人皆陷入悲哀和沉默中。

419. 北屋。初秋。一家人围坐八仙桌吃晚饭。

罗文：“妈，爸爸，《中学文革报》除了所有的开支，还剩了点钱。我们十八个人，打算用这钱去北戴河散散心，同时也避避风儿。”

母亲：“什么时候走啊？”

罗勉：“明天。”

420. 初秋的北戴河。兰天，朵朵白云，一望无际的蓝色的大海。海涛哗哗地冲击着礁石。

海边望不到头的沙滩。罗文、罗勉一行十八个男女学生，说说笑笑地漫步在沙滩上，忽然女生张君若发现了什么。

张：“嘿，你们看哪，前面那个远远走来的人，象不象遇罗克啊？”

大家都注目地向远处望去：他头戴鸭舌尼帽、身披短外衣、白玻璃镜框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全体不约而同、惊喜地：“是，是他！”

罗文、罗勉挥着手，大步跑过去：“哥哥！哥哥！”

罗克面带微笑地向他们一步步走来。

众人也都小跑过去。

罗文：“哥哥，你怎么来了？”

十八个人把罗克团团围住。

罗克愉悦地：“我请了一周病假。长了白指甲，拔了。” 他伸伸左手裹着白纱布的食指：“出来散散心，想看看大海。没见过大海总是遗憾。”

罗勉：“跟踪你的公安呢？”

克：“我把他们甩了。”

王建复：“早知道，也把你的车票买了旅馆订了，何必让你自己花钱？”

克：“这月我少交了父母工资，我的钱足够支付自己的开销。”

一两个人带了象机，给大家拍照留影。罗克登上一大块礁石。海风吹着他披在身上的短外衣，阳光下的罗克显得那么宁静和舒心。

421. 海边。晚霞一片绯红。头戴鸭舌帽、身披短外衣的罗克，坐在一块高高的礁石上，面向大海。诗意在他胸中涌起。

克画外音：“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旋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

422. 四合院，深夜。唯有罗克的小屋透出暗黄色的灯光。镜头推进，透过田字形的玻璃窗，他俯在桌边，正在专心致志地写着《工资论》。

他抬头凝思。

克画外音：“一个合理的社会，首先应能保障所有的百姓有最基本的生活费用、有医疗保险、有学习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工资的高低，应根据个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来评定……”

423.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

四合院。阳光灿烂的中午。牟志京带着一位陌生中年男子走近北屋，敲了敲门走进去。

424. 北屋。罗克正坐在写字台边看书。二人向父亲和姥姥问了好。

牟：“罗克，这位是我朋友的朋友，他很喜欢《出身论》，慕名而来，求我好几回了，想给你照张象，可以吗？”

父亲：“唉！家里人好久不照象了。原来有像机，早就在‘三反五反’时被抄走了。”

罗克放下书，坦然地：“行。照吧。”

罗克坐在玻璃书橱前的藤椅里，两手自然地握着。他的神情，是那么自信与乐观。透过白玻璃框眼镜，他清澈、深邃的目光在坚信着美好的明天。

闪光灯一闪，定格。

425. 罗克小屋。傍晚。

昏暗的光线里，罗克郑重地把一封折好的信，双手交给牟志京。

克：“这是我的自辩书。万一我出事了，我希望你想办法，通过可靠的高干子弟，把这封信交给中南海的最高人物。”

牟志京注视着他，沉重地说不出话来，点了点头，双手接过来。

426.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大街上的许多商店门外都挂起了大红灯笼。从胡同里不时地传来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北屋。晚饭后。家里六口人都在。

罗克沉静地：“妈，保卫科的一个人今天告诉我：我的档案被公安局要走了，我很可能被捕。今天我要闭门思过，别让任何人来打扰我。”

全家人忧郁无言地望着他走出屋子。

427. 罗克小屋。

他没有开台灯。昏暗中，罗克坐在小桌边，凝视着眼前的墙壁，久久地沉思着。

罗克画外音：“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沉思良久，他开了台灯，把早已拟定的“一九六八年学习计划”：他所要读的历史、天文、哲学、文学、共一百零四本的书名，用图钉钉在墙上。

他取出那尚未写完的《工资论》，一口气地写下去。

突然，小屋的门被推开，罗克扭过头去。一位五官端庄正直、体格健壮、风尘仆仆的青年两眼含着泪花：“我叫孙刚，刚下火车，我太想见到你了！”

他激动地双手握住罗克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428.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早晨。

呼号凛冽的北风中，身穿旧黑布棉衣的罗克，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大门口下了自行车，他推车往院里走，正要路过挂着“保卫科”小木牌的办公室。门前一侧，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玻璃是深色的。

“遇罗克！”突然，保卫科的一个干部出现在门口喊住他。罗克一愣，停下。

猛丁，四个便衣警察从屋里冲出来，人人手里握着电棒，没头没脸地朝罗克狠命地死打、捅他、电他、抡他、踢他，罗克拼命地喊叫挣扎。他的棉衣被打破、露出了白棉花；鼻子、头上流着血，几个远远见到的工人，吓得四散而逃。

他们把罗克毒打昏迷，铐上了手铐、拖进黑绿色的吉普车扬长而去。

429. “北京市半步桥监狱”。黑黝黝、森严严的三道电动大铁门。门前有高高的岗亭。持枪的警卫走近一辆“军用”吉普车检查。吉普车通过第一道大门。

430. 「北京轻工业学院」。同一时间，早晨。

郝治像往常一样走进学院。在一楼前，突然冲出二十几名大汉，包括戴红袖章的学生，用棍、棒狠狠打他、刺他、踢他、捅他，将满脸血迹、半昏迷状态的郝治，拖进了一间黑糊糊的小地下室。

431. 「北京市六十五中」。同一时间,上午,罗文在被全班批斗。三十来个戴大、小红袖章的学生,用皮带、拳头、木棍一拥而上地揍他、抽他、踢、抡、刺。罗文头破血流地昏倒在地上。

432. 四合院。同一时间,早晨。几个警察及街道积极份子、十几个红卫兵突然闯进院里。他们推开北屋的门,又闯进小屋。孙刚被戴上手铐,从罗克小屋被押了出来。警察仔细地搜查和抄走罗克所有的东西。

433. “北京市东四金属加工厂”。同一时间,早晨。
母亲被押进以前进过的、有持枪人站岗的地牢。

434. 「北京二十五中」。同一时间,早晨。罗勉被红卫兵押进了一间地下室:关着一屋子的“狗崽子”。

435. “東四北大街革命委员会”。同一时间,上午。
父亲正被几个戴红袖章的居委会主任和委员厉声训斥。

436. 牟志京的家。深夜。屋门紧闭,挂着严实的厚窗帘。
牟五十多岁的父母,流着泪低声哀求儿子:“所有的《中学文革报》都得烧了呀!不能留啊!说不定明天你就出事!”
牟望着往火炉里塞报纸的父母,呆视着火苗,心疼得泪流满面。
牟父焦急地:“你还有什么?都烧了它!快!”

牟志京迟疑着，在父母焦灼的注视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罗克的自辩书，无言地交给父亲。父匆匆浏览着，摇头叹气，万般无奈地：

“孩子，他的自辩没有用，谁也救不了他！他触的是当局最疼处，触的是根儿！”

牟父将它扔进了火炉。

特写：熊熊燃烧的《中学文革报》和罗克的自辩书。

437. 清河农场。六十多名“女教养份子”，在两位便衣女队长的监视下，正在给大田施肥、撒粪。罗锦停下手里的铁锹，凝望远方。

438. “北京第一监狱”审讯室。上午。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屋子。长桌后面坐着高个子、四十多岁的男审讯员丁，两侧坐着陪审员及记录员，都穿着便衣。桌前不远有一个矮木凳。满脸青紫、肿胀、血跡斑斑、衣服被撕打扯破露出了棉花、戴着手铐的罗克，被四名手持电棍的便衣警察押了进来。

丁凶狠地：“坐下！”

罗克踉跄地坐在凳子上。

丁：“坐正！知道你为什么来吗？”

克：“不知道。”

丁：“你老实点儿！还是谈谈你的问题！”

克：“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

丁：“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我们抓错啦？”

克：“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好，还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丁：“你别演戏！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我们抓你不会无缘无故！谈谈你的问题！”

克：“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的。”

丁：“你没有问题吗？”

克：“即使有，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丁：“《中学文革报》是谁办的？”

克：“我一个人。”

439. 监号。白天。二十平方米的大监号，有二十个囚徒。政治犯、刑事犯混在一起。地炕占了大半间屋。墙角一马桶。

“学习号”（学习组长）带领着十九个人学习——背诵“老三篇”之一：《为人民服务》。

罗克戴着背铐。大家昏昏沉沉地背诵着。

监号门被啍啍打开，男队长押着一位二十多岁、抱着被卷的犯人走进来。

队长：“挤一挤，你睡这儿。”

新犯人对罗克说：“我叫张郎郎。”

罗克：“我叫遇罗克：愚公移山的愚去掉心字加个走之，罗宵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说罢自信地微微一笑。

440. 审讯室。

丁：“为什么给你上背铐？因为你不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克：“几年以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丁：“你不用讲好听的！为什么你要烧日记？”

克：“我认为没有保留价值。”

丁：“你留下一本是什么皮的？”

克：“是蓝皮的‘北京日记’。”

丁：“记的都是你的真实思想吗？”

克：“日记写的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和写文章不一样，都没有经过推敲。青年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起伏性。”

丁：“你不要诡辩。你看看这本日记是不是你的？”

克：“是我的。”

丁：“这里边所写的反动不反动？”

克：“不反动。我思想上有缺点、毛病。”

丁：“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应当怎样？”

克：“应当尊重。”

丁：“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话？”

克：“没有。”

丁：“你这个人一贯思想反动，一贯耍两面派手法，你对伟大领袖、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的仇恨。”

克：“我希望你们看我的主流。”

丁：“你七月三日记，把学习毛选视为残酷野蛮，这反不反动？”

克：“我指的是教条主义的学习。”

丁：“不准你辩护，只准你认罪！”

441. 监号。上午。二十一个人昏昏欲睡地齐声背诵《纪念白求恩》。

学习号：“现在大家发言。”

众人无精打采；有的咳嗽、吐痰、交头接耳。

罗克含着惯有的嘲弄的微笑，慢条斯理地说：

“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满屋子顿时安静下来，全愣了。几个积极份子突然七嘴八舌：

“什么？凡是存在的全都合理？”

“那么蒋介石存在，他合理吗？”

“刘少奇存在，他也合理？”

罗克一点也不急、继续微笑着：“你们仔细想想，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么？”

“你这话，要提到纲上来认识！”

“怪不得说你思想反动！”

“学习号儿，把他这话记下来！”

罗克忽做“正色”状：“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那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论述的！”

几个积极份子瞠目结舌。罗克咯咯地笑。

442. 审讯室。晚上。强烈的日光灯刺眼。一米八七的“丁大个”不耐烦地站了起来，在桌子后头来回走动：“你反对的不是谭力夫的对联，你反对的是几十年来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你对我们有很深的仇恨！”

罗克：“我没有。”

丁：“郝治、孙刚、牟志京、王建复和你是什么关系？”

克：“你无非是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

丁：“如果有呢？”

克：“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

丁：“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交代，是保护了自己，又包庇其他反革命份子！”

克：“你说的我很惊讶。我根本不包庇别人。我有错误思想，但我没有和任何人搞阴谋活动。如果有，可以最严厉地判决我。”

丁拍桌子，大怒：“你是不是要顽抗到底？！”

443. 监号。下午。四、五伙人各自叽叽喳喳，有的不时斜眼瞟别人。

罗克和张郎郎在一角悄悄聊天，每当他和张郎郎聊天时，他那嘲弄的微笑就消失了。

克：“每个人对某一种事物总会‘门儿清’。”

张：“咱俩订个合同，你讲你熟悉的，我讲我熟悉的。”

克：“你讲什么？”

张：“我给你讲我在美术学院学习的专业：近代美术史。你呢？”

克：“我给你讲‘世界电影现状’。”

“啵啵啵”的开门锁声，聊天的人们赶紧分开，一个个盯着门。一犯人被审讯后回监，队长疾扫了大家一眼，重又锁了门。这犯人凑近罗克：

“唉，帮我分析分析，我这案子到什么地步了，下回该怎么对付他们？”

444. 审讯室。

丁：“你攻击姚文元同志，比吴晗走得更远！”

克：“我和吴晗不一样，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

丁：“你不要狡辩！你的表演是你阶级本质的暴露！你搞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

克：“我没有事实。”

丁：“你不交代，必然会得到更惨重的失败，不交代，你也跑不了！”

克：“我没有搞反革命小集团。”

丁：“你是顽抗到底！郝治与你是什么关系？他全交代了，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罗克不语。

丁：“你拒绝回答？今天你又顽抗了一次！我们一定要从严处理！”

445. 狭小、黑暗、潮湿的地下室。屋角有一块破烂的草帘子。

六名男“联动”份子，用皮鞭轮流狠抽郝治。他半蜷着身子躺在水泥地上，地上全是血迹。身上的血迹透过衣服粘在身上。他的胡子、头发有三寸多长，人比先前消瘦又憔悴。一位接过了皮鞭：

“你歇会儿，让我过过瘾。”他一边狠抽、用脚踢，一边凶狂地骂：“让你是哑巴！让你是哑巴！让你是哑巴！”

446. 清河农场。女教养队大院，中午。女队长走在罗锦身后，进了离大门很近的队长办公室。

447. 办公桌后坐着两位中年男人。其中一位待罗锦坐在小板凳上之后说道：

“听说你表现还可以，还是接受改造的，这就很好嘛！我们调查你哥哥遇罗克的问题，他给你灌输过什么样的反动思想？”

罗锦：“他一向要求进步，坚信马克思主义，多次鼓励我要积极争取入团，让我和父母的剥削阶级思想划清界限。”

女队长和两个男人都愣了。一男人将一大厚沓子材料气得摔在桌上：

“和你要好的同学、还有你们班的同学，写了这么多检举你哥哥的材料，你反而和政府顽抗？”

罗锦：“同学？他们比我还了解我哥哥？”

448. 监狱审讯室。晚上。

丁：“1962年你说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以？”

克：“这是对我的污蔑。我根本没讲过这话，这是莫须有！”

丁：“你放肆！你是反动、卖国贼、叛徒！你放老实些！”

克：“这连影儿也没有。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丁：“这与你的日记吻合。”

克：“找不出来。我不会写出这样的话。”

丁：“你说蒋介石完全可以打回中国来。”

克：“没影儿的事。”

丁：“你不承认也不算没有！”

克：“我的日记如果落在蒋介石手里，会杀我头的。因为我说蒋介石的坏话多了。”

丁：“你反动！你还在放毒！”

克：“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

丁：“不管你承不承认，都要给你定罪！”

克：“我不承认。”

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

449. 监狱楼道。清晨。队长开了监号门：“放茅！”犯人们急忙奔出去进了厕所。队长给罗克打开背铐。罗克抚抚肿胀、血液不流通的手腕，因突然流通而刺痛地疼；他艰难地尽快地拿起牙膏、牙刷、一小块毛巾和肥皂，进了公厕，挤到唯一的铁条窗口边，向院外的天空贪婪地望着。张郎郎也凑过来。

窗外柳丝随微风摇曳。罗克伸出手去够；铁条挡住了身体，够不到。郎郎也想去够，未成。

罗克高兴地笑了：“我的手出狱了，我的手自由了！”

张：“我的手也自由了！”

队长在门外催：“快点、快点！”

450. 监号。上午开饭时间。队长打开监号的门，给罗克除去了背铐。血液开始流通，肿胀和刺痛之感，使罗克抚着受了伤的青紫的手腕、抚着手指和胳膊。学习号与一名积极份子，端进一盆菜汤、一盆小窝头。每人一

个瓷碗，学习号用大勺子在地炕上分菜汤。众人一拥而上地抢“大”些的窝头，每人一个。然后眨也不眨地盯着分菜汤的大勺。菜汤无油星、无菜叶、连破烂菜帮子也少少的。郎郎拿过之后，罗克最后拿起剩下的小窝头和一碗菜汤。

451. 审讯室。白天。

丁：“你为什么要写《出身论》？”

克：“我写《出身论》，以前我认为不是为我自己的，我是为无产阶级做事的。昨天通过你的谈话，我开始有了怀疑。我对于我的家庭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小学三年级我九岁时，赶上‘三反五反’，我向派出所检举了父母的一些问题，受到团市委的表扬。班上同学王杰的父亲和我父亲认识，把这事情告诉了我家里，从那以后我和家里关系一直不好。高中时候我也是和家庭划清界限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确实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造成的。但高中毕业后，我还是愿意到工农中去锻炼改造自己，这样就到了红星人民公社。当时组织上信任我，让我管粮食，我们小队长是党员，他叫我在粮食中搞鬼，他也搞鬼，本来我很信任他，认为他是党员。出事后，我检举他，他没有受处理，却不叫我管粮食了，从此我情绪低落。时传祥是掏粪工人，是全国人大代表、是著名劳模……”

墙上的电表转了一圈又一圈，书记员写写停停，丁不时看看表，又不便打断他。

罗克讲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说完了。

丁：“你讲了半天，并没说到点子上！你不要和我们绕圈子！”

罗克看着他不语。

丁：“你对党的几十年的阶级政策怀着刻骨的仇恨，为什么不从这一方面去认识？”

克：“我认为自己是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党的。”

丁：“你放肆！你想顽抗到底？都谁给你写过信？你都接见过什么人？”

克：“读者很多，记不得了。”

丁：“三千多读者来信的地址，这是不是你亲手写的？”丁亮出一个笔记本。

克：“是。”

丁：“全国各地都有。你是不是要成立党派集团，推翻中共政权？”

克：“没有的事。”

丁：“那你为什么要把地址都记录下来？”

克：“我也不知为什么。”

丁猛地站起来，用力拍桌子：“你顽抗到底！花岗岩脑袋！你不要和我们兜圈子！你不交代，自有人交代！你想组织反革命集团，暗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克：“这是没有的事。”

丁：“你对伟大领袖、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没有仇恨？”

克：“我没有。”

丁：“你态度极坏，怎能从宽？你服不服是你的事，怎样惩处你是人民的权力！”

克：“我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

丁猛地站起，双手扶住桌沿，凶狠地俯视着他：“你嚣张！你不老实交代，就是一级级升级！你不要成为一个死反革命！”

452. 监号。傍晚。二十一个人又在分成几小堆叽叽喳喳。有的在嚷嚷、拌嘴、“扣帽子”、互相指责。罗克和郎郎趁机聊天。

张：“你入狱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克：“是因为《出身论》。”

张：“没有别的原因？”

克：“没有。”

张：“怎么我听说你要搞党派？”

克：“没有的事。”

张：“你有要好的朋友吗？”

克：“只有我家里人。”

张：“真的？”

克：“真的。”

张：“可我是胡里胡涂地卷入了政治漩涡，入狱不值得。”

罗克沉思片刻，自信、认真地：“我值得。”

张望着他，他直视着张的眼睛：“你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出身论》的发表，是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偌大的中国，几十年来，竟没有一个人对出身问题公开鸣不平，这是时代的耻辱。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张：“你再没有其他问题？或是你打算做什么？”

克：“没有。”

453. 审讯室。

丁：“这是不是你写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话？”他出示了一本罗克阅读过的《毛选》，罗克在书页天地空白处写有许多评语。

罗克一声不吭，脸上毫无表情。审讯员又拿出一共七期(包括专刊)的《中学文革报》，在罗克写的文章上划了许多红道道。

丁：“铁证如山！这是不是你亲自写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话？”

罗克还是一声不吭。

丁怒吼：“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罗克沉静地：“我不想回答。”

丁站起拍桌子、怒吼：“死反革命！！”

454. 监号。黄昏。铐着背铐的罗克，站在炕板上，凝望着涂了白油漆的高过人头的小玻璃窗。从玻璃上剥落的一两块油漆处，能看到落日的余晖。张郎郎也站在他身边，向窗外凝望。

张：“你想什么？”

克：“想我父母、姥姥、妹妹、弟弟……”他叹了口气：“想起我小时候……”

他哼起一支歌：

“斯大林率领我们前进，

“大元帅号召我们去斗争……”

罗克雄壮、投入、动情地唱着，唱完后他自嘲地笑笑。

克：“那是小学时候在少年宫学的。当时我们班唱这支歌参加歌咏比赛，还得了奖。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这首歌。”

张唱，罗克随着唱起来：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牺牲；

“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所有的囚犯听得默不作声。

一老囚犯抹去泪珠：“别唱了，够难受的了。”

“嘟——，嘟——”的哨声，传来队长的喊声：“睡觉！睡觉了！”

门上豆付块大的小黑布帘掀起，队长朝号内监视。戴着背铐的罗克站在地上、门边。众囚犯忙着脱鞋脱衣或在马桶小便，每人一条同样的黑布面旧棉被，连铺带盖，无褥无枕。人人把自己脱下的衣服卷成小枕头。罗克默默地看着他们。

屋顶上，高高的钳在顶壁上的灯泡分分秒秒地亮着。

一年轻人帮罗克褪下半截裤子，以便罗克在马桶边上小解。

躺下的一囚犯：“留神，你同情反革命，回头把你调走！”

年轻人：“人总得撒尿、睡觉哇。”

他又帮罗克把裤子提上，自己上炕躺下。

罗克铺位另一边的一个老囚犯，将罗克的棉被打开。罗克褪了鞋，就穿着原来的衣服和袜子，艰难地侧身躺在被子上，老囚犯将被子为他盖上。罗克闭了眼。

一切都沉寂了。

克画外音：“这个腐朽残暴的政权，为了封建血统论的统治，大搞愚民政策，不惜制造一代又一代的敌人；反过来，又为敌人的强大所恐惧。只有成立党派，才能与中共抗衡。他们最怕的，就是对立党推翻他们。我没烧掉读者来信的地址，是最大的疏忽……孙刚怎么样了？……郝治呢？”

455. 潮湿、昏暗、凄冷的地下室，几个“联动”们凶狠地抽打着郝治。他的胡子、头发已一尺长，全被血水粘住变硬。他躺在血污的水泥地上闭着眼，闭气不吭。

456. 监狱宣判室。白天。孙刚戴着手铐立在地上，二位男警站于身后，审判员高声念判决书：“……孙刚与反革命份子遇罗克搞阴谋串连，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立即执行！”

457. 审讯室。白天。审讯室里坐了二十几个像是有职衔的人。人人一脸的严正和肃杀气。

丁：“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仍顽抗，你就自取灭亡了。”

罗克：“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

丁：“别废话！好了，不和你耽误时间了。你想想吧，还有什么话想和你家里人说，五分钟以后告诉我们。”说完他起身，和所有的人陆续退出屋子。罗克静静地坐着，身后是监视他的三名法警。

罗克望着墙上的电表。

指针刚过五分钟。二十几个人全部回归座位。

丁：“遇罗克，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

罗克慢慢地抬起头：“我想要一支牙膏。”

丁气得脸色发青：“遇罗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等着吧！”

458. 死囚牢。白天。

阴惨的楼道铁门开了，戴着手铐脚镣的罗克，哗哗地拖着带有铁球的沉重镣链，由法警押着，被关进一个木头盒子般的单人牢房：人称“活棺材”。死牢队长将罗克的脚镣锁在一角。链子的长短，囚顶的高度，只能使犯人每天蹲坐着，动弹不得。入口的最下边有一小小的送饭口。一角有一小小抽水马桶。暖气片高高装在囚顶壁，用海绵包住。

不时有人凄厉的疯叫、哀求、哭嚎。犯人之间谁也看不见谁。

楼道铁门哗哗地锁上。疯了的嚎叫、哭求声，响彻阴暗死寂的筒道。

深沉、悲哀的音乐。面色青肿、血迹斑斑的罗克静静地坐着。

罗克画外音：这封建残暴的专制国家，把少数人的尊严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屈辱之上，是不会长久的。我们失败了，但，这是骄傲的失败，是屹立不倒的失败，历史会做注角的，会记下这一切。

他回忆自己短促的一生，百感交集，泪流满面……不知过了多久，他哼起了

歌，那些鼓舞过他、给他以力量和向往的歌.....死寂的筒道里，不知谁跟着哼了起来。罗克和囚犯们忘情地唱着、唱着，压过了某些囚犯嚎叫发疯的声音，歌声穿出了死囚牢，冲入云天.....

459.北京火车站。白天。

站台上和火车里挤满了人。喧闹的敲锣打鼓伴着一片凄惨的哭声，家长们在为儿女送行。月台上、墙上、车厢上挂着、贴着红色大标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坚决响应英明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火车的窗子都被打开，青年男女探着身子、挥泪向家里人做最后告别。罗文、罗勉向站台上的父亲、母亲频频招手。火车启动，隆隆地开去。

460.一九七〇年二月

相反方向的一列破旧火车奔驰而来。

461.火车厢里。上午。罗锦穿着晒得发白的老旧棉外衣，无言地望着窗外：毫无生气的寒冬原野飞快地掠过。

462.白天。一座居民楼第二层的公共楼道。肩挎破旧书包的罗锦，站在一个关闭的门前，看看手里的信封、又对对门上的号码，不安地敲了门。她看看左右，没人，很静，又敲了敲。

门，悄悄地开了条缝儿，忽又停住，看不清门后是谁；恍惚中有只眼睛，越睁越大。门猛地拉开，罗文一声惊喜地：“姐姐！”

罗锦一脚跨了进去。

463. 窄小昏暗的过道，左边第一个门关着；光线从半开的第二个门里射进来。罗文激动地挤过罗锦身边。

文：“爸爸！我姐姐回来了！”

罗锦站在屋门口愣住了。

父亲衰老不堪、头发凌乱、瞪着混浊的眼睛、不相信地、惊疑地盯着罗锦。

“爸爸！”罗锦叫道。连罗勉叫她她都没听见。

父亲一手握着烙饼用的擀面杖，突然“哇”地一声，哭着瘫坐在地上了。

“爸爸！爸爸！”锦、文、勉慌忙去搀扶他，但父亲摇摇头：“让我哭个痛快吧……”

464. 北屋。中午。除了旧八仙桌和老挂钟之外，所有的旧家具都没有了。自搭的L形木板床，占去了大半间屋；背显得更加驼的父亲，在八仙桌的案板上继续烙饼，桌旁是安了烟筒的蜂窝煤炉；衰弱的姥姥已卧床不起，靠墙歪坐在棉被里，傻呆呆地凝望着窗外；罗锦挨到她身边、握着她一只手，她就像没感觉似的。

文：“姐姐，你怎么事先也不来封信？哪怕打个电报呢！”

锦：“高兴得顾不得了。十天假，昨天才批准的。”

父亲仍不住地擦眼泪：“三年……三年哪…… 一场梦啊！”

勉：“姐姐，我们也回来没两天。后天就是春节啦。”

锦：“陕西怎么样？”

文：“穷死了。我们都是扒车回来的。”

勉：“干一年农活，连壮劳力的社员也分不到钱。”

父：“你算留场就业了？”

锦：“就业才一个月。听说要把期满的劳教人员，分散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

父：“国家不想付工资养活你们哪。”

锦：“让我们自生自灭。爸爸，我妈还上着班？”

文：“姐姐，要是妈妈下班，你千万先躲到南屋去，不然——”

锦：“明白了。哥哥呢？哥哥怎么样了？”

父亲眨巴着发红的泪眼：“担心哪！唉！又一批二十个政治犯，天天被拉到各大单位轮流批斗。在工人体育场判死刑的，一批又一批。我一睡觉就梦见你哥哥……”

锦：“咱家人看见他了？”

文：“不让看。天天有人监视咱们。连买个菜都有街道积极分子跟着。”

勉：“有一个和爸爸一块儿扫街的老头儿，偷偷告诉爸爸，说他看见哥哥了：都戴着手铐、脚镣，可能嘴里勒着什么，谁也喊不出声儿。他说哥哥的脸又黄又肿，两个警察使劲按着他，他硬不低头，一个劲儿往上挣、挣……”
没人讲话。老挂钟嘀嗒、嘀嗒、嘀嗒……

465. 傍晚。北屋。父亲吧嗒着烟斗，坐在橛子上，心事重重、一口又一口地抽烟。罗锦用脸盆里的热水，小心地洗着姥姥的头发、脸和手。姥姥现出一丝舒服的笑容。突然，有人敲门。

“是妈妈！”罗文断定：“姐姐，快去南屋等着！”

罗勉接过罗锦手里的湿毛巾，罗锦急忙窜出屋子。

466. 南屋。罗锦将耳朵趴在门上，倾听着外面的动静。她冷得打了个寒战，这间没有火炉的屋子，靠墙是自搭的木板小双人床，墙角落着三只极老旧的皮箱，靠窗一个小破桌、一把旧木橛，除此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北风在窗外呼号。

罗锦望着挂着半截白布帘的玻璃窗，把耳朵贴在门上更紧些。突然，一位鼠脸的中年妇女，正扒着窗玻璃朝屋里张望。罗锦直直地盯着她，那女人赶忙闪开了。

她忍不住把门开了一条小小的缝，只听飘来母亲的一声：

“真的？罗锦回来了？在哪儿？”

罗锦甩开门，一个箭步就蹿了出去。

“妈——！”

467. 北屋。夜。月光照着床上昏睡的父亲，照着姥姥和母亲。睡在母亲身边的罗锦，侧脸望着闭了眼、似乎睡着了的母亲。

她一眨不眨地看着母亲纹丝不动的脸，好像看不够似的，她极想把这形象永远刻进脑海里：月光下，母亲那浮肿的面庞淡淡地发着青光；她那稀疏的、被红卫兵剃过不止一次的短发，茸茸地还没有长齐。

罗锦悄悄翻了个身，仰望着窗外的夜空。暗淡的月光中，她仿佛看见了政治犯们被批斗的叠影画面，死不低头、顽强挣扎的遇罗克。

468. 监狱院子里。上午。一辆严封的大汽车，几个彪形大汉的狱警，每两人扔一个，像扔木头一样，把一个个戴手铐脚镣的死刑犯，无情地扔进车里。

469. 白天。一个小广场搭起的台子上，二十个政治犯每一个被两名彪形法警押着，被强按着低下头、弯着腰。站在中间的罗克，拼命地往上挣、挣……

台下不下千名围观者。有人朝犯人们扔石头。台上，一名发言人手举“红宝书”正在激烈地讲着话，他每一举语录振臂高呼，台下便人人高举“红宝书”热烈地呼号响应。

坚决不低头的罗克，拼死力地往上挣、挣……

470. 望着月光的罗锦，无言地流着泪水。

471. 北屋。上午。父亲切菜准备做午饭，过道里响起“铿铿”的皮鞋声，一位年轻的男警察毫无顾忌地推门进了屋。

警察：“怎么？你叫遇罗锦吗？”

他目中无人地坐在椅子上，跷起二郎腿，一手用力地点击着桌上的农场证明：“这就是你‘因事回京’的理由？你姥姥的病是多年的老病，这算什么理由？这点理由就请十天假？你们三个都这时候回来，遇罗克正在全市被轮流批斗，难道，你们要回京劫狱吗？立刻回去！遇罗文、遇罗勉也必须回陕西农村去！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正说着，鼠脸妇女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她坐在床沿上，挑起眉，用眼角不屑地向姐弟三人一扫，点燃一支烟卷，递给小警察，自己又点燃一支吸了一大口。

父（克制地）：“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怎么也得过了春节吧？”

警察：“春节？春节是给人民过的，不是给反革命过的！你们家的情况和别人不同！”

妇女：“瞧瞧你们这一家子，哪个不反动？这与你们做家长的有直接关系！后天下午三点，街道开全体大会，遇崇基，你要好好检查，都给子女们灌输了什么思想？上次你做的检查不深刻！”

警察：“再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如果明天他们三个不走，后天下午，你们全家五口，一起上台接受群众批斗！”

472. 北屋。中午。全家刚吃过午饭。罗文一口口地慢慢地喂姥姥米粥。

罗锦、罗勉收拾盘碗，在一只锅里刷碗筷。

罗勉恋恋不舍地：“妈，您下了班，我们的火车已经开了。”

母亲：“我不能送你们了。让你爸爸给你们烙几张饼带上。”她交给罗锦一元钱：“孩子，没钱吃饭也得照张相。今天你们三个，千万照好着点儿……”

母亲戴上一顶旧布帽，遮住那长短不齐的头发，将饭盒放进黑色手提袋里，向门外走，三个孩子停下手里的活儿，要去送她。

“别送我，回去吧，免得街道积极分子又看见。”

孩子们不舍地看着母亲走出屋子。

片刻，罗锦冲出屋子、罗勉冲出去、罗文也冲了出去。

473. 姐弟三个，扶着公共楼梯的扶手，向下张望，母亲已下到一层，正要走出楼门。

三个人飞快地折转身，贴着公共走廊的矮墙，探身向下张望，等着母亲出现。

母亲——她微微左右晃动的步伐，她平展展的后背、她那男人般的风范和气度，使三个孩子目不转睛地目送她远去。

474. 北屋。晚上。吧嗒着烟斗的父亲，望望窗外黑下来的天空。

父：“去吧，这时候行啦。别一块儿出去，一个一个下楼。不然让那积极分子看见，麻烦又大了。连她的孩子也学会了这一套。”

罗文、罗勉一先一后地走了。罗锦坐在小板凳上，托腮望着老挂钟，只感到没有生的权利的痛苦。

嘀嗒、嘀嗒，老挂钟的钟摆不急不慢地晃着。

475. 灯火通明的「反修路」（三里屯大街）。在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的阴影里，姐弟三人像“地下党”般地相聚了，一起朝马路对面的照相馆走去。

476. 照相馆内。

罗文、罗勉并排坐着，罗锦站在他们身后的中间，她的左、右手，扶着两个弟弟的肩膀。灯光强烈地一闪。定格。

477. 北屋。夜。一切行装都准备停当，木板床上，放着三个鼓鼓囊囊的破书包。罗锦和弟弟们坐在橛子和小板橛上，看着父亲，专注地听他翻来覆去地嘱咐：“记住了吗？万一以后全家失散，千万记住，每逢阳历一号和十五号，到各大街、各大路口、人多热闹的地方，看看有没有<寻人启事>，同时别忘了，也贴上自己写的<寻人启事>……你哥哥的名字，用‘霞’代替，万一他有不幸……我、我就写‘霞回老家去了’，记住了吗？”他吃力地说出这句话。

“记住了，”姐弟三人发呆地回答。

父：“千万把那些老朋友的地址保存好。现在人家不和咱们来往，也准是倒了霉。一旦全家失散，也许能从他们那儿，间接知道咱家人的地址。记住了吗？”

“记住了。”

父：“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我给你们打电报，凡是下边的落名带姓，那内容的意思一定是反意的、一定是街道或公安局逼着我发的，或是不敢明说，

不得不用反意来告诉你们；如果落名不带姓，那内容的意思就是正的，记住了吗？”

“记住了。”

父：“要是人家轰你们下车，可千万别跟人家犯态度啊！”

“我们都记住了，爸爸。”

“唉！走吧！”父亲难过地眨巴着发红的眼睛，嗑嗑烟斗，站了起来。姐弟三人各自背上破旧的书包。

478. 楼外。晚上。

群楼挡住昏暗的路灯，楼下和楼上模糊一片。四周的高楼像是魔鬼，威严地耸立在他们面前。

姐弟三个抬头望去：父亲正探着身子、一手用力扒着二楼公共楼道的矮墙、一手扶着眼镜，尽力目送孩子们远去。

他们走两步一回头，无声地向父亲招手道别。罗锦放慢步子，故意走在弟弟们身后。两个弟弟已拐过楼角，前面，便是灯火通明的大街。罗锦最后望了爸爸一眼：在那朦胧的光线里，在那昏黑的楼群中，父亲佝偻着身子、奋力向前探着、脊背弯弯地呈现出弧形；他一手扒着墙头，一手扶着眼镜，那活生生的轮廓、那黑糊糊的色调，犹如一幅生动的、永世难忘、刻骨铭心的木刻！

479. 大街。宽宽的人行道。夜。

灯火通明的大街。车辆穿梭般地行驶。姐弟三人迈着轻快的步子，像脱离了苦海般地说笑着、幻想着……大块浓云，聚拢得像一只只黑色的天鹅，欲翱翔远去……罗锦幻想着自己变成了一只黑天鹅，冲向监狱、啄断铁条、驮着哥哥，煽动着巨大的翅膀，飞向自由快乐的国度……

480. 黑夜中的一列火车疾驰而去。

481. 初春。河北农村。上午。罗锦和五、六个姑娘、媳妇，在长得稀稀拉拉的盐碱地的麦田里锄草。

邮递员从身后的田埂骑车停下，喊道：

“遇罗锦，有你的信！”

罗锦扔下锄头跑过去。姑娘、媳妇们拄着锄头远远地回身观望。

罗锦迫不及待地拆开信，愣住了。

父亲沉痛的画外音：“霞，回老家去了……”

482. 陕西窑洞。黄昏。

罗文、罗勉靠墙坐在土炕上，哭得泪人儿一般。罗文泪如泉涌，又看了一眼摊开在土炕上的家信。

483. 深夜。一农民院落。正房的灯都关了，全村人都睡了。罗锦靠门坐在门槛上，仰望着苍白的月亮。涌泉般的泪水，无声地滚下来。她幻想中

的画面：卢沟桥下干枯苍茫的、极开阔的河床，有如荒郊旷野。夜空，黑黑的；星星，稀疏遥远；月牙，幽灵般地时隐时现。

一片未压实的土，伸出罗克的手指、一只手、胳膊；浑身血迹、憔悴不堪的他，慢慢地从土里坐了起来，他缓缓地站了起来……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无一人影。他抖抖身上的土。凄清的月光下，露出横七竖八、未埋严实的尸体。他呆望着，力求自己镇定。他沉思地站了会儿，缓慢地、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向那遥远的、泛出鱼肚白色的霞光走去了，溶化在越来越亮的清晨的霞光里。

484. 二〇〇八年五月

一间明亮、宽敞的客厅。中午。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坐在沙发上、面对面的两个妇女。

五十多岁的女记者：“您的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六十二岁的罗锦：“他就义之后三十六年，我才断定，他并没死在卢沟桥。而且像他那样的死法，也不是他一个人，而是许多人，包括现在对待法轮功人员。”

485.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

中午，阳光、蓝天、白云。

「北京工人體育馆」的足球场。坐满了十万人。台上，二十名老少不等的男女政治犯，都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脖子上勒着发不出声的细绳；每名犯人由三名彪形大汉的法警用力押着、按着；罗克站在中间，脸色青黄、浮

肿、憔悴不堪；他死命地往上挣、挣、坚决不低头，三名法警吃力地按着他。

一侧是讲台和麦克风，一位四十多岁穿黄军装的男人正宣讲着什么。台上挂着极大的红色横布大标语：“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份子！”“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万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一宣判人在大声、慷慨激昂地宣读着《死刑判决书》：

“……遇罗克，男，1942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5楼13号。父母系右派份子，其父是反革命份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自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份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现行反革命份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

他右手每一举起红色毛语录，十万人便个个高举右手的红语录并高呼口号，一片疯狂的红色呼啸的海洋。

极大的空旷的足球场，停着大小数辆灰绿色警车；稍远，有一辆约五米长、三米宽的雪白的长方形汽车：无窗、无牌无字、车门紧闭。

十万人又一次狂呼口号、高举语录，一遍又一遍。

二十名犯人被强行押、拖下台，罗克不肯迈步、死命抵制，三名高大的法警，费力地拖拽他。

十九名犯人被塞进深色大警车。唯独将罗克拖向白色的长汽车。他拼死命地顽抗，脚不肯向前迈出一步。又加来一名法警，四人用力地拖拽他，尘土被带起老高。

不宽的白色汽车门突然开了，四名法警吃力地将顽抗的罗克抬拽上车。

486. 活动手术车内

手术台上，躺着刚昏迷、被消毒水擦净身体的罗克。他的手、脚被四个穿白大褂、戴塑胶手套、白帽和口罩的人紧紧地按住。

特写：握着手术刀的主刀医生微颤的手。

他慢慢地、准确地、长长地划开了罗克的胸膛。几只手术箝扒开了他的胸膛。定格。

487. 慢动作画面退回——四个彪形大汉的军警，连拽带拖地将遇罗克押往远处一辆长长的，白色封闭的活动手术车。遇罗克死命顽强地不肯向前迈出一小步，尘土被带起老高。他那超人的顽抗，竟让四名军警十分吃力。他不甘死去，他不承认这个吃人的政权！他两眼射出的光象是火、象是雷、象是电、象是洪涛，要吞灭整个中共暴政！！

488. 深沉、悲壮、梦幻的音乐。

片尾字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遇罗克平反，宣布遇罗克无罪；

遇罗克一案涉及到三千多人：凡给《中学文革报》写过信、被留下地址的读者，都被判刑，有的被折磨至死，至今不知姓名；

遇罗克于 1970 年 3 月 5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之后，在十万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单独被拉走，被强行押进活动手术车，进行活体器官移植。当局至今不仅没有交代遗体下落，连遇罗克和遇罗锦的日记、以及近千张家庭照片也未归还；

母亲王秋琳，1983 年在北京病逝；弥留之际，喃喃道：“……罗克……罗克……”；

父亲遇崇基，1988 年在北京病逝；弥留之际，呼叫着：“……罗克……罗克……”；

二姨王桂兰，1966 年，于文革中在北京家里自杀；

二姨父赵长泽，1972 年，在北京自杀；

姥姥杨瑛，1973 年，昏迷了整整七年，在北京病逝；

1986 年 2 月，遇罗锦在西德申请政治庇护并定居；

1987 年 3 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遇罗锦著《爱的呼唤》，在中共压力下，1989 年宣布不再出版；

1987 年，日本东京「现代文学研究所」出版中外评论集《遇罗锦》，在中共压力下，宣布不再出版；

1999 年 1 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徐晓、丁东、徐友渔合著《遇罗克 遗作与回忆》，立即遭到中共禁销；

2000 年 5 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遇罗文著《我家》，立即遭到中共禁销；2001 年七月，遇罗文出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并定居；

2008 年 2 月，遇罗锦将《爱的呼唤》做了大量修正、删改、补充，回归原书名《一个大童话 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1946-1986》，2009 年 1 月，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2010 年 3 月，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一个大童话》的续篇《童话中的一地书》；

2010 年 8 月底，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金钟主编《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的多位作者著述，编入了遇罗锦的传记电影剧本《遇罗克》，及她搜集的集体献辞《献给遇罗克的花》；

2013 年 10 月，香港「晨鐘書局」出版遇罗锦编著《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电影剧本《遇罗克》增补 17 节，及又有新献辞的集体献辞《獻給遇羅克的花》再次放入其中。

2008.3 月一稿

2010.7 月二稿

2012.1.7.增补 8 节

2012.3.16.增补 9 节

2013.10.5.定稿

(本书编者注:剧本裡共增补的 17 节内容,皆根据已出版的《一个大童话》以及别人发表的回忆录。)

卷五

評遇羅克

哥哥的小屋

遇罗锦

儿时他有一间小屋，
是读课外书的乐园；
学校的讲授另是一样，
只对课外书兴趣盈然。

凡他能读懂的书籍，
都认真地做了笔记；
迸射的思想的火花，
留下他每天的痕迹。

接二连三的剧变，
使他失去了小屋；
全优的品行和成绩，
突然变成了罪人。

苦闷的汪洋大海，
险些令他窒息；
他需要一间小屋，
能与智者和伟人交流！

那放煤和劈柴的小屋，
变成哥哥的书房；
那潮湿阴暗的小屋，
是哥哥心灵的天堂。

白天，
为了生存劳做奔波；
夜晚，
在灯下苦读和思索；
无尽的知识的海洋里，
他寻求着道义、启迪、力量。

每逢我走进院内，
都要深情地凝望；
桔黄，黯淡的灯光，
透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读的背影，
永刻进我的心房。

文学、历史、哲学……
伴随着他的成长；

他与伟人们讨论——
那无数的日记、笔记、文章。

寂静、深沉的黑夜，
人们皆昏昏地睡去；
唯有哥哥的小屋，
仍透出桔黄的灯光。

愚弄人民的谬论，
钳制着亿万灵魂；
哥哥勇敢地应战，
驳姚之作登上党报，
将他作为“反面教员”。

文革的红八月，
愚弄变成殴打、关押、屠杀；
几十年的“出身”枷锁，
没人敢于驳斥、揭发。

劳累了一天的哥哥，
深夜中奋笔疾书；
他宁肯为发声而死，

也绝不屈辱地生存!

油印的《出身论》诞生了!

人们如醉如痴地读着;

几十年憋在心底的话,

被阐述得无比透彻!

铅印的《出身论》诞生了!

人们欢呼、奔走相告;

《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

都是在哥哥的小屋里,

彻夜不眠的杰作。

每一期报纸被疯狂抢购,

几万、十几万份一售而空;

雪片般的读者来信,

倾诉着饱受欺凌的呼声。

读着信的哥哥泪流满面;

从不爱哭泣的他,

对自己说:

“为他们死,值了。”

半年的暗探跟踪，
哥哥没有半点惊慌；
从他动笔之日起，
生死便已置之度外；
惟有读书、写作、思考，
才是他每天的最爱。
寂静、深沉的黑夜，
小屋的灯光明澈……

哥哥被捕的那天，
《工资论》还没有写完；
桌上摊开的年终总结，
还记着昨天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
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
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他再也没活着回来，
因为他不认罪、拒不交代；
他受尽两年多的折磨，
终于到临死的这天。

他——

在人间大学毕业了，
蓝天、白云、上万的人，
壮观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这就是他——
大学毕业的盛典！

他是多么杰出的学生，
值得有这壮观的场面！
他交出了第一篇论文，
光华灿烂；
然而代价必须是——
他的头颅。

拿去吧！
他大笑着。
宁可付出这代价，
也绝不跪着生存！

他——

在社会的大学毕业了；

蓝天、白云、上万的人，
壮观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十万人的观礼，
就是他大学毕业的盛典！

小屋的灯光灭了？
不，它还在不屈地放光；
小屋的灯光灭了？
不，它仍是深夜的导航。

小屋的灯光灭了？
不，它仍辉映着人们的心房，
那火炬何曾熄灭？
它明明分外红亮！

我有千万次梦，
每一次梦境一样——
我走进那小院，
仍是深情地凝望；
桔黄、黯淡的灯光，
透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读的背影，

清晰地 在眼前飘荡。

每逢我走进院内，
仍是深情地凝望，
寂静、深沉的黑夜，
桔黄

明澈的

灯光……

有关遇罗克的五个问题

遇罗锦

一．遇罗克的信仰

文革中,以及文革过去了的很多年里,从未见谁提出过对遇罗克信仰

的质疑,即他信奉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当“黑五类”和包括了形形色色造过反的“二十一种人”在文革中几乎被斩尽杀绝之后;当文革结束、国家需要人才,死了的或活着的父母的成份不再十分重要之后;当黑后代的子女也可以报考大学和出国之后;近年来,一些人便提出了遇罗克的信仰问题,一是说他思想有局限性,竟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二是把他归结为“体制内”的。尤其是海外个别名人大网站把马克思这个人描绘成恶魔时,那么,谁信仰过马克思主义,谁也就似乎是个不可理喻的人物了。

首先要说明:除了在学校必须学习政治课之外,我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我也从无研究,所以我也没资格去谈论马克思和他的主义是否一无是处。我的第一问:是否辩证唯物主义只属于马克思的发明?哥哥读了那么多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的哲学著作,是否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孟德斯鸠、笛卡尔、亚当·斯密、罗素、马赫、皮亚杰、洛克、佛洛伊德、杜林、卢梭、梅特里、孔子、老子、庄子、墨子……都与辩证唯物主义无关?我也从未听说过哥哥说他自己是什么主义者。我只深深记得在1966年十月油印的《出身论》的最后一句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的第二问:中共几十年来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一无所取?我只看到,那些真地通读了(甚至有反复读过多遍的)《马克思全集》的有独立思想有学问的知识份子,他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客观和审慎的,是多次地论述过马克思的著作里国人以前所不知的许多内容的;而那些从未读过马克思著作或是一知半解的人,

说的话反倒是非常武断和绝对，他们彻底否定马克思，除了谩骂，却从未见全面地令人信服地阐述过。

我只能从另一面去看马克思是否是恶魔，或只是个活生生的人：德国不准许有希特勒的雕像和命名的大街，却对马克思的旧居、博物馆、著作和雕像都保存完好。以“卡尔·马克思”命名的大街，各城市都有，西德比东德还多。因为西德各城市的大小街道，尽是以著名的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一旦经过了市政府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也不会随着政局的变化随生随灭。德国始终是把马克思视为哲学家和思想家对待的。尽管中国人认为他与海伦的私生子和老是没钱一事都不可饶恕，德国人却早就知道也并不以此为怪，因为比起毛魔的淫乱霸道、虚伪专制、贪色捞钱以及其他的政治恶魔们，马克思实在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就更不用比如今的公开捞国库的权贵们包养的二三四五奶和频频地光顾雏妓、并卷款亿万逃西洋了。

与德国人的心胸相比，某些中国人应反思：为什么我们要么是圣人要么是恶魔，好象从未见过人似的？而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地见惯了的“人”，我们亲口无数次喊过“万岁，万万岁”的“伟人”，直到今天，不仅天安门城楼上高挂着他的画像，更有无数拥护他的老百姓和思念他的网站，而西方人却反倒视毛为透顶的恶魔呢？

就连创建了「法轮功」的李洪志还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近几年的退党大潮中，他才公开了这件事，说自己过去的工作单位都是党员，不入就不太好，能否因他过去是个党员，就否认「法轮功」吗？就偏说他是体制内的？或说他退党无诚意？偏要说他仍旧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不信仰「真善忍」？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一个人有信仰好还是没信仰好？什么样的信仰才是值得尊敬的？是否谁信仰什么都必须经过别人的检验？信仰是否可以随着自己的认识而改变？

世上的信仰有千百种。我们不应重视一个人信仰了什么，而应看一个人做了和宣扬了什么。假如一个人做了许多好事，备受人尊敬，我们就不应强调他信仰的对或错。因为信仰什么只是他个人的事，而所做出和所宣扬的事才是关系到公众利益的事。即便有着同一种信仰，认识也有高低之分，不见得都能做出对大众有益的好或坏事。

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不见得就一事无成或不是好人；公认那个人的信仰是很正确的，也不见得他就不虚伪或不做坏事。

对于哥哥的一生，我在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1月出版的《一个大童话》里，有详尽的描述：一个从小就不甘落后、以做表率为荣的性格；一个从儿时起到被捕前，每日读好书认真做读书笔记并独立思考的青年；一个在青少年时代起就树立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备受政治打击而不屈的天性；一个在文革中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愿为亿万受苦人大声疾呼并勇于牺牲自己的无畏精神。假如他没有信仰，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他是做不到独立思考、具有透彻的洞察力、严格律己、关爱他人、把为真理献身视为自己神圣的职责的。他认为自己所信奉的，是能解开他心结的钥匙。他不仅信奉辩证唯物主义，更信奉「吾日三省吾身」。他把剖析自身、成为完全的人当作最大的追求。假如他在烧掉无数的笔记、日记、文稿、信件之前，没让我亲自翻看他的许多日记的话，我就无法这样断言。遗憾的是：我这唯一去看了他日记的人，也成为唯一的见证人。如果我去世了，

再也没有第二个见证人了。而家里人都众口一致地说他从一出生就反共，因我回忆起他劝过我入团的事仍旧刻骨铭心，罗文在《我家》里便毫无根据地说我怀恨父母，才故意给家人“抹黑”。但罗文罗勉比哥哥小四岁和八岁，到了他俩上初中时，哥哥早就不劝任何人入团了。甚至由那时才出现的邻居任众先生出面写文章故意去符合俩弟弟，说我写的不是事实。而任众对我的意见，是因我转告了俩弟弟说他的自传《树与林同在》别提多没劲了，所以不用邮寄给我，并附了四句给他：“林中有死树，独树亦蓬勃；树本无疆界，何处不能活？”对于张贤亮《牧马人》式的自传：“划为右派改了好”、“母亲(国家)打儿子(右派份子)打两下就打两下”、“不想出国是因太爱祖国和人民”、“树必须与林同在”(而不说因考虑年纪大了学外语太困难及怕找不到好工作等等)。俩弟弟对那种虚假的自传读不下去，却不反思：如果我们也这样写，岂非也是垃圾？他们只想把哥哥写成事事处处高大全的伟人，而不是走过曲折弯路的普通人。他们不把他的纯洁向上、不甘麻痺消沉的追求，看作他的赤子之心。我恰恰认为：这痛苦曲折的道路及赤子之心的不甘，才是他写《出身论》的动力。正因我们没有他的痛苦和不甘，早已变得悲观和麻木，所以写不出《出身论》，丰富的学识与严密的逻辑思维都是其次。

如果按照罗文的逻辑，认为哥哥从一出生起就反共，或不妨说：在娘胎肚子里，哥哥就连踢带踹地喊着“打倒共产党！”然而遗憾的是：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权之前，父母的朋友已给父母买好了逃往台湾的飞机票，父母因对中共抱有幻想却偏要留在国内。若连父母都如此，那个儿子又怎么会从一生下来就反共呢？如果人人都是从一出生起就怎样怎样，那么，说遇

罗克“从一出生起就反共”与“红五类”说自己“从一出生起就是消灭黑五类的红色革命派”又有什么两样？若按罗文的逻辑，岂不是反驳了《出身论》最重要的论点：“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吗？更不用说，他并不了解哥哥一生的成长过程了。

我只能忠于文学而不是听从家人的摆布。我要写的是文学作品，不是去给每个人立块大石碑。什么是文学？首先是描写人的心灵，而心灵就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包括好的坏的、明白的糊涂的、欢乐的痛苦；假如能够理解什么是文学精髓的话。更奇怪的是：无论是《冬天的童话》还是《一个大童话》，我对父母和家人的许多爱的描写，家人竟看不出来，那些象电影画面一样的描写，那些感动读者的，不是爱又是什么呢？没有办法，我深感差一岁是一岁的悲哀：文革时无数青少年学习的停顿，一年比一年僵硬死板、毫无人情味儿及无爱的斗争洗脑教育，自己又不主动地看课外书反洗脑，已使得无数人不懂得爱的思维和欣赏爱的语言了；无论是在生活上、工作上、还是写作上。

如果我和家人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和解，只好随它去；我看到的只是那种顽固不化、自以为是的死脑筋。自己深知实话实说是对家人和所有人最大的爱。至于幻想着谁来向我道声歉，随着年月的无情逝去，我是一点也不幻想了，也深感这个国家的子民从上到下是不懂道歉为何物的；反而觉得自己能对文学始终地忠诚不渝而自豪，觉得能比他们更多地去理解别人。

正如任不寐先生在信里给我写的：“您的人生经历真是一本大书，这本书不追求每个人都理解，真正的作品不在说服，而在见证。说服是对读者的仰望，见证是对遇罗克和他所仰望的理想的仰望。”他说的多好啊。

为了做到我不是哥哥心路历程的唯一见证人,我曾多次写信给哥哥的挚友郝治,希望他能写出对哥哥的回忆;但他的笔端让沉积太久的悲痛凝住了,正象那些受哥哥案件牵连的上千人都沉默一样。其实,见证应是多角度的,对于同一个人,每个人对他的了解和看法都不一样。

提起郝治大哥,我不得不再多写两笔。他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是挚友,都是死不认错的硬骨头右派份子。他们的儿子,继承了他们的硬骨。与哥哥同岁又是初中三年同班生的郝治,和哥哥宛如一对双胞胎:一个是强有力的笔杆子,一个是用生命保护他,誓死捍卫《中学文革报》;一个是在监狱里宁死不屈,一个是被关在「轻工业学院」的地下室,被非人的长期严刑毒打不吭一声。对于他的钢筋铁骨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轻工业学院」大学毕业不予分配工作,继续监视考察整整十年。1970年他被分配到外地,1980年才被允许回到北京,被上级任命为一个厂的厂长,一直优秀地领导该厂工作直到退休。我和俩弟弟对郝治大哥的由衷敬佩,绝非语言所能形容。

很多人只信“真善美”,觉得有了真才有善和美,没有真就没有善和美;但就连这样的信仰,也不是人人都有、人人能力求去做的。哥哥做得到的那些,绝大多数人却做不到。我仍归结为信仰的坚定与通达与否,与知识水平的高低有关,也与性格有关;否则我就无法解释那些象哥哥和郝治一样坚强的人,以及无数有气节的优秀的知识份子。

如果人们喜欢遇罗克所做出的事业,那就不应责备和检验驱使他作出了事业的信仰。若他真按照人们所希望的应是这个或不应是那个信仰的

话,他很可能只是个碌碌无为的庸人,或一知半解又自以为是的人,也许是个软弱的两面派,而绝对不会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遇罗克。相反,那些钦佩和想学习遇罗克却又找不到自己信仰的人,倒不如去信奉他所信仰的。

但别忘记,在法制如同虚设的中共国,自中共建党以来,是不允许完人存在的,他们一直是把最优秀的知识份子赶尽杀绝的。

二.《中学文革报》的文革词汇与文革术语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实:在公众场合,领导做报告、群众发言、报纸社论、学习讨论、小报文章,没有文革词汇和文革术语,不仅通不过当权者的要求,一天也无法生存的。引用那些毛语录和文革术语,更大的意义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为了“以毒攻毒”地辩论。

比起别的小报,《中学文革报》上发表的文革词汇少得太多,因为那些小报,除了千篇一律的文革词汇和大吼大叫的谩骂之外,简直就没有内容。报纸创办人牟志京为了报纸的生存,对我说,他在哥哥的文章里,加进了许多革命词汇和文革术语,他还要求哥哥去掉不少辛辣语句,是经过了哥哥同意的;他说自己又加了些「联动」制造的新的血腥罪行,及对谭力夫之流的谎言的驳斥等等,但哥哥所写的原文内容并没有失去。

最早的油印的《出身论》不仅没有后来铅印的长,也无一句文革词汇和文革术语,辛辣和讽刺的语句有多处。因哥哥写作从来都不写那种虚浮夸大、华而不实、故作惊人、狐假虎威的词汇的,哪怕当时的风气便是这种词汇满天飞,甚至变成了保护色。在《中学文革报》发表的《出身论》

中, 辛辣的语句只剩下一句: “‘自来红’是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牟志京说: 当时哥哥对他说: “不能再改了, 再改, 锐气就没了。”

可惜, 无数次抄家颠簸流离, 家人和朋友竟未能保存一份油印的原作。且不说没经过文革的人, 就连我们多年以后, 对当年那些报纸上的文革词汇和文革术语, 也看不习惯了。这是否亦是不信仰辩证唯物主义者们所说的“局限性”呢?

三. 网上对遇罗克事实的歪曲

如果说中共体制内某些软弱的两面派, 以及被中共暗中收买的人, 一提起遇罗克就故意褒贬掺半的话; 如果说国内的「百度百科」之类的网站, 因政治原因, 一直对遇罗克的个人简介予以诬蔑的话; 那么, 就连外国人办的「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网站上, 在对遇罗克的介绍里, 也有同样的错误。该网站对遇罗克的生平介绍正确的部分除外, 现只照抄不正确的部分:

“……1967 年, 《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热闹, 遇罗克在长春车站发武器时获得了手榴弹, 不忍心丢掉带回北京, 后被发现……”

“被判死刑的主要原因—— 表面原因: 根据《遇罗克 遗作与回忆》记载, 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 原因是私藏手榴弹, 预谋暗杀毛泽东(来源于判决书)。主流印象是: 遇罗克因《出身论》一文, 为当权者所不容。另一种观点是: 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发表在《文汇报》的《和机械唯

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以上内容,一是错在手榴弹的问题,那明明是遇罗文所为,却安在了遇罗克的头上。遇罗克不仅没去过东北长春市,就算有人给他一颗手榴弹,他也绝对不会接受,去做那种愚蠢的没头脑的事。爱做楞头青的事的,只有从小就对枪炮极感兴趣的罗文。2001年,罗文出走中国去了美国时,我与他同住在一友人家,郑重地问过他:“你在监狱里,关于手榴弹的事,是否全推在哥哥头上了?”

因为哥哥在被捕前,曾向所有《中学文革报》的成员严肃诚恳地交代过:“万一出了事,你们把一切过失和责任都推在我身上好了。”

当时罗文很认真地回答我:“没有。那是我做的事,我怎么能推在哥哥头上?”而我也相信了。

所以,对于这件事,我和罗文在所有关于遇罗克的文章或书里,都没混淆过是非。在2010年8月底,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一书之前,主编金钟先生也问过我关于手榴弹的事,我也是如实回答的。但「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网站上,不仅这件事是错的,就连遇罗克因何而死也是错的。在遇罗克的死刑判决书上,前面除了列举了他的文字罪之外,中间只没头没脑的一句“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要暗杀谁?没有宾语;什么活动?没有说明。遇罗克绝对不会招认自己从没做过的事或想法。即便监狱里的审讯员一再希望他承认搞反革命集团,无论他是否为此受过酷刑,他自始至终是不招认、也不交代别人的,故他的判决书上有一条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嚣张”,指的就是他这“不认罪、不交代自己、不交代他人”的态度。

从以上的错误明显看出：负责编辑遇罗克简介的人，要么是不清楚事实就任意发表文字，要么是误信了他以为可以信任的人的介绍。而介绍人故意把遇罗克的死因贬低成因“手榴弹”和“暗杀”，这论调是中共一向的做法。即使我想去信向该网站更正，却发现很难与之联系，竟找不到可以写信的信箱。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繁殖的特务与线人已在全世界遍地开花结果、无孔不入了，该网站的负责人尤其应提高警惕，更应向出版过《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的出版人金钟先生多问一问，尤其是能与遇罗克的家属取得联系、征询意见。过不了几年、十年，我们能够作为见证人的都死了，编辑人就是想与我们联系也不能了。（注，见下）

而罗文的枪弹梦，在美国倒是很容易地实现了。他已买了大小、各式各样二十条枪，每周日他都会去魏京生那空旷的农场里，忘乎所以地打靶射击，从大白天射击到天擦黑。我只希望他别为枪出事就好。

（作者注：2012年3月6-9日，在朋友的热心帮助下，我这脑盲终于与「维基百科」的编辑小组取得了联系，他们很快地对遇罗克和我的词条给予了修正和补充。我给编辑小组写了感谢信。但我在「维基百科」遇罗克页面上所做的许多编辑文字，只保存了两天便全部消失；几经反复，最后只保存了极为有限的介绍。为了能更真实地说明事情的经过，在2012年3月5日之前所写的此文中的有关内容，我不想做任何改动。）

四. 谈“常识”

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雷颐，首次发表了《捍卫常识的代价》之后（编者注：此文发表于1999年1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徐晓

、丁东、徐友渔主编的《遇罗克 遗作与回忆》，该书立即被中共禁销)，他在文中阐述了在中国，捍卫常识竟需要极大的代价。我也在博克首页《献给遇罗克的花》里，将他文章结尾的这段话收录其中：

“常识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但其实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一旦常识受到普遍的破坏，生活就会极其可怕，此时人们才会感到常识的重要。而捍卫常识竟要以生命为代价，则是最可怕的时代。”

自他的“常识”之论问世以来，近年来，忽然许多人提起遇罗克的《出身论》及他那一系列力透纸背的文章时，皆以“常识”二字概括、简化和淡化了。似乎一个人甘愿以生命代价去阐述他的理论、宣扬他的观点、去改变社会的不合理，不过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常识而已。而《出身论》以及六期的《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并非只阐述了常识，更多内容是驳斥了歪理和谬论。这种故意避重就轻、故意淡化的舆论风气，只起到了让人们轻视先烈的理论、忽视先烈牺牲的作用。

“父母的成份是子女的出身，父母的成份不是子女的成份”，这是常识。

“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这不是常识，这是貌似公正的歪理。

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几十年的环境里，这歪理就变成了“父母的成份是子女的成份”，常识变成了反常识。

1966年「红八月」中，又变本加厉地变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是歪理的歪理，是谬论。也并非象雷颐所说的：“常识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而恰恰是以毛周为首的党中央，几十年来，故意地把父母的成份强加在子女的头上，让他们永远有阶级敌人可斗。

遇罗克不仅反驳了那反常识,更重在反驳的是谬论。他明明清楚毛周的阴险用心,然而在一系列的文章里,他又不能不引用毛的大量语言,以毒攻毒,去反驳谭力夫之流的“联动”们,让他们哑口无言。

他的《出身论》及一系列文章之所以谁也驳不倒、谁也写不出来,因他所有的论点和论据,都是以他一生的真实的生活体会、以及大无畏的责任感换来的。

《出身论》所以能激论惊天,就因为作者是用他的一生去写这论文的,是把他一生的快乐、追求、痛苦、醒悟、不屈、艰忍、才华、思考、升华全部地溶入进去的。

没有他那些在底层生活体会的人,即使有深厚的文学、历史与哲学的功底,也绝对写不出那么充实、那样深刻精辟、无比鲜明、一鸣惊人的文章的。

正如他评价郑兆南烈士的几句话:“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其实,这正是哥哥自身的写照。

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亦是他对《出身论》结合现实的更详细具体的阐述。

仅用“常识”二字去概括他的理论,要么是人云亦云、未经过大脑思考、不思及“常识”与“理论”的区别及各自份量的轻重,要么是别有用心地故意淡化、故意贬低、生怕得罪中共;甚至许多读者未必读过雷颐的原文,只是摘取一词一汇,扭曲了作者的原意。

正是遇罗克的热血、是先烈的铺路、全国对《出身论》反响的巨大、以及社会对人才的迫切需要,致使当局后来不得不对出身政策有所改变:父母的“成份”不再过于重要,表格上不再填写“出身”一栏,过去的“黑五类”子女也可以报考大学了。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说,恰是文革中把“黑五类”几乎都斩尽杀绝、斩草除根了。

但在理论上,几十年来,却始终是不明不白的,遇罗克的名字和他的理论,是被中共讳莫如深的。在国内的官方报刊和网站上,也始终没有人著文公开肃清「血统论」的毒害。因为直到今天,当政者仍以“出身”为考虑权利圈内接班人的准绳,认为交给“革命红后代”才最可靠。过去“黑五类”的子女的子女,绝大多数仍是社会边缘人,被称为“弱势群体”。由于没有言论自由和选举权,当局并不以才华和贡献去平等地对待人民,致使边缘人想方设法地只好出国定居。在国内,纸醉金迷的愚民教育和物质欲望的熏陶中,当局只希望故意以轻视的态度去论及和丑化遇罗克,就是必然的。

比我们年轻的人津津乐道地把《出身论》贬为“常识”,认为“极其稀松平常”,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常识呢?

它是中共当局七十年来统治的根,是当局最疼最深处的谁也不敢碰的东西;

它是压制和折磨了几代人的精神法宝;

它用歪理使亿万无辜者的心灵屈死在看不见的屠刀下;

文革中,它还用肉体去消灭数以亿计的“黑五类”;

它是几代人都无人敢论及、几代政治家和知识份子都无人将它阐述成

理论的“常识”……

哪个国家见过这样的“常识”呢？

正是如此重要的“常识”，由遇罗克把它阐述成谁也驳不倒的理论，是了不起的理论贡献！

他为了这理论的阐述和宣扬而宁死不屈。遇罗克的精神，是人们永远纪念他的原因。

年轻的一代又一代，当考大学和出国再也没有了限制时，就应该忘记过去为了“出身”、流过多少血的上辈的事实吗？甚至觉得它稀松平常而嗤之以鼻吗？还是甘愿自我麻木，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与欲望得失呢？

是的，这个国家是不能有常识的：

“人应当是平等的”，这是常识，而中国直到今天仍不能实现；

“人应该有言论自由”，这是常识，胡平透彻地阐述了它。但有志于阐述常识的人们，不得不离开中国，选择流亡国外；

“作家应该说真话”，这是常识，而为了它，无数的作家和学者付出的是监禁、流亡和血的几十年的代价，以及不被家人或朋友理解的代价；

“人民应该有地方讲理”是个常识，凡被屈死的人，都因没地方讲理；国内上访者的艰难遭遇，人人都见到了；无数上访者为了这常识，致使家破人亡、生活无着、贫病交加、艰难度日；

“人应当助人为乐”是个常识，而中共可以用“雷锋”把它变成假包装；中国的道德沦丧及无处讲理发展到今日，是谁助人为乐谁倒霉，宁肯围观那摔倒在街上的老人千万不要去搀扶，汽车碾压儿童无人呼救；

“一个国家应有健全的法制”是个常识,然而权钱交易的背后,罪魁祸首逍遥法外,受害者上告无门被关入大牢;宪法是废纸,法制是空谈;

“中国的历史是暴民蜂起的历史”是个常识,然而……

“应该保护自然生态平衡”是个常识,然而……

“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是贫富两级分化的国家”是个常识,然而……

“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应能保障底层人民的正常生活”是个常识,然而……

“人民应当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个常识,然而……

“一个邪恶了几十年的政府应被人民彻底推翻”是个常识,然而……

这个国家是不能有常识的。

在自由国家的常识在中国是禁止提及的。

住在中国的知识份子是最害怕阐述常识的。

中国最缺少的就是遇罗克那样敢为真理献身的人。

当一个国家,所有的常识都变成了反常识,再也没有人愿意为了捍卫常识去阐述理论、去牺牲自己时,那个国家才是最可怕的。

五. 无法写出哥哥深邃丰富的思想

自哥哥就义后,自己就有了一个责无旁贷的任务:写出哥哥的音容笑貌,写出我所记得的他的一切。我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好的,尤其在国内那种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作品被任意删改;就算不被删改,主编却是冒着被革职的危险的。我出国就是为了写一本真实描述的书,这里包括了哥哥,包括我们一家人。很多人也许接受不了我对家人的描写,但我相信更多的人是

完全能接受并十分赞同的。因为自塑英姿的自传太多了,人们只能拿它们当作劣等小说看,且一边看一边鄙视作者。如果我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变成垃圾,就只能如实地写;哪怕家人不高兴不理我,那是他们的事,我必须对得起事实。再说:假如受了那么多罪还个个毫无缺点地高大全、个个无比相亲相爱、是“黑五类”家庭却又丝毫不受社会影响,那么,岂不是应该让中共继续统治、更多的搞政治运动、以便更加高大全、更加个个优秀杰出无比、彼此更加相亲相爱吗?假如从上到下的高官与老百姓都高大全和相亲相爱,怎么到今天中共的制度还不能变好、乱象丛生、人情冷漠、冤案遍地、暴民蜂起呢?假如我不如实地去写,却瞻前顾后,又如何给别人做出榜样呢?难道都是躲避现实、避重就轻,只写女人的臀奶、男人的阳物和自我夸耀吗?

我虽然要尽可能地写出哥哥,但我写不出哥哥深邃丰富的思想。因他对家人并不说出他的思想,他把一切思想都只在日记和读书笔记里倾诉。文革中最残酷的“红八月”时,他在烧掉所有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之前,让我去看它们。但那么多日记、文稿、笔记、信件……只有半天的时间,我怎么看得过来呢?详情我在《一个大童话》里都写了,我只是尽快地翻阅他的日记了。他最感动我的就是「吾日三省吾身」以及自小就有「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志向。因此,张朗朗一再地在文章里说他在监狱里没想到自己会死是不确切的。哥哥城府很深,看人看事非常敏锐,他在监狱里故意避重就轻地说,只对自己有好处,因为他心底的真心话:“在写《出身论》的那一刻起,就把自己的命交出去了”是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但他在1967年的总结里,是吐露了自己大无畏的心曲的;他曾回顾了《出身论》以及前后写成

的十几万字文章，自豪地写道：

“这些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印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不知影响了多少人。”又说：

“血统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奇特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

“假使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话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

“这就是战斗。任何惩罚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多么豪迈的语言，多么有气魄的心胸，多么坚定的斗志，多么高远的视野！

难道，他会把以上的真心话对靠不住的难友说吗？把遇罗克说成胸无城府的老天真，以及其他的隐晦的抹黑内容，是中共一向的做法。

如今我编辑这本书，再重读哥哥的遗作，仿佛听见了他说话的健朗的声音；他的文风就象他的语言一样，是那么中肯和亲切，是那么乐观、自信和一语中的。他四十七年前所阐述的，不仅没过时，而且全部地应验了：“革军”、“革干”红后代的腐化与堕落，他们对人民的剥削与残暴，至使今天的国

内, 每年的暴乱达上万起, 民不聊生、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而哥哥在四十七年前, 就已经敲起警钟、并透彻地分析和预言过了。

哥哥舍不得烧掉的那本唯一的日记、我的二十本太一般的日记、以及母亲毕生积攒的上千张家庭照片, 在我和两个弟弟的有生之年, 是不会还给我们了。就连我们的下一代能否得到它们, 我都不存希望。它们是否还存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呢? 也不知道。虽然我写不出哥哥深邃丰富的思想, 但只希望那一本他很重视的日记还存在。我和哥哥每逢过生日就换一本日记。哥哥那一本是 32 开大小、天兰色塑料皮封面、烫有“北京日记”四个金字, 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哥哥对我说, 他舍不得烧掉它, 是因为这本日记, 是一年以来、一生中思想最成熟的日记, 直记到 1966 年的 8 月下旬。我多希望掌握这本日记的有权人, 有一天, 能把它的内容全部地在网上公之于众, 每一页、每一字都不要拉下, 也能公开哥哥在监狱里所有的口供、事实及所遭受的磨难。那时, 人们才能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全面的遇罗克: 他学富五车的知识与智慧, 他人品的杰出与气节, 才能完全地呈现给世人。

哥哥的案件被平反之后, 专案组对他的尸体处理无任何交代, 只发给父母二千元人民币的抚恤金, 父母分文也不想动它。几年后, 母亲去世, 我们才发现, 在衣柜中她的一件上衣口袋里, 放了三个银行存折, 是给我和两个弟弟每人同样多的几百元人民币, 以此道出她对我们深深的爱; 这钱里, 就有哥哥那笔滴血的抚恤金。

2011.12. 17 一稿

2012.3.6-9，在第三“网上对遇罗克事实的歪曲”之结尾处做了作者注。

2013. 10. 5. 定稿

五湖四海的献辞

献给遇罗克的花

(遇罗锦收集)

金钟：遇罗克在历史上留下英名。他给中共血统论以沉重的一击，建树一个不屈的象征。他的代表性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他的人格特质，尤其是他的好学深思，「吾日三省吾身」。在那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博览群书、自强不息、在铁窗下也不懈怠。他在写出《出身论》之前，就已发表文章向权威姚文元、陈伯达挑战，这显然不是只有勇气可以达到的境界。

金钟：遇罗克的《出身论》勇敢地说出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对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良知和表现良知的勇气。遇罗克所体现的，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所缺乏的：仍需要敢言，不怕牺牲，奋不顾身地维护真理，说出真理的时代精神；中国真正的社会转型才会早一天来到。

徐友渔：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苦受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的目光如炬，洞察事实，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王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明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人们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胡平：我也饱受出身歧视之苦。《出身论》阐述得那样严谨，清晰，深入与精辟。第一次读到它时，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这个声音很可能和自己一样孤独，但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和信心。这就是理性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宋永毅：文革年代，常识就是真理，就是理论；把常识说清楚了，就是重大理论贡献。遇罗克公开诉诸于理论文章，可谓精深，尤其在那个不寻常的岁月。对比四十年后今天的知识份子被收买现象，中国知识份子应当感

到惭愧。遇罗克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树立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公共知识份子的形象。

徐文立、贺信彤：遇罗克先生是二十世纪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最有意义的高尚的人权事业在中国的先行者。

—— 从 1979 年至今一直追随遇罗克先生足迹前行的后来者

刘青：遇罗克之所以称得上时代的巨人，首先是他在恐惧时代展现的超人勇气。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岁月，是大陆毫无理性、陷入疯狂的红色恐怖岁月。明知是死亡、是灾难，仍然义无反顾地前行，必须具有面对死亡的勇气。在当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惟有遇罗克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苏格拉底式的勇气。

遇罗克之所以称得上时代的巨人，还因为他深刻、缜密的见识。他对《出身论》的见识，代表了同代人中最先进、公正、人道的理解，也是对中共利用出身制造歧视、迫害的讨伐檄文。

徐水良：我是 1967 年 7 月在北京看到遇罗克的《出身论》的。几乎从文革一开始，我们就与血统论激烈论战，我完全赞同遇罗克的文章。这篇文章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1979 年我出狱后，到北京，听说文章作者遇罗克被杀害，吃了一惊。这位独立思考的思想家，因为思想罪，在大好的青春年华，死在了中共血腥统治的屠刀之下。

中国的进步，以无数烈士的头颅和鲜血为代价，以无数人的被劳改、迫害和苦难为代价。遇罗克，是中国自由平等事业的先驱者，是提倡人性、自由和平等，反对野蛮、禁锢和歧视的先驱者，尤其是反对中共阶级贱民制度的先驱者，也是不盲目顺从独裁思想独裁制度的独立思想的先驱者。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杰出的先驱者，记住他的名字、事迹和对中国进步的巨大贡献。

廖亦武：我忘不了最初晓得遇罗克的那种震撼。那是一粒种子，我能够撑到现在，都得益于那粒种子在体内发芽和生长。我以为“乾坤特重我头轻”永远是最美的诗句。如果每个中国知识人的墓碑上，都能无愧地刻上这样的诗句，这个种族的遗传基因就改变了。

野夫： 举世昏昏，君独昭昭。舍身求法，烛照千秋。——献给遇罗克

陈破空：在因“出身问题”而饱受欺侮的童年，我并不知道你曾为我代言。当我得知你的英名，已是在狂潮过后。于是，我明白，我不过是千百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之一，而你，却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那狂潮，竟卷走了你，你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我深知，今日，唯有坚守信念，矢志不渝，承继你未竟的事业，才是对你最好的告慰。

魏京生： 遇罗克知识渊博，勤于思考，最重要的是非常勇敢，敢于说出当时很多人想说却又不敢说的想法。而且敢用自己的生命坚持自己的说法。因为反血统论就是触动了共产党统治的理论根据。不能让人民之间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少数压迫者就会暴露他们是人民公敌的真面目。这就是遇罗克遭遇不幸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作为人民代言人的伟大之处。和那些因为给共产党提意见而遭遇不幸的人，有本质的区别。

王希哲： 遇罗克是我们的思想先驱！

金钟：一个公平的社会——人权，人的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的社会，只有把象遇罗克这样无数的冤案公正处理，为受害者讨回公道，对医治社会的弊病才绝对有好处。

徐友渔：遇罗克和《出身论》的本质，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真理重于生命。

胡平：1966年文革红八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风行一时，二十五岁的工人遇罗克写下长文《出身论》，不仅向对联，而且向中共实行的阶级路线发起最有力的挑战。在那最黑暗的时代，发出了争取平等与人权的最强音。……1980年底，北京大学举行的自由竞选活动中，一批中文系同学向竞选者提出一份问答表：

“你最敬佩的人是谁？”

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遇罗克”。

任畹町： 请记住为公正牺牲的遇罗克， 那个年代最有勇气最有才华最具独立思想的中国青年。

苏双碧： 遇罗克在短崭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在探索，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他都有宽广的视野，有独到的建树。

袁红冰： 遇罗克，一位锋刃上的舞者，他浴血的舞姿是那个恐怖时代的至美。

徐晓： 遇罗克正义的声音穿过黑暗， 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炫耀的资本；遇罗克淋漓的鲜血已经使众多苟且者无地自容……

然而，他真真切切地倒下了；不只是倒在枪口下，还倒在十几万人齐呼的”打倒”声中，倒在十几亿人无言的沉默中……

如果我在现场，会不会和十几万人一样振臂高呼？

李劫：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一部中国贱民的解放宣言，其意义堪与美国的黑人解放宣言相比。

徐友渔：遇罗克的思考具有根本性，他的逻辑出发点与文革主流思想毫无关系。他坚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只能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他坚信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是不正义的，对于歧视的提倡和辩解，不论来头有多大，都吓不倒他；不论诡辩披上了多么华丽的外衣，都被他揭露无遗。

宋永毅：遇罗克是民族的先知先觉，第一个在黑暗中发出了人权宣言书。他所以能“举世皆浊我独清”，和他在1960年因出身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有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都下过苦工夫研究，这些都培养了他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对现代迷信的批判。

疯狂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正如他自己所说：“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注定是要做祭品的。”

万润南：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象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说得是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 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也有个梦：每年的三月五日，成为全国性的“遇罗克日”。

遇罗文： 在红色恐怖最猖獗时，罗克没有沉默。他是举世少有的英雄。

罗克又是一位智者，他仅仅用毛泽东们的语言就战胜了毛泽东们。

罗克的铜像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话：“不是凭自己努力得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平等——罗克用生命去呼唤她的来临。

滕彪： 遇罗克先生是争取民主和人类尊严的先驱者，历史将记住他的思想之光芒和生命之绚烂。我们今天将继续沿着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前行，我

们面临的危险已经远远低于那个年代，为此必须铭记和感谢遇罗克和那个时代的所有觉醒者和行动者。

张敏： 永远忘不了 1967 年 1 月寒冷的冬夜，我这北师大女附中初二四班（斗争“黑五类”最狠班级之一）的“黑五类”，挤在马路边人群里，从板车上买到《中学文革报》，回家在昏黄灯光下读《出身论》时惊喜恐惧交加的心情。

在最血腥黑暗的日子，几亿人向极权专制匍匐，你高擎人权火炬站立着呐喊。而今，你倒在枪口下已经四十年，我们是否完成了站立的姿势？

英雄遇罗克，你拷问着我们的每一天！

王军涛： 遇罗克是我们时代的一座丰碑，代表了受迫害和受侮辱的不幸的人们的苦难、尊严和抗争。然而，在中国，也许还要花上几代人才能领会他的价值和意义。如同所有丰碑般的伟人一样，他以生命的代价展示给我们一个艰巨的任务，并为我们完成这一任务提供了道义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傅瑞德： 以慎思的勇气讽刺迷信，以透彻的理论对垒荒谬；以人格的光芒照亮黑暗，以生命的代价捍卫真理。

晋松： 遇罗克没有上过大学，可是他的阅历，他的才识配得上中国任何一所名牌大学。当“罗克老师”走入我的心中，进入我的生活时，我已是十三岁的少年。我很幸运，让我在人生与社会“初见”之前就得到了遇罗克精神的洗礼—— 独立思考。

遇罗克是我心中的精神支柱。

老骥： 他是暗夜中的一颗流星，他是暴政下的一滩鲜血。但，他那“去留肝胆两昆仑”的魂魄却化作了男人的风范，不息的长歌。假如，一个民族在刻意遗忘思想先驱遇罗克、林昭、张志新……那么，这个民族的末日也就到了。

王锐： 遇罗克无疑是 1949 年以后中国知识份子群体中最勇敢，也最有深度的思想者之一。

孙乃修：历史的悲剧，时间不能把它泯灭，谎言不能把它掩盖。遇罗克，是中国民族应当为之沉思、激励和骄傲的话题。就这一意义说，他已获得永生，成为这个民族挺拔的脊梁和勇气的象征。

遇罗克的奋发读书和深思精神，对民众苦难的深刻同情，对社会问题的积极思考，对真理的追求和对道义的承担，挺身而出、舍己为人的品格、智慧和胆气过人、舍生取义、谈笑赴死的精神态度，这一系列非凡的精神品质使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青年思想家，代表着那个黑暗时代中国民族并未泯灭的理性、良知、人格和勇气。

齐家贞： 子弹，可以击碎年轻的头颅，但不可以击碎真知灼见；死刑，可以绞杀血肉之躯，但不可以绞杀凛凛正气。

遇罗克的功业彪炳千秋，遇罗克的名字与宇宙共存。

钱跃君： 无声者的声音

无权者的权利

有史以来，许多侵犯人性尊严都是从对人的不平等划分与不平等对待开始，其中践踏人性最最严重的就是根据人的出身来划分贵贱，因为人的出身不是人所能自己选择的。在那个时代，被划为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敌人”不仅本人受到残酷迫害，孩子们作为黑五类家属也同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品学兼优、富有才华的遇罗克就因为父母是右派份子，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他撰写和发表了著名的《出身论》，接着就被逮捕，被判死刑。如果说《出身论》揭示的是在政治领域、根据人的出身来划分敌我的话，则“户籍制”是在经济领域、根据人的出身来划分贵贱。“家庭出身”是以政治手段、“户籍制”是以法律形式公然在公民中区分贵贱，这样的政治与法律本身就违背中国宪法保障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这是一批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无声群体，但他们有他们的声音，他们有他们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

向异：敢于用自己的脑袋思考，敢于为有尊严的活着而抗争，这种精神永远都不会过时。

任众：罗克牺牲已四十年，他追求的人权仍有现实意义：暴君毛泽东仍被高举，毛所造成的祸害，远未清算；人与人的平等关系远未恢复。罗克的镇静，乐观，他的使命感，艰辛和毅力，令我永生难忘，刻骨铭心。

彭小明：改革开放以后，我来到国外，第一次读到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那震撼人心的字句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我举目望天，质问为什么在六十年代我们不能读到这样美好的真理篇章？否则我们的思想将如何振奋？

1963 年左右正是毛泽东强调家庭出身越来越荒谬的时刻，恰恰是西方盛传《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刻。马丁·路德·金的真理是明确的“人人生而平等”。他的梦想就是“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跟昔日奴隶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国家不以肤色的黑白，而以品格的优劣为评判标准”。我叹息号称中国革命的导师、领袖或理论家们不仅没有讲出这样的话，反而说的是几乎相反的话。我猛省地想起，只有一个中国人曾经发表过与马丁·路德·金几乎相同的见解，他就是《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那是在 1966 年秋冬，直接面对反动血统论的狂潮。

印红标：遇罗克是文革年代的思想先驱者，被誉为沉沉暗夜中划破夜幕以全部青春和热血放射出理性光华的陨星。

他以单薄的身躯和无畏的勇气，拼死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呼喊和牺牲。

雷颐：常识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但其实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一旦常识受到普遍的破坏，生活就会极其可怕，此时人们才会感到常识的重要。而捍卫常识竟要以生命为代价，则是最可怕的时代。

丁东：文革既是本世纪中国的一段最不容忍独立思想的年代，又是启动了一批先驱者独立思考的年代。许多思想的火花，往往来不及燃烧，就被国家机器的暴力扑灭了。

遇罗锦： 当一个国家，所有的常识都变成了反常识，再也没有人愿意为了捍卫常识去阐述理论、去牺牲自己时，那个国家才是最可怕的。哥哥，是为亿万个心灵被扭曲，被屈死的人大声疾呼的。所有的被压迫者与哥哥的心灵一起永生！

苏晓康：遇罗克是“英雄”，“先知”，但他首先是一个“受难者”，是我们大家的“牺牲”；除非在终极的宗教的层次上，我们甚至无法触碰到他。而他为之受难，献身的目标，我们至今并未争取到，甚至情形更坏了。离开“受难者”，我们是多么的不济。我们愧对遇罗克！

陈奎德：在中共统治的前几十年里，“出身”象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象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遇罗克抨击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式的“新的种姓制度”，中国式的“贱民划分”。

《出身论》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权论，是赤色烈焰焚烤的中国大地下，喷薄而出的自由主义言说！

曹长青：在鲜少有思想反抗的中国，遇罗克是个异数。他在《一九八四》式的文革时代，敢于大声说出“二加二等于四”的真实，用生命的代价，铸造出“独立思考，疾呼呐喊”的思想者丰碑。虽然他像只小小的蜡烛，

迅速被腥风血雨吞噬，但它放射出的思想光芒，把中国的黑暗，照得无处躲藏。

盛雪：文革是人类尊严、精神、文化、肉体的一次空前灾难。期间，有数千万的受害人，也有数千万的施害者；在历史无情的长河中，都是无痕的过客。

而遇罗克，将以其特立独行的胆识，无惧暴政的洒脱，超越存在的思考，和直面死亡的微笑永载史册。

陈子明：《出身论》中的一句话：“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前半句体现了智慧，后半句体现了勇气。前半句揭穿了意识形态的说辞掩盖的制度的本质，后半句则直接向权利的暴力基础提出挑战。

遇罗克的思想，作为普世原则与日月同辉。

牟志京：罗克的可敬在于：权利的平等不应因出身、性别、种族和肤色而有别。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一位突破时代的巨匠，文革时代对中国写作语言所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在政论文章中晰晰可辨。罗克的文章却在文风中出污泥而不染，自成一统；其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词汇丰富，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傅瑞德：他独立思考又肯博览百家的精神；勇于质疑、大胆说真话的精神；时时刻刻关注广大被侮辱、被损害群体的精神；不妥协、不屈服、坚持理念的精神，在今天仍显得格外珍贵。

俞梅荪：我从小饱受出身问题之苦，遇罗克在那最黑暗的“红色恐怖”年代，大胆提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呼唤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为此而献出短暂的生命。每当我想到遇罗克——我们千百万“出身弱势群体”的共同大哥，都心如刀绞，难以平静。但如今，普世价值离我们仍然遥远，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朱大年：自觉并敢于追求平等的人在当时是少数。遇罗克进行的理论思考以及为真理献身的勇敢精神，至今仍应令中国知识阶层认真反思。

孟浪： 遇罗克—— 中国思想者永远的朋友与典范。

刘晓东 (三妹)：遇罗克是思想超前、勇气超人的时代巨人。有人用现在的思想来衡量遇罗克，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像有人用现在民主自由的思想批判孔子，走入逾越历史的误区。那时，人们都在地上爬时，遇罗克已经站起来走了。我当时读遇罗克的《出身论》时还太小，但是它对我的思想的震动无疑是巨大的。遇罗克的《出身论》影响了那一代年轻人，那种对社会和时代的震动波及全国，尤其在北京，那时同学朋友见面谈遇罗克的《出身论》的情景，我至今难忘。

茉莉：遇罗克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更是一种思想；是和我们民族的中庸，苟且，小聪明完全相反的思想。

徐沛：英雄者，乃才能超常并勇于为了公众利益牺牲自己的人也！

张承志：遇罗克启发的，是平民的尊严，是潜伏在底层的高贵。我们对过去（文革只是其中的一环）的最彻底的反省，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

王璞：对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更具现实意义的，是遇罗克的精神。无论在他的为人行事上，还是在文章理论中，始终透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辉。屹立在我面前的，不仅是一位先知先觉不屈不挠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襟怀博大宽容为怀的人道主义者。

大军：遇罗克，一个大写的中国人！

叶式生：罗克身上有这样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只要你不甘颓废，那么在同他共处时，你就不能不调动起全部自尊和毅力同他竞争，以做一个值得他结交的人为快。他的自信和毅力，反会照出你的盲目虚浮的影子，助你自省，激你奋进。当环境对一个人的求知和上进无所要求甚至压制、平庸颓堕极易被接受的时候，这样一个伙伴是何等珍贵啊！

遇罗锦：哥哥的高素质是怎样形成的？他学富五车的书本知识和丰富的底层生活经历是他素质的铺垫与积累，不仅是他的独立思考，更是他的「吾日三省吾身」——他每天在日记里解剖与回悟自己一天的言行；每周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结。他把要求自己成为完全的人当作最大的追求。也许他明知杰出的人不会有好结果，或许会走上死刑之路，但他把为真理而死看作灵魂的升华。因为他坚信真理，为了真理而死他觉得光荣和自豪；他相信历史就是真实，相信历史会记下一切。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意识地不敢成为这样的人，那么，封建专制千百年来在原地转圈，就是人人自食其果。

曾慧燕： 在我因出身问题自幼遭受无数屈辱和苦难的年代，在升学、就业及赴香港等问题上历经艰难曲折、几被“三振出局”的岁月，《出身论》作者遇罗克“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曾是我孤立无援人生中的一盏思想明灯，尽管他为自己的真知灼见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活在人心便永生。历史将永远纪念他。

遇罗克在风雨如晦的“红色恐怖”时代，以无比勇气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今天看来，《出身论》只是用最简单的事例、最简单的理论说明了最平常的道理，但在当时，却表明了一种大无畏的独立思考精神，让人对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锋芒的尖锐感佩不已。

1976年4月5日，“四五英雄”韩志雄曾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慷慨赋诗：

“历史，在太空逝去，也在太空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有裁判员……”——谨借这首诗，作为一束洁白的鲜花，敬献在遇罗克的灵前。

王功彪：您是黑暗时代的火炬，是平庸人群中的英雄。

刘燕子：“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帕斯卡尔

人身自由，人格平等，人性尊严，三者密不可分。

他们杀死了遇罗克的身体，却不能杀死遇罗克思想和灵魂。

他们扑灭不了遇罗克的精神光芒——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生命面对整体黑暗发出的强韧的抗议之声。

我只看到过遇罗克有限的几张照片。眼镜下的遇罗克天生圣徒的禀赋，他那悲悯而深邃人类苦难社会的目光，像一道光，照耀我们千疮百孔的心灵。

叶治安：直到今天，我才从尊严和生命的双重意义上，读通了烈士在就义前的镇静和临刑前的暴烈……前者是正义对野蛮的蔑视，后者则是人性本能的抗争。这样的行为，只有那种思想深邃，信仰坚定，心灵高贵的人才会有。

今天我们所享受的“社会进步”，曾使遇罗克，顾准等思想先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云杰、云荆：他是全民族的骄傲，是暴君的对头；他高尚而勇敢，是奴隶的朋友；自由之明星，人中最尊贵，在他的眼中，人人皆平等；不分奴和

主、黑种或红种。骄横的暴君毁灭了他的肉体，却消灭不了他那颗追求平等热爱自由的雄心。

莫道中国无圣雄，莫叹中国缺林肯，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钟祖康：中国历史上的冤死者无数，遇罗克之冤死，是又一张说明了中国入确是垃圾民族的证明。

陈凯：自由的代价是相当大的，自由的宝贵则是无价的。自由使我们每一个人品尝他生命本源的意义，选择他自身的美德，搜寻他自己的真实信仰。自由为我们每一个人开拓了通往真实的自我与爱的途径。自由使人懂得：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与不能替代的。

何与怀：人们称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中国最黑暗年代里的第一部“中国人权宣言”；他，就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

黄东添： 遇罗克的事迹值得我永远怀念。他用年轻的生命去顶撞万岁爷和他臭名昭著的锦衣卫，虽死犹荣。

永远的遇罗克！

祝勇： 遇罗克是在向蒙昧与谎言宣战。

叶式生： 英雄，首先都是凡人。

然而象他那样不自欺、不嫉妒、善于正视别人长处和自己短处的青年，就不易多得了。他比我年长有限，却显得那样成熟、清醒、坚定、乐观。我常怀疑，那样一个戴着白框近视镜，常常孩子气地咯咯笑着的青年，是否真已在杀气腾腾的刑场上倒下。即使到今天，我也还止不住时而遐想，说不定哪天会突然接到他一封信.....

刘晓波： 遇罗克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尽管官方已经于 1980 年为遇罗克平反，但是，他的亡灵仍然在泣血。事实告诉我们：他所批判的“血统论”和身份政治从来没有消失过！

遇罗克是思想者，更是英雄。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他做到了。我能做到吗？

遇罗锦： 哥哥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别人，只把对真理的追求留给了自己。

华夏匹夫：“永远醒着，但不要害怕痛苦。意识到了痛苦，才有可能奋力挣扎；在痛苦中挣扎，就有生的希望。”—— 把自己二十多年前的一个灵感， 作为一束花，献给一位过去和现在、一直在照亮着中国黑暗夜空的伟人的亡灵。

老乐：《出身论》的震撼力今天依旧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统治者完全是出于恐惧而杀人灭口。遇罗克的反抗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的反抗。我们正延续他的思想，证明他没有白死。

黄河清： 咏遇罗克

一、

中华思灭绝，禹域想一尊。

孤灯长夜里，独撰出身论。

二、

剜心点火是丹柯，照亮途程黄土坡。

好汉英雄人尽是，混蛋斗争造恶魔。

三、

人杰遇罗克，此生历劫磨。

新朝风总暴，乱世雨皆祸。

大学门拦进，尊亲室教多。

吾头长作咏，乾坤特重歌。

四、

乾坤特重吾头轻，宏文力论天下惊。

黔首匍匐呼万岁，庶民感戴过一生。

从来地富原罪死，于今子女继罹烹。

出身应作草泥马，史载丛莽遇斩荆。

廖志峰： 超越血统阶级的是，人的尊严价值，无可取代。

松迪克： 要真理不要牺牲！

思想的闪电开启人类的未来。

于建嵘： 这个出身普通的年青人，之所以让千万人为之动容，是他在那个荒诞年代里独立思考的自觉和能力，是他在无所不在的迫害中表达和捍卫自己观点的热血和勇气，是他在黑暗中仍信仰和追求光明的“天真”。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思想和精神所具有的伟大力量。

遇罗锦： 哥哥不仅反驳了那反常识，更重在反驳的是歪理和谬论。《出身论》所以能激论惊天，就因哥哥是用他的一生去写这论文的——是把他一生的

快乐、追求、痛苦、醒悟、不屈、艰忍、才华、思想全部地溶入进去的。
没有他的生活体会的人,即使有深厚的文学、历史与哲学的功底,也绝对写不出那么充实、那样深刻精辟、有理有据、一鸣惊人的文章的。文革中,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都是他对《出身论》结合现实的更详细具体的阐述。

杨逢时：填表——

小时候

学校填表，

坐在边上的一个男孩

在出身栏里哆嗦地写下了“资本家”三个字，

然后

迅速用手

把它盖了起来。

那一情景至今仍是如此清晰深刻在心。

“出身”的烙印

曾伤害了多少幼小的心灵，

曾夺走了多少年轻的生命。

勇于说出真话的呐喊，

是黑暗中人性不灭的闪电；

愿填写“出身”表的这一幕永远消失于人间。

仲维光：不要忘了这个家庭的苦难，这个家庭为社会所做的承担，它所曾出现过的巨人——遇罗克。不要忘了这个家庭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平常和不平常！

杨银波： 奋进且勇于思索，塑造强大的公民。

吴嗣瑜： 他掏出心脏当火炬

他就是火炬

一只行走在世纪冰川里的火炬

骑在马上

骑在火炬上

穿透夜空 开花落英

郑义：遇罗克真正的永恒的遗产乃是舍生取义的勇气。我永远不能忘记他那些燃烧的语言曾如何温暖我绝望的心。他和那些杀身成仁的先贤，必将融化在中华民族的绵延血脉之中，成为我们万世不绝的勇敢的源泉！

张成觉：思想先驱，精神不死，浩气长存。

李昌玉：中国的遇罗克，就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遇罗克的《出身论》公开要求人人平等，生而平等，是昂然射向“唯成份论”和“血统论”的一支响箭，一篇檄文，是“黑暗中的人权宣言”。

王方：功过是非，历史和人民自会评说。

申丽灵：“血统论”、《出身论》和遇罗克伴我走过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代，他的勇气和无畏让我缅怀终生。

遇罗克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留在中国的历史中却是永恒的。

施卫江：你的不幸遭遇就是一个缩影，衬托出我们民族的深重苦难，尤其是中国知识份子劫难的写照，是国粹“精英淘汰率”最真切的展示。

一大批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份子，受你的精神所鼓；你的人权斗士和先驱者的位置，已经刻上墓志铭，你的形象已经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仲维光：或许有人对遇罗锦揭示了“英雄”遇罗克曾经有过的对革命的追求，对进入社会做贡献的渴望而不满。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揭示如何能够理解社会给遇罗克，以及和他类似的人所带来的心理重创和蹂躏，那个把人划成三六九等的“外来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摧残！遇罗克的悲剧在于才能、追求和无畏。当这种才能、追求和无畏和那个残酷的社会碰撞到一起的时候，便造就了在六十年代末期鹤立鸡群的遇罗克。

一九八四： 需要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拥有英雄的民族又是幸运的。遇罗克这样的英雄是我们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的唯—骄傲，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民族的那—页就将永远写满黑暗。

邱建源： 遇罗克，我亲爱的兄弟，你走向永生的那—年，我才五岁啊！假如我和你生活在同—片风雨中，我不知道我将怎样面对你的抗争和你的鲜血，是沉默无语，是振臂狂呼，还是在你的身上踏上一只脚？假如你和我沐浴在同—片阳光下，我想，你—定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将向你倾吐我的快乐，我的迷惘和我的无奈，我将倾听你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未来的展望.....

白磊： 在近代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时候，遇罗克——— 一名年仅 24 岁的青年工人，文革初期，他基于对“出身”、“成份”、“贵族与贱民”的深切感受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先后撰写出了—系列充满睿智和独立思考精神的文章，而《出身论》则是他这些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力作。这篇文字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论证出“唯成份论”即“血统论”的荒谬，逻辑严密。即使“出身”这个论题在早已不是—个被人所主要关注的今天，读来仍有令人击节赞叹之处。

它是对中共最早的一篇人权宣言。

林贤治：“出身”这东西，就像一块长长的烙铁烫在无数人的心上，剧痛和流血永无止期。从 1949 年到 1979 年，仅此计算便横跨了三个十年，这是一个何等深重的伤口！这批先天的罪人，从识字开始，就害怕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太多的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沉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生活，这样教会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份：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正义和良知，它们在哪里？有谁能说出它们在哪里？

一个叫遇罗克的说了！

陈壁生： 我们的忘却意味着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梳理，历史的教训没有被汲取；这个来自遇罗克的时代，站在遇罗克的鲜血洒过的土地上发言的时代，对遇罗克已经十分隔膜，我们几乎完全忘却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英雄，为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出身平等而呐喊、斗争、流血过，直至献出他最宝贵的生命。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那些把功名建立在万千朽骨之上的大将，也不是一时呼风唤雨的舵手，更不是那些在故纸堆与新纸堆里穷经皓首，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师；而是那些在个人与社会、异端与正统的对抗中，被彻底打倒、甚至被送上断头台，而终于至死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并以最宝贵的生命去祭奠他们的理想、信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凸现其悲壮地主体价值、最大程度地提升他的主体精神的人。

遇罗克正是这样的英雄人物。

祭园守园人：“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

——这是狱中遇罗克对难友的人生感言，也是他作为人权中国先驱至死不渝的信念；更应该说，这是浩劫中国伟大的草根思想家，在生命终点上对“后人”从容而深切的瞩望！

高寒：《出身论》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份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是文革中，中国民间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官方那根深蒂固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文献。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在社办林场的油灯下读它时的巨大震撼力。我本属于黑五类中的“杀关管”，那种自幼就被无处不在的政治歧视所种下的心灵伤害，不是现在的青年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草虾：遇罗克叔叔是吾辈至为崇敬的英雄、现代的杰稣，以其佛光彻底照透了支部匪帮的劣根性。从文革的毛远新到当代的习正恩，他们想起遇罗克就会惶惶不可终日，就会感觉到自己的金碧辉煌其实是一丝不挂。遇罗克、周长利、杨佳都是北京人中的圣子，让世人明白了亚夏健儿不都甘心充当被俄奴殖民的亡国奴。面对他们，有谁不是罪人？唯能记取：血债总是要还的。

王锐：在遇罗克的判决书中，“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一语，为遇罗克在强大的专制力量和国家机器面前，同样敢于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甚至不惜献身的勇气提供了实证。

苏双碧：当遇罗克感到就要被下毒手时，他并不感到畏惧。他唯一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在《赠友人》一诗中写下了“遗业艰难赖众英”，“乾坤特重我头轻”的不朽诗句，显示出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胆识和英雄气概。

徐晓、崔卫平、郭于华：遇罗克，我们前排的兄弟。在最黑暗的年代，你用自己的头颅和身躯，点燃了思想的火把，自由的火把，人的尊严的火把。当你倒在血泊之中，我们整个民族倒在耻辱之中。

如今，这耻辱还没有褪去。我们带给你的，并非是胜利的喜讯。我们当中有人被告知，不能前来看望你，不能在你的面前，献上一束花。

四十年了，你仍然让人感到害怕。好吧，你们刽子手的后代，你们来吧，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部看管起来，否则，我们一定要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站在一起，与你一道承受头顶上的风暴，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承受对这片大地的热爱，对真理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

你站在这里，成为一座雕像。你是无限坚持的，我们也是无限坚持的。你是不屈的，我们也是不屈的。

把你那不能说出的交给我们吧。连同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激情。我们是你后排的姐妹，你的战友，你的爱人。

傅瑞德：遇罗克不是无敌派，而是有人偏偏把他当作敌人，把他害死后还要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然而，专制者可以消灭思想者的身体，却无法消灭思想；因而即使他们已经害死了遇罗克，却依旧害怕他。害死遇罗克的一一刽子手、组织、制度和偏见——不是个人的敌人，而是自由思考的敌人、行使权利的敌人、善良美德的敌人。

刘晓东（三妹）：遇罗克是我熟悉的思想家。我自青少年时就知道他、崇敬他，他的《出身论》在当时令我震动。那时我就感到，在人人疯狂的时代，只有遇罗克一个人独醒和敢于发声。今天，让我也叫你一声罗克哥哥，告诉你，你的妹妹和弟弟把你的感人故事都写了下来，她（他）们使你在我们的心中更加饱满和真实，我们都是爱你的兄弟姐妹，我们都为有你这中国早期思想家的哥哥而骄傲。

冉云飞：遇罗克先生的《出身论》犹如撕破长夜的闪电，让独裁者发抖，照亮了追求自由的人们，千秋万世后的人们都还会纪念他。

何清涟：在那黑暗的毛时代，遇罗克的《出身论》象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代表数千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政治贱民发出愤怒的呐喊。

只有充分了解阶级斗争理论曾将数千万人置于政治贱民这一黑暗历史，才能理解遇罗克的《出身论》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

王学泰：罗克文科、理科都很好。北京作文比赛他的成绩不错，物理比赛他在东城区拿过名次，还可以同时与两个人下默棋（有时开无聊的大会时，他常常与人下默棋）。可是 **1960** 年高中毕业生二十万人，那年高校招新生二十三万，有的没有参加高考的或仅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都有了学校上，而遇罗克却被排斥在高校之外。我们分别的时候，他送给我这本《元曲别裁》（还有一本《中国文学六论》，可惜在文革中遗失）。

1965 年底，批判《海瑞罢官》正在热火朝天时，当局倾向已经很明显。遇罗克却在《文汇报》发表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矛头直指文棍姚文元。这是当时最勇敢的一篇文章。他也没有做到不与人争。不久浩劫来临，他又一次与当时风靡一时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争论，并针对这种极荒诞的“理论”写了《出身论》。

《出身论》成为遇罗克用生命做出的最后一次搏击，其所面对的却是封建粗鄙的“理论”和荒诞的政治。

王学泰：1972年8月翻腾旧书，又看到了《元曲别裁》。打开第一页时我又看到那首《四块玉》，万感俱至，写下这样几句话：“此书为高中时学友所赠，久沉书篋。今日偶翻旧篋，披玩久之。故书无恙，旧友已为隔世之人，不禁令人黯然。”并写诗为记：

渐离屠肆邹生霜，曾动苍茫旧帝乡。

为有先贤照卷册，每披青史热衷肠。

水清石见人终老，玉映金辉光正长。

予卧荒山听落叶，冽泉汲水煎药香。

他去了，给人们留下一连串的故事和怀念……

遇罗锦：一些人津津乐道地把《出身论》贬为“常识”，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常识呢？

它是中国当局七十年来统治的根，是当局最疼最深处的谁也不敢碰的东西；

它是压制和折磨了几代人的精神法宝；

它用歪理使亿万无辜者的心灵屈死在看不见的屠刀下；

文革中，它还用肉体去消灭数以亿计的“黑五类”；

它是几代人都无人敢论及、几代政治家和知识份子都无人将它阐述成理论的“常识”。

哪个国家见过这样的“常识”呢？

正是如此重要的“常识”，由遇罗克把它阐述成谁也驳不倒的理论，是了不起的贡献。他为了这理论的阐述和宣扬而宁死不屈。

遇罗克的精神，是人们永远纪念他的原因。

夏韵：四十多年过去了，没人承担哪怕一点点罪责，没人为一条鲜活的生命遭冤杀埋单。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祈祷、在盼望：认个错吧，中国不能没有你，认个错百姓会更拥护你，认错使你会更换发生命力；然而，除了遮遮盖盖，就是文过饰非。

《血统论》的阴影今日仍死死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当年它断的是地富反坏右子女的生路，如今，不讲阶级斗争了，它断的是底层百姓子女向上流动的路，这对于社会是很危险的。

谭绿屏：文革中，“红色风暴”、“红色恐怖”的厚云铺天盖地。省城重点一中红卫兵同京城红卫兵有直线联络，早已挥舞长鞭木棍杀气腾腾。“血统论”标语满墙满目。被打死和自杀死的事件时有所闻。家里被抄，字画文具被烧。家父家母都进了“牛棚”。到底谁是谁非？一位正宗工人出身的同学悄悄对我说：“去他的，他们不是人。”但，谁能站出来公开与他们论理呢？一个黄昏，我在街上拿到一份小报，回家开灯一看，大惊：《中

学文革报》——《出身论》，直劈“血统论”。满眼电光石火。乌云终于拽开了缺口，缺口中奔泻出真理的光辉。窒息中一缕清新的空气，令人绝路逢生。

张良生（张三一言）： 献给英雄遇罗克——

是英雄，二十八也是万载英雄；

是奴才，一百岁倍添千古留臭。

《出身论》是指向共产等级社会的匕首；《出身论》是射向无敌论之矢——自认自身高贵、高人一等的党贵族就是平民百姓之敌。

《出身论》可贵之处是在普遍认敌（共产党头子）作父的气候下，勇于思考，说出石破惊天之语。

刘淇昆：遇罗克是我崇拜的英雄。有生以来，读一篇文章使我如醉如痴、拍案叫绝的，唯遇罗克的《出身论》。在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史上，遇罗克崇高的历史地位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现在中国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对遇罗克的全面评价还时候未到。

《出身论》是在共产党严酷的统治下，一部天才的启蒙著作。

卢笛：遇罗克轰动全国，主要是因为写了《出身论》。当时那文章在我这黑崽子心中引起的震动，真非语言可以描述。毫不夸张地说，那文章在我黑漆漆的心灵中凿出第一个亮孔，让我第一次看到了除了毛思想，世上还可以有如此鲜活的另类思维方式。马列既然可以作如此全新的、与官方截然不同的理解，而且又如此言之成理，逻辑上丝毫挑不出破绽来，既然如此，则谁也不能说官方理论就是正确的。所以，《出身论》是催生我的启蒙的第一声惊蛰春雷，是推动“必然”漫长过程的第一个“偶然”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克唤醒了被压迫、被凌辱、被欺骗的整整一代人。

郝建：遇罗克的铜像静静地树立在那里，多数时光都是布满尘土，但这座铜像和这个人的文字、言行却时时在发出光芒，烛照着我们的思想。铜像上的那双沉静、深邃的眸子，时时在凝视我们，与我们进行着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意义，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做出自我选择都是无可逃避的。

徐友渔：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之下，才有真正的公正与平等，才能实现遇

罗克在《出身论》提出的简单而光辉的原则：“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锦：我最喜爱的是哥哥这句话：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这是沉静和理智，是对自身的要求、鞭策与精神升华。在修养与道德普遍衰退的时代，这句话尤其可贵。他在被捕前反思自己的“年终总结”中的这句话，也正是哥哥一生的思想准则和行为。

我为哥哥的生命力惊叹，至2016年，《出身论》与六期《中学文革报》他所写的头版及其他文章，即诞生五十周年了。而在个别的著名网站上，对遇罗克的污蔑仍旧风行。看到那些诬蔑，就证明哥哥还活着；证明他那些文章的威力——他怎样使太子党的中共政权寝食难安。

张振波：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

庶人骇政君难安

敢言平民心底怨

雄才挥毫大略谋

撒血抛头寄真情
悲歌乐奏长恨多
亿万众生望天河
夜幕划破碧空梦
四十一载来蹉跎

北岛：给遇罗克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绝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王藏：哥哥用思想血液
点燃红色中国的黑色冬天

肢解密不透风的阶级
以死擎起殉道者的火炬

妹妹穿越岁月荒原
在幽暗和假象中
编织情与爱的童话
找寻惨遭蹂躏的记忆，尊严

即便一切
都能被损毁为堆堆灰烬
自由的人生之梦，仍会自焚
照亮一个时代的深渊及前程

趙玄：——致遇羅克
落日愴然離去
卻不忘留下
最後一抹悲憫的殘霞

雖然未及
唱一曲

青春的挽歌
但那警世的箴言
卻虎嘯般長吟至今
一如上帝的歎息
天使的浩歌

你不死的生命
你不老的年華
你星光般的眸子
依然淚光粼粼
還在注視
這苦海茫茫
這人間地獄

哦
遇羅克
你是劃過夜空的流星
眩目、令人神往
雖然短促
卻光照千秋

你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你不來人間

誰來人間

人間有你

真摯的情愛

處男的情懷

姑娘們的臉上

綻放著你

血染的風彩

一如虹霞飄舞

千秋萬載

一如你永綻的血花

開得滿山滿崖

一直開到

永遠永遠

仿如頭頂世代複蓋的蒼穹……

趙玄： 年火 祭羅克

春風又渡

不见新绿

依旧荒绝万顷

瞧

有一星刺目的灼红

那可是你

遇罗克

不肯熄灭

年复一年

烈烈燃烧

直到腾起

燎原大火……

匿名游客：我查阅了众多的伟人，达不到你的纯洁；我浏览了不少的英雄，达不到你的深刻；你是二者兼有，人间难找。好兄弟，我们一定完成你的遗愿，一定对得起你！

云之：遇罗克是那个时代罕见的真正的英雄，与林昭一样，他以一己之力与国家对抗，与林昭不太一样的是，林昭以信仰的力量和领袖及他所代表的“强大”的党派对抗；而遇罗克以理性的力量，公开主张并坚持因出身而被划为异类、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的同等的权利和尊严。

遇罗克，高尚、纯粹而勇敢，是那个病态中国的疯癫时代中不多见的心理和精神健全的人。文革至今将近五十年了，如果我们仍然仅以错误和罪恶来归因，就过于简单化了，那是一个集体癫狂（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甚至不是大多数，但感觉集体癫狂似乎是唯一恰当的词汇）的时代，舞台上的人们纷纷展示的都是病态的精神和心理，更可悲的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迫害者，还有许多的被迫害者，都是病态的，更为恰当的说法，那是集体互害的癫狂时代。然而，总体而言，从作者和其他人的叙述中，遇罗克，始终表现得理性健康而心理健全。他展现了德国人卢安克所说的“进入黑暗，而不变成黑暗”的英雄形象，但至于卢安克的前一句“把自己的心交给敌人，让自己在敌人的感受中如药一样发挥作用，引起别人心中的变化”，

显然是没能做到，因为敌人消灭了他，至今还在试图遗忘他，是他没把心交给敌人还是敌人“油盐不浸”、病入膏肓？

遇罗克，被以国家的名义杀害（并且掠夺了他的器官）。他是死于优秀和出色。中国历来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之说法。不容出众之优秀，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同时也值得反思种种原因和根源之所在。

徐友渔：将近半个世纪，时间的流逝，使人感慨万千。历史证明，遇罗克《出身论》反血统论的真理性得到了牢固确立，当初围攻遇罗克的狼嚎犬吠，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遇罗克已经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但同时，历史也证明，血统论在文革中的惨败，遇罗克思想的胜利并没有一劳永逸地使血统论的流毒彻底消失，相反，许多有文革经验的人都看到，遇罗克以生命为代价取得的胜利只是道义上的，而血统论者取得了实质性的、体制性的胜利。唯一的差别是，文革中的血统论是张扬的、喧嚣的，今日的血统论是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

说到底，血统论并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权势者子女心血来潮提出的，不是那场政治运动偶然产生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几千年旧传统延续至今的问题，是现代专制制度的体制和生存基础的问题。

任不寐：那颗罪恶的子弹，穿过遇罗克的身体，击中了我们。遇罗克在这个杀害他的世界里，用自己的生命，憧憬着一个奇妙的前途，见证着一个灿烂的前程。遇罗克是一位英雄，更是一个人，一个不可能被代替的人；“也许有一天”，“血红的黎明”和“纷纷扬扬的碎片”，都不能安慰的人。解释和记忆不能真正安慰死者，甚至不能安慰生者。生者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不在了。我们在向杀人者和灰烬般的人群以及冰冷的壁画要人；但双重的沉寂和黑洞的绝望，宣示着邪恶必胜的普世价值。

任不寐：家是抵抗一切革命和罪恶最后的堡垒，家是对杀人说不最后的防线。正因为如此，抢劫者必须拆毁家庭。……血统论首先根植于两个历史背景。一方面，家庭伦理为政治伦理的根本，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生物学的原则基础之上；其中血统论，不过是等级社会最原始的分层策略。另一方面，“家天下”传统造成了社会封锁和不公正，历史积怨蓄势待发。而这两个历史积怨连同当下政治的需要，使很大规模入侵宇宙的中心，人为地在家中制造冲突。爱被逼迫，离家出走；全面专制主义成功将自己建造在每一个家庭的废墟之上。

任不寐：罪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成功废掉了反对的声音，把每一个遇罗克囚禁和活埋在沉重而肃杀的冬天里。……“北京工人体育场”上演着永恒的体育竞赛：罪对爱竞争，全面胜利。这场灾难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1919年圣经翻译的时候，翻遍经史子集，中西方家找不到与“神”、“罪”和“爱”对应的象形文字。人从根本上被废掉了保卫生命、尊严和荣耀的能力，没有对神的敬畏，没有对罪的忏悔，没有爱的勇气，这会使那恶者肆无忌惮和畅通无阻。

任不寐：遇罗克先生一直是我所敬仰的。他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平庸或最邪恶的时代，生命仍然可以很灿烂。他是真正的殉道者。

真正的作品不在说服，而在见证。说服是对读者的仰望，见证是对遇罗克和他所仰望的理想的仰望。

郭宇宽：我研究过遇罗克这个人，他和林昭，王佩英那种豁出命去干到底的不一样，他其实没想过做烈士，他就是一个辩论爱好者，听一些高音喇叭讲得狗屁不通的话，有些心智上的不适感。按耐不住讲了讲道理，他自己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为了讲道理就给枪毙了。现在中国有这么年轻“童鞋”喜爱辩论，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我们大陆辩论界真正先驱的前

辈。

敬献给我们的英雄遇罗克

头颅高贵鸣不平，

仰天长歌向刀丛。

生不逢时逢死时，

少年豪气万古雄。

——郭冬成敬献

王藏：废墟之上，坚强的呼吸还要继续，渗透苦楚的诗句定迎来彩虹的光照。

胡杰：“乾坤特重我头轻”——在罗克罹难 46 周年的纪念日，我的微信群不断有人在发送对他的悼念信息。在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他复活了。

云之：读过遇罗克狱友对他的追忆，深感他与林昭等的不同，他没有殉教的狂热和执着，他一直平和理性，一直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获得新知。他到死都是充实的、神智清明的，爱他的人们当觉欣慰。

章和铮：我拜读遇罗克的大作，是在文革时。我所就读的中学---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处于华东局，市委机关大院附近，人称上海高干子弟学校。被列为"市内部重案中学"。也是上海文革时期反动血统论的重灾区。发生过给"狗崽仔"同学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跪钉板"灭绝人性，打死人的事件。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一个老师，工友，学生。晚上，整条街黑洞洞，没有一个行人敢出门，只有成帮集队，身着军大衣，挥着军用皮带，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的"联动".....如有谁走过，被看不顺眼，一顿拳打脚踢，顷刻鼻青眼肿，变成了"牛鬼蛇神"，"流氓"，"坏分子"，"反革命"！

就在此时，遇罗克的杰作《出身论》问世！犹如一股春风，吹进玉门关。同学们相争传阅，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讨论，效仿，抗争！我们运用其中的论据，论据批判"血统论"的反动对联.....我们无数次欣赏、拜读遇罗克的论文，似醍醐灌顶。他的文笔是如此犀利、多才博学、又意志坚定。他人才难得，却生不逢时。他是一位敢对暴政强权说"不"的英雄豪杰，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大文豪，他是中国民主、自由进程中的先驱者！

到那云开雾散之日，遇罗克的名字，定与其他先烈一起载入华夏史册，永垂不朽！

章立凡：魯迅筆下的狂人，從千年禮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義道德”的字縫之間，好不容易解讀出“吃人”二字。那場“光焰無際”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卻了無數繁文縟節，直接張開血盆大口，不但當場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

章立凡： 迎来“文革”五十周年，历史不断闪回。从几年前的重庆“红歌会”到今年的央视春晚，“文革”式重口味持续袭来。

泽东和中共既是一党专政体制的受益者，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债务，成为其自身长期历史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创立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互害”体制，而“文革”就是这一体制的现世报。其历史遗产包括：平均的贫穷、人为的仇恨、人口的爆炸和文化的毁灭。

这个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起来的体制，没有永久的朋友，且永远在寻找和制造敌人。1949年打败了政治对手国民党，通过土改消灭

了地主，就开始整肃盟友和自己人。整完了民族资产阶级再整民主党派，消灭了党外民主，党内民主也保不住。

章立凡：毛泽东一辈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称“其乐无穷”。文革期间他还有句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完全是独夫口吻。为了干掉“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他不惜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投入绞肉机。

章立凡：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尽管存在着阻力，对“文革”及其成因的反思和研究，尚能以一种不太高调的形式踏实行进。出版了与国史、中共党史和文革史有关的一批著作，例如“历史在这里沉思”、“**1949-1989** 年的中国”、“**40** 年国史反思”等系列丛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专著和大事记，以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译著，**1989** 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以及相关文艺作品，逐渐成为禁区。巴金先生生前呼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无从实现。

章立凡：儒家千年教化，自“人之初，性本善”始，国人束发受书便知，不过知荀子另主“性恶”之说。推翻千年旧制度，教化万民十七载，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性恶”被发扬光大到空前绝后的“顶峰”。率兽食人者倡之，助纣为虐者从之，在“一张白纸”上，描画出狂野酷烈的历史画卷，足以独步古今。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自从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就开始向人本主义回归，否定给活人贴标签的哲学。

章立凡：在国门紧锁、信息封闭的毛时代，造神运动容易成功。而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尽管毛泽东的幽灵徘徊未去，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刘绍坤：遇罗克先烈的《出生論》與他反抗極權暴政的思想永遠是大陸政治賤民們反抗共產暴政邪惡制度的投槍和匕首，是大陸政治賤民們爭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的思想利器！遇羅克先烈的思想和英魂將名垂青史流芳

百世！

无名： 遇罗克殉难四十六周年（三首）

一.

凶凶镰斧祸千门，血溅京城哭万村。

大义独擎诛血统，壮心无惧陷沉冤。

九州暗寂灯前泪，一缕孤忠劫外魂。

霜月阑干今醉拍，天涯常忆侠肝存。

二.

浩气腾为万丈虹，不堪华夏遍腥风。

万千英杰罹屠戮，百载江山陷赤红。

无限国仇谁砺剑，共知党祸必穷凶。

神州多少寒儒泪，梦斩妖邪气尚雄。

三.

悲哉赤祸几人呼，欲挽狂澜叹力孤。

恶势威威羞傍附，荆榛莽莽力芟除。

写忧只剩黄垆在，感旧惟存向笛濡。

民主自由花放日，秦皇岛上好提壶。

柳栋： 追念遇罗克那一批先行者，同时献给我们这些后行者——

墓碑

我的墓碑自己刻

不用墨 不用刀

只用血色与高傲

笑傲浊尘

独步乾坤

眸子里没有至尊

天地间笃行真道

不信吗？

亮出剑来

绝峰顶上一决雌雄

皱下眉头

已是死地难容！

道行天下的剑客
也有英雄倒地的日子
那又怎样？
青锋坠地
也会遗下铮铮作响的铭记
——生命
可以鲜血迸溢
——精魂
决不可跪着死去！

丁灏： 杂诗四章 悼遇罗克）

（一）

血荐乾坤头不轻，拼将玉碎默雷鸣。

健儿含笑作豪鬼，千载龙泉夜有声。

（1）《出身论》正式出版后，罗克有诗赠我称“十年读典此剑成”又言献身之志曰：“鬼豪回首堪笑慰”

（二）

相期风雨未绸缪，谁信斯人真断头？

讯报春回寒欲尽，情余梦灭泪不流。

怜才笛咽古今赋，伤乱黍离班马忧。

细看长征修远路，前驱血印在神州。

（2）罗克于六七年十月与我诀别，余南归，得其赠诗曰：“未有余情贻少年”，“羌笛一梦两地声”。

（三）

遇生赴国忧，慷慨一奇男。

逆风奔骐驎，偷火沥心肝。

强项立天地，横眉斥权奸。

烈士贱头颅，岂薄细碎冤？

人生本易老，急书胆剑篇。

（3）清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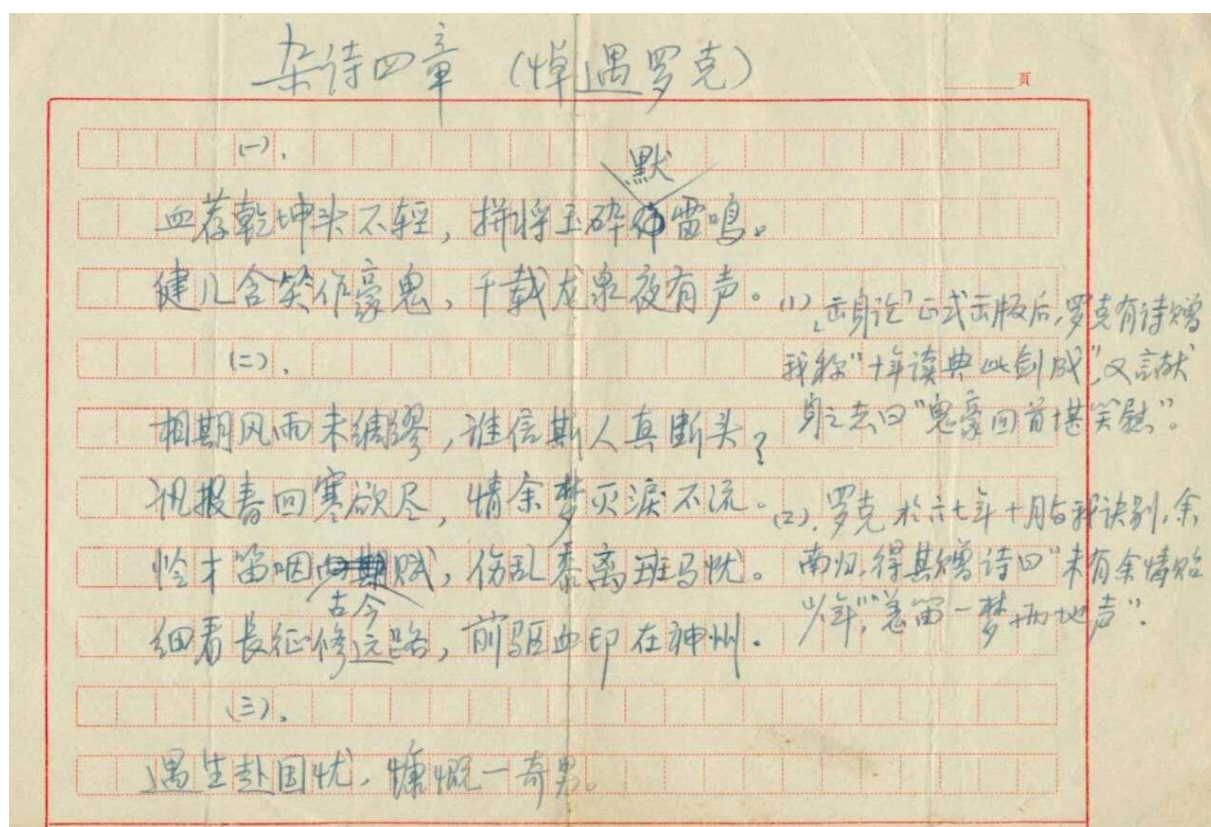
遗业艰难赖众英，网罗冲决贵先行。

心忧天下方无我，红落春前最有情。

破夜光华星烂璨，攻书马列志坚贞。

死灰莫道飞不起，封建幽灵誓扫清。

于 南京大学



丁灏手稿一

英年長恨已終天，
歌裏動地朔風旋。
萬里一曲燕台夢，
金水橋頭絕唱殘。
我憶薛郎聲嗚咽，
也悔為家日乾澤。
斷指痛誰摧心肝，
何日不復盡行客。

詩里為誰不勝悲，
今人莫道鶴鶴頌。
辭。有牙分馳長永訣，
孝終違孤灯踏坐空不寐，
蕭晨吟死難。

夢裏為誰不勝悲，
今人莫道鶴鶴頌。
辭。有牙分馳長永訣，
孝終違孤灯踏坐空不寐，
蕭晨吟死難。

丁灝手稿二

逆风奔驰骋，偷火沁心肝。
强项立天地，横眉斥权奸。
烈士贱头颅，岂屑细碎冤？
人生存易老，急书胆剑篇。

(四)，

遗业艰难赖尔英，网罗冲决贵先行。
心忧天下方无我，红落春前最有情。⁽³⁾ 清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破夜光华星灿烂，改书马列志坚贞。情痴，化作春泥更护花！
死灰莫道飞不起，封建幽灵誓扫清。

丁 滢 于南京大学

汪晶晶： 我是遇罗克的粉丝。中国的那一片土壤，自古没有宗教，谄媚小人多，殉道君子少。久而久之，中国人便成为自己并没意识到的某种异类。但遇罗克绝对是一个例外！遇罗克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中，是一点也不逊色地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坦坦荡荡的殉道者。

谢宝瑜：遇罗克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遇罗锦： 这块祭坛是历史的见证。以上的献辞者，大多是当代知名的作家、诗人、政论家、学者、记者、教授、报刊杂志的主编、出版人和社会研究人员，更有多少无名的普通人，在心里早已写出了深刻雋永的献辞，尚未来到这块园地。

每位献辞者在遇罗克不朽的传记中，都有其独特的一页、有自己生动的故事。他(她)们与遇罗克息息相关过——在生活中、经历中、事业中及个人

的精神向往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位献辞者便与遇罗克一起永生在这里。

遇罗克永垂不朽！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封底折页（封三）：

「晨鐘書局」的新書封面介紹。

封底（封四）：

名家的字字珠玑

金钟：遇罗克在历史上留下英名。他给中共血统论以沉重的一击，建树一个不屈的象征，显然不是只有勇气可以达到的境界。

徐友渔：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者寥若晨星，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遇罗克和《出身论》的本质，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真理重于生命。

胡平：《出身论》阐述得那样严谨、清晰、深入与精辟。第一次读到它时，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这个声音很可能和自己一样孤独，但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和信心。这就是理性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宋永毅：常识就是真理，就是理论；把常识说清楚了，就是重大理论贡献。对比四十年后今天的知识份子被收买现象，中国知识份子应当感到惭愧。遇罗克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树立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公共知识份子的形象。

廖亦武：我忘不了最初晓得遇罗克的那种震撼。那是一粒种子，我能够撑到现在，都得益于那粒种子在体内发芽和生长。“乾坤特重我头轻”永远是最美的诗句。如果每个中国知识人的墓碑上，都能无愧地刻上这样的诗句，这个种族的遗传基因就改变了。

魏京生：遇罗克知识渊博，勤于思考，最重要的是非常勇敢，敢用自己的生命坚持自己的说法，和那些因为给共产党提意见而遭遇不幸的人，有本质的区别。

李劫：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一部中国贱民的解放宣言，其意义堪与美国的黑人解放宣言相比。

万润南：遇罗克说出了人们想说而说不出的话，说得是那么透彻和准确。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也有个梦：每年的三月五日，成为全国性的“遇罗克日”。

任不寐：遇罗克是中国政治的先知，也是自己命运的先知。

（全书完）